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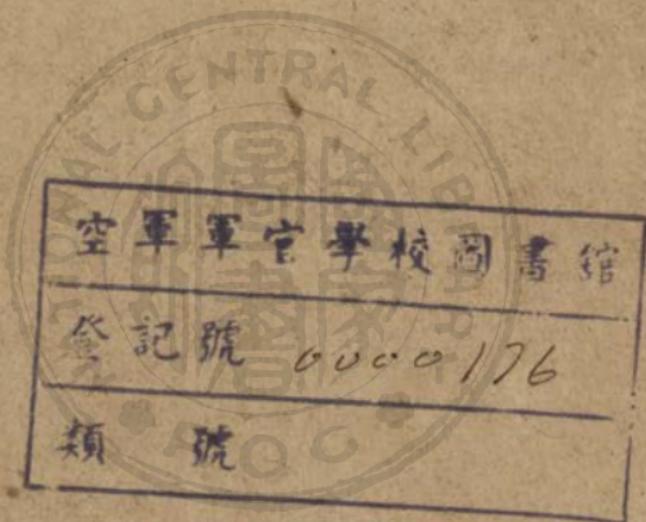
錢亦石著

戰神翼下的歐洲問題

究

戰神翼下的歐洲問題

錢亦石 著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



序

無論從那一方面看，歐洲問題都是全世界的中心問題。事實告訴我們：歐洲有什麼變動，常使全世界受到影響。不待說，中國也被捲入歐洲各種變動所引起的渦流之中。

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國飛黃騰達以來，整個的歐洲已進到腥風血雨的前夜。這自然不是希特勒個人有什麼三頭六臂，而是在凡爾賽和約壓抑下的德國金融資本漸漸抬頭，從要求武裝到要求殖民地，都是德國金融資本迫切需要的「救命金丹」。可是德國金融資本抬頭了，凡賽爾和約就被撕破了，建立於凡爾賽和約之上的歐洲平衡，也在動盪之中了。所以近四五年，歐洲各國關係，特別是幾



個巨頭間的關係，都發生翻雲覆雨的變化。

然而歷史的車輪總是前進的。希特勒「大鬧天宮」，可以造出戰爭的危機，却不能阻止和平運動的發展，於是歐洲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都一步步的團結起來，法蘇捷的互助，英法的合作，就是明顯的例證。整個的歐洲，在希特勒威脅之下，已分裂爲二了。這即是所謂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

的確，歐洲的一切都變了，並且有些變得出人意外。侵略者的抬頭，促進和平勢力的團結，由和平勢力的團結，形成兩大陣線的對峙，這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新局面，不僅希特勒沒有預料到，就是希特勒的友人甚至一部分希特勒的敵人也沒有預料到。這證明什麼呢？證明客觀的趨勢是對侵略者不利的，換句話說，就是對一般被壓迫者，對一般弱小國家有利的。沉默的歷史先生慣會與侵略者開這樣的玩笑。

我們要預測未來的歐洲怎樣？或者說要預測未來的歐洲對全世界的影響怎樣

？就應該先把過去的歐洲，尤其是近幾年來在歐洲所起的變化，作一個連續的觀察。

本書所收集的四十多篇論文，是一九三三——三七年寫的。分開看是歐洲四五年來許多大事的斷片，合攏看，却是歐洲兩大陣線形成的總過程。這一段歷史上重要的軌跡，從今日——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準備決鬥的今日——看來，是饒有興趣的資料。

最後，我在編校這本書的時候，深深覺得：歐洲問題對於全世界的影響太大，中國的命運怎樣？與歐洲的前途實分不開。但這不是說，我們應該靜待歐洲時局的變化，更不是說，中國的命運完全由歐洲時局的變化來決定。正相反，我們努力改變中國的命運，在某種限度內，也可左右歐洲的前途。這一點微弱的希望，附在這裏獻給研究歐洲問題的朋友。



目次

| | |
|--------------|----|
| 序 | 一 |
| 英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 | 一 |
| 德奧問題與歐洲政局 | 四 |
| 第十四屆國聯大會的寫真 | 五 |
| 德國退出國聯後的大戰危機 | 六 |
| 蘇聯的政治經濟 | 八 |
| 德波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 一〇 |
| 杜邁格上台後的法國政局 | 一六 |
| 奧國往何處去 | 二〇 |

| | |
|-----------------|-----|
| 西班牙的革命····· | 一三三 |
| 軍縮休會以後····· | 一三五 |
| 陶爾斐斯被刺後的歐洲····· | 一三九 |
| 興登堡逝世後的德國····· | 一三三 |
| 輸血針與「脫窪之馬」····· | 一三七 |
| 火花閃目的歐洲····· | 一四〇 |
| 杜邁格下台與法國政局····· | 一四七 |
| 南甸交惡····· | 一五一 |
| 英國現階段的外交政策····· | 一五五 |
| 法意協調與歐洲政局····· | 一六五 |
| 英法協定的透視····· | 一七七 |
| 東歐互助公約····· | 一九〇 |

| | |
|----------------|-----|
| 中歐公約 | 100 |
| 德國重整軍備與凡爾賽和約 | 110 |
| 歐洲和平與戰爭的新陣線 | 131 |
| 凡爾賽和約撕破後的歐洲與遠東 | 134 |
| 法蘇互助公約 | 154 |
| 多腦河問題 | 166 |
| 英國的內閣與政黨 | 181 |
| 現階段英法意的三角關係 | 192 |
| 從斯德萊柴會議到巴黎會議 | 201 |
| 英意在東非的鬥爭 | 210 |
| 國聯盟約與對意制裁 | 217 |
| 意阿問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 235 |

| | |
|--------------------|-----|
| 意國侵阿戰爭與歐洲形勢····· | 三五 |
| 英蘇關係論····· | 三六〇 |
| 法郎外交的新姿態····· | 三六八 |
| 英法合作與歐洲局勢的動向····· | 三七六 |
| 從倫敦談話到巴黎談話····· | 三八七 |
| 德國廢止羅迦諾公約後的歐洲····· | 三九五 |
| 歐洲兩大陣線的檢閱····· | 四〇九 |
| 動盪中的東歐新形勢····· | 四二一 |
| 第十七屆國聯大會的透視····· | 四二六 |
| 英意的外交戰····· | 四三八 |
| 歐洲四強關係的新動向····· | 四四二 |
| 英意妥協後的歐洲新形勢····· | 四五二 |

英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

一 引言

過去爲資本主義之王的英國，從現在看來，似乎是一個謎，不易被人猜透。但有一件事是確實的，即英國已失掉它的青春，一天天衰老了。究竟衰老的程度怎樣？是鷄皮鶴髮的賽金花呢？還是風韻猶存的徐娘呢？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法國 栖格夫里 (Andre Siegfried) 教授，是研究英國政治經濟的專家。他在所著的英國的危機 (England's Crisis) 一書中，曾援引聖經上的故事來比喻英國的情形。他說：

「一九二〇年年底，戰後熱狂的利市 (Boom) 減退以後，英國大受打擊。百年繁盛之餘，厄運像聖經上所說的災難一樣，突如其來，挫折了它的豪興。……從一九二一年以來，每年統計表——近代無情的報信者——警告英國說：它一天天失去市場，它的工業結構一天天動搖了基礎。恰如約伯書 (The Book of Job) 上所說：『從荒野吹來一陣大風，震動全屋。』」(註1)

英國正處在厄運中掙扎，是不用懷疑的。可是厄運是否從一九二一年開始的呢？據鄧尼 (Ludwell Denny) 的意見，似乎在一九二一年以前，英國已有江河日下之勢。他在所著的美國征服英國 (America Conquers Britain) 一書中，曾寫過下面一段話：

「當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中，英國在其天賦的經濟條件上，建立世界的統治。當第二次工業革命中，這相同的經濟條件又使它降到脆弱的位置；這第二次工業革命，發軔於

(註1) A. Siegfried: England's Crisis, pp. 29—30.

二十世紀初期，即從石炭時代轉變到石油與電氣時代。所以它在本世紀最初十年內即已失勢，它的世界貿易分額，在一八七一——七五年為百分之二一·六，到一九一三年已降到百分之一五·三。在石炭、五金、紡織幾種基本工業的輸出，雖還繼續增加，但增加的速度則落於它的競爭者之後；並且在較新的工業中，未得到它的貿易分額。（註二）假使鄧尼的話不錯，那麼，英國進入厄運至少有三十年。或者從一九二一年以來，情形更一年年的壞下去，目前恐怕是「震動全屋」的時候了。

試問英國在受「震動」以後，是否不能支持呢？要回答這一問題，應該從「全屋」的構造方面加以考察。大風吹在僅堪容膝的茅舍之上，則在「震動」以後，大半有倒塌的危險；大風吹在五步一亭十步一閣的廣廈之上，則在「震動」以後，依然穩如泰山；這是常識所能判斷的事。我們想替英國卜今後休咎，那就要看英國是茅舍還是廣廈以為轉移。

記得英國澤豐茲 (Stanley Jevons) 在一八六六年曾傲氣凌人的說過：『建築在我們石炭富源之基礎上，不受束縛的商業，使地球上許多地方願爲我們的附庸。北美與俄羅斯的平原是我們的稻田；芝加哥與敖得薩 (Odessa) 是我們的倉庫；坎拿大與波羅的 (Baltic) 是我們的森林；澳大利西亞 (Australasia) 有我們羊的牧場；南美有我們牛的隊伍；祕魯的銀，加利福尼亞與澳洲的金，都流入倫敦；中國人爲我們種茶；咖啡、砂糖、香料則來自東印度；西班牙與法蘭西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岸是我們的果木園；從前在美國南部所有的棉田，現在則遍布於全世界。』(註三) 像這樣的自吹自唱，把英國描寫得「至大無外」，不僅秦代的阿房宮趕不上，就是劉先主的八百里連營寨也趕不上。恐怕往古來今沒有這樣大的「廣廈」吧！

是的，澤豐茲的話，即使沒有什麼誇大，也祇是就黃金時代的英國說的。現

〔註三〕同註一，十五頁。

在，英國的黃金時代早已過去了。我們替它卜休咎，與其以過去的繁榮為根據，倒不如以眼前的現實為根據。根據現實講話，英國固非昔日之舊，但仍不失為天字第一號的殖民帝國。它的領土，包括了整個的澳洲，包括了三分之二的非洲，包括了亞洲最肥美的國土——印度以及近東的一部份，包括了北美洲之半——坎拿大，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島嶼。所謂「英旗無落日」的光榮，到現在依然維持着。就這一點說，我們便知道：英國不是僅堪容膝的茅舍，而是五步一亭十步一閣的廣廈。「從荒野吹來一陣大風」，就算「震動全屋」，然而也決不會馬上「棟折檣崩」。古語說得好，「百足之蟲，至死不殞」，這個天字第一號的殖民帝國，就是至死不殞的百足之蟲啊！

所以，要預測英國的命運，不應該專從英國本部去觀察，應該從「英旗無落日」的廣大殖民地——面積大於英國本部百四十五倍——去觀察。更精密一點說，應該從英國本部與廣大殖民地的關係上去觀察，即是從英國的殖民政策的發

展上去觀察。倘若英國還能控制各殖民地，還能把各殖民地緊縛在宗主國的鐵練上，那麼，英國縱然有幾分衰老，仍非風燭殘年。否則它的前途就不能樂觀了。因此，我們須先從英國的殖民政策，作一番歷史的考察，再來認識它是鷄皮鶴髮的賽金花，還是風韻猶存的徐娘。

一 原始積累時期的殖民政策

英國的殖民政策，是隨時變化的，變化的標準以有利於英國為條件，故在不同的環境之下，採取不同的殖民政策。茲從英國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 (Primary accumulation) 時期講起。

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二節裏，曾講到英國的農奴制度 (Serfdom) 至十四世紀末葉在實際上已消滅了。在農奴制度消滅的過程中，商人資本 (Merchant Capital) 卽出而御世。於是羊毛貿易為英國輸出的大宗，特別與北歐各國有密切

關係。穆爾 (Thomas More) 在其名著烏托邦 (Utopia) 中所述「羊喫人」的故事，是指當時情形說的。爲保證羊毛貿易通行無阻起見，英國第一個殖民地就在多維海峽 (Straits of Dover) ——現在却劃入法國版圖。當時從英國封建制度的廢墟上逐漸抬頭的新資本主義社會，與其毗鄰的法國封建制度，發生不斷的衝突，所謂「百年戰爭」(Hundred Year war) 即是英法兩國衝突的歷史劇。

接着，美洲大陸發見了，往印度的航路被西班牙與葡萄牙的航海者打通了，這對於走向資本主義道路而又四面環海的英國，自然比起對於意卑里亞半島 (Iberian Peninsula) 的封建王政 (指西葡兩國)，要有益得多。從此以後，受英國政府支持的貿易公司，便開始反對西班牙的貿易，便開始劫掠西班牙的殖民地。英西鬥爭的結局，勝利又屬於前者。於是在北美洲東岸，在非洲西岸，英國的殖民地都建立起來。

到十六世紀之末與十七世紀之初，在貿易上又發見了新的「生財之道」，即在

非洲與西印度之間販賣黑奴。英國爲壟斷黑奴貿易與其敵人鬥爭，幾歷一百年之久，一直到一七一三年才告成功。英國兩個偉大城市——如布里斯拖（Bristol）與利物浦（Liverpool）的繁榮，實建築於黑奴貿易的利潤之上。這種慘無人道的黑奴貿易，到十九世紀初期，始行結束。這並不是英國紳士忽然有了惻隱之心，而是因爲英國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奴隸勞動不大適宜，以致販賣黑奴無錢可賺。

如上所述，英國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大半由販賣人肉——黑奴貿易——而來。在十七、十八兩世紀中，英國資產階級既克服了國內敵人（封建勢力），即與那些妨礙黑奴貿易的國外敵人不斷的戰爭，戰爭期間的損失，不待言，是用黑奴的血肉來彌補的。自從黑奴的血肉由「尊嚴的」紳士壟斷以後，於是金色燦然的資本主義之光，便在英國國土上向四方八面放射出來了。

以上是就西方說的，即是就大西洋沿岸說的。至於東方貿易，據說，始於一

六〇〇年左右，當時由「商人冒險者」(Merchant adventurers) 所組成的公司，取得對印度與遠東各國的貿易壟斷權。在印度西岸的蘇拉特(Surat) 以及別的地方，設立分銷店或貿易場所，開始與印度的貴族王公做生意。當印度尚有強力抗禦外人的時候，自然不能把它變為殖民地。

在印度的英國商人，不久即與在印度經商的葡萄牙人以及荷蘭人發生鬥爭，彼此犧牲很大，且設法使印度的貴族捲入漩渦。到一六八五年，印度政府竟與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翻臉，封閉大部分的商店。然而該公司的活動，不惟沒有停止，反而繼續擴大。未幾，孟買(Bombay) 與加爾各答(Calcutta) 亦落入該公司手中，生意蒸蒸日上，於是各股東都變成大富人。

在十七世紀貨幣經濟發展之中，許多省分的土地稅，漸漸不以現物支付而用白銀支付，以致印度經濟發生可怕的危機。在數十年內，土地稅幾提高一倍；商人與高利貸者的勢力迅速增加，印度的農民與手工業者在各種壓迫之下破產了。

外國商業資本的侵入，把印度拉進世界市場，使印度的封建社會日趨混亂。

蒙古封建帝國在有力敵人——如馬刺塔同盟 (Maharatta Confederacy) ——

抬頭之前開始瓦解了。另一方面，農民暴動——其中以塞克暴動 (Sikh revolt) 爲最重要——益使封建帝國動搖。英國人是深知怎樣利用環境以謀自己利益的。東印度公司遂採取「分裂與征服」(divide and Conquer) 的原則，以爲一切英國政策的基礎。同時，與英國在印度爭霸者尚有法國；但法國來遲一步，尤其是在當時本國未經過資產階級革命，沒有資產階級國家做靠山；這兩個優點，英國是具備的；所以法國在歐洲七年戰爭(一七五六——一七六三)結束以後，就退出印度了。到一八一五年，印度的大部分都變成英國的殖民地了。

東印度公司爲英國資產階級的利益，以武力征服印度，使當時的混亂加深百倍。印度被征服本不自這次始。可是這次與以前數次不同，因爲這次的征服者具備更高的文化，並且以更高的生產制度爲基礎。英國人征服的結果把印度社會的

經濟基礎——古代農村公社——無情的破壞了；同時，原有的一切封建剝削方法，則又被征服者保存起來。東印度公司所實行的任務，是破壞，是使英國資產階級發財，而不是發展印度的生產力。話雖如此，然而爲英國資產階級代理人的東印度公司，畢竟對印度在客觀上盡了「革命」的作用。這就是說，它把西方的資本主義第一次介紹到落後的東方來了。從此以後，在亞洲大陸上，有了工廠，有了鐵路，有了船塢，有了近代灌溉工程，有了學校，有了法庭，有了集中的警察勢力。

但在這裏，要鄭重說明的，東印度公司在侵略印度的過程中所引起的「革命」，非常微弱。因爲當農村的封建剝削仍保存的時候，當城市的工業化受限制的時候，殖民地帶的資本主義，終究缺乏進步的性質，這是與西歐各國的資本主義大異其趣的。不錯，東印度公司把印度拉進世界市場了，把印度的舊經濟制度打翻了，如果說這是一種「革命」，那麼，這種「革命」是用掠奪與屠殺的方法來

完成的。歷史先生告訴我們：當十八世紀的時候，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Bengal)以及別的地方所實行的政策，完全是強盜主義，專門搜刮印度財富，農民被該公司的收稅吏(tax-collector)搶得精光，封建貴族也受同樣待遇，有時且被高級官吏——如克萊武(Clive)與哈斯丁(Hastings)之流處死。這樣看來，高鼻碧眼的紳士在印度所幹的把戲，像在非洲做黑奴貿易一樣，使英國資產階級的荷包，一天天膨脹起來。也許有人要問：難道英國紳士與海盜沒有差別嗎？的確，他們在本質上是與海盜沒有多大差別的。假使要尋出差別的話，我們只能說英國紳士是「文明的海盜」(Civilised Pirate)而已。

這些「文明的海盜」把法國的勢力排斥出印度以後，即是說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了印度以後，值得大書特書的「偉業」，恐怕要算改組印度的土地制度吧。這次改組的基本意義，是把農民羣衆放在英國政府及其代理人的手中受直接的剝削。爲說明這次「土地革命」(Agrarian revolution)的內容起見，特從紐約論壇

(New York Tribune) 中摘譯下面一段文字：

『齊明達里 (Zemindaree)——印度地主) 與萊奧特瓦 (Ryotwar)——印度農民) 都是由英國勅令所成就的「土地革命」之產物，兩者相互對立；一是貴族，一是平民；前者類似英國的地主，後者類似法國的小農，兩者構成最大的矛盾性——這種辦法，既不是為耕土地的人民，也不是為有土地的業主，而是為徵收賦稅的統治機關。

『為便於本地收稅者——地主——的方便起見，用齊明達里制度，則孟加拉管區 (Presidency) 的人民就無權利繼承其祖傳的土地了。為便於東印度公司收稅者的方便起見，在瑪德拉斯 (Madras) 與孟買兩個管區用萊奧特瓦制度，則有封土的印度貴族就與普通人民一樣祇剩少許供自己耕種的土地了。可是印度地主——英國地主的變種——只收十分之一的地租，而把十分之九的地租交給政府。印度農民——法國小農的變種——對土地無永久的權利，稅額與收成的比例是年年改變的。……』

『所以，在孟加拉，有英國地主制度，愛爾蘭經紀人制度與奧國制度的混合物，即地主變成收稅者；同時又有亞洲制度，即土地屬於國家。在瑪德拉斯與孟買，有法國式

小農，同時也是農奴。也是國家的折半佃戶 (Metayer)……印度農民屈服於私人高利貸的勒索之下，與法國農民相同；但沒有遺產，對土地無永久的權利，又與法國農民迥異。他像農奴一樣被迫耕種，但不像農奴無凍餒之憂。他把生產物分給國家，頗似折半佃戶；但國家對於他，不如對待折半佃戶，有支付基金與農具的義務，孟加拉、瑪德拉斯、孟買等處的農民——占印度全人口的十二分之十一——在齊明達里與萊奧特瓦制度之下，都極度的貧困化了。……」（註四）

這就是一幅印度土地制度的畫圖。誰也明白，英國固然毀滅了印度的封建土地制度，固然排斥了舊地主，可是不像資本主義國家的土地革命一樣，把農民從封建制度之下解放出來，反而把印度農民驅進到更壞的農奴制度的火坑中去了。

東印度公司從印度所榨取的一切，對英國有什麼貢獻呢？真的，『在殖民制度的影響之下，商業與航海如溫室的果實一樣成熟了。有特權的公司 (Chartered

Company) 是促成資本集中的有力槓桿。殖民地爲蒸蒸日上工業供給市場，而市場的壟斷又增進了積累。用直接掠奪、奴役、屠殺從歐洲以外所得的財寶，源源流入母國，轉變爲資本。：現在工業上的優越權包含商業上的優越權。反之，在真正手工業時代，却是商業上的優越權包含工業上的優越權。因此，殖民制度在當時有重要的作用。這種制度是一位不可思議之神，他與歐洲舊有諸神並坐在祭壇上，到適當時，祇要用一拳一脚就把諸神推到垃圾桶裏去。這位新神便宣布製造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 是人類唯一的目標。」(註五)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基礎，是由殖民地的贓物積累而成的。英國資本主義之光，實際上簡直是殖民地血液之光啊！

總之：英國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約從一六〇〇年到一八〇〇年——所實行的殖民政策，即百分之百的搶劫政策。它從各殖民地——尤其是從非洲與

印度——搶劫了大批戰利品，做資產階級的踏石 (Stepping Stone)，使其一步步的進到工業資本主義。

三 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的殖民政策

英國的工業革命，大抵是從一七六〇年發軔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過程，到一八五零年左右，總算達到相當成熟之境了。因此，有人認定從一八一五——一八九五年是英國的工業資本主義時期。

我們知道：在上述工業資本主義時期中，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仍舊繼續擴張，特別是在非洲與印度。一八一四年取得好望角殖民地 (Cape Colony)。一八四三年取得納塔耳 (Natal)。一八四九年從荷蘭農民手中取得奧倫治河 (Orange River) 一帶。關於印度方面，一八四三年取得信德 (Sind)。不久又取得判查布 (Punjab)。一八五一年又取得緬甸 (Burma)。在大賀胥爵士 (Lord Dalhousie) 做印度

總督的時候（一八四八——一八五六），又把奧德（Oudh）、貝喇爾（Benar）等區域併入版圖。此外，如澳洲，如馬來半島（Malay Peninsula）、如薩刺瓦克（Sarawak），以及我們中國的香港，都先後落到大英帝國統治之下了。

不過，英國工業化達到某種限度，新興的工業資本家便在國內政治上占優勢。他們是主張自由貿易的。於是從前氣燄逼人的壟斷公司就在自由競爭的前提下消滅了（東印度公司亦在一八五八年收束）。主張自由貿易的理由是這樣：英國在當時已成爲全世界工業生產的壟斷者——「世界的工廠」，它的商品毫無妨礙的流入各國。在這種情形之下，採取自由貿易政策是與英國資產階級的利益一致的。

在自由貿易的霧圍氣中，英國資產階級也傾向和平了。曼徹斯特（Manchester）的預言家——伯來脫（Bright）與哥布登（Cobden）曾痛斥「征服殖民地政策」。的士累利（Disraeli）——帝國主義的第一個英雄——甚至說殖民地如「頸上的磨石」（Mill stone round our necks）。這是有理由的，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之下，

以節省不必要的耗費爲原則。「如果英國能與別的民族和平共處，則它就能以最少的代價而剝削它們了。」說明了這點，我們便知道英國資產階級傾向和平，並不是有愛於殖民地，而是進一步的爲本身利益打算。

無論英國資產階級傾向和平的動機是怎樣？但其剝削殖民地的方法，却從此有了大的改變，以前的搶劫政策，改變爲自由貿易政策；換言之，就是把殘酷的剝削改變爲和平的剝削而已。在自由貿易的過程中，英國的工業品像潮水一樣的湧進殖民地市場，把殖民地落後的手工業壓碎了，把殖民地農業與手工業聯繫的紐帶剪斷了，強迫殖民地人民爲其栽培原料，爲其供給食物。在表面上看來，以工業品掉農產物，彷彿是再公平沒有的事。誰知道在「不等價交換」的條件下，殖民地人民已被「自由貿易」的鞭子打得體無完膚了。茲以印度爲例，引下列的統計來證明。

從英國輸入印度的棉織品（單位百萬磅）

| | | |
|-------|-------|-----------|
| 一八一三年 | | 〇・一一 |
| 一八三一年 | | 一・六五 |
| 一八三五年 | | 一・七九 |
| 一八四〇年 | | 三・八六 |
| 一八四五年 | | 四・二一 |
| 一八五〇年 | | 五・一一 |
| 一八五五年 | | 五・八四 (註六) |

從上面數字，可看出英國剝削印度之一斑。印度的農民羣衆在破產之餘，無路可走，結果，只得扯起反抗大英帝國的叛旗。第一幕壯烈的悲劇，自然要算一八五七年的印度暴動 (Indian Mutiny)。

在這次暴動以後，不，在這次暴動被英帝國主義的鐵騎鎮壓下去以後，開明的紳士深深懂得對殖民地的剝削政策，是不安全的。在事實的教訓之下，不能不

改弦易轍。於是所謂「發展政策」(Policy of development)就列在議事日程之上。這種「發展政策」是否與從前剝削的政策不同呢？在本質上，是沒有什麼不同的。以擠牛乳爲業的人，當他從牛身上擠出乳汁的時候，自然是有目共見的剝削；但爲培養乳汁起見，有時也備辦些飼料，希望把牛喂得很肥。所謂「發展政策」，似乎與此相類。可見所謂「發展」也者，不過是剝削的預備工夫而已。

是的，在「發展政策」施行以後，印度的鐵路一天天多起來了。鐵路本是新式的交通工具，是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所不可少的。然而在印度的特殊環境之下，鐵路線愈延長，而人民却愈貧困。因爲英國在印度建築鐵路的主要目標，是爲便利商品運輸（當然也有軍事上的用處），把窮鄉僻壤的印度人民，都拉進資本主義市場，成爲英國商品的購買者。換言之，壓在印度人民身上的鐵路，不過是英國的商品在運輸上所需要的工具而已。不過是替英國創造便於剝削印度的環境而已。鐵路如是，繼鐵路而起的灌溉工程又何嘗不如是。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印度的水閘與運

河，頗有日新月盛之勢。杜特教授 (Professor Romesh Dutt) 所著的英屬印度經濟史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一書曾說過：『一九〇〇年以前，有二百五十萬鎊耗在灌溉工程上，對於印度農業的利益是很少的；印度二萬萬畝以上耕地之中，只有二千萬畝耕地得到救濟。』(註七) 灌溉工程的成績，從這幾句話中不難窺見了。何況有灌溉工程的區域，除增加土地稅外，又有水稅 (Water tax)，這些負擔都是農民的催命符。就是因灌溉工程而對農業有若干幫助的話，那也無非替英國栽培廉價的棉花與供給廉價的食物吧了。

在鐵路與灌溉工程之外，棉織業也發展嗎？事實上的答復是否定的。據東印度與中國聯合會 (East India and China Association) 主席拉彭特 (Larpent) 的報告，從印度輸入英國的棉布，在一八一四年爲一、二六六、六〇八碼，在一八一二年減至五三四、四九五碼，在一八二八年又減至四二二、五〇四碼，在一八

三五年又減三〇六、〇六八碼。在二十年內減少四分之三（註八）。這是蘭開夏（Lancashire）工廠主壓迫下必然的結果。就是到了所謂「發展政策」施行以後，也決不讓印度的棉織業抬頭。一八五八年輸入印度的棉織品計值只五百萬鎊，到一八五九年升至八百萬鎊，在以後十年內又增加十倍。絲與毛織品的增加，情形亦復相同。這不是表示印度人的要求一天天提高，而是證明印度的手工業一天天破產（註九）。英國何以不許印度的工業發展呢？美國脫離英國而獨立的教訓，是英國資本家永久不忘的。他們不許印度的工業發展，即是不許印度走上資本主義之路，不許印度走上獨立與自由之路。

在「發展」其名剝削其實的新政策中，印度的前途怎樣？英帝國主義是看透了。爲防止第二次暴動起見，所以決定另一政策——分化印度的農民。在一八

（註八）*ib.*, p. 29.

（註九）*ib.*, p. 45.

五九年通過了孟加拉租佃法 (Bengal Tenancy Act)，保證有土地的佃戶得享占有權十二年，除法庭判決外，禁止加租。這種辦法，可以產生少數小康的農民，使其不再耕田而把土地分租出去，漸漸變為高利貸者，變為地主，變為吸取農民血液的新寄生階級。

另一方面，依據布瀾特 (Wilfred Blund) 的研究，標本的印度地主，每年收入租金五萬鎊。他們從五萬鎊中，提出一萬五千鎊交給「大君」(Maharajah——印度國君)，又以一萬五千鎊還稅(交給政府)，自己尚可享受二萬鎊。這些生活優裕的地主，自然也是農民的敵人。

在這樣矛盾複雜的社會裏，英帝國主義便「有計可施」了。它從一八五七年暴動的經驗中(那次暴動由封建分子領導)，懂得拉攏一切反動分子是重要的策略。於是印度的王公、教士、地主、高利貸者、商人，都與英國統治者結成同盟。從此以後，英國在印度的勢力就不是孤立的了。從此以後，印度的被壓迫者就有兩重——

——本國的與外國的——敵人。

以上所述，大抵關於印度者較詳。印度是「不列顛帝國皇冠上最大的明珠」(The brightest Jewel in Britain's imperial Crown)，我們在分析英國殖民政策時，讓印度占了大的篇幅，是必要的。可是被英國剝削的殖民地不限於印度一隅，即就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而言，在非洲也演了一齣熱鬧戲。英國剝削非洲的方法，還是「舊調重彈」——設立有特權的壟斷公司，如一八八六年的皇家奈遮公司(Royal Niger Company)，一八八八年的英國東非公司(Imperial British East Africa Company)，一八八九年的英國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之類。但這些公司的任務與十七、十八兩世紀的壟斷公司不同，它們不僅是「通商」(這是舊壟斷公司的任務)，並且與本國的銀行及重工業有密切的聯繫，即是說：除「通商」之外，也輸出資本，也搜集原料。它們處在帝國主義時期的前夜，自然應該具備一些新姿態。

也許有人要問：英國對待坎拿大與澳洲不是比較寬大嗎？是的，坎拿大在一八六七年改爲自治領地（Dominion）了。澳洲各殖民地在一九世紀之末也漸漸獲得自治權，到一九零零年且成立澳洲聯邦（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了。不過，這些地方大抵屬於盎格魯撒克遜族的世界，即所謂自由民殖民地，與印度非洲土人在英國統治之下者是有天淵之別的。英國「浩蕩的皇恩」決不會落到「半開化的」東方人身上。所以英帝國主義對於「半開化的」地帶，不管是「自由貿易」也吧，是「發展政策」也吧，都是剝削的另一形式，都是過去搶劫政策的繼續。英國在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的殖民政策，就是如此。

四 帝國主義時期的殖民政策

在工業資本主義時期告終之後，歷史的車輪把英國推到帝國主義舞台上去。它在舞台上高視闊步，以爲全世界都屈服在金鎊勢力之下了。無論從工業化方面

看，或從殖民地佔有方面看，英國確比其他國家優越得多。所以英國人——患充血症的英國人——總覺得自己是「文明紳士」，似乎上帝把統治全世界的責任，都付托他們。這種「夜郎自大」的幻想，究竟有幾分真理呢？

不過，大戰以前的英國，爲帝國主義列強中最有勢力者，我們是承認的。它既進入帝國主義時期，因生產與資本的集中達於極度而完成壟斷，由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的融合而產生財政資本，從商品輸出進到資本輸出……則它與全世界的關係上，自然更起了新的作用。世界變了，英國的本質變了，所以，英國殖民政策也不能不變。

從前，在「文明紳士」支配下的殖民地，祇是宗主國剩餘商品的市場，蘭開夏的棉織品，如水銀瀉地一樣，流向印度，流向非洲，流向其他落後的地帶，就是例子。其次，殖民地是替宗主國栽培原料的，如馬來羣島的錫與橡皮，西非洲的植物油，印度的獸皮、錳；後來又添上棉花、苧麻、小麥、茶、烟草、米，以

及其他的**生活必需品**；這些東西在十九世紀中葉，是不可少的。可是到了帝國主義時期，殖民地更爲宗主國資本輸出的市場了。因爲「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時期非常重要的經濟特徵之一」，所以，爲英國繁榮所托足的殖民地，不僅是推銷商品，不僅是供給原料，而其最重要的一點，就在容納過剩的資本，即是資本輸出政策。茲將一九一一年英國國外投資總額列表於下（註十）：

| | |
|----------|----------------|
| 英屬殖民地與印度 | 一、五五四、一五二、〇〇〇鎊 |
| 美國 | 六八八、〇七八、〇〇〇 |
| 古巴 | 一一二、七〇〇、〇〇〇 |
| 非列賓 | 八、二〇二、〇〇〇 |
| 墨西哥 | 八七、三三四、〇〇〇 |
| 巴西 | 九四、三三〇、〇〇〇 |

(註十) N. Bukharin: *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 p. 43.

| | |
|--------|------------|
| 智利 | 四六、三七五、〇〇〇 |
| 烏拉圭 | 三五、二五五、〇〇〇 |
| 祕魯 | 三一、八九六、〇〇〇 |
| 其他美洲各國 | 二二、五一七、〇〇〇 |
| 俄羅斯 | 三八、三八八、〇〇〇 |
| 土耳其 | 一八、三二〇、〇〇〇 |
| 埃及 | 四三、三七五、〇〇〇 |
| 西班牙 | 一八、八〇八、〇〇〇 |
| 意大利 | 一一、五一三、〇〇〇 |
| 葡萄牙 | 八、一三四、〇〇〇 |
| 法國 | 七、〇七一、〇〇〇 |
| 德國 | 六、〇六一、〇〇〇 |
| 其他歐洲各國 | 三六、三一七、〇〇〇 |

| | |
|-------------|---------------|
| 日本 | 五三、七〇五、〇〇〇 |
| 中國 | 二六、八〇九、〇〇〇 |
| 其他外國 | 六一、九〇七、〇〇〇 |
| 總計(除開英屬殖民地) | 一、六三七、六八四、〇〇〇 |
| 總計(包括英屬殖民地) | 三、一九一、八三六、〇〇〇 |

上項統計，非常明白。在英國國外投資總額中，英屬殖民地與印度幾占二分之一。從這裏，可以想見殖民地對於資本輸出的重要了。

試問這鉅額的資本投向殖民地做什麼呢？首先要注意到不能妨害宗主國的利益。更精密一點說，就是不能妨害宗主國資產階級的利益。用在交通事業與水利事業上是可以的。關於工業方面，恐怕只限於造糖、碾米、製茶、煙草……不重要的企業吧！重工業固然不允許，就是如紡織等輕工業也是蘭開夏工廠主所不歡迎。很明白的，『帝國主義關於殖民地的全部經濟政策，是設法保存與增進其

附屬性，加深剝削，並在可能範圍內，妨害其獨立的發展。」英國對一切殖民地如此，對印度尤其如此。帝國主義向殖民地投資的設計，原是「無懈可擊」的啊！

不料歷史的發展，有時與英國資產階級的志願相違。他們要重分世界，不能不參加戰爭。當一九一四年的大戰在歐洲爆發的時候，蘭開夏再不能以其棉織品流進印度市場，而日美兩國卻企圖利用大戰的機會鞏固它們在印度市場上的地位。由英國看來，與其讓外國的競爭者取得印度市場，倒不如把這個市場交給印度的資產階級，自己還可繼續投資。依照「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就把束縛印度紡織業的鎔銻放鬆了。同時，在某種便宜上，也有獎勵印度重工業的必要，因為英國鋼鐵工廠，全部用去製造軍器；而某些地方又急需鋼鐵軌條應用。有這些經濟的原因，印度的工業便脫離「窒息」的危險而甦生過來了。何況英國對印度讓步的原因並不止此？破產的印度農民，在英國駐軍撤退的時候，騷動時有所聞；印

度軍隊又常有譁變的事實；處在英國高壓下鬱鬱不得志的印度資產階級，於是趁着這種緊急關頭，高舉民族運動的旗幟。在這種杌隉不安的情形之下，除非英國願意拋棄皇冠上這顆最大的明珠，則對印度就不能不採取讓步政策了。從政治方面觀察，英國爲防止革命運動擴大起見，使印度資產階級暫時吃「一塊糖果」，是有重大意義的。因此，印度的工業——特別是紡織業與鋼鐵業，便在大戰期間得到長足的進步。從一九一三到一九二〇年，孟買紡織工廠的利潤增加四倍，進口的棉織品只有戰前總額的三分之一。鋼鐵工業也大發其財，如印度自己的達達鋼鐵公司（Tata Iron and Steel Co.）孟加拉鋼鐵公司（Bengal Iron and Steel Co.）以及其他英國公司，都極一時之盛。這就是說，印度的民族資本已有相當的地盤了。話雖如此，然而這塊地盤是不易保持着的，在大戰結束以後，英國資本重新向印度進攻，印度的各工業部門又回到英國資本控制之下了。印度的民族資本家，於失敗之後，回想從前，彷彿是做了「一場春夢」。

不過，我們就事論事，印度的民族資本，雖祇曇花一現的抬頭，究竟可以刺激整個民族的覺醒。在民族資本抬頭的過程中，不僅印度的資產階級強大了，就是印度的勞動大眾也強大了。從前停留在中等階級狹隘範圍內的民族運動，便展開到勞動大眾中間，活活潑潑的前進。英國怎麼辦呢？在大戰期間，未嘗不「虛與委蛇」，一到大戰終了，即於一九一九年一月頒布所謂叛亂法（Sedition Act）以高壓手段來對付。俄國詩人普式庚（Pushkin）說得對，「重錘擊碎玻璃片，重錘鍊出純鋼劍」。所以，在英國高壓政策之下，一方面是勞動大眾的急進，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的動搖。這種分化的過程，在一九一九——二二年的鬥爭中，表現得非常明白。於是老謀深算的紳士就順應環境而採取所謂「兩重政策」（dual policy）了。這就是說，對於急進分子是極端鎮壓，而對於動搖分子則曲意拉攏。

不屈不撓的急進分子，在極端高壓之下，仍與英帝國主義者及其代理人鬥爭，罷工、示威、被捕、入獄、槍斃，種種滋味都嘗到了。到現在仍有許多領袖

蒙着陰謀推翻「英國皇帝」的罪名，關在米刺特（Meerut）的監獄裏，失掉自由。他們勝利的時期雖未到來，却有些人認為米刺特的監獄是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將被推翻之象徵。這種預言是否正確，讓未來的事實證明吧。說到「兩重政策」的另一面——拉攏動搖分子，英國所幹的把戲真多極了。有所謂夢塔究徹爾慕斯的改革案（Montagu-Chelmsford Reform），有所謂圓桌會議（Round Table Conference），大施其盡惑的伎倆。在這些煙幕彈的前面，就是聖雄甘地（Gandhi）也與印度總督歐文（Irwin）締結什麼「不是和平而是休戰」（Not peace but armistice）的協定，以後又親訪倫敦而為英國皇家的上賓了。這是一點不奇怪的，印度的民族資本家，其本身的經濟基礎既異常微弱，而又親眼看見國內勞動勢力的昂揚，在驚惶失措的當兒，除了向英國妥協外，或者更露骨一點說，除了向英國賣身投靠外，還有什麼其他辦法呢？

在英國所幹的各種把戲之中，西門委員會（Simon Commission）的建議，亦是

有聲有色的一幕。一九二七年鮑爾溫 (Baldwin) 內閣曾組織以西門 爲主席的委員會赴印度 調查，其任務在研究現存的兩頭政治制度 (diarchy system) 并提出新改革案。他們在一九三〇年發表過名著一時的報告書。據說，這報告書是以七十萬鎊的代價製成的。到一九三三年三月，西門 委員會與圓桌會議協商的結果，又提出製定新憲法問題。英國政府所擬定的印度 憲法草案，經過兩院混合委員會研究一年半之後，始製成報告書，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佈。該報告書的內容，主張立即組織全印 聯邦政府，以代替現行的中央集權政府。聯邦政府由英 印度 十一省及若干名義上獨立的印度 王公國共同組織之。聯邦政府不能取得與英國 海外屬地同等的自治權；財政、金融、國防、外交仍由印度 總督處理。聯邦政府設上下兩院，由各省間接選出的議員及各王公國指定的代表組成。各省設立法議會，由選民直接投票選出議員組織之。此外，更有關於保障英國 貿易利益的規定及鎮壓革命的保留條件。很明顯的，這是拉攏印度 王公、地主、資產階級及一

切依附英國的分子以與要求印度獨立的革命勢力對抗。如果這報告書在英國國會通過，則印度的被壓迫者就套上一重新的鎖練了。這是英國的讓步呢？還是讓一步進兩步呢？

我在上面冗長的敘述中，是就印度的事實，說明英國在帝國主義時期的殖民政策之一例。老實講吧，這時期的資本輸出政策，本是剝削殖民地的如意算盤，但在某種條件之下，却引起民族工業的發展，引起獨立運動的抬頭。結果，無異建築一座火藥庫，遲早是要爆炸的。印度的情形是這樣，印度以外的殖民地也可「舉一反三」了。

至於英國與各自治領地的關係，在這裏也要略加說明。我們知道如坎拿大、澳洲聯邦、南非聯邦、新西蘭，以及大戰後分離的愛爾蘭自由邦，在政治上，在經濟上，都維持半獨立的狀態。固然，英國仍想把這些自治領地依舊緊縛在宗主國的鐵練上；但近年的事實，證明它們已有離心運動的傾向。一是各自治領地內

部工業的發展，它們對英國的貿易大半是出超。一是英國在各自治領地的經濟勢力，日益動搖，在坎拿大，美國資本壓倒了英國資本；在澳洲，也因美日資本的侵入，已使英國喪失優勢。這確是英國統治者夢寐不安之事。爲挽回這種傾向起見，曾於一九三二年七月召集渥太華會議（Ottawa Conference），想用「帝國特惠」（Imperial preference）的武器，打破經濟難關。不幸沒有什麼成績，就算有微小的進步，那也不是英國對自治領地的進步，而是自治領地對英國的進步。謂子不信，請看下表（單位百萬鎊——註十一）：

| | 從自治領地輸入英國 | | | | 從英國輸入自治領地 | | | |
|-----|-----------|------|------|------|-----------|------|------|------|
| | 一九三〇 | 一九三一 | 一九三二 | 一九三三 | 一九三〇 | 一九三一 | 一九三二 | 一九三三 |
| 坎拿大 | 二八・〇 | 二二・〇 | 二八・八 | 二一・七 | 一六・三 | 一一・〇 | 一四・二 | 一四・二 |
| 澳洲 | 三五・〇 | 三二・一 | 三四・七 | 二六・三 | 一一・〇 | 一四・二 | 一四・二 | 一四・二 |
| 南非 | 一四・七 | 九・八 | 一〇・七 | 二〇・二 | 一六・三 | 一一・八 | 一一・八 | 一一・八 |

（註十一）英美鬥爭與英帝國主義的手腕（時事類編一卷十一期）。

新西蘭 三八·四 三一·五 三一·五 一四·〇 八·五 七·六

穆辛娜 (Mosina) 說得一點也不錯：『英帝國主義者改造和鞏固大英帝國的手腕，反對美國的手腕，在自己的自治領地裏，並未得到讚美和成功；同時，却引起了一連串的糾紛和衝突，摧毀了英國在別國的市場。』（註十二）這些真憑實據告訴我們：英國儘管用盡心機，結果，仍是回天無術。渥太華會議簡直把英國的衰老病和盤托出了。

歷史是慣與英國開玩笑的，它把英國推上帝國主義舞台以後，又使過去束縛全世界的鎖鍊，漸漸鬆懈，漸漸軟弱，終有一天要折斷的。殖民地的獨立運動，自治領地的離心運動，恐怕是英國無法醫治的致命傷吧！說到這裏，似乎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問題，就是：衰老的英國已經不是風韻猶存的徐娘，而是雞皮鶴髮的賽金花。

五 由殖民政策所引起的矛盾

我在上面，已把英國過去的殖民政策作了一番歷史的考察。爲便於說明起見，所以劃爲三個時期，其實各個時期的分界，並不是一刀切斷的；換言之，即前一時期與後一時期之間，各有相連的脈絡。這是用不着特別解釋的。

在這裏，要附帶說明的是：從形式上看，似乎三個時期的殖民政策，大不相同。有所謂搶劫政策，有所謂自由貿易政策，有所謂「發展」政策，有所謂分化政策，有所謂資本輸出政策，有所謂讓步政策，更有所謂兩重政策。但從實質上看，便知道這些花樣，祇有一種內容，就是無情的剝削殖民地。我在前面不是講過，「從搶劫政策改變爲自由貿易政策，就是把殘酷的剝削改變爲和平的剝削」嗎？不是講過，「發展政策是剝削的預備工夫」嗎？不是講過，「資本輸出政策是剝削殖民地的如意算盤」嗎？至於分化政策、讓步政策、以及兩重政策，無

非在剝削殖民地的過程中，爲減輕某種障礙或增進某種便利起見所施用的一種魔術。一言以蔽之，各種殖民政策的目標，祇是從殖民地榨取血液，以謀宗主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已。

殖民政策既以剝削殖民地爲唯一的內容，則在宗主國資本擴大的時候，也就是殖民地貧困加深的時候；一方面有資本積纍，另一方面有貧困積纍，就是殖民政策所引起的兩重結果。一般人祇知道歌頌倫敦的繁榮，歌頌盎格魯撒克遜的文化，歌頌「英旗無落日」的偉大，誰想到這些繁榮、文化與偉大，都以落後民族爲犧牲品呢？

我們知道：歷史舞台上醜惡的一面，用人爲的方法是掩飾不了的。無論英帝國主義豢養的鷹犬們，怎樣向其主人唱「贊美曲」，然而在飢寒交迫下的奴隸，終於要豎起「叛旗」。一八五七年的印度暴動，雖說失敗了，可是民族革命之火，仍在印度地下燃燒着，仍在大英帝國領土內到處燃燒着。當大戰前，英國統治下的

民族革命運動，以印度與埃及為最高。大戰後，各殖民地受十月革命波濤的鼓盪，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日益發展。如一九一九——二二年的印度，一九二二年的伊拉克（Iraq），一九二三——二四年的埃及，一九二九年的巴勒斯坦（Palestine）與西非洲，及一九三〇年以來的印度，都起來反抗英國的壓迫與剝削。狗受逼則跳牆，殖民地受逼則革命，這是英國殖民政策所引起的矛盾之一。

其次，由於帝國主義不平衡的發展，分割殖民地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從一九〇〇到一九一四年之間，英德爭霸，各不相下，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於爆發了。戰爭的結局，德國敗而英國勝，德國在非洲與太平洋的殖民地大半併入英國版圖。同時，土耳其帝國在亞洲的領土亦有一部分為英國所得。英國是躊躇滿志的。然而大戰後的世界，帝國主義依然在不平衡的軌道上向前發展，於是英美爭霸又應時而興；在歐洲，在遠東，在拉丁美洲，這兩個「同文同種」的國家，到處衝突。此外，英法在歐洲大陸上也是不和諧的，英日在太平洋上亦有時怒目相向。

有這些複雜關係，所以，目前又臨到第二次殖民地分割戰的前夜了。這是英國殖民政策所引起的矛盾之二。

尤有進者，英國的繁榮，不，英國生存的基礎，實建立于廣大的殖民地之上。它在大戰時，雖然是勝利者，雖然獲得了更大的殖民地，可是它的經濟基礎反而削弱，這就是說，它的資本主義機構內已發生總危機(General Crisis)了。在總危機的腐蝕之中，十餘年來已現出長期停滯與衰落的病象。所以，對殖民地的剝削不能絲毫放鬆。另一方面，與資本主義世界同時並存的有一個經濟制度不同的蘇聯，它是弱小民族的朋友，它是一切被壓迫者自由解放的象徵。前面所說，「各殖民地受十月革命波濤的鼓盪，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日益發展」是有事實為根據的。因此，英國想消滅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就不能不先把砲口向着蘇聯。這是英國殖民政策所引起的矛盾之三。

不管是鎮壓殖民地的革命也吧，參加重分世界的戰爭也吧，準備進攻蘇聯也

吧，英國必須具備強大的軍事力量。據說，英國常備軍與空軍（包括印度軍隊與印度王國軍隊）有四四一、七九八人，約與法國軍隊人數相等。加上英國地方軍二〇〇、〇〇〇人（在戰時可代替常備軍及派赴殖民地鎮守），艦隊一〇二、六七五人，合陸軍、海軍、空軍三項，共計七四四、四七三人。此外，各自治領地陸軍有二五〇、〇〇〇人。所以大英帝國在戰時可用的軍隊——除開殖民地武裝警察與地方軍——約有八〇〇、〇〇〇人。英國與印度每年軍事預算——除開自治領地——約有一萬六千萬鎊，超過全世界任何國家。這些負擔加在人民身上，是與殖民政策分不開的，的確是隨殖民政策以俱來的一筆龐大的經費啊！這筆龐大的經費，不是為生產用的，而是為準備戰爭用的。有這些事實擺在面前，我們能相信英國改良主義者的說法，認為英帝國主義是「和平的」帝國主義麼？

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是相依為命的，沒有殖民地，就不成其為帝國主義。所以，英帝國主義想維持本身的生存，必須把殖民地抓住不放。要牢牢的抓住殖民

地，就必然要引起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矛盾，引起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引起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都是英帝國主義自己造成的。它現在已陷在矛盾的荊棘中而不能自拔了。

假使想從矛盾的荊棘中跳出來，那就只有一種方法——戰爭。試問英國在未來的戰爭中，不至促成殖民地的革命麼？不至蹈德國的覆轍麼？不至碰蘇聯的釘子麼？這是沒有把握的。不過，它似乎還有興趣去幹。不，它處在進退維谷之中，不能不孤注一擲的去幹。幹的結果怎樣？讓事實先生在未來答覆吧！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午後

德奧問題與歐洲政局

一

自歐洲褐色的英雄——

希特勒跳上德國政治舞臺以後，即以建立其平素標榜

的「第三帝國」(Third Reich)

相號召，企圖對外有新發展，一方面滿足其主人

財閥的歡心；另一方面藉以穩定國內一般攀龍附鳳的羣衆——尤其是目前處

在窘境中渴望「剝他人之肉以醫自己之創」的小資產階級羣衆。他爲達到這一日

的起見，屢謀干涉法西斯蒂最大的敵人——蘇聯，固不用說了，此外對波蘭曾提

出「走廊」(Corridor)問題，對丹麥曾提出什列斯威好斯敦 (Schleswing-Holste-

in)問題，對法國曾提出破壞凡爾賽和約問題，對日本曾提出南洋諸島問題，似

乎向四面八方挑釁，結果仍一無所得。可是，上面這些問題，大抵是「開弓不放箭」的；而爲希特勒所牢牢抓住，拚其全力以求貫徹者，恐怕無過於德、奧合併運動（Anschluss movement）吧！這一運動，從國社黨人的眼光看來，是一條輕便的阻力最少的道路。果成事實，那麼，在凡爾賽系統壓迫下的德國，就不愁沒有出路了。

本來，德、奧合併問題，從一九一八年以來，已屢次提出過，以受外力干涉而中止。到一九三一年三月，又簽訂德、奧關稅同盟草約，經濟協作本是政治聯合的初步，不料這件事引起法國及其附庸——小協約國——的激烈反對，經過半年，德、奧便自動的宣言放棄，以後則寂然無聲。最近希特勒掌握政柄，乃實行國社黨綱領中「全日耳曼人依據自決的權利聯合而成一大帝國」之要求，把德、奧合併的舊問題，重新提到議事日程之上。

德、奧合併採取公開的方式，自然是枝節橫生；這一點，國社黨人也許估計

到。所以，他們在目前並不需要在地圖上改變顏色，只要在維也納建立一個國社黨的政府，合併問題就無形解決了。因為奧國的國社黨不是獨立的組織，而是希特勒領導下的支部，將來維也納的國社黨政府也不過是受柏林指揮的行政機關。在奧國爭取國社黨的勝利，即等於德、奧合併的成功。於是希特勒以巨額金錢——據說約有六百萬金元——撥充國社黨在奧國的宣傳費，德國的煽動家麴集於奧國邊境，奧國各省佈滿了希特勒的間諜，利用一切機會推翻陶爾斐斯（Dollfus）政府，甚至轟炸與襲擊亦成了日常的手段。奧國似乎已為希特勒的勢力所籠罩了。

二

然而，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儘管希特勒用盡陰謀詭計，而奧國事變的發展却與他的願望相違。陶爾斐斯本以「鐵腕總理」著名，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上

臺之日，還贊助德、奧合併運動。他既壓迫共產黨，又反對社會民主黨，所以當時不得不向國會中的國社黨送秋波，不得不與內閣中的汎日耳曼主義者唱同調。可是，到一九三三年一受到希特勒勢力的威脅，他立刻鼓起強烈的奧大利國家主義來回答國社黨之戰鬪的汎日耳曼主義；利用報紙、無線電、講壇、學校，宣布奧大利是獨立的國家；同時，激勵民衆攻擊國社黨，高喊『我們寧可做小國而得自由』，『奧大利不要變成希特勒的殖民地』。他反對國社黨，又居然學會了希特勒所玩的一套把戲；解散國會，停止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什麼事都幹出來了。到六月十九日更排斥國社黨於法律保護之外。這樣一來，從前反對陶爾斐斯的社會民主黨，也改變了態度，以爲鐵腕總理與「褐色危險」(brown danger)比起來，不過是「小害」(lesser evil)而已。最近(九月二十一日)陶爾斐斯竟老實不客氣的宣布獨裁，改組內閣，統制全國武裝隊伍，在反對法西斯蒂的口實之下，厲行另一種法西斯蒂政治。陶爾斐斯與希特勒真是旗鼓相當的敵手。

倘使把奧國反對希特勒這件事，看成陶爾斐斯個人的意志，那就陷於不可救藥的錯誤。只要是稍爲懂得德、奧內情的人，都知道兩國之間，近年有很大的經濟矛盾存在。奧大利本是半農業國家，德國限制農產品進口，使它受到很重的打擊。就乳油 (butter) 說，從前輸送到德國的每年有一百五十車箱 (waggon)，去年只有四十八車箱了；但荷蘭與丹麥向德國進口的乳油，每年各有一、一五四與一、四八二車箱。其次，就木材說，德國是奧國木材的主要購買者。在一九二八年，德國買了奧國木材出口額的百分之四十三；到一九三二年，却降落到百分之六，奧國在德國的木材市場大部分被他國奪去。就從松樹上取得的軟木材 (Soft-wood timber) 說，德國在一九三二年輸入了一、九〇一、一四五擔 (Cwt-metres 一種衡量計，在英國爲一一二磅，在美國爲一〇〇磅)，就中由捷克供給一、五三五、一四一擔，蘇聯供給四二八、八五〇擔，波蘭供給三五八、四九七擔，立陶宛供給二一〇、八八七擔，而奧國却只供給一四四、〇六五擔。所以，奧國

防軍派機關報——Oesterreichische Morgenblatt——比較這些數字，就問：「德奧之間還存有一點友誼關係麼？」不久以前，奧國資產階級商人組合(The Union of bourgeois Merchants)首腦部開會，談到德國在英、美、法、意、瑞典、瑞士，甚至在東方各國設立許多商號(Firm)，送出定貨單，大家都不免眼紅，遂一致決定要求陶爾斐斯政府盡其全力，爲奧國紡織業、造紙業……爭取定貨單。依據這些事實，便可斷定陶爾斐斯與德國釀成水火之勢，其中實有嚴重的經濟原因。

III

可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矛盾集中，一觸即發的今日，德、奧交惡決不是兩國內部的問題，而是世界問題之一部分，至少應該說是歐洲問題的中心。這次糾紛的根源，既由德、奧合併運動而起，而奧國不能與德國合併，早已載入凡爾賽系統下的聖日耳曼和約。希特勒夢想着德、奧合併，無異是修改和約問題。這樣

說來，事情就不像國社黨人所想的那麼簡單了。羅馬尼亞司法總長波維西說得好：『必須十分明白的說，修改和約乃權力問題，修改和約即是戰爭。』這確是一針見血的話。

奧國在事實上是中歐的樞紐，凡爾賽系統下的各種矛盾差不多漸漸集攏到它的周圍。法國企圖拉奧國與匈牙利加入小協約國，成立多腦河聯盟，歸到自己操縱之中；意大利企圖使奧國與匈牙利聯合，放在自己領導之下；奧國已成為大家欲得的「禁巒」了。過去的赫頓堡事件（Hirtenberg Affair）暴露了奧國在歐洲縱橫捭闔的局勢之前占有異常重要的位置，甚至有人說：『奧國是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中的比利時』，這並不是無根據的話。

現在野心勃勃的希特勒為完成其「第三帝國」的好夢起見，又向奧大利下手了。倘若這塊「禁巒」真被希特勒吞下去，則在根本上改變了歐洲各國力量的對比，希特勒就如虎生翼，更要咆哮起來。德、奧合併以後，包圍了捷克斯拉夫，

將要提出分離捷克斯拉夫共和國的三百多萬日耳曼人口問題；同時，逼近了匈牙利，將使它受德國的支配，或者真如日前（九月二十一日）德副總理巴本游向京時所說：『中歐問題僅能以德、匈合併之一法解決之』。何況希特勒的「雄圖」並不以此，他取得奧國，將從奧國侵入巴爾幹，侵入近東，在地中海尋求出路。假使這種「如意算盤」能成事實的話，那麼，國社黨不僅做了「第三帝國」的主人，並且執了中歐與南歐的牛耳。這樣說來，奧國問題就成了戰爭的導火線，絕對不是六百萬金元的宣傳費可以解決得了的。

不過，就目前論，直接受壓迫的還是奧國，陶爾斐斯政府果能保持奧國的獨立，不做希特勒的殖民地麼？老實講：奧國自歐戰以後始終沒有獨立過，完全依靠外國援助，苟延殘喘。在經濟上藉高築債臺以度日，在政治上賴凡爾賽系統以生存。正因為是一個病態的國家，所以，奧國的當局每每利用這個緩衝國（buffer State）的地位，朝秦暮楚，待價而沽，以求寄居於各帝國主義矛盾的罅隙內。

他們過這種生活已有了十五年。現在，遇到難關，依然要運用朝秦暮楚的政策來拯救自己。換言之：陶爾斐斯政府當前的任務，不是怎樣保持獨立，而是怎樣向人乞憐？

四

在德、奧合併運動中，感受恐怖者自然首推法國。它與德爲世仇，所以，不得不以防止德國強大爲一貫的傳統政策。在和約中規定奧國不得與德國合併，即是法國預定的圈套之一。可是僅靠條約原不濟事，最重要的一點是從實際上把奧國拉開。法國既拆散德、奧關稅同盟，又利用一九三一年奧國金融風潮，借給大批法郎，取英國金鎊而代之，冀以法郎的鐵練鎖住奧國，這是法郎外交成功的第一步。本年國社黨在德國得勢，汎日耳曼主義隨之高漲，防止德、奧合併又成法國外交上的中心問題。六月間，陶爾斐斯巴黎之行，其目的即在向法國借款，以

制止希特勒領導下的奧國國社黨政變。報載陶爾斐斯訪法總理達拉第，說明法國扶助今日奧政府，而使國社黨不能活動，對於法國如何有利各節，達拉第慨然允之。奧國願借款三萬萬奧先令，法國將供給三分之一。這是說陶爾斐斯如何馴伏於法帝國主義之前，如何適應法帝國主義的意志，以對付德國。奧大利簡直投到法郎勢力的懷中去了。

法國固然是有力援助奧國的國家，但它在許多問題上與英意亦有不可避免的衝突。英意所提出的四強公約，其中條款有涉及修改和約與承認德國軍備部分，顯然給德國以擡頭的機會，這是法國所堅決反對的。後來幾經修改，與原案大有出入，因無損於法國的安全與小協約國的利益，法國亦允簽字。這次四強公約，雖說修改以後成了不痛不癢的條文，可是在某種意義上，無異給凡爾賽和約以十年的保證。從這裏，可以看出英、法、意、在衝突之中又有協調的傾向。所以，當德國飛機飛往奧國作反對陶爾斐斯政府宣傳之日，法國即聯合英、意向德交涉，

結果，英、法兩國採取共同行動。不久，德、奧邊界復發生槍擊事，倫敦、巴黎、羅馬之間，常有電信往來以謀解決全部糾紛。意大利意見雖與英、法微有不同，但不願奧國合併於德國是一致的。陶爾斐斯政府得到這種國外的援助，自然可與希特勒抗衡，自然可以壓服奧國的國社黨。不過，陶爾斐斯所探的路線，與其說是保持奧國的獨立，毋寧說是保持奧國永爲凡爾賽系統的附庸吧！

五

或者有人要這樣問：法、意是衝突的，德、意是法西斯蒂「同志」，何以意大利也跟在法國之後反對德、奧合併呢？

問題應該這樣了解。墨索里尼與希特勒在許多重要政治問題上，特別在反對凡爾賽和約上，主張是相同的。可是，關於南歐利益，德、意兩國便發生了很大的矛盾。就進出口貨說，德國與多腦河流域各國貿易數字占了第一位。例如，

一九三一年多腦河各國出口貨，輸至德國的占一九·八%，輸至意大利的祇占七%；多腦河各國進口貨，來自德國的占二一·一%，來自意大利的祇占四·一%，證明德國在多腦河流域的利益遠在意大利之上。

如果德、奧合併成功的話，無疑的德國將更向南歐發展，首先要覬覦的里雅斯德(Trieste)，而伸足於巨哥斯拉夫。德國這種貪得無厭的野心，恐怕就是德、意友誼關係的測量器吧！一九三三年五月中德國某報論亞得里亞問題(Adria Proplem)曾說：『我們的利益，要求東南歐在文化經濟兩方面應與中歐聯合以謀農業生產與工業需要的平衡。』奧國國社黨中央機關報——Deutsch-Oesterreichische Tageszeitung——在論德國對東南歐的任務一文上，更聲言巨哥斯拉夫是『近東與遠東的鎖鑰。』德國對巨哥斯拉夫的政策是建立於德、奧合併問題之上的。

在意大利方面，向以巨哥斯拉夫為死敵。在過去麥唐納訪問羅馬之後，意大

利分割巨哥斯拉夫的計畫，曾被報紙宣布過。申言之：即意大利企圖把霍爾瓦地亞（Khorvatia）與巨哥斯拉夫分離，自己奪取達爾馬地亞（Dalmatia）一帶，又把亞得里亞海變為意大利獨有，把馬其頓劃歸保加利亞與希臘以解決懸案。這是墨索里尼的甜夢，所以他不願德國伸足到南歐。

意大利為防止德國南下起見，當然要在德、奧合併問題上予以打擊。反凡爾賽系統的匈牙利，向以意大利的馬首是瞻。意大利的行動方針，即企圖以匈、奧聯合去抵制德、奧合併。匈總理貢波斯（Goembs）於七月中往維也納，接着又訪羅馬，栖栖皇皇，不遑寢處，不待說，自然是在意大利指示之下，謀與奧國攜手。八月二十六日簽字的匈奧商約，也許是初步的收穫吧！

經過匈牙利的介紹，奧國與意大利的關係日見密切。儘管奧國內部有親法親意的紛歧，但近來奧國似有偏重意大利的傾向，八月中，陶爾斐斯親訪羅馬更是這一傾向的證明。據報載：羅馬方面主張匈、奧兩國間實行經濟提攜，並增進

匈、奧的經濟聯絡，藉此建立多腦河流域各國的平衡，使奧國在德國南方獲得市場與和平以保障自己的獨立。這種計畫，與以意大利為盟主而組成多腦河流域新經濟集團的理想一致。這樣一來，法國就不利了。所以，格洛斯門（Grossmann）在奧大利戰線中說：『法國不再是奧國獨立的主要保護者了，在這方面，意大利已取法國位置而代之了。』這是法、意在反對德、奧合併運動上所產生的矛盾。難道法國就袖手旁觀，讓意大利捷足先得麼？法郎外交家並不是傻子。果然，在陶爾斐斯離開羅馬以後，巴黎路透電（八月二十三日）即喧傳英、法兩國現正考慮取消對奧所施入口貨取締條例，以謀挽救奧國財政危局。法、意新暗鬪又見端倪，以後當跟着事變的發展而愈加暴露出來。

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真是層出不窮！在它們鈞心鬪角的僵局中，又都向其共同的敵人——蘇聯曲意拉攏，赫禮歐之赴莫斯科觀光，羅馬之意、蘇條約簽字，同是法、意兩國相互猜忌時期在外交上的「插話」。總之，因德、奧問題所

展開的歐洲政局，已呈百花撩亂之大觀，以致全部矛盾的絲結（Knot）；愈糾纏愈複雜，除用大刀——戰爭——砍斷外，還有什麼其他辦法呢？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十四屆國聯大會的寫真

——一幕火山上跳舞的滑稽劇——

第十四屆國聯大會，自九月二十五日開幕，到十月十一日閉幕，共歷兩星期。各國外交代表，如西門（英）、彭古（法）、阿樂亞西（意）、郭培爾（德）、陶爾斐斯（奧）……都聯翩蒞止，我國亦派顧維鈞、郭泰祺參加。美國雖非會員國，但台維斯是在幕後活躍的。日本退出國聯，不便派代表出席，然也不放鬆一着，先後電令伊藤述史、橫山正幸就近「監視」。在「戰爭的可能性瀰漫全球」——國聯行政院主席挪威首相摩溫克開會詞中語——的時候，在「陰霾正起於遠東之國際天空」——顧維鈞演說詞中語——的時候，各國這樣重視國聯大會，不

是沒有理由的。

可是，一檢查本屆大會的工作，就知道兩星期的光陰完全浪費。大抵所處理者多屬技術問題，如選舉主席（南非洲代表華特當選），改選非常任代表，設立各種委員會之類。國聯大會的委員會向例本分設六個：（一）組織及法理問題委員會；（二）財政經濟委員會；（三）軍縮委員會；（四）預算及行政委員會；（五）人道及社會問題委員會；（六）政治問題委員會。本屆大會則因軍縮會議定於十月十六日重開，關於矛盾最多的軍縮問題，劃歸軍縮會議討論，故未設第三種委員會。已成立的五委員會幹些什麼呢？例如政治問題委員會，本是最重要不過的，而所列的議事日程，則為奴隸問題，報紙與和平組織的合作，國際智識的合作等等，都是些不關痛癢的文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迫近眉睫的關頭，各國外交代表居然有這樣的「閒情逸致」，真足使人「佩服」！政治問題委員會如此，其他委員會更可推知了。因此，應該說，本屆國聯大會的環境是萬分緊張，而本屆國聯大會的

內容却異常平淡。

難道沒有正經的事情可幹麼？決不是如此。就歐洲目前的環境說，奧國已成了新戰爭的火藥庫，十月三日奧總理遇刺，更證明戰爭危機已到千鈞一髮之境，雖說只受輕傷，未釀巨變，然嚴重的局勢則依然如舊。不聞國聯大會予奧國以某種聲援。就遠東目前的環境說，自東京售路談判擱淺後，日蘇關係愈惡化。據十月九日蘇聯所宣布的祕密文件看來，日本進攻蘇聯的企圖比從前更加急進。戰端一開，勢必牽動全局。也不聞國聯大會有何「去火抽薪」的提議！

倘若有人說：『到會的外交代表都是「近視眼」，看不到這些嚴重問題』，那是百分之百的「冤枉」。這些外交代表多半是「國際通」，我們祇要把摩溫克開會詞中『戰爭的可能性瀰漫全球』這句話「吟味」一下，便看出他們漂亮的程度了。不過，「知」是一回事，「行」又是一回事，他們知而不行，自有說不出的「苦衷」。有什麼「苦衷」呢？老實說：歐洲奧國問題，已成了矛盾的中心，在

德、法、意相持的局勢之下，國聯當然不能幹什麼。至於遠東日蘇關係惡化問題，被襲擊者是一個與資本主義世界對立的國家，國聯當然不願幹什麼。一是「不能幹」，一是「不願幹」，所以他們就索與不幹，把「火燒眉毛急」的問題，置之不論不議之列。

在「迴避現實」的方針之下，本屆大會的工作便非常輕鬆，非常容易，兩星期的活動，不知不覺的過去。從前開會總有些複雜的問題引起針鋒相對的舌戰，尤其是我國東北事變發生後國聯大會會場中的爭論，成為全世界注意的中心。現在情形就兩樣了，彷彿大家和氣一團，像吃「太平宴」似的，祇有微笑，沒有怒目，祇有溫情，沒有宿怨。看了這一幕「火山上跳舞」的滑稽劇，幾乎使我們忘掉了處在火山爆發的前夜。這些外交代表「粉飾太平」的工夫，真超過百分 (fullmark) 以上了。

然而，本屆國聯大會究竟不是開在「天上」，而是開在「人間」，現實世界

的風暴，多少要影響到林泉之下的池沼。所以，日內瓦「靜如止水」的大會會場，有時也不免「微波蕩漾」。第一次「微波」就是我國代表顧維鈞在九月二十九日發表所謂「精彩」的演說。本來，我國要向大會申請厲行不承認「滿洲國」的決議案，日本外務主腦部早已料及，因為有熱河問題、華北問題可以一新提訴之內容，國聯不得以「不再審議同一事項」為理由而拒絕之。顧維鈞在演說中，敘述遠東時局的黑暗景象，對國聯大會特別會議全體通過的報告未見實施表示「扼腕」，甚至說到如盟約在蘇彝士河以東為一廢紙，則盟約在歐洲不能成為一實物，以為此案可以阻礙今後國際新協定的進行。但沒有正式申請國聯大會進一步的制裁日本，也沒有提出熱河問題、華北問題要求國聯大會重新審議。如此立言，僅僅使聽者感覺到「哀怨溢於言外」而已。他最後聲明「中國仍信任國聯基本目的與旨趣之穩健」，則又於「哀怨」之外，表示「矢志靡他」了。試問這種「精彩」的演說在大會上起了什麼反應呢？從簡略的電訊中，祇看到次日愛爾蘭代表沃凱萊指斥國

聯處理中日爭端失敗的責任，應由各大國平均負擔。而各大國的代表都是默爾而息，這自然是伊藤述史、橫山正幸之流，根據日本外務省訓令，聲明「日本已與中國簽訂塘沽停戰協定無事再煩國聯之手」，在會外活動之力吧！以致「哀怨」的呼聲不能震動各大國外交家的心弦；反之，日本外務省却抓住顧維鈞的演說，向我國要求取締反日態度。似乎國聯大會上的感應不如遠隔重洋的東京來得迅速，這樣裝聾帶啞，真是無以復加了！

國聯大會上第二次「微波」，那就只有少數民族問題了。自德國加入國聯以來，歷屆代表如已故外長斯脫萊斯曼，前外長寇蒂斯，前總理白魯甯等，對於少數民族問題，每年在國聯大會中，無不提出辯論。近來國社黨虐待猶太人，漸成重大的國際事件，現在猶太人從德國逃出者已達八萬人之多。各地方的猶太人紛紛請願國聯對德國國社黨的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加以干涉。西門在九月十七日的演說中，即附帶提及國聯應該保障少數民族受公正的待遇。西門說到這

一點時，以目視德國代表郭培爾，「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是大家都明白的事。到十月四日，英國代表戈爾又在大會上發激昂的言論，斥責德國苛待少數民族與猶太人，並力闢以純一民族為國家的觀念；其次，說到大英帝國所以團結一致者，厥為民族地位之平等（我想這句話，愛爾蘭人與印度人聽到是不同意的——筆者）。到本屆大會最後一次會議時（十月十一日），提出少數民族問題的決議案：第一部分規定一切國家對居民因種族、宗教、語言關係而處在少數地位者，當本各項現行條約之精神，予以公平及寬容之待遇，與其他居民相同，即對國聯已解除一切義務之國家亦應如此。第二部分，認排斥若干種人民，實為妨害少數民族之權利，並違反現行各項條約。這種決議案，除德國外，全體贊成。但因德國代表投反對票，就是全體贊成的決議案也不生效力了。第二次「微波」也與第一次「微波」一樣，雖然把會場的和平空氣鼓盪了一下，結果，仍歸於沉寂。

總括說一句，本屆國聯大會是毫無建樹的。

或者還有人要替國聯辯護，認為本屆大會不過是十月十六日軍縮會議的序幕而已，因為把富有生氣的軍縮問題從大會議事日程上抽出來，所以減色。如果把軍縮會議看成本屆大會的繼續，那麼，本屆大會就負有重要的任務了。這種說法也是似是而非。快要開幕的軍縮會議，固然議事日程上有許多富有生氣的問題，但在矛盾百出的國際關係中，祇能演出一些縱橫捭闔的新花樣，決不能在軍縮問題上有何種成績。『烏鴉不會唱出悅耳的歌聲』，其失敗的命運也許是歷史注定的。未來的軍縮會議，當然與過去的軍縮會議一樣，與不久以前鬧得熱烘烘的經濟會議一樣，結果是空無所有，再不然，便是使支配世界的幾個巨頭相互間的矛盾更加緊張而已。

在這裏，要附帶指出的，如果有人根據本屆國聯大會毫無建樹的事實，遂斷定本屆大會是「白開」的，或者說國聯從此塌臺，這種見解亦不正確。要知道聚在日內瓦開會的外交家，都是聰明透頂的人，他們決不會幹「徒勞無功」的傻事。

用他們的眼光去看，本屆大會是有相當意義的。第一，是「粉飾太平」，使自己國內一部分行將絕望的民衆相信本國外交代表在國際政治舞臺上仍有「旋乾轉坤」的神力，藉以維持統治。第二，是讓飽受冤屈的弱國外交代表，有機會訴苦——像我國顧維鈞一樣——使其迷信國聯的「幻想」，不至一下戳穿，可以再變一些如「技術合作」之類的新把戲。有這兩方面的意義，就是了不得的成績。重復說一句：本屆國聯大會是毫無建樹的，但在毫無建樹之中，也有其積極的意義。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

德國退出國聯後的大戰危機

一

國聯，本是英法等國用以「打家劫寨」的集團，近年因分贓問題引起內部的衝突。自從東方盜魁——日本帝國主義——為吞我國東北角上一塊「肥肉」單獨跑開以後，集團內部大有拆夥之勢，現在一個西方夥伴——德國又步東方盜魁的後塵，負氣出走了。天下事無獨有偶，原用不着大驚小怪；不過，就國聯說，叠受打擊，前途就更黯淡了！

本來，德國是凡爾賽系統下幾個強國的死對頭，在一九二五年羅迦諾會議時被它們花言巧語拉去「入夥」藉以擴大反蘇聯合戰線的。德國從「入夥」到現在

已滿八年，那些強國不會把它當做兄弟看待，給以半點好處；就是它未「入夥」前身上所帶的鎖銬，也不替其解脫。德國從實際上認識「入夥」無大意義，所以時發不平之鳴。最近他爲要求軍備平等問題，又與一、二個大頭目翻臉，遂不惜公然拆夥，擺脫國聯的支配。這樣一來，不僅英法等國彼此相顧失色，即世界輿論亦爲之譁然，似乎馬上要遇到潑天大禍。看了十日來關於德國退出國聯的消息在各國報紙上占了很大的篇幅，便知這一問題已到十分嚴重的程度。

德國要求軍備平等，本是軍縮會議前途暗礁之一。本年上季開了長時間的會（從四月二十五日到六月八日），在列強鉤心鬥角的狀態之下，始終不能滿足德國的要求。因爲加德國軍備以種種限制，是凡爾賽和約規定的，要求軍備平等即無異撕破凡爾賽和約，即無異向凡爾賽系統挑戰，決不是參加軍縮會議的外交代表所能解決的問題。無論德國代表如何力爭，終不得不成爲懸案。於是熱烘烘的軍縮會議就擱淺了（自然擱淺的原因，除德國問題外，還有其他問題）。自六月八

日休會以後，軍縮會議的印象亦在人們的腦膜中消逝了。

不過，軍縮會議長期停頓，也無以「粉飾太平」，這是國際政治舞台上活躍的人們所不能忘情的事，尤其是歐洲的債主——金元帝國主義所放心不下的事。所以，台維斯於八月三十日攜羅斯福訓令重返歐洲，奔走於倫敦巴黎之間，企圖把反映資本主義世界矛盾的軍縮會議之破局膠合起來。據報紙宣布，九月十八日前，英美兩國對國際監督軍備問題曾成立一「紳士協定」；九月二十前後，英、法、美代表在巴黎談話結果，大抵贊成美總統羅斯福主張監督軍備試行四年的新方式。將德國要求軍備平等一事置之不理。意國的主張却與英、美、法稍異，看了墨索里尼所擬的五項妥協條件及其在民報上刊布關於軍縮意見的論文，顯然有袒德的傾向。而德國十月六日的牒文，則表示如欲其接受監督計畫，須以立時獲得軍備平等為條件。這種明顯的紛歧，即是各國利害關係不同的透視畫。

這次軍縮會議，原定於第十四屆國聯大會閉幕後，到十月十六日在日內瓦開

的。在開會前，日內瓦的空氣更異常嚴重。當十三日主幹部開會時，英外相西門曾發表新提案，其要點有三項：（1）裁減軍備大約應延長到八年；（2）在這八年中宜分兩期，第一期或將定為四年，歐洲軍隊當實行標準化，而德國則保證勿重行武裝；第二期則列強當約略依循英國所提草案大減軍備，並許德國有置備一切未廢除的軍備之權利；（3）設立適當的監督制，監視條約義務的履行。西門演說後，法、美、意三國代表都表示贊成，所不同者，法意代表語多含混（當然彼此含混的原因不同），而美代表台維斯則極力為西門張目，並說：「軍縮公約不能為恢復軍備的工具，且謀達平等，必須在減輕軍備充實國的軍備，而不在造成他國的軍備。」固然，台維斯的詞鋒，有些是對英而發（因為美國現時艦隊只達到英國的六〇——七〇%，如減輕英國軍備以與美國平等，則美國可省一大批軍費），但德國要求軍備平等的願望，因此大受打擊，却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何況所謂監督軍備，大抵是為對德而設的圈套；如果實行監督起來，則德國連秘密擴

充軍備的機會都被剝奪了。另一方面，戰勝國的軍備，却延宕到數年之後，才開始裁減；目前在「實行標準化」的掩飾之下，無疑的還要擴充。歸根到底，吃虧者仍只有凡爾賽鎖練下受壓迫的德國而已。這是軍縮會議前夜英美對法讓步，對德壓迫的總形勢。

二

現在且將這種總形勢略加說明。法國與德國站在利害衝突的兩極端，是大眾皆知的事實。英國保守黨邱吉爾曾說過：「如果德國真得到與其鄰國相同的軍備平等……則我們在最短時間內將遇見新的歐洲大戰。如果德國的武裝過程在目前情勢下開始，則德國的鄰國就會憂懼的自問：坐待這個過程完成下去是不是合算呢？」這幾句話把法國的心病宣布了。法國不讓德國翻身，一點也不奇怪。美國是歐洲的債主，同時是德國的債主，它在德國的投資——長期債款與短期債款——

——計有四十二萬萬元。美國關心德國恰如搾牛乳者關心所飼乳牛的肥瘠一樣。自希特勒登臺後，「德國已從紅色怪物的爪裏逃出來」，華爾街的機關報——商務日刊 (Journal of Commerce) 在三月二十七日社論上，曾以希特勒政府願意履行其財政的義務一事引起很大的希望。不待言，美國是贊助希特勒的。台維斯於八月杪抱着满腔熱望而赴歐洲，當然也有替德國幫忙之意，即是說，要保證債務國的安全，在這一點上，美國是與法國對立的。不過，美國目前最大的敵人仍是英國，尤其是在拉丁美洲的衝突非常尖銳，它爲對付英國起見，不能不向法國「虛與委蛇」，所以，在法國堅決反對德國的時候，又非對法國讓步不可。這是美國「爲德不卒」的苦衷。英國呢？「光榮的孤立」 (Splendid isolation) 之時代早已過去了，近年遇事抱着依違兩可的態度。在遠東問題上，兩年來的事實，證明英國常動搖於華盛頓與東京之間，其應付歐洲問題亦是如此。它不願法國獨霸歐洲，所以，有時也扶翼德國，締結四強公約就是一例。然而德國果真強盛起來，則動

搖了凡爾賽系統（固然英國也有主張修改和約之人），自己亦受損失，因此，有時也與法國取同一的步調。拉狄克（K. Radek）說得好：「英國資產階級不相信法國與波蘭願意允許修改凡爾賽和約。所以，他們恐怕修改和約問題提出的時候，會把自己捲進制止戰爭的漩渦裏去。英國便不可不在巴黎與柏林之間有所選擇。

認清大英帝國狀況的英國資產階級正在努力避免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戰爭，因為這次戰爭將暴露英國的全部弱點」（*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Present World Situation*）照這樣看，英國在軍縮問題上仍歸結到抑制德國，並非偶然。至於意大利，因與德國站在反對凡爾賽系統的一條戰線上，對其要求軍備平等，始終予以同情。墨索里尼在其所擬的五項妥協條件中，曾明白提出「容納德國的意見，承認其增加少數之國防軍，並保有某種限度的輕戰車與戰鬪機。」這種態度，與其從前提出締結四強公約以提高德國在歐洲的地位是一致的。可是，這並不是說德意之間沒有衝突，在德奧合併運動問題上，它倆的衝突就非常明顯，可見「法西

斯蒂不分國界」的傳說，是與事實不符的。正因為德意也有衝突，所以，到了英美一致對法讓步，對德壓迫的時候，意國代表也隨風轉舵了。在這種國際關係之下，即是說在資本主義世界矛盾百出的環境之下，德國要求軍備平等之歸於失敗，自然是歷史注定的啊！

三

希特勒怎麼辦呢？他向來是以建立「第三帝國」相號召的，是以斬斷凡爾賽鎖練相號召的，是以爭得國際平等相號召的。有了這些動人聽聞的目標，才可以籠絡國內一般小資產階級羣衆，才可以取得財政資本家的信任，把他看做「德國救主」一樣，捧上政治舞臺。現在，這位「德國救主」已執政八個月之久，理想中的「第三帝國」既等於烏托邦，而凡爾賽鎖練仍壓在身上，甚至局部的軍備平等也求之不得，這樣一來，那些手中持着「空頭支票」期望兌現的人就不易馴伏

了。希特勒怎麼辦呢？

這位「德國救主」畢竟是神通廣大的。他固知道「畫餅不能充飢」，却懂得「飲鴆亦可止渴」。看到軍備平等的要求已被拒絕，即在軍縮會議重開的前夜，搶先一着，向日內瓦投一枚炸彈，聲明退出軍縮會議，退出國際聯盟，把那些外交家所串鬪的和平幌子戳破。果然，這一枚炸彈爆裂以後，全世界沉悶的空氣都鼓盪起來，不獨消滅了自己外交失敗的暗影，而且激起了國內同仇敵愾的熱情；有這樣轉移視線的手段，就說希特勒是第一流的「德瑪哥格」(Demagogue)，也是無愧的！

希特勒做了這篇「得意文章」，便想趁此再進一步來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日解散國會，解散各邦議會，定於十一月十一日新選舉。在法西斯蒂專政之下，新選舉的結果是可以操勝算的。他在選舉運動中大聲疾呼：「德國政府對於一切屈辱的主張，答以下列一語，即曰：『吾人願和平，但吾人不願他人以二等

國待吾德國。」這一答語，實爲全體德國人之所贊同。（十月十八日哈瓦斯電）他顯然要把這篇「得意文章」化爲興奮羣衆的飲料。換言之，他與國聯破裂，與其說是對外，毋寧說是對內吧！

說老實話，希特勒處在內外交困的環境中，除了以飲料興奮羣衆外，也沒有其他辦法。德國財政向靠對外貿易的出超以資挹注，一九三一年每月出超平均數爲二萬三千九百萬馬克；一九三二年每月出超平均數爲八千八百萬馬克；一九三三年自希特勒執政以來，更形縮減，從二月到六月，其出超平均數則降至四千九百七十萬馬克。以致外債利息無法支付。原因是失掉蘇聯的市場，使輸出工業受嚴重的打擊。『德國農業恐慌日深一日，德國法西主義企圖以城市和鄉村的工人爲代價，去緩和地主經濟和富農經濟的恐慌而未著成效。』工農業都墮入更深的危機中，則麵包便成了問題。希特勒懂得這一點，所以說：『吾人爲權利平等而進行之奮鬥，現已趨入最後階段，這種奮鬥與德國民族爲經濟復興，爲每日麵包

而進行之奮鬥，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十月十八日哈瓦斯電）「德國救主」的苦衷，已和盤托出了。不過，飲料究竟不能替代麵包，在精神興奮之餘，終逃不了飢餓的襲擊。且照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使德國日陷於孤立之境，又無借助外援改善經濟的希望。到了不可收拾的時候，勢必驅策如醉如狂的羣衆，走向新戰爭的屠場。所以，希特勒投向日內瓦的炸彈，或者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信號吧！

四

害着「半身不遂」之症的國聯，在希特勒的炸彈拋出以後，越發手足無措，預定在十月十六日開的軍縮會議也拆了臺。固然，軍縮會議本身仍是一種騙局，即使開成，亦不過如我在第十四屆國聯大會的寫真一文內所說：『烏鴉不會唱出悅耳的歌聲，結果，無非使支配世界的幾個巨頭相互間的矛盾更加緊張而已。』現在，連這個騙局也不能實現，時局的嚴重可想而知。「和平之神」既從日內瓦退

却，「戰爭之神」便在歐洲空中盤旋，整個的歐洲大陸已逼近腥風血雨的前夜了。原來，希特勒積極備戰是一種公開的祕密，如建築汽車路，注重汽車工業，津貼軍事工業，提倡航空，加緊油類生產，實行勞動預備計畫等等，都是戰爭中所不可少的預備工作。因為有這些事實擺在面前，所以，在德國與國聯破裂以後，歐洲各國都不得不加緊佈防，如十月十九日倫敦路透電所傳，法國東北一帶，有深壕固壘及重兵；比國已續撥邊防經費務使外敵不能侵入；波蘭議會有人大呼決不能不戰而放棄「走廊」；捷克某要人表示任何反戰條約祇可以兵力縮成；奧國北疆鐵絲網線後現駐重兵；甚至丹麥已撥經費增加軍備；瑞士亦擬添撥軍費一萬萬佛郎。就這些電訊看來，歐洲已鬧得不像樣子，我敢斷定實際情形會比報紙上所宣布者更為可怕哩！

以上是歐洲目前的陣勢，德國站在一方面，法國及其附庸站在另一方面。照這種陣勢估計，顯然看出德國是不利的，被包圍於四面楚歌之中，比第一次大戰

時更爲孤立，希特勒既沒有三頭六臂，誰能相信他的神通廣大遠出威廉第二之上呢？德國人在第一次大戰中所受的損失，已經夠了，目前還是千瘡百孔痛定思痛的時候，如果他們不會忘掉「血」的教訓，那麼，在大禍臨頭的當兒，除瘋子外，誰也不能不有所躊躇吧！

也許「外強中乾」的希特勒即是正在躊躇中之一人。據十月十七日羅馬路透電有德國已表示仍願在國聯以外談判軍縮之說，同日柏林路透電對德國致牒意相墨索里尼倡議重開談判消息加以否認，但德國當局曾發表半官文告，切實聲明德國擬遵守和約與國聯盟約各條款。又據十月二十二日凱爾漢姆國民電載希特勒在演說中，明白告全世界，「倘汝等願吾人加入各項國際會議者，倘汝等願吾人加入國際聯盟者，吾人無不可惟命是從，但汝等必須先承認吾國之國格。」這些消息，可以證明希特勒對於國聯尙在「半推半就」之中，並沒有一往不返的倔強態度。以常識去判斷，似乎這種現象很離奇，然而世界上離奇的現象儘多着哩！我

在前面說過：希特勒與國聯破裂與其說是對外，毋寧說是對內，假使這種推論不錯，那麼，希特勒對於國聯所持「半推半就」的態度，便沒有什麼神祕了。

五

或者有人要問：希特勒的對內既重於對外，則歐洲時局就輕鬆得多了，是否眼前的戰雲都是我們腦中的「幻覺」呢？話也不是這樣講，歐洲戰雲密佈是鐵一樣的事實，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不過，在災難——積屍成山，流血成河的災難

——降臨的前一刹那，誰也要通盤籌畫，誰也要以無可避免的犧牲取得較有把握的代價。不僅希特勒是如此，即英、美、法、意各帝國主義都是如此。在德國退出軍縮、退出國聯的消息宣布以後，各國當局雖故示鎮靜，但鎮靜之中仍在進一步的鈎心鬪角，甚至對氣息奄奄的軍縮會議也要設法重開。老成持重的英國，在十月二十三日閣議上，費長時間的討論，認為國際間的形勢殊難捉摸，尤以德、

法、意三國間的談判正在進行中，尙難決定應付的步驟。但同日麥唐納的演說，則表示英國將採行其可獲最好結果的計畫以助德國，希望德國一遇機會卽利用之（二十三日倫敦路透電）。美國代表團雖於十七日在日內瓦發表文告聲明美國並不關切軍縮問題之政治或純屬歐洲方面之事件（柏林路透電），其實這一聲明與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後，威爾遜宣言：『我們在這次戰爭中無事可幹，戰爭與我們無關，』是一樣的外交詞令。美國與歐洲的關係，除戰債外，尙有五十六萬萬元的商債（Commercial Debt），難道坐視這些債款化成砲灰麼？最近台維斯反對軍縮延會，主張會議無論用何種方式，必須繼續工作（二十四日日內瓦哈瓦斯電），這是有理由的。意大利擬召集四強公約簽字國討論軍縮問題之說，固受頓挫，但仍積極向法德周旋。法國雖與德對立，然仍期望軍縮不致無期延會（二十四日巴黎哈瓦斯電）。現在，半死不活的軍縮又決定在十二月四日繼續開會了。到那時候，是否能開，本祇有「天曉得」，可是，這幾個巨頭目前希望德國「破

鏡重圓」是很迫切的。他們暗裏講價還價，自然無從知悉，不過，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感受到蘇聯威脅的時候，彼此不願火併，以免漁人得利，總是他們講價還價的中心問題。

北美評論八月號上，柏理福爾特在歐羅巴的戰魔一文中，寫了以下的警句：

「……在歐洲，路局不得不徵調軍隊以相向的大敵不是從法國方面的一集團看來是德國，也不是從德國方面的一集團看來是法國，而是從國家主義和資本主義各國這一方面看來，大敵是蘇聯……自歐戰以後，在各國的政治活動中占着重要地位的社會關係，是超越於一切舊的仇恨，和一切利害衝突之上而制馭着它們的。」

這確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德國厲兵秣馬是老老實實的向着凡爾賽系統作孤注一擲呢？還是藉此與凡爾賽系統講條件，取得若干讓步，懸岩勒馬，到必要時，與凡爾賽系統下的國家締結同盟，在反蘇聯的戰爭中作開路先鋒呢？希特勒

如果不是瘋子，對法國參謀部計畫中的新十字軍，總不能不在老謀深算的各國外交家牽引之下，參加討論吧！目前正是東方盜魁——日本帝國主義——糾集嘍囉向蘇聯國境劫掠的時候，從西方來夾攻蘇聯，自法國參謀部看來，恰是千載一時的機會。

或者又有人要問：法國不是正與蘇聯弔膀子麼？西方的許多不侵犯條約不是陸續簽了字麼？這與前面的問題並無什麼衝突，對人一面以手相招，一面捏着拳頭相向，本是常有之事。即就不侵犯條約言，也不是和平的絕對保證，一個子彈所爆發的火花，可以使一大堆的不侵犯條約成爲灰燼。如認爲蘇聯西方邊境，有「和平之神」守護着，不致發生戰爭，是錯誤的。可是，蘇聯亦不是弱者，月前加拉罕訪波斯，日昨伏羅希洛夫往土耳其，而李維諾夫又快要橫過大西洋而觀光新大陸，萬分嚴重的時局，在各要人栖栖皇皇之中已反映出來。

蘇聯的政治經濟

——一九三三年的回顧與一九三四年的展望——

蘇聯過去似乎是一塊「不祥」的國土，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皆欲得之而始甘心，迭次的武裝干涉與經濟封鎖，在我們的腦膜中，還留下許多記憶尙新的印象。可是，近一年來的事實，似乎有些「蹊蹺」，從前與蘇聯敵對的國家，尤其是在國際舞臺上舉足輕重的幾個國家，都不惜拋棄宿怨與蘇聯拉攏；彷彿像「歐洲賽美會」的結果一樣，俄羅斯的時髦小姐，成了一九三三年的標準美人。這樣看

來，應該肯定的說一句：蘇聯已經衝破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陣線了。

誰也知道，法國參謀部是組織反蘇聯戰爭的主要機關，不僅小協約國的軍事受其指揮，就是所謂「禦赤第一道防線」的波蘭，一切軍事設施，亦在其扶掖之下。自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法國與蘇聯的不侵犯條約正式批准後，歐洲反蘇聯的空氣，漸漸稀薄，這可以說是蘇聯外交關係的重大變化，也可以說是蘇聯和平政策的重大收穫。有了這種變化與收穫，便使一九三三年的蘇聯在國際展開了新局面。

本來，一切事變是有聯繫性的，彷彿像一串不斷的連鎖（Chain）一樣，應付事變的人要想制勝全局，就必須在連鎖中握住重要的環子（Link）。這種真理，蘇聯政府當局是深深了解的。法蘇不侵犯條約，或許是蘇聯外交上重要的環子吧！法國既向蘇聯送秋波，那麼，在法國領導下的國家，自然唯法國「馬首是瞻」了。豈祇法國領導下的國家如此，即與法國對立的國家（德），甚至與法國爭霸的國

家(英)，其本身向來與蘇聯爲敵，且有時故意與蘇聯開玩笑，但鑒於蘇聯和平政策的勝利，亦各懸崖勒馬，轉變態度，仍與蘇聯維持「不即不離」的關係。茲引下列事實爲證：

德國自希特勒登臺以後，既以鐵腕鎮壓國內共產黨徒，又無端向蘇聯挑戰，如三月三日，希特勒在演說中痛斥馬克思主義，痛斥蘇聯的殘忍而咒詛其速亡。三月二十八日，復查抄漢堡蘇聯商務代表機關，兩國邦交惡化，爲歐戰以來所未有。可是，到五月間，滿期的柏林條約及德蘇仲裁條約已由兩國外交當局交換文件，聲明繼續有效。此其一。

英國自渥太華(Ottawa)會議以後，英蘇貿易協定行將廢止，兩國關係已生隔膜，加以三月十一日莫斯科有逮捕英籍技師桑頓(W. H. Thornton)等之案，引起英國朝野的憤慨，竟以抵制蘇聯貨物進口爲報復手段。這樣一來，就有邦交破裂的危險。所幸至九月初間，英籍技師已由莫斯科釋放，英國亦取消蘇聯貨物

進口的禁令，暗雲立即消逝。刻下兩國貿易談判正在進行中，據英國官場消息，這種談判已有進展。此其二。

這兩件事實，證明了蘇聯在整個國際關係上占了上風，即偶然有局部誤會發生，亦可渙然冰釋。依照莫斯科報紙上流行的語調，就是「蘇聯十六年來爲和平而鬪爭的努力已爲全世界所贊同了」。

二

然而蘇聯外交上的成功，還不止此。近半年來，值得誇贊的一篇「得意文章」，恐怕要算李維諾夫在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上的活動吧！這一次「紅色外交家」的收穫，與締結法蘇不侵犯條約那件事比較起來，似乎更有決定全局的意義。赴倫敦會議的六十四國代表，共同的要求是：怎樣用羣策羣力尋求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出路。蘇聯既非資本主義國家，又無經濟危機的痛苦，對於倫敦會議之主題

當然不感興趣。不錯！在倫敦會議中建立反蘇聯聯合戰線的企圖本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出路之一，德國胡根堡的說帖，即是這種意見的代表。可是，打擊胡根堡的人並非李維諾夫而是德國代表團，他們聲明胡根堡的說帖乃其個人意見，於是原說帖被退還了。何況資本主義各國相互間的矛盾日趨緊張，反蘇聯聯合戰線，更無成立的餘地。

在倫敦會議六週的討論中，完全不得要領。祇有李維諾夫作過一次驚人的演說，提出蘇聯十萬萬元的定貨單，可以減少世界上某些存貨的數量。這一段話，真使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羨妬同生」了！過去的蘇聯本是一個「怪物」，被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罵得狗血淋頭，使人一望而生「羞與噲伍」的情感。不料在全世界無法逃出經濟危機的時候，這個「怪物」居然有十萬萬元的購買力，不能不使人「刮目相看」。有錢可以擡高個人的身價，同樣，有錢可以擡高國家的地位，這是現社會顛撲不破的真理。於是李維諾夫在黯淡無光的倫敦會議上，便成爲「天之驕

子」了！他運用其靈活的手腕，在七月三日，與阿富汗、愛沙尼亞、拉特維亞、波斯、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等國簽訂多邊公約，內面包含有「侵略者的定義」(The definition of the aggressor)。次日，又與三個小協約國——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巨哥斯拉夫締結同樣的公約。接着，立陶宛、芬蘭亦在這同樣的公約內簽字。正如李維諾夫在宣言上所說，這種公約為蘇聯與其毗連各國鞏固和平關係之一種新連鎖。真的，『倫敦會議本是為克服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而召集的，但只有一國的代表飽載勝利而返，這即是蘇聯的代表團，話雖離奇，然而却是鑿鑿有據的事實。』(七月四日奧國法西斯蒂機關報“Arbeiter Zeitung)”。在倫敦會議閉幕以後，法國政治家赫里歐及其航空隊之遊莫斯科，更是法蘇友誼關係增進的鐵證。至於意大利與土耳其是向來與蘇聯有好感的，近來亦有進一步的攜手。

以上是關於歐洲方面，即是說關於蘇聯西方國境方面。可是在西方和平空氣瀰漫着的時候，遠東却是陰霾蔽日，時有暴風雨襲來。申言之，自狂犬似的日本佔領滿洲以後，厲行其雙管齊下的政策，一面進窺關內，給華北以當頭一棒；一面進窺蘇聯，企圖爆發「反赤」戰爭，而奪取中東路的一幕陰謀，即是向蘇聯挑畔的具體表現。蘇聯也曾向日本提出過不侵犯條約，不幸屢被拒絕，甚至售路會議亦無結果，以致十月八日蘇聯將「菱刈文件」宣布。於是日蘇戰爭便如箭在弦上。

剛巧，在危機一髮的當兒，「識見遠大」的羅斯福即請加列寧派代表赴美，而「紅色外交家」——李維諾夫遂爲白宮的上賓了。經過一週餘的談判，十六年來不通聘問的「兩大共和國」，即於十一月十六日正式恢復邦交。這確如蘇聯真理報所說：「十一月十六日在歷史上應爲國際關係發展之重要日」。確如英國著名報紙觀測者（Observer）所說：「美國承認蘇聯是戰後外交政策上所發生的最大事件

之一』。爲什麼要復交呢？據羅斯福十一月十八日的演說：『美國承認蘇聯以維持世界和平爲最主要的動機。』質言之，即「兩大共和國」的攜手，可以給日本以嚴重的威脅而制止其好戰的野心，果然。自美蘇復交以來，遠東的戰雲已消散許多了。這是蘇聯國外政治活動成功之又一證，是蘇聯在國際間鞏固自己地位之又一證。

在這裏，要附帶指出的，蘇聯在歐洲範圍內，以及在全世界範圍內，運用外交手腕，衝破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陣線，其目的不在反對人家，而在保護自己，不在企圖侵略，而在消弭戰端。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對外關係上與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之點。

至於蘇聯國內政治狀況，無須用大的篇幅去說明。它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第一次五年計畫完成以後，即踏進社會主義的門檻。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人翁——無產階級，以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不斷的改善，自然有進一步的團

結，目前正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向着無階級的社會前進。中農與貧農在「集團化」的怒潮中，都變成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富農的經濟基礎本與社會主義原則不相容，但在消滅富農的鬭爭中，其經濟上的武裝已被解除，再無反抗力量。從前貴族、地主、資產階級的殘餘，在國內早無容身之地了。因此，蘇聯國內的社會勢力是整個的。雖然不敢說沒有個別的反對分子潛伏着，但在格白烏(G.P.U.即國家政治局)嚴密搜查之下，縱有一些反對分子，也幹不出什麼把戲來。如日本報紙所捏造的「紅軍譁變」一類的消息，無論如何，是不會有的。

四

現在要解釋的問題是：蘇聯在國際舞臺上何以能夠起這樣大的作用呢？換言之，從前這個「觸犯衆怒」的蘇聯何以能使許多國家對它改變態度呢？這自然與它的軍事力量有關。蘇聯共產黨書記史達林在一九三三年一月曾公開的說過：「遠

東起了紛爭，不得不改變工廠建設的計畫，不得不為增進國際力量而製造現代的武器。實行製造武器的結果，向來在蘇聯國防上所有的缺陷，完全充實了。蘇聯已從國防不備的弱國，一躍而為國防充實的強國了，一旦有事，我們能生產大批最新式的國防武器，能用以武裝紅軍，抵抗外來的敵人。」這一段「豪語」，居然從向來「小心謹慎」的史達林口中說出，當然不是「空砲」。

不過，蘇聯在國際舞臺上舉足輕重的原因，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問題，正因為它具有壓倒一切的經濟能力，所以在政治活動上能運用其「手揮五弦目送飛鴻」之妙。我們既驚嘆蘇聯一年來政治上的成功，就不得不把蘇聯同時期經濟上的「奇蹟」略為介紹。

一九三三年是蘇聯第二次五年計畫之第一年，第二次五年計畫是建設在第一次五年計畫總結結果之上的。第一次五年計畫的總結結果，使蘇聯幾個主要的生產部門在世界上或在歐洲上所占的地位如下表：

| | |
|--------------|-------------|
| 曳引機工業..... | 占世界第一位 |
| 農業機器製造業..... | 占世界第一位 |
| 一般機器製造業..... | 占歐洲第一位 |
| 生鐵產量..... | 占歐洲第一位 |
| 電力..... | 占世界第三位 |
| 石油產量..... | 占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
| 泥炭產量..... | 占世界第一位 |
| 石炭產量..... | 占世界第四位 |
| 化學工業..... | 占世界第四位 |

第二次五年計畫之第一年，更有大的進步。雖然年底的統計數字尙未公佈，但就前二季已知的結果言，大抵是超過原計畫的。先就曳引機工業(Tractor industry)說，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可引以自豪的。在一九三三年前十個月內，已完成六一一、〇七〇架，超過原計畫一〇一%。哈爾柯夫(Khar'kov)曳引機廠，現在每

日可製造曳引機一四五架。浙里亞賓斯克(Cheliabinsk)曳引機廠在六月一日已正式開工，如果該廠全部工程告竣，每年可出環帶曳引機(Caterpillar tractor)四萬架。其次，如機器製造業(Machine building industry)，在一九三三年前九個月內的生產，比一九三二年同期，增加一六%，這即證明各生產部門機器化的程度，比從前更充實了。假使說，『手工磨機給我們以王公統治的社會，蒸汽磨機給我們以工業資本家統治的社會，1 (Poverty of Philosophy) 那麼，許多最新技術的機器普及於各生產部門，當然是新社會——生產工具公有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了。關於重工業，如鋼鐵、石炭、石油之類，都不斷的增加，鋼鐵產量，在一九三三年前九個月內，比一九三二年同期，增加三〇——三六%，石炭增加一三·九%，石油增加一三·四%，其他如電力，根據“Soviet Power + Electrization = Socialism”的公式看來，本是再重要不過的東西，一九三三年前九個月內的生產，比一九三二年同期，增加一二〇·三%，雖落在美德兩國之後，然

已超過英國。至於化學工業，是蘇聯在戰前所沒有的，近幾年來突飛猛進，一九三三年前九個月內，比一九三二年同期，增加一二〇·二%；德涅卜製鋁工廠（The Dnieper Aluminium Plant）是六月十二日完成的，其生產量將來可達到歐洲總額三五%，全世界總額的五分之一。此外，有幾種輕工業部門，其生產已超過原計畫，如編織品工業（Knit goods industry）超過一四·五%，火柴工業超過二四·七%，服飾品工業（haberdashery industry）超過一九·九%，棉製品工業超過一%，但製皮與製鞋工業則只實現原計畫的九六·七%，製衣工業則只實現原計畫的九三·九%（波羅的白海運河—Baltic-White sea Canal—的大工程也是一九三三年完竣的）。

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既蒸蒸日上，而在工業基礎上所改造的農業也是與年俱進的。在集體農場（Collective farm）中，組織了百分之六十的農民，包括了百分之七十的耕地，本是周知的事實。目前的特點，無過於農業技術的改變。全國有

兩千三百個農業機器站 (Machine tractor station)，列寧所夢想的十萬架曳引機，已經成爲現實了，此時約有十五萬架曳引機在集體化的田野中工作，康拜因 (Combine) 亦有一萬五千架之多，像這樣複雜的機器，農民都使用純熟了。國家農場 (State farm) 現在有五千個以上，就中有二百二十五個是種五穀的，二千多個是養牲畜的，數百個是栽培原料的。一九三三年的收成，非常豐稔，小麥、裸麥、馬鈴薯、糖蘿蔔、玉蜀黍，都是極好的，只有棉花稍差一點，據年老的農民說，自一八八四年以來，從未看見過這樣好的收成。在烏克蘭、北高加索、伏爾加河流域，有許多地方的收穫量比一九三二年增加二倍至二倍半。看了這些事實，便知道西歐報紙上說什麼「蘇聯集體化失敗」，或「蘇聯正鬧飢荒」，是如何的可笑啊！

工業繁榮，農業豐稔，是蘇聯經濟的兩朵鮮花，這兩朵鮮花，在被經濟危機蹂躪遍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全尋不到，而只見於社會主義的「暖室」之內。這不

能不說是人間的「奇蹟」。其他如國家財政，如對外貿易，雖是蘇聯經濟的一個環子，究竟是次要的，以篇幅有限，從略。根據這些事實，可以斷定蘇聯現有的經濟能力是非常優越的，按照「長袖善舞多財善賈」的公理，蘇聯在國際舞臺上應付順手，並非偶然。

五

一九三四年的蘇聯怎樣呢？不妨就政治與經濟兩方面分別展望一下。

從政治方面觀察，蘇聯確已衝破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陣線，蘇聯確在整個國際關係上占了上風。它以和平政策相號召，不但締結了多邊公約，並且形成蘇、法、美共同攜手的新陣容，從這一點去推測，似乎夜色迷茫的世界中，還有「晨光」到來之望。因為順着這條路線發展下去，蘇聯在國際地位上的重要性，將日見提高，其和平政策的擴大，即是世界大戰延緩的保證。

然而，國際政局不獨有其複雜性，而且有其變化性，在兩個世界對立的總形勢中，反蘇聯戰爭仍列在議事日程上，並未撤去。日本的「反赤」活動，到現在仍未停止，而且決不會停止，倘使它拉到了一兩個「與國」，其大礙依然是要向蘇聯發射的。戰爭的火花一旦在遠東爆發，勢必很快的延燒到西歐，蘇聯終不免被資本主義國家的十字軍所包圍。固然戰禍重開，未知鹿死誰手，但在勝負未決之先，蘇聯總要費大的力量去對付。

上面兩種展望，在一九三四年內，究以何者占優勢，申言之，卽是和平之神出而御世，抑係戰爭之魔乘機活躍？這不是專靠蘇聯一方面的情形來決定的，在這裏祇能講到如此而止。

再從經濟方面觀察，蘇聯是一個實行計畫經濟的國家，不但一切生產部門有橫的脈絡，就是前一年的生產與次一年的生產亦有縱的聯繫。如果環境順適的話，則一九三四年的蘇聯建設事業，無疑的要繼續長增高。因為它的經濟原則與資

本主義國家不同，沒有什麼不測的危機使其受意外的打擊。雖說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目前仍被包圍於資本主義世界之中，各國既陷入破產的深淵，在某種限度之內，也可使蘇聯感到困難；可是這種困難不過給蘇聯對外貿易以少許損失而已，於蘇聯整個建設事業是無妨害的。只有蘇聯捲入戰爭漩渦的時候，第二次五年計畫才受到根本的危險。所以，在蘇聯，為和平政策而爭鬪，即是為實現第二次五年計畫而爭鬪。

總之：蘇聯正處在「從必然的王國飛向自由的王國」之過渡時期，其前途的命運，固非百分之百的操之於己，決非像我們中國一樣完全操之於人，它在巨浪滔天之前，多少可以運用自己的力量，去順應浪頭的方向，使自己受到極少的損失。它大抵是一個「有舵之舟」吧！這一點，在展望蘇聯的前途時，應該估計到。我們權且瞧着，瞧着這個「有舵之舟」，如何從迎頭的風險之中，走近和平

之岸。

德波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德國與波蘭在凡爾賽和約上是對立的，因為德國東部領土，如波森（Posen）及西普魯士兩省的大部分，都劃入波蘭版圖之內了。在凡爾賽和約未變更以前，德國認波蘭為敵，是必然的。希特勒上台以後，曾提出收回「走廊」（Corridor）問題，德波關係益趨緊張。

自去年七月，蘇聯與東歐、中歐、南歐各國簽訂多邊公約以後，和平空氣瀰漫歐洲，德波兩國亦有不侵犯條約之醞釀。最近一月十五日，希特勒與波蘭駐德公使李潑斯基會晤的結果，根據凱洛公約而締結的十年不侵犯條約，卒於一月二十六日簽字，兩國遇有爭端，均允不訴諸武力。這樣一來，緊張的德波關係便鬆弛了許多。

本來，在和平運動日見擴大的過程中，於一大串的不侵犯條約之上，再加德波這一個環子，原不算什麼稀奇。不過，素以建立「第三帝國」相標榜的希特勒，亦轉向「和平運動」，却不能不分析事實，加以解釋。

誰也知道，一年來，希特勒是多方挑釁的，就毗連各國而言，西進與法比衝突，南進與奧國衝突，東進與波蘭衝突，就中最大的敵人，自然要算凡爾賽系統的盟主——法國。不倒法國的勢力，德國休想在歐洲出頭，這是大衆皆知的事。但，茲事體大，非旦夕所能奏功，希特勒執政之初，雖喊出取消凡爾賽和約的口號，然亦不過以此「號召」而已，始終未朝西進政策的大道上老老實實去幹。在希特勒的眼光中，認爲可以「兌現」的，無過於南進政策——即企圖在奧國建立國社黨政權，進行德奧合併，南進政策也許是德國發展的「輕便鐵道」吧！至於東進政策——如收回「走廊」問題之類，大抵是棋局中的「閒着」，並不怎樣重要。

就一年來的事實講：希特勒的南進政策，不僅爲法國所不許，而且遇到反對凡爾賽的同盟者——意國的抵抗，最近意奧成立完全妥協（一月二十一日維也納國民電），陶爾斐斯反德的氣燄益高（一月二十五日倫敦路透電），這條「輕便鐵道」到現在還不能築成。其西進政策，儘管把取消凡爾賽和約的口號，降爲「要求軍備平等」的口號，然亦毫無結果。最近提出直接收回薩爾區域問題，又被國聯拒絕。怎麼辦呢？再打一次像「退出國聯」之類的「嗎啡針」嗎？這是「可一不可再」的。於是希特勒也不免彷徨起來了，「眉毛一皺，計上心頭」，遂借東進政策的「閒着」，來玩一套新把戲——簽訂德波不侵犯條約。第一，可保證東境的安全，以便集中力量徐圖西進、南進的發展。第二，可改善德波關係，以與蘇波不侵犯條約對抗；到必要時，還可與波蘭作進一步的攜手，共同進攻蘇聯，奪取烏克蘭這塊肥肉。

可是，希特勒簽訂德波不侵犯條約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此，他是藉以對內的。

假使說，退出國聯是「嗎啡針」，那麼，與波蘭修好就無異「清涼散」了。果然，自德波不侵犯條約成立後，德國各報均異常興奮，謂「希特勒爲此和平主義無上功績的主動者，德波兩國所成就的和平事業，實勝過以往十三年內各國外交家之所爲」。這樣大吹大擂，顯然想利用這劑「清涼散」來安慰國內失望的民衆。申言之，無非乞靈於「和平之神」以穩定國社黨對內的統治罷了。

一九三四年一月

杜邁格上台後的法國政局

七十老翁杜邁格(Doumergue)在法國政潮洶湧、秩序動搖之際，已繼達拉第而組閣了。

法國以小政黨林立之故，在國會內無論何黨都不能占大多數，所以慣產生「短命內閣」。近兩年來，如赫里歐、如彭吉、如達拉第、如薩勞、如旭丹，先後出任總理，多則大半年，少則一個月，都掛冠而去。自史達維斯基舞弊案發覺後，釀成旭丹內閣的致命傷，以此引起上月杪的總辭職。達拉第因緣時會，再為「馮婦」，上台不及一週，政潮即在激盪，為與社會黨交歡起見，竟將巴黎警察總監夏浦免職，而以西波代之。這樣一來，繁華的巴黎就鬧得「滿城風雨」，彷彿政變與革命已列入「議事日程」。政府於手忙腳亂之餘，調派軍警三萬人從事鎮壓，

於是二月六日的巴黎騷動。根據電訊，騷動的羣衆近五萬人，其中主力爲保皇黨、產業革命工團、社會黨、共產黨等，死傷達五百九十人。達拉第內閣的信任案，雖通過於衆議院，然無以平靜羣衆的憤怒。結果，只得「滾蛋」。法國議會政治的軟弱，在這次大流血中已暴露無遺了。這即是說，在危機日深，失業日衆的年頭，就是資本主義比較強固的法國，也不能維持首都的秩序；就是急進社會黨的達拉第，也無法滿足羣衆的要求。在過去革命史上留有榮譽的巴黎，似乎還要再演一齣新時代的悲喜劇。

當這樣萬分嚴重的關頭，退職總統的杜邁格，便挺身而出馬而組織所謂「各黨休戰內閣」；其壽命長短如何？我非「小神仙」，當然無從推算。不過在此多災多難之秋，他的前途，也決不是一帆風順。在杜邁格上臺以後，巴黎市上的騷動並未終止，勞工總會所號召的二十四小時總罷工已於二月十一日見之事實，也許這就是「不祥之兆」吧！

總之：法國議會政治到現在已成強弩之末，當國內外矛盾同時緊張之日，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形式已經不合時宜。巴黎政界盛傳杜邁格受命組閣，不特以解散國會及至少展緩總選舉六個月為條件，且主張修改憲法。可見杜邁格內閣正企圖從德謨克拉西走向狄克推多，換言之，法國今後的政局大有法西斯化的趨勢。

或許有人要提出駁論，以為法國是歐洲民主制度的策源地，它的民族性與德意不同，所以德意已先後實行法西斯專政，法國依然是「自由的最後壕溝」(Last trench of freedom)。不知民主制度與狄克推多都是環境的產物，到了羣衆騷動給統治者以威脅的時候，到了民主制度「捉襟見肘」的時候，自然不惜採用新的統治形式來替代舊的統治形式。何況法國史上並不是沒有狄克推多的成例？

也許又有人要這樣想：法國與德意是衝突的，當然在政治上不會與德意走上同一的軌道。這種見解亦是不正確的。因為法國與德意衝突，是關於相互間的利

害問題，不是關於統治形式問題。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縱與法國爲敵，也不會鄭重聲明，禁止法國採用「法西斯商標」。

話雖如此，然而並非說法國目前已是一個法西斯國家，我不過指出杜邁格上臺可以助長這種趨勢而已。這種趨勢能否順利發展？須視法國國內情形如何而定。巴黎二月十一日的總罷工，大抵是羣衆反法西斯的第一砲吧！如果羣衆的勢力可以壓倒法西斯的活動，則法國的政局當然會向另一方面展開。

一九三四年二月

奧國往何處去

—

有些人常說：奧國已成了歐洲的火藥庫之一；證以大半年來陸續發生的事變，這句話是近於真理的。今後奧國問題發展的結局，固然由整個歐洲的環境來決定，但是奧國問題發展的動向，亦影響到整個歐洲的前途。所以，留心歐洲政局的人，都聚精會神的注視着奧國往何處去？

我們不是「信口開河」的預言家，要展望奧國的未來，不可不把它的過去與現在略加分析。大戰前，奧國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有人口三千萬以上，有領土十一萬六千方哩，是歐洲的第三個大國。不幸在聖日耳曼 (St. Germain) 和約宰

割之下，人口已減爲六百五十萬，領土已削至三萬二千方哩，原有海口都被人奪去，變成四面封鎖的「山國」；其全部領土中，除高山叢林外，只有四分之一的面積可以耕種。因此，全國人民大半靠輸入糧食過活，自己雖說有紡織、五金、木材、製紙等工業品輸出以資交換，然總是經常的入超，非借債不能渡日，非借新債不能付舊債，於是不得不以國聯爲唯一的救星，而投向英法等國的懷抱中去。老實一句話，奧國在大戰後，被協約國瓜分的結果，已成了「先天不足」的國家，已成了失去獨立性的國家。

說到奧國內政治狀況，也是很複雜的。維也納有居民二百萬人，可說是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s)勢力集中的區域。在維也納以外的農民——占全國人口的大多數——却在基督社會黨(Christian Social Party)影響之下。城市與鄉村間的矛盾是非常嚴重的，緊接大戰後，曾有過一個時期，因農民拒絕供給，幾乎把維也納變成餓鄉。自一九二〇年六月社會民主黨所組織的政府場台以後，政

權常落到基督社會黨之手。一九二七年，在罷工運動進行之際，當局得農民的聲援，不惜用武力恢復秩序。十幾年來，社會民主黨雖在國會裏迭次占大多數議席，然終敵不住基督社會黨與大德意志農民聯盟（Pan-German Agrarian League）的聯合勢力。

內外交困的奧國到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後，益陷於水深火熱之境。

一九三一年三月，它依照德國白魯寧（Brüning）政府的提議，曾簽訂過德奧關稅同盟草約，企圖藉此超渡難關；雖說這種草約是純經濟的而非政治的，可是因凡爾賽系統堅決反對，終不能不自動撤消。從此奧國仍被關閉在四面碰壁的圍牆之中，以消磨其悲慘的命運。

二

然而，奧國的命運，正如中國的命運一樣，不能由自己控制。奧國以外的風

暴，常使這個「山國」飄搖不寧。去年今日，夢想建立「第三帝國」的希特勒上台了，他指揮奧國國社黨奪取政權，進行其所謂「德奧合併運動」，以開侵入巴爾幹之門。這種「雄圖」，無異撕破凡爾賽和約，不獨爲凡爾賽系統的主人——英法所不許，就是與凡爾賽系統對立的意大利也不讓其德國「法西同志」侵犯自己在中歐的霸權。這樣複雜的國際關係，就決定了奧國「小拿破崙」——陶爾斐斯對付德國的方策。

可是，這並不是說德奧本身沒有衝突，剛剛相反，這兩國相互間的經濟矛盾是非常尖銳的，詳見拙著德奧問題與歐洲政局一文，在這裏無須重述。馬札亞爾（Magyar）說得對：『陶爾斐斯政府是奧大利式的擁護金融資本利益的法西斯蒂的狄克推多，此種金融資本是跟英法帝國主義勾結在一起。』正因為奧國金融資本與英法的利益一致，所以，陶爾斐斯反對希特勒的「雄圖」也特別有力量。的確，『希特勒自己是個炸彈，他的勇往直前不顧一切的勇氣，常使人對於他的舉

動透不過氣。事情是這麼湊巧，陶爾斐斯對於奧國國社黨的辦法，却原原本本的抄襲他對付共產黨的文章，絲毫不折不扣。結果，事態就愈來愈嚴重。」從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九日起，奧國國社黨就被排斥於法律保護之外了。

奧國社會民主黨向來與代表基督社會黨的陶爾斐斯立於敵對的地位。但當奧國國社黨氣燄方張之日，社會民主黨領略在德國所受的教訓，根據「兩害相權取其輕者」的原則，覺得陶爾斐斯與「褐色危險」比起來，終究是「小害」，因此，對陶爾斐斯也改變了態度。這就是說，在陶爾斐斯壓迫奧國國社黨的條件之下，社會民主黨對這位「鐵腕總理」是表同情的。這樣一來，陶爾斐斯政府不獨得到基督社會黨的擁護，不獨得到內衛團 (Heimwehr)——富農爲其主要的構成分子的捧場，而且有社會民主黨爲其助手。於是基督社會黨、內衛團、社會民主黨就結成三位一體的「愛國戰線」(Patriotic front)。不久以前，奧國社會民主黨非常大會的議決案裏說：「決定保護奧國的獨立，社會民主黨並不否認援助國

家，只要是直接危險存在的時候，必須武裝反對威魯民主共和國及其獨立的法西斯主義。」這段話即是「愛國戰線」的注釋。陶爾斐斯的本領真大，居然使鄂圖巴爾（Otto Bauer）——奧國社會民主黨的首領——之流做了他的尾巴。

III

事實是非常滑稽的，無論陶爾斐斯怎樣反對外來的法西斯主義，但其本身仍是法西斯主義的標本。從奧國人的眼光去看，希特勒與陶爾斐斯的差別，不過一是「洋貨」，一是「國貨」而已。「國貨」雖然適合奧國有產階級的胃口，却不一定能夠滿足廣大羣衆的要求。事實告訴我們，在陶爾斐斯專政之下，奧國境內也缺乏自由的空氣。於是社會民主黨就遇到不易克服的矛盾了。怎麼辦呢？鄂圖巴爾之流畢竟有他們的「法寶」，就是：以和平的面孔應付政府，以革命的面孔激勵工人。所以，奧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Wahrheit*（真理）——某文中曾說過：

「不管在什麼情形下面，工人必須爲保護人民的自由、組織與權利而奮起。……假使總罷工與革命到來的時候，那麼，就再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可走的路祇有兩條：或是英勇戰鬥而失敗，或是得到勝利與權力。」這樣富有刺激性的文字，似乎有些「過火」，該機關報同一文中接着又說：「奧國社會民主黨常在法律範圍內行動，到現在依然不變。」如此煞費「苦心」，那得不令人「驚嘆」呢？

不幸奧國的事變，愈演愈複雜，在陶爾斐斯壓倒奧國國社黨的時候，內衛團的氣燄亦因而高張，竟於二月九日向政府要求將隸屬社會民主黨的公務員一律褫職，並解散各政黨，甚至連基督社會黨亦在內。於是有奧國內閣宣布解散社會民主黨之事，於是有維也納宣布總罷工之事。真的，奧國工人再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了！在維也納、斯蒂里亞（Styria）、上奧大利亞（Upper Austria）等處發生的暴動，延續了五日之久（從二月十二至十六日），尤以維也納的衝突特別厲害，全城二十餘處有劇烈的巷戰。社會民主黨用炸彈、機關鎗、來福鎗作戰；政府軍

隊亦竭力攻擊，見機關鎗、手榴彈、流淚瓦斯難以收效，乃開迫擊砲以轟之，有街兩條，全被炸毀。暴動的結果，工人畢竟失敗了。據說，死者約在八百人左右，黨人被捕者多至二千餘人。無論樊迪文——第二國際首領——事後怎樣聲明奧國社會民主黨始終遵守法紀，並無對政府採取攻勢之意，然而暴動、巷戰、流血，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風暴終了，雨過天青，陶爾斐斯的得意是難以形容的，內衛團首領史太漢堡（Starhemberg）更成爲天之驕子。到二月二十五日，基督社會黨亦由其黨魁齊馬克（Czermak）自動宣告解散。奧國「道地」的法西專政此後當有進一步的發展。

四

擺在面前的問題是：陶爾斐斯在擊破社會民主黨以後，能否逃出「內外交困」的陷阱呢？

前面講過：奧國的命運，正如中國的命運一樣，不能由自己控制。現在國內的波濤，在表面上雖暫告平息，然所謂「愛國戰線」，無疑的比前更單薄了。這即是說，它愈不易抵抗外來的風暴了。陶爾斐斯在驚魂甫定之際，又於二月十九日聽到拂意的消息，這就是國社黨宣傳員哈璧特（Habicht）在播音演說中，向奧政府提議休戰十日，迫令陶爾斐斯考慮自身退職問題。當然，以倔強硬幹著名的鐵腕總理，決非「空敵」所能駭退，只要他有計可施，總不會屈服於希特勒之前。

誰也知道，奧國是中歐的核心，十幾年來，它寄居在歐洲列強相互間矛盾的罅隙內，最會玩「朝秦暮楚」的把戲。德國向它進逼，本可乞憐法國以資對抗；不過法國祇能給它以財政上的幫助，不能為其出產擴大市場；自一九三三年八月陶爾斐斯親訪羅馬以後，已有偏向意大利的趨勢。本來，意大利的多腦河計畫，是以奧匈聯合為基礎的；奧匈在經濟上與政治上，有其一致的需要，得到意大利的提攜——尤其是需要的里雅斯德（Trieste）為對外貿易的出口——不僅可與德對

抗，並且可與小協約國相持。最近（二月七日）陶爾斐斯赴匈京，意外次蘇維區（Savich）訪問匈奧（二月十一日抵布達佩斯，二十四日抵維也納），已成事實；而陶爾斐斯與貢波斯（Goempos）準備在下月與墨索里尼會晤，又在宣傳中，顯然可以看出意、奧、匈在經濟上——甚至在軍事上有新的結合。這一結合的成功，即是意大利在中歐霸權的建立，德意兩國的矛盾就愈尖銳了。法國怎樣呢？自然，親見自己的多腦河計畫——拉奧匈加入小協約國放在法郎外交操縱之下——受了打擊，不免有些眼紅；但在另一方面，意、奧、匈聯合可以增加反德的勢力，也於滿口酸味之中，感覺少許甜意。至於英國，是以維持大陸各國的均衡為基本政策的。意大利在中歐的勢力進了一步，從英國看來，不過是與小協約國，以及巴爾幹公約旗鼓相當的陣勢而已。艾登（Eden）動盪近來奔走於巴黎、柏林、羅馬之間，表面上似乎是交換軍縮意見，也許所討論的問題，與目前整個政局分不開吧！就奧國問題講，英國既沒有獨占的野心，同時也不願德國一口吞

下去。在這樣參伍錯綜的局面之下，維持奧國獨立是英、法、意共同的要求。所以，意大利提議依照一九二二年四月的議定書，三國同發宣言「維持奧國獨立及其土地完整」，英法都樂予贊同。這樣一來，陶爾斐斯就躊躇滿志了。

然而這也不是說，有了英、法、意三國的宣言，德奧之間的風雲就馬上吹散。近日的電訊，證明與此相反。德奧邊境衝突之說，雖未證實。但德國在國社黨十四週年紀念之日（二月二十五日），耀武觀兵，顯含惡意；奧國內衛團現有四萬人開赴邊疆；意大利半官式消息，又有不惜用武力保護奧國獨立的表示；巴黎更準備募集特別衝鋒隊以應付國外事變。所有這些噩耗，都是奧國火藥庫爆發的象徵。

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塞拉耶孚(Sarajevo)事件，本是奧國問題；戰前龐大的奧匈帝國已葬送於大戰的烈焰之中。難道「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又從奧國開火麼？難道奧國只有當礮灰的命運麼？

大錯業經鑄成，十五年前，幾個戰勝國精心結構的聖日耳曼和約，已在奧國領土的周圍，佈下了鐵桶般的天羅地網。今日的奧國，無異荆棘叢中的「迷羊」，我不知道它究竟往何處去？



一九三四年二月

西班牙的革命

連年不靖的西班牙，目前又爆發了震撼全國的暴風雨，無疑的，這是西歐沉悶空氣中的一聲霹靂。

如果世界上一切事變，不是出於偶然，而實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那麼，西班牙這次的暴風雨，當然也不是什麼例外。它自一九三一年春天，推翻阿爾方朔十三 (Alfonso XIII) 宣布共和以來，總統柴摩拉 (Zamora) 授權亞查那 (Azaola) 組織內閣；論理，舊的王政既葬送於革命洪濤之中，似乎「國運」應該漸入佳境。但證以三年來的事實，卻大謬不然。不僅罷工、騷動，未曾一日停止過；甚至有暴動、巷戰、佔據市政府宣告成立「自由共產主義共和國」之事。亞查那怎麼辦呢？不錯，亞查那本屬共和派，其內閣中有三個「社會主義者」參加，然除用鐵

腕鎮壓外，亦沒有更高明的方策。這樣一來，亞查那的統治與一九三一年革命以前的王政就沒有差別了。從前的王政既在失業問題與土地問題等等暗礁上毀滅，同樣，亞查那內閣也於一九三三年九月觸着這些暗礁而塌臺。於是「左派」——口頭上的左派——失敗了！

「左派」在民衆間的信仰業經破產，所以，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國會選舉的勝利便落到右派——如保皇黨 (Monarchist)、農業黨 (Agrarian) 天主教行動黨 (Catholic Action)、以及急進共和黨 (Radical republican)——手中，勒樂 (Lerroux) 就因緣時會繼亞查那而組閣。政治舞臺上的人物雖已更新，而社會基礎上的暗礁却依然如舊，目前震撼全國的暴風雨，不待說，即是這些暗礁作怪；申言之，即是勒樂統治下的民衆，要「麵包」，要「土地」，要「自由」。

根據瑪德里 (Madrid) 連日電訊，這次鬧潮發生後，全國罷工運動即在醞釀之中。三月七日，有十萬人罷工；九日，復有三萬人加入；似乎社會黨、共產黨與

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勞工戰線」業已結成。勒樂決用嚴厲手段對付，已於十日明令解散有百萬會員的全國勞工聯合會，這種「火上加油」的辦法，馬上招致「全國總罷工」的回聲。數年來風波不息的西班牙就從此又鼓起掀天的巨浪了。

總之：西班牙國內革命的條件是早已成熟的。目前情勢，比起上月巴黎的二十四小時罷工與倫敦的飢餓長行隊請願，更為險惡。無論勒樂怎樣宣言用全力應付事變，然在暴風雨震撼全國之日，終當「徒喚奈何」！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應該承認西班牙已跑到英法兩國的前面了，假使機緣湊巧，西班牙的革命，或許在這次暴風雨中，要展開劃時代的轉變吧！

一九三四年三月

軍縮休會以後

從五月二十九日正式開幕的軍縮總委員會，經過各國外交家舌戰旬日，已於六月九日宣告無期休會了！

誰也知道：在全世界火藥庫快要爆發的前夕，各國於瘋狂備戰之餘，派幾個外交代表到湖光明媚的日內瓦來空談軍縮，本是一種「滑稽劇」。不料這次「滑稽劇」中幾個主角，在粉墨登場之際，居然面紅耳赤，聲色俱厲的爭吵起來！英、法兩國代表尤其厲害。這正如軍縮主席漢德森所說：「當過去兩年半之時期中，時局嚴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在「你一鎗來我一鎗去」的僵局底下，除了宣告死亡——無期休會——外，還有什麼其他出路呢？

這次英、法兩國代表爭吵的問題，就表面說，英注重「裁軍」，法注重「安

全」，由我們這些「門外漢」去看，「裁軍」與「安全」並沒有什麼衝突。但骨子裏，衝突是很大的。衝突的焦點還是德國問題，申言之，即是否允許德國「軍備平等」？英國是扶德抑法的，所以注重「裁軍」，即是縮減法國的軍備以利德國。法國呢？當然不許德國擡頭，所以主張在裁軍之前應先解決「安全」問題，即是以保障安全爲口實，限制德國擴充軍備。這就是西門與巴爾都爭吵的實質。

然而，問題並不止此。法國近來受德、意的威脅，覺得自己在歐陸的霸權有幾分靠不住，於是向蘇聯特別要好，極力拉攏蘇聯參加國聯，藉以維持新的均勢。這麼一來，情形就更趨複雜了。或者可以說在這次軍縮會議的過程中，除法德對立、法英對立、法意對立異常尖銳之外，又加上兩個體系的對立。因此，在「裁軍」與「安全」兩個鮮明的壁壘中，英國、意大利、比利時、美國……站在一方面；而法國、波蘭、土耳其、羅馬尼亞、捷克、南斯拉夫以及蘇聯站在另一方面。

在這樣複雜的情形之下，不獨西門與巴爾都的主張通不過，就是李維諾夫把軍縮會議改爲永久和平機關的建議也通不過，甚至漢德森提出「裁軍」與「安全」兼籌並顧的妥協案，亦不能得大家的同意而自動撤銷。最後，由英、法、美三國代表協商七小時之久，始成立台維斯的妥協案，主張用會外談判的形式，勸德國重返日內瓦，一切問題俟會外談判得有眉目後再行正式討論。軍縮總委員會遂宣告無期休會，這不是解決問題而是「以不了了之」。至於何時再行集議？恐怕祇有「天曉得」！

在軍縮休會以後，不，在軍縮死亡以後，日內瓦的縱橫捭闔雖暫時中止，可是這並不是說，天下從此太平。剛剛相反，國際間的風雲比以前更險惡呢！這幾日來，報紙上的消息，有兩件大事惹人注意：一是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於六月十四日在威尼斯會晤；一是羅斯福擬於七月出巡檀島時與日本高級政治領袖會晤。前者已成事實，據說以軍縮與奧國問題爲討論的中心。如果討論得到某種結果，無

疑的，這兩個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在未來的大戰中，可採共同的步調。後者雖見於電訊，實現與否？尙不可知；然亦足證明日美兩國關於太平洋問題，急待交換意見。像這些舉足輕重的大人物，居然不遑寢處，出面周旋，從這裏，可以窺見目前緊張的時局了。

另一方面，蘇聯與法國日益接近，到現在更有事實證明。我們固不同意柏林報紙的說法，認爲巴爾都與李維諾夫如「唱雙簧」；但爲制馭西歐方面挑戰的禍首——德國起見，兩國實有結成聯合戰線的必要。最近，羅馬尼亞及捷克對蘇聯恢復邦交，當然是法國從中拉攏。這些蘇聯之敵都變成蘇聯之友，不待言，也是在戰禍迫切的關頭才轉變態度的。

總之，無論從何方面去看，軍縮坍臺以後，醞釀戰爭的酵素一天天成熟了！

陶爾斐斯被刺後的歐洲

祇要是稍微留心目前時局的人，都知道奧國已成歐洲最大的火藥庫，爆發不過是時日問題。不幸在奧塞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二十周年的前三日（七月二十五），以一身關係奧國安危的小拿破崙——陶爾斐斯，竟被國社黨人槍擊斃命了！

自德國國社黨首領希特勒執政以來，即企圖德奧合併以完成其第三帝國的好夢，這是聖日耳曼條約所不許的；不獨凡爾賽體系的主人——法國與英國堅持反對，就是與凡爾賽體系對立的意國，爲防止德國勢力南下起見，亦不甘心。陶爾斐斯藉英、法、意之助，維持奧國在名義上的獨立（實質上則是半殖民地），與德國對抗。自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八日意、奧、匈三國協定簽字以後，陶爾斐斯

更投向黑衫宰相墨索里尼的懷抱裏。所以，奧國便成了英、法、德、意衝突的焦點，尤其是德、意衝突的焦點。六月中旬，兩個「法西同志」雖在威尼斯會談一次，可是德、意衝突依然無法緩和。維持奧國獨立的人，既要抬舉陶爾斐斯，而反對奧國獨立的人，當然以陶爾斐斯爲眼中釘，非急謀拔去不可。加以德國經過六卅之變，內部迄未安定，曠使國社黨奪取奧國政權，又是必不可少之強心劑。這麼一來，陶爾斐斯就不得不蹈二十年前奧儲斐迪南的覆轍，把性命葬送於各國矛盾的漩渦之中。

陶爾斐斯死了，希特勒是否躊躇滿志呢？目前還說不上。國社黨人在奧國的恐怖行動，固然使鐵腕總理長眠不起，但不曾獲得奧國的政權。「掘井九仞而不及泉」，恐怕還是「廢井」吧！據電訊，在陶爾斐斯死後，當日即由奧總統美可拉斯任命教育部長許士尼格攝任總理。次日，史太漢堡從威尼斯返維也納後，即以副總理資格執行總理職務。史太漢堡不是別人，即奧國內衛軍總司令，在一九

三四年二月陶爾斐斯鎮壓社會黨暴動的過程中，他非常活躍，現有內衛軍三十萬人聽其指揮。這次事變把他捧上政治舞台，在短促時間內，削平國社黨的叛亂，在事實上，——儘管目前正式總理屬於許士尼格——已成了陶爾斐斯的繼承者。他向全國播音，宣言維持奧國獨立，對國社黨決不讓步。可見奧國的政權，與國社黨人，仍是對立的。

可是，陶爾斐斯飲彈而死，畢竟是歐洲政局中一件大事。從羅馬、巴黎以至倫敦的各要人，爲之驚惶不寧者累日。以奧國獨立的保護者自命之墨索里尼且調派四師軍隊馳往奧境，以備萬一。如果德國嗾使國社黨繼續擾亂，妨害奧國的獨立，則意國勢難袖手坐視。如果意國越俎代庖，則法國及其附庸（小協約國）又豈能默爾而息？英國雖隔一衣帶水，也不會對歐陸的紛亂作壁上觀。這就是說，歐洲的火藥庫，爆發之期日益逼近了。

不過，近幾天的消息，證明德國亦有懸崖勒馬之意，如改派巴本爲駐奧特

使，罷免國社黨駐奧監督哈壁特，截留謀入奧境的武裝義勇軍，都已見諸事實。從這一方面去觀察，或者奧國事變，目前不至擴大，也未可知。

然而，火藥庫既經築成，即在形式上暫時有少許讓步，其危險性並未減輕。何況希特勒處在四面碰壁的環境中，畢竟要向奧國謀出路，一有機會可乘，勢必再為馮婦，所以，陶爾斐斯被刺，不是奧國命運改善的契機，而是歐洲火藥庫總爆發的信號。

一九三四年七月

興登堡逝世後的德國

二十年前由丹倫堡戰役著名的老英雄——德國總統興登堡，不幸於本年八月二日（德俄宣戰二十週年的後一日，德法宣戰二十周年的前一日）在紐台克別墅，以八十七歲的高齡，長眠不起了！

興登堡當血流漂杵的歐戰中，大破俄軍，鞏固德國東方戰線，譽之者稱爲「德國救主」，毀之者說是「一將功成萬骨枯」；這些不同的意見，可讓歷史家去爭論。不過，他在一九二五與一九三二年兩度當選總統，支配德國政局，繼續十年。今當德國杌隉不甯之日，尤其是在六卅事變以後，一朝晏駕，頓失重心，不能不說是德國政治激流中一件大事。

依照德國魏馬憲法，大總統如未滿任期而出缺時，得由國務總理攝行職務，

至新總統選出時爲止。現在德國內閣決議，廢除總統稱號，將總統總理兩職合併，任命希特勒爲德意志人民最高領袖，終其身爲止，定於八月十九日付全國公民投票表決。這種非常處置，顯然與魏馬憲法不合；於是有人以違背憲法爲慮，恐今後的德國將如治絲益棼。其實，從獨裁者的眼光去看，憲法無異「紙老虎」，終究敵不住指揮刀。而十九日的公民投票，在大力規持之下，勝利之果無疑的仍要落到希特勒的掌握。此外，又有人認爲國防軍是與希特勒對立的，希特勒即實現其最高領袖的好夢，國防軍將不願受其控制，從這方面去觀察，也許前途吉凶多。殊不知自六卅事變爆發以來，希特勒在某種範圍內已投到國防軍的懷中，他再沒有力量與國防軍抗衡。日前國防部長下令海陸軍向希特勒個人宣誓效忠，骨子裏即是希特勒接受了國防軍的條件。如果希特勒變成國防軍的傀儡，那麼，其間就沒有什麼對立了？

難道希特勒今後的命運是一帆風順麼？自然也不會如此。在我看來，決定希

特勒命運的主要因素，不是什麼魏馬憲法，也不是什麼國防軍，而是德國的經濟問題。八月三日倫敦路透電說：『一般印象，今冬將使希特勒受極大之試驗，其前途成敗，或將於德國經濟難題決之，』這幾句話，我非常同意。

據巴克(Robert L. Baker)氏的研究，國社黨上臺十五個月之後，德國經濟狀況可概括如下：

- (一) 物價上升，工資下落。結果，一切領受工資者的生活標準降低。
- (二) 各種社會業務大大縮小，以致人民一般的福利有顯著的減退。
- (三) 在某些工業中，因政府補助，僱用人數已有增加，但工資總額反見減少；同時，利潤却歸於股東與經理人。就整個德國說，消費者的購買力及大部分人的貧困則愈趨愈下。

(四) 德國的輸出貿易已經解體。

(五) 德國的預算與統計弄得一塌糊塗。

(六) 德國的貨幣不穩定，信用借款毫無。(註)

上述情形，固然有些當國社黨上臺之前已開其端，但在希特勒統治之下，益發嚴重，則是事實。處在經濟惡化的環境中，不獨無以實踐從前對民衆的諾言，抑且無以滿足一般大小嘍囉的渴望。六卅事變的酵素就潛伏於此。假使希特勒今後有旋乾轉坤的大力，打破德國經濟的難關，則這次因興登堡之死而高陞，便可一躍而爲「天之驕子」。否則無論是以總理的名義屈於一人之下，或以最高領袖的名義伸於萬人之上，都在經濟難關之前束手無策。

這就是希特勒於興登堡逝世以後所遇到的歷史試驗啊！

(註) Baker: Is Germany Facing Bankruptcy? (Current History, July, 1934)

一九三四年八月

輸血針與「脫窪之馬」

半年來幾乎被人們忘掉的國聯，已於九月十日開第十五次大會了。所宣布的議程，原有二十一項，大半是官樣文章。骨子裏的中心問題，似乎只有蘇聯入盟這一件事。

各會員國對於蘇聯入盟的意見，可分兩種；一種是贊成的，例如波蘭華沙報說：「奄奄一息的國聯，經蘇聯之輸血，得以復甦。」認為蘇聯入盟像向國聯打「輸血針」一樣。另一種是反對的，例如倫敦晨郵報說：「蘇聯入盟無異「脫窪之馬」(脫窪——Troy——爲上古小亞細亞城市，希臘人圍攻，久而不下。後以木馬騙脫窪人，中藏戰士，入城擾亂，城始下)。……促使國聯滅亡之道，無過於蘇聯入盟。」究竟蘇聯是「輸血針」呢？還是「脫窪之馬」呢？這是因各國利害

關係不同而異其答案的。

法國因與德國對立，感受戰爭危險，想藉蘇聯以制止戰爭，所以巴爾都為蘇聯入盟問題特別大賣氣力，曾公開的說：「以一萬八千萬人口的大國，而不使其加入國際團體，是政治上一大錯誤。」法國的態度如此，法國的衛星——小協約國也是如此。

意大利與蘇聯的邦交向來不錯，同時，在奧國問題上又感受德國的威脅，對於蘇聯入盟自然是歡迎的。從而意大利影響之下的奧匈也不能獨異了。

祇有英國是反蘇聯的領導者，當然不願意蘇聯入盟。不過在巴爾都熱心敦勸之前，在法意步調一致之前，為保持「紳士面孔」起見，也不好公開反對，結果是面從心違，嗾使自治領地及其領導下的小國來唱不同的調子。

此外，在國聯內飽受壓迫的小國以及無所為的小國，不待言，是「舉兩隻手」贊成蘇聯的。

在上述情形之下，把蘇聯入盟問題提出國聯大會討論，決不會有大的爭執。所以國聯行政院已於九月十日在原則上通過歡迎蘇聯入盟，並予以常任理事一席。正式邀蘇聯入盟的請書又於九月十五日經三十四國代表簽字發出，已由蘇聯政府復文接受。到九月十八日就由國聯大會正式通過。

蘇聯入盟既經大會通過，「不但與歐洲之和平有莫大之影響，即對全球和平前途亦有甚大關係。」（顧維鈞談話）這即是說，蘇聯入盟以後，將透過國聯而貫徹其和平政策，使過去宰割弱小民族的機關，變成反戰事的堡壘。在這種意義上，蘇聯入盟便是向國聯打「輸血針」。從另一視角去看，如蘇聯在國聯內部起了領導的作用，即是帝國主義者十五年來御用的工具從此斷送；換言之，即是過去的國聯宣告滅亡，未來的國聯又是別一種形相，對於帝國主義者是不利的。在這種意義上，蘇聯入盟就無異「脫窪之馬」了。

火花閃目的歐洲

——關於陶爾斐斯與亞歷山大之死——

「文明」的歐洲，到現在，真鬧得不像樣子了！每天打開報紙一看，總得到許多驚人的消息；尤其是近來，不滿三個月，有兩個「大人物」被刺，一是奧國鐵腕總理陶爾斐斯，一是南斯拉夫專制魔王亞力山大。前者在七月二十五日被刺於維也納，後者在十月九日被刺於馬賽（同時遭難的有法國外交部長巴爾都，但他是一位陪客）。關於這兩次血案的材料，在各國報紙上占了很大的篇幅，無論是誰都承認這是震動全世界的大事，甚至有人以為其危險性與二十年前塞拉耶孚的血案相同。

不過，在塞拉耶孚的火花射出以後，馬上引起燎原之火——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維也納與馬賽的火花，在到處滿佈着火藥庫的歐洲，却不會發生什麼意外。難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還沒有成熟嗎？難道和平之神還有力量控制歐洲的命運麼？

這確是一個饒有興趣的問題。智者見智，仁者見仁，各有不同的解釋。但我覺得：最近兩次血案平平靜靜的過去，本是一種事實；然而不能根據這種事實來否定歐洲局勢的嚴重性。火山在爆發前的一刹那，不是依然平平靜靜嗎？

一般說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在歐洲範圍內，是成熟透了的。與塞拉耶孚事件的時候比較，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延遲到今還未正式開火者，實有兩種有力的因素左右於其間。是那兩種有力的因素呢？

一種是各國社會矛盾的展開。在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下面，失業者滿坑滿谷，他們困於飢寒，挺而走險。一九三四年二月，巴黎與維也納的工人先後暴

動，即是鉄的證明。不僅歐洲如此，即新大陸的黃金之國及東亞的地震之國，工潮絡繹不絕，亦與歐洲沒有兩樣。各國政府受革命的威脅，不得不稍戢其好戰的野心，以便集中力量維持國內的統治，就是到了戰禍一觸即發之際，也要懸岩勒馬似的忍耐着。

另一種是西方和平運動的勝利。資本主義國家所需要的是重分世界的戰爭，而蘇聯以社會經濟制度不同之故，却只需要和平。近年來，蘇聯與西歐各國簽訂了鞏固和平關係的多邊不侵犯條約，使歐洲緊張的空氣爲之和緩。從前反蘇聯的法國，鑒於德國褐色勢力的膨脹，以及德波關係的接近，搖動自己在歐洲的霸權，亦掉過頭來與蘇聯拉攏，湊成了一幕蘇聯入盟的喜劇，把國聯轉變爲保障和平反對戰爭的機關。固然，在現時國際環境之下，和平運動決不能消滅戰爭，但多少總可把戰爭延宕一些時日。

上述兩種有力的因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所沒有的。正因爲添上這些新

因素，所以維也納與馬賽的火花，不像塞拉耶孚的火花一樣，馬上招致積屍成山流血成河的災難。

說明了一般情勢之後，不妨再就陶爾斐斯與亞歷山大之死，加以具體的解釋吧。

奧國是一個半獨立的國家，自希特勒登台進行其所謂「德奧合併運動」以後，小拿破崙——陶爾斐斯便在英法意三國「維持奧國獨立及其土地完整」的政策保護之下，尤其是在墨索里尼提攜之下，挺起身來與國社黨對抗。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所簽訂的意奧匈協定，更證明陶爾斐斯已投到黑衫宰相的懷抱中。所以奧國問題，成了歐洲列強衝突的焦點，尤其是德意衝突的焦點。陶爾斐斯的性命是在這種衝突的焦點上斷送了的。

假使國社黨因陶爾斐斯之死而取得奧國的政權，則意國派赴奧境的大批軍隊就不會從容撤退；假使意國用武力壓迫國社黨，則德國豈肯坐視功虧一簣的德奧

合併運動廢於半途。假使德意實行火併，則法國與小協國當然不甘袖手。假使歐洲大陸上爲奧國這塊禁樹打得落花流水，則英國紳士也不願作壁上觀。幸而陶爾斐斯死了，奧國的政權在實際上仍落到黑衫宰相更知己的朋友史太漢堡親王的手中。「楚弓楚得」意國當然躊躇滿志，而希特勒以自己的黨徒，受史太漢堡鐵腕的鎮壓，無用武之地，祇得適可而止，靜待機緣。七月二十五日維也納的火花，所以立時撲滅未釀巨變者其故在此。

至於南斯拉夫，地位與奧國微有不同。它雖說也是一個半獨立的國家，却始終在法國卵翼之下，不像奧國有那麼多的矛盾。意國固然也想向它染指，畢竟無機可乘。何況自奧國問題緊張以來，法意爲一致對德起見，正進行所謂法意協定，黑衫宰相擬藉法國之助，改善意南邦交。這是南斯拉夫的境遇優於奧國的地方，可是法意協定是包圍德國的，意南邦交不改善，則法意協定不易成立。於是企圖破壞法意協定的人，以及企圖離間法南友誼的人，就不得不從南斯拉夫方面

打主意。剛巧，亞歷山大巴黎之行，其直接目的在增進法南的友誼，間接目的在調和意南的衝突。如果順利的進行下去，則德國益陷于孤立的圍牆之中。這麼一來，亞歷山大便成爲希特勒的眼中釘了。馬賽的慘劇，是在這種國際環境中發生的。儘管兇手是克羅特（Crot）人，在表面上似乎是南斯拉夫國內被壓迫民族的恐怖行動，然而這種影響國際局勢的大陰謀，當然不免有國際背景，哈瓦斯電訊說德國是暗中策動者，是有相當根據的。慘劇的結果怎樣呢？也許出於陰謀者估計之外。就法南關係言，因巴爾都同羅浩劫，誰也不能懷疑法國有什麼惡意，法南友誼未起大的波動。就意南關係言，雖有少許誤會，但因墨索里尼持以鎮靜，料無多大問題。卽就南斯拉夫內部言，失去一個強有力的統治者，似乎易發生內變，所幸新王彼得在三個攝政扶掖之下，頗能維持現狀。有這些特殊情形，所以十月九日馬賽的火花，未波及任何火藥庫。假使說，陶爾斐斯之死，曾在維也納引起滿城風雨，那麼，亞歷山大之死，不過在巴爾幹的天空略添幾朵暗雲而已。

目前這幕慘劇雖未結束，如果沒有新的刺激，不會馬上鬧出大亂子，是可以斷言的。

看了上述具體內容，再參照一般情勢，便知道最近兩次血案，未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決不是偶然之事。

我們能說第二次世界大戰遙遙無期麼？假使這樣了解，也是錯誤的。正確的講，維也納與馬賽的火花，固然未引起歐洲火藥庫的總爆發，但是無疑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日益迫近的信號。陶爾斐斯之死，使中歐矛盾加深；亞歷山大之死，使巴爾幹風雲緊急。這樣發展下去（當然還有許多陰謀詭計在後面，就是近來甚囂塵上的日德密約與日英同盟，都應該估計到，不當以歐洲範圍為限也。），「火花閃目」的歐洲，要很快的變為「火光燭天」的歐洲哩！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

杜邁格下台與法國政局

在二月六日巴黎騷動之後，出任艱鉅的老頭兒杜邁格，已於十一月八日掛冠而去了。

法國是慣產「短命內閣」的，杜邁格從上臺到下臺，居然撐持了九個月，總算不是易事。當他下臺之日，巴黎人心惶惶，且有高呼「杜邁格萬歲」的示威運動。當局深恐重演二月六日的慘劇，所以加緊戒嚴，藉三倍於平常的警察之力，維持秩序，可見這個老頭兒是法國政局中的重要角色。

然則他何以要掛冠而去呢？這就牽涉到目前法國的嚴重問題了。在杜邁格剛剛上臺的時候，筆者曾指出：法國的政局，大有法西斯化的趨勢。果然，自杜邁格執政以來，在「各黨休戰」的形式之下，右派勢力漸漸抬頭，一天天向半法西

斯化的道路上走。近更公開提出改革憲法的計畫，最要之點，如大總統得於衆議院任期第一年内，經參議院的同意，可解散之；一年以後，則無須徵求同意。這樣一來，頗與法國傳統的民主精神發生衝突。以此引起在衆議院占最多數的急進社會黨(Radical Socialist)之反對。而杜邁格本「老當益壯」的雄心，亦不輕棄其既定的計畫，又要求通過三個月臨時預算案，以便從容從事憲法改革，遇必要時，且可解散衆議院重行改選。於是參加內閣的急進社會黨領袖赫里歐等即羣起辭職，使杜邁格內閣場臺。一言以蔽之，杜邁格是在法國法西斯化與反法西斯化的鬥爭中掛冠而去的。

一般說來，法西斯政權的建立，本是法國財閥寤寐以求之者。杜邁格藉法國右派勢力之助，企圖實現獨裁政治，原不算什麼稀奇。可是，法國在經濟上是小生產者占優勢的國家，無論何人主政，如違反大多數農民及城市小工商業家的利益，一定要遇到反抗。代表財閥利益的法西斯政權，除爲勞動者所反對外（巴黎

二月十一日的總罷工，即勞動者反對杜邁格的證明，亦是千百萬的小生產者所不歡迎。急進社會黨本係資產階級的左翼，同時又受小資產階級的支持。所以在獨裁政治激化的過程中，不能不與杜邁格分手。因此，杜邁格與急進社會黨的衝突，無疑的是法國兩種社會勢力鬥爭的反映。

現在，杜邁格走了，繼杜邁格而組閣者爲左翼共和黨（Left Republicans）領袖佛蘭亭（Flandrin），他在衆議院親自宣讀的施政宣言中，鄭重說明：政府決意保障共和制度，防止發生革命或獨裁。其受熱烈的歡迎，爲任何政府在現議會中所罕有。這種事實證明法國在目前，反法西斯化的勢力，尙占相當優勢。

今後法國的法西斯運動是否跟着杜邁格下臺而停止呢？自然沒有這樣簡單。前面不是講過：巴黎曾有高呼「杜邁格萬歲」的示威運動嗎？在休戰紀念日（十一月十一日）不是有羣衆在赫里歐住宅示威；同時，又有羣衆在杜邁格門外歡呼嗎？這些羣衆當然是右派的嘍囉。另一方面，極端左派與社會黨已建立反法西斯

主義的聯合陣線，並預備向佛蘭亭要求解散所謂法西斯主義的愛國團體。可見法國法西斯化與反法西斯化的鬥爭，仍要繼續擴大。佛蘭亭內閣的命運就決定在未來的兩種社會勢力鬥爭之中。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南匈交惡

十月九日的馬賽血案，過去雖起了一些風波，幸而未鬧出什麼大亂子。不料最近居然一天天嚴重起來。南斯拉夫以暗殺亞歷山大的恐怖黨與匈牙利有關，業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正式向國聯陳訴，認定匈牙利應負馬賽血案的責任，有三件事可以證明：（1）暗殺犯爲恐怖黨中的選手，經過長時間的訓練，專作此事；（2）暗殺犯由匈牙利安然出境，並持有匈牙利所頒發的護照；（3）馬賽血案係匈牙利境內恐怖黨多年醞釀的結果。

這次南斯拉夫所以未牽涉意大利者，一說謂得力於賴伐爾的疏通。但十一月二十五日日內瓦路透電，却又指出：『如意大利出面袒護匈牙利，則南斯拉夫擬發表表現未宣佈的一切情報，以證明意大利同謀。』可見這重公案擴大下去，將引

起無法解決的紛擾。

匈牙利怎樣呢？自然不甘示弱，亦向國聯聲請依照緊急程序處理馬賽血案問題；同時指斥南斯拉夫捏造事實，橫加誣蔑，造成真正危險的政治空氣，足以影響世界和平。南匈交惡，在目前，似乎已日趨尖銳化。

如果有人把這件事僅僅看成南匈兩國之間的暗雲，那就大錯特錯了。老實講；南匈交惡是歐洲大陸上兩個布洛克（Bloc）的鬥爭。

一方面，南斯拉夫的陳訴，是在捷克與羅馬尼亞協助之下進行的；這就是說，南斯拉夫的意見，即協約國的共同意見。當然，站在小協約國背後的是法國，儘管表面上法國有時要裝出「中間人」的樣子，實則予匈牙利以打擊，亦是法國所贊成的，至少已得到某種限度的默許。另一方面，自一九三四年三月意奧、匈簽訂羅馬協定以來，奧匈兩國已拜倒在黑衫宰相脚下。意大利在多腦河建立起霸權，由法國與小協約國看來，無異是眼中釘。最近兩月，匈總理賈波斯到

處奔走，往來於華沙維也納與羅馬之間，對波蘭已成立波匈文化協定；對奧國又建議締結奧匈文化協定；甚至建議締結德、意、奧、匈四國協定；對意大利則企圖在羅馬協定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合作；布達佩斯且盛傳意大利諷示南斯拉夫，將來如對匈牙利有急劇的行動，則意大利的干涉實不可避免。日來墨索里尼又與許士尼格在羅馬會晤，亦有成立軍事協定之說。意、奧、匈關係日密是事實，假使德國對奧國問題讓步的話，則透過波匈文化協定，而促成德意諒解，也並非不可能。所有這些活動，都是對法國及小協約國的一種威脅。南匈交惡，是在這兩個布洛克對抗之下產生的。

南斯拉夫的申請書與備忘錄既提交國聯，當然不是馬上所能解決，未來的發展也不是南匈兩國所能預期。在幕後指揮一切者，一是法國，一是意大利。從前甚囂塵上的法意提攜，到現在，恐怕希望很少。不過，目前是薩爾問題緊張的時候，法郎外交對東歐公約正在舊話重提，急盼波蘭回心轉意；同時，也不願讓黑

衫宰相與其「褐色同志」破鏡重圓，於是令駐意外交代表進行交涉，想在賴伐爾赴羅馬以前，完成法意協調。在這種複雜情形之下，法國固同意南斯拉夫向敵對的布洛克示一點威，然而仍不打算作最後的決裂。南匈交惡的現階段，或者就是這樣的把戲吧！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英國現階段的外交政策

一年半前，蘇聯名記者拉狄克（K. Radek）在其所寫的現世界情形中的英國外交政策（*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Present World Situation*）一文中，曾指出英國不能控制海洋上的波濤，在歐洲問題上不得不周旋於巴黎與柏林之間，在遠東問題上不得不周旋於華盛頓與東京之間，而斷定『英帝國主義所處的地位是：既不能指揮歐洲的政治，更不能指揮世界的政治。它受波濤的簸弄，其所操的扁舟，搖曳不定，被巨浪推逐着。』這種分析，確把衰老的失掉青春的英帝國主義內心中的苦悶揭穿了。

然而「尊嚴的」英國人，是不肯承認有這回事的，他們可以用「光榮的孤立」來解釋，什麼是「光榮的孤立」呢？借用英國大外交家巴梅史登（Palmerston）的

話說，就是：「英國既無永久之敵，也無永久的同盟。「英國的利益」才是永久的目標。我們不能須臾或忘：合此利益的便是友人，反之便是仇敵了。」

前面兩段話，是否有衝突呢？在我看來，是一點衝突也沒有的，英國在歐洲問題上周旋於巴黎與柏林之間。爲什麼？一言以蔽之，是爲「英國的利益」。同時，在遠東問題上周旋於華盛頓與東京之間。爲什麼？一言以蔽之，也是爲「英國的利益」。英國在外交上雖然變了不少的戲法，可是，變來變去，總是以「英國的利益」爲前提。所謂「尊嚴的」英國人，其本來面目就是這樣。

誰也知道：「英國的利益」是遍於全世界的。在非洲，在澳洲，在美洲，在亞洲，在印度洋，在太平洋，到處有它的殖民地，保護國，以及勢力範圍。當其向上發展一帆風順的時候，不僅指揮過歐洲的政治，並且指揮過世界的政治。不幸自戰後以來，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已到了「日薄西山」之境，資本主義的老大哥——英國自然是老態龍鍾，的確再「不能控制海洋上的波濤」了。它在西方受法

國的威脅，在遠東受日本的威脅，在全世界受美國的威脅，所以英國與法日美的關係，有時怒目相向。不過，這些威脅還只能說是資本主義陣營內的裂痕，並非什麼腹心之患；而夠得上腹心之患的，即是說，與資本主義體系勢不兩立的，那就要算社會主義的蘇聯了。蘇聯雖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火坑中跳出來的一個小孩子，然由資本主義的老大哥去看，却認為是活冤家。因此，爲「英國的利益」起見，倫敦政府十餘年來一貫的外交政策——從勞合喬治，張伯倫，一直到西門——總是集中全力，向蘇聯作直接的或者迂迴的進攻；在反蘇聯陣線的建立中，可以向法國讓步，可以向日本讓步，甚至可以向美國讓步。英國傳統的反蘇聯運動，實在是倫敦政府一切外交政策的中心。

過去的陳賬，姑且不去算它，在這裏，祇想略述現階段的情形。

就歐洲大陸言，英國向來採取「維持均勢」政策，不許某一國特別強大。近年來，法國本占優勢，英國則扶助德國，聯絡意大利，以抑制法國。自希特勒掌

握德國政權以後，英國變成了德國的靠山，一方面在技術上由維克公司供給德國的坦克及其他武器，使其重整軍備；另一方面，又在外交上幫助德國獲得軍備平等權，一九三四年六月初間，西門與巴爾都在日內瓦軍縮會上鬧得面紅耳赤，問題就在這裏。西門爲什麼替德國大賣氣力呢？扶德卽是抑法固然於英國有利；但英國主要的動機並不在此，推開窗戶說亮話，那就是因爲希特勒的德國是反蘇聯的急先鋒。希特勒與波蘭攜手，共同東進，企圖奪取烏克蘭，本是英帝國主義者擊節贊賞的妙計哩！

不料在英國扶德的過程中，既遇到法國的抵抗，不久，德國內部又於六月三十日發生了亂子。這由英國看來，本是掃興之事。從此以後，英國也覺得希特勒的政權並不十分可靠，於是看風轉舵，回過頭來與法國敷衍。在巴爾都訪問倫敦的時候（七月），英國就贊助東歐公約，就同意歡迎蘇聯加入國聯。這種顯著的變化，是否是說英國已放棄反蘇聯的政策呢？是否是說英國再不是進攻蘇聯的紐

織者呢？如果這樣想，那就大錯特錯了。

誠然，西門先生是滿口「和平」的，他所負擔的「和平」任務，是在求歐洲幾個巨頭的大團結；申言之，就是要把法德之間，德意之間，法意之間許多矛盾和緩下來，大家手拉手的，一致出征蘇聯，打擊資本主義共同的公敵。最近英國前外長張伯倫在播音演說中，講到：「德國目前流行之心理，為歐洲擾攘不安之根本的原因，因此，力主英國應在日內瓦旗幟下，繼續其在歐洲大陸之國際合作政策。」（十二月十四日倫敦哈瓦斯電）所謂歐洲大陸之國際合作政策，不待言，是建立在反蘇聯陣線的基礎之上。

試問事實的發展，是否與英國的願望相符呢？不錯，法德兩國對於薩爾問題，已有相當妥協，自然是英國調停之功。希特勒從前是知進而不知退的，近來不僅把「我的爭鬥」一書中詆誹法國的詞句自動修改，並且派專使李本德洛浦於訪問倫敦之後，一再往巴黎，前倨後恭，一定有「生意經」在裏面。不過，法國似

乎對德國還有戒心，儘管西門在聖誕節前繞道巴黎與賴伐爾會談一小時半之久，目前傳來的電訊，不是法德修好，而是法意交歡。賴伐爾已於一月四日抵羅馬，親訪墨索里尼，成立了四種重要協定，其主要目的，在預防德國有特殊行動。可見法德矛盾，德意矛盾，依然不易調和。

難道英國在歐洲大陸之國際合作政策從此放棄麼？也決不會如此。一月三日倫敦電訊說：『據英國人士觀察，法國為奧國領土完整問題及東歐公約而進行之談判，以德國軍備問題為其關鍵。一般人希望賴伐爾與墨索里尼舉行談話時，能將此項主要問題，予以解決。英國方面以為奧國及東歐問題，必須德國合作，而欲德國合作，則非重啟德國軍備問題之卷宗不可。』這幾句話，把英國目前在歐洲大陸的外交政策和盤托出了。

再就太平洋言，一方面有英美日三角式的爭霸，一方面有兩個體系的對立。英國在「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原則之下，自然把主要的刀口對着蘇聯，是的，

蘇聯在亞洲方面給與英國的威脅，也許比歐洲方面大得多吧？印度是英國的「生命線」，蘇聯又與印度毗連，如果蘇聯的赤化運動伸入印度，則英國將受致命的打擊。所以，英國要想把印度這塊肥肉急縛在大不列顛的鐵鍊上，就須利用一切機會先向蘇聯下手。剛巧，自「九一八」以來，日本已跑上反蘇聯的前線，日本的老盟友——英國在心心相印的情形下面，自始至終予日本以支持。日本吞併滿洲，進攻上海，控制華北，英國總是大度包容，讓其「得隴望蜀」，英國在遠東支持日本與在西歐扶助德國，其理由大抵相同，就是：日本也是反蘇聯的急先鋒。

英國躲在幕後拉線，說起來，總算高明。可是日本的高明，似乎更超出英國之上。進攻蘇聯是英國願意日本幹的，然而到現在，日本未侵入蘇聯邊疆一步，卻專從中國身上開刀。甚至公開聲明要獨霸東亞，不許列強對華染指。這樣一來，日本就在「反赤」的招牌底下一天天強大了。英國在東亞的利益，尤其是在中國的利益就受到意外的威脅了。結果與預期相反，英國紳士畢竟上了日本侏儒

的當。這不能不說英國在遠東的外交政策與作繭自縛有些相類。

不過，日本的狡詐，英國是看透了的。明知道如此而又不得不走這條路，恐怕有說不出的苦衷吧！有什麼苦衷呢？英美矛盾遍於全世界。在太平洋三角式的爭霸中，英美間的矛盾也超過英日間的矛盾。權衡輕重，英國對日本就不能不放鬆一着，就不能不讓其在中國多占一點便宜。英國實業考察團前赴滿洲，英日同盟復活的醞釀，以及最近倫敦海軍談判時期英日拉攏的種種醜態，都是英國遷就日本的證明，都是英國於「反赤」之外同時壓迫美國所必採的步驟。英人葛拉罕（Gore Graham）在其所著戰爭和平與蘇聯一書中，曾說到：「英國放棄「門戶開放」政策一事，則以為如果能與日本獲得諒解，分享杯羹，而摒其競爭強敵之美國於門外，固英帝國主義者之所心願。」英國爲了更遠大的目的，對日本委曲求全，正是其外交政策的妙用。何況日本在中國身上多割一刀，英國也可乘火打劫，雲南西藏層出不窮的警報，無疑的是第二次「九一八」事變的先兆。歸根結

局，英國並不吃什麼虧。就是吃虧的話，那也不過是「慷他人之慨」而已。

總之：無論從歐洲方面說，或從太平洋方面說，英國現階段的外交政策，是以反蘇聯運動為中心的。英國為進攻蘇聯的組織者，德國與日本不僅在英國幫助之下，充實進攻蘇聯的力量，並且在英國牽引之下，結成進攻蘇聯的同盟，英德日在反蘇聯陣線上可說是三位一體。

但從另一方面去看，當國際關係參互錯綜的今日，在某一點上得到一致，在別一點上又有矛盾。就英日關係說吧，本來兩國都想犧牲蘇聯以綿延自己的壽命，然日本擇肥而噬，也使英國有些眼紅，這在上面已提到了。英德關係呢？雖說問題比英日簡單，可是其中亦有不甚和諧之處；即就軍備一端而論，假使德國海空軍繼續擴張，則英國也感不快。邱吉爾去年十一月底在下院辯論帝國防務時，曾指出：『最近世界視線集中之大事，為德國之重整軍備，其陸軍固已整頓，海軍亦稍增建，而空軍之擴大尤與英國有關，倫敦經一星期或十天之轟擊，

則死傷者將達三四萬人，而逃入鄉村者不久將達三四百萬人，英國各處幾皆爲天空襲擊所可及。」可見帝國主義者相互猜忌是無可避免的了。

根據這種事實，我們應該認識：英國反蘇聯的外交政策，雖在積極進行，其中仍含有不少的矛盾。這也許是『英國不能控制海洋上的波濤』之又一證吧！

一九三五年一月

法意協調與歐洲政局

一 兩個拉丁姊妹攜手

一九三五年國際政治舞臺上的開鑼戲，就是兩個拉丁姊妹——法國與意國——攜手。法國外交部長賴伐爾是一月四日親訪羅馬的，他與墨索里尼開過短時間的談判，到七日晚上，即簽訂法意協定。許多報紙上稱贊這件事為大戰以來歐洲一般和平工作最偉大的成功，可見在杞隍不安的歐洲政局中，法意協定是非常重要的了。

有什麼重要呢？這兩個拉丁姊妹，本為骨肉之親，以骨肉之親而攜手，原是人情之常，似乎不應該引起大驚小怪。可是，在事實上，正因為是骨肉之親，所

以利害關係也比較複雜。法、意在戰前的敵對——前者是協約國之一員，後者是同盟國之一員——不用說了。雖在大戰爆發以後，意國受倫敦密約的誘惑，出賣了它的盟友（德、奧），與法國站在一條戰線上，然到了凡爾賽開會分贓的時候，意國所得甚少，以此唧恨在心，始終與凡爾賽系統立於相反的地位（在某種限度內，意國與德國是心心相印的）。這兩個拉丁姊妹，十餘年來，「口和心不和」，實有嚴重的利害衝突存於其間。在這種利害衝突之上，歐洲政局就益陷於杌隉不安之境了。現在這兩個「口和心不和」的姊妹，居然親熱起來，不能不說是今年新歲的一件大事。

要了解這兩個姊妹所以親熱的原因，就必須從其「口和心不和」的內幕講起。凡是留心歐洲政局的人，都知道意國對外政策的基本路線，是在：（一）奪取中歐與巴爾幹的優勢，（二）擴張地中海東部的霸權，以及（三）建立非洲的新羅馬殖民帝國。就第一點說，意國便與法國及小協約國——尤其是南斯拉夫——發生衝

突。就第二點說，意國所渴望的敘利亞，早落到法國的掌握中。就第三點說，在突尼斯（Tunis），在利比亞（Libia）南部（意國要求把利比亞南部的邊界延長到乍得湖——Chad），在以勒德里亞（Eritrea）南部，意國無往不與法國發生糾紛。有了這些不可調和的矛盾，便在這兩個姊妹中間形成很厚的隔膜。於是意國主張修改和約，法國則主張維持和約；意國要求與法國「平分海面」（地中海），法國則堅決拒絕之；意國拉攏奧、匈、保、（保加利亞）阿（阿爾巴尼亞）結成反凡爾賽陣線，法國則拉攏小協約國結成凡爾賽陣線。針鋒相對，各不相讓。戰後十餘年來，法、意兩國的爭霸戰，是非常激烈的。

可是，到了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掌握德國政權以來，局面就變了。褐色勢力的擡頭，既使法國夢寐不安；同時，自德、奧合併問題提出後，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維也納血案發生後，意國亦感受「第三帝國」的威脅。尤爾說得對：「德國法西斯蒂的寶劍，懸掛在奧國的天空，刺激着意國去尋找那也不願讓德、

與合併的同盟者。由此就產生了範圍廣大的法、意協調以及意國與小協約國協調的主要前提。』到現在，希特勒「第三帝國」的雄圖，雖不曾實現；却使這兩個拉丁姊妹中間的隔膜，暫時軟化。這就是說，法、意間的矛盾已被法、德與德、意間的矛盾壓下去了。因此，從一九三四年夏天起，法、意兩國已開始進行談判。馬賽血案爆發，固然因意、南關係的緊張，使法、意妥協稍受頓挫，但談判之門，依然是未閉塞的。最近，便得到成功了。

二 法意協定的解剖

據連日電訊，這次所簽訂的法意協定，包括四種文件，解決了兩個問題：一是中歐問題，一是非洲殖民地問題。

關於中歐問題，規定兩點：（一）法、意兩國共同向舊奧匈帝國的鄰國及領土繼承國（即德、奧、匈、捷克、南斯拉夫、波蘭、羅馬尼亞七國），建議締結公

約，相互尊重現有疆界，並不干涉其他簽字國的內政。(二)法、意兩國約定如遇奧國發生威脅的事變時，應互相諮詢，並邀請德、匈、捷克、南斯拉夫、波蘭、羅馬尼亞參加此項諮詢公約。前一點指出相互尊重現有疆界，換言之，就是維持現狀，就是維持凡爾賽和約。上述七國中是否大家接受這種建議？本是另一問題（奧、捷、南、羅是可以接受的）。但意國在這一點上居然與法國一致，我們便看出意國已放棄平素修改和約的主張了。後一點所謂諮詢公約，即是說，以後奧國遇有事變，意國不能單獨行動，應徵求法國與小協約國的同意。從這裏又看出意國不再把奧國當做自己的保護國了。可見意國對中歐問題向法國大大的表示退讓。

關於非洲殖民地問題，規定三點：(一)在突尼斯，根據一八九六年的法意條約，意國僑民所享的特權，保留至一九四五年止。從一九四五年以後誕生的小孩，可受法國法律的管轄。(二)在利比亞南部，法國允許把提柏斯蒂(Tibesti)十

一萬四千方公里的土地，讓與利比亞（雖然未延長到乍得湖，可是這塊面積已比意國在大戰後所得者大些）。（三）在以勒德里亞南部，法國允許以其屬地索馬里蘭（Somaliland）所轄之已布厄爾曼得海峽（Strait of Bab el Mandeb）的海岸線數十公里的土地讓與意國，即以勒德里亞領土向南伸展至俄布克（Opok）附近；同時又允許意國購買吉波蒂（Jibuti）至阿狄斯阿比已（Addis Ababa）的鐵路股份（從二千股至三千股）。從這三點上，證明法國在非洲方面向意國大大的表示退讓。也可說是意國對中歐問題讓步所得的代價吧！

法意協定的內容，大致如此。這簡直是兩個拉丁姊妹交換利益的議定書啊！各人得到自己願意得到的東西，當然大家高興了。

三 歐洲在法意協調後所起的變化

法、意本是歐洲大陸上相持不下的兩個霸王，在這兩個霸王的周圍，各有許

多小嘍囉附着。現在它倆既言歸於好，自然在歐洲大陸上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前面不是講過「意國對中歐問題向法國大大的表示退讓」嗎？黑衫宰相這樣客氣，本有不得已的苦衷，明白些說，他怕德國法西斯蒂的寶劍，繼續在奧國的天空中盤旋，所以不惜把放在掌心的一塊肥肉，讓法國分嘗一嚙，這也是「兄弟閱牆外禦其侮」之意。不過，意國爲遷就法國起見，業已放棄平素修改和約的主張，這麼一來，又沒有法子拉住匈牙利。布達佩斯（匈京）電訊屢次說到：「法意協定使匈牙利大感不安，貢波斯先生以後或許要明白的跑向德國方面去。」「扶得東來西又倒」，黑衫宰相總感覺到難於應付吧！

法國是心滿意足的，雖在非洲方面割讓了兩塊土地，那只等於九牛一毛，不關痛癢；而所得到的是中歐勢力的伸張，是凡爾賽和約的鞏固。十餘年來相持不下的勁敵，居然在法郎外交影響之下，一致攜手，抵抗希特勒的冒險政策，這不能不說是賴伐爾繼承巴爾都遺志在外交上所建立的第一功。現在小協約國三外長

在一度會商後，決定與有關係各國合作，以求法意協定的實施；波蘭外長柏克亦允參加法、意所提出的不干涉公約；證明法國的霸權重趨穩定。法國新得到意國這個強有力的幫手，似乎對蘇聯的依賴，可以減輕。從這一點觀察，當然有人以為法、蘇關係在法意協定成立以後，或將鬆懈了。

德國呢？親眼看見兩個敵人攜手，當然是不快的。所以柏林的外交界聽到法意協定簽字的消息，表示「驚異」，表示「猜忌」。柏林日報甚至斥責這次保障中歐安全的議定書與墨索里尼主張修改和約的精神背道而馳。然而「木已成舟」，驚異與猜忌是沒有用處的，就是把墨索里尼罵得狗血淋頭，也無濟於事。德國從此更陷於孤立了。儘管波蘭與德國妥協，儘管匈牙利從墨索里尼的懷裏跑過來，可是德、波、匈的「連橫」，終不能與法、意的「合縱」對抗。在法意協定壓迫之下，希特勒似乎不能放棄其「第三帝國」的雄圖吧！

四 「歐洲合作」的可能及其矛盾

在一年半以前，歐洲大陸上三個巨頭（法、德、意）的關係，是德意接近共同對法；現在則改爲法、意協調共同對德了。這種三角式的鬥爭，造成歐洲的不安與紛擾。假使凡爾賽與反凡爾賽兩種勢力繼續並存的話，我想：歐洲的不安與紛擾是不會停止的。

可是站在歐洲大陸圈外而周旋於歐洲大陸三個巨頭之間的，不是還有一個英國嗎？英國也是凡爾賽系統的主人，它對歐洲大陸的政策是「維持均勢」，即維持於英國有利的均勢，不許歐洲大陸的勢力「統於一尊」。它在過去，有時扶法抑德，有時扶德抑法，這一類的把戲真幹得太多了。在希特勒祕密擴充軍備企圖撕破凡爾賽和約的時候，英國對法、意攜手也許寄相當的同情。不過，英國最大的願望，是在法、意攜手的基礎之上，再加入德國，從法、意合作的形式擴大到

法、意、德合作的形式，美其名曰「歐洲合作」，結成反蘇聯的戰線。目前英國正在設法填平法、德之間的鴻溝，薩爾問題總算在英國拉線之下，告一段落了。希特勒在一月十五日不是宣布：「薩爾歸還以後，德國對於法國不再要求領土」嗎？法國提議依照凡爾賽和約劃薩爾爲非武裝區，德國政府不是沒有異議嗎？很明白的，從前以斬斷凡爾賽鎖練相標榜的希特勒，到今日，已在凡爾賽系統前面俯首無辭。假使希特勒果真軟化（但截至現在爲止，德國對奧國問題，尙未表示態度），則法、意便不受威脅，「歐洲合作」的可能性是有的。據一月十五日倫敦透電，英政府擬俟佛蘭亭、賴伐爾到倫敦時，將檢討全部問題，大約英、法、意三國將努力覓取一種方法，對於德國最不滿意的凡爾賽和約內軍事條文，彼此協議廢除。倘能辦到這一步，那麼，「歐洲合作」的主要障礙，就已經排去了。

但在另一方面，據同日倫敦國民新聞電，則謂：佛蘭亭、賴伐爾，倫敦之游

皆將展緩，似乎英、法談話已發生阻礙；且盛傳賴伐爾之意，法不得英國安全保障，不允取消凡爾賽和約內軍事條文；英國對於這種保障尙難承認。可見法國對德國的讓步是很慳吝的啊！

即退一步言，就是英國把法、德兩國勉強拉攏，同時使德、意關係也回到一九三三年以前的狀態，那麼法意協定的基礎又瓦解了。誰保證這兩個「法西同志」不再向凡爾賽系統進攻呢？從這點觀察，似乎法國仍少不了蘇聯這座靠山，法、蘇關係還不至有什麼變化；近日賴伐爾在日內瓦與各國代表會商完成東歐公約，即是好的證明。

再就英國方面說，它固然同意德國重整軍備，却也有限度的。如果德國海空軍繼續擴張，英國就將受到威脅。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邱吉爾在國會發言時，已嚷着什麼「一九三六年的德國空軍將比英國多百分之五十，至一九三七年將倍於英國了。」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是到處潛伏的。在這些矛盾上面，又怎樣能

實現「歐洲合作」呢？

話雖如此，然而英國在目前無疑的要趁着法、意親善的空氣中，趁着薩爾問題告一段落的時機中，向「歐洲合作」的目標前進。

一九三五年一月



英法協定的透視

一 由法意協定到英法協定

一月七日墨索里尼與賴伐爾在羅馬簽訂的法意協定，是一九三五年的歐洲頭一件大事。它不僅引起全世界政治家、外交家以至新聞記者的注視，並且可使歐洲幾個主要國家的相互關係爲之改變。筆者在法意協調與歐洲政局一文中，曾經指出：『法、意本是歐洲大陸上相持不下的兩個霸王，在這兩個霸王的周圍，各有許多小嘍囉依附着，現在它倆既言歸於好，自然在歐洲大陸上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如果這幾句話不錯，則我們觀察一九三五年歐洲政局的新動向，應該以法意協定爲出發點。

法意協定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但在目前情形之下，最感受威脅者，恐怕無過於德國吧！真的，法意協定彷彿是一道長城，包圍了德國西南兩方面的邊界，使其不敢西進，不敢南下。從前歐洲大陸上法、德、意鼎足對峙的局面，到現在已變為法、意攜手一致對德的局面了。這樣一來，則英國向來「維持均勢」的外交政策，又遇到意外的打擊。

「尊嚴的」英國紳士，本站在歐洲大陸之外，可是，歐洲大陸的政局，仍握在他們的巴掌心。所以筆者在上述一文中，同時指出：「在希特勒秘密擴充軍備企圖撕破凡爾賽和約的時候，英國對法、意攜手也許寄相當的同情。不過，英國最大的願望，是在法、意攜手的基礎之上，再加入德國，從法、意合作之形式，擴大到法、意、德合作的形式，美其名曰「歐洲合作」。……目前英國正在設法填平法、德之間的鴻溝。」

自法意協定簽字以後，「尊嚴的」英國紳士是向「歐洲合作」的前途努力的。

果然，不到一個月，佛蘭亭與賴伐爾就聯翩去訪倫敦了。他倆從二月一日起，與麥唐納、西門、艾登、鮑爾溫之流，在唐寧街十號相邸會談，至二月三日午後，會談即經結束，所謂英法協定宣告成功。

英國與法國，同是凡爾賽系統的主人，它倆相互間，固然也有些矛盾，但決不像法、意兩國一樣，在凡爾賽系統上立於相反的地位。法、意在某種目標之下，既可交歡，則靠凡爾賽系統生存的英、法，自然更易於拉攏。所以，法意協定經過了長期的講價還價，而英法協定似乎未大費脣舌，即已水到渠成。

英法協定是從法意協定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我們知道，法意協定的某些條款，在英法協定上得到英國的同意，從這一點說，英法協定已鞏固了法意協定；同時，法意協定未提出的問題，在英法協定上頗有相當補充，從這一點說，英法協定又擴大了法意協定。

難道「尊嚴的」英國紳士做了法、意兩國的尾巴嗎？不是的。法意協定本是

包圍德國的妙計，使希特勒陷於孤立；而英法協定則替德國解圍，使希特勒與兩個拉丁姊妹——法、意——攜手。假使說，法意協定破壞了歐洲大陸上的均勢，那麼，英法協定卻又將歐洲大陸上的均勢重新維持起來。「尊嚴的」英國紳士，畢竟不是弱者。

二 英法協定的基礎及其內容

前面講到，法意協定是包圍德國的，這就是說，法意協定以反德為基礎。試問替德國解圍的英法協定其基礎是什麼呢？

西門在巴黎英國商會發表演說：「我們在倫敦談話之際，不僅為英、法兩國効力，實亦為世界福利及和平而工作。我們在倫敦所完成的工作，絕無反對任何人之意；吾人亦無意成立範圍狹小的協定。所求者惟確立一種計畫，足為各關係國間自由平等討論的根據，使和平事業得更見穩固而已。」照西門的意見，似

乎英法協定的基礎，建立於和平之上。倘真如此，則與英國軍火工業有密切關係的西門，就成了「和平使者」。

如果進一層觀察，便知道這些「外交辭令」，是再騙不了人的。筆者曾於英國現階段的外交政策一文中，寫過下面一段話：

「誠然，西門先生是滿口「和平」的，他所負擔的「和平」任務，是在求歐洲幾個巨頭的大團結；申言之，就是要把法、德之間，德、意之間，法、意之間許多矛盾和緩下來，大家手拉手的，一致出征蘇聯，打擊資本主義共同的公敵。……所謂歐洲大陸之國際合作政策，不待言，是建立在反蘇聯陣線的基礎之上。」

在雪亮的事實之前，我們應該說，英法協定以反蘇聯為基礎。這也不必向別處另找證據，只就英法協定的內容略加解剖便明白了。

關於英法協定的基本任務，是在設法填平法、德之間的鴻溝，使歐洲大陸上凡爾賽勢力與反凡爾賽勢力，一致聯合起來。無論英國如何調停，但是要把這兩

種相反的勢力，做到一致聯合，畢竟是一件難事。固然，希特勒已降低自己的要求，將凡爾賽和約的口號，改爲「軍備平等」的口號；法國卻仍拿出「安全保障」的法寶來對付。這次英法協定對於「軍備平等」與「安全保障」兩者已提出雙方兼顧的具體方案了。

就軍備平等說，英、法兩國承認取消凡爾賽和約第五部分限制德國軍備的條款（萊茵河左岸撤廢軍備的規定除外），但德國必須重返國聯，必須在國聯範圍內訂立一般限制軍備的公約。換言之，就是對德國近年在祕密中擴充的軍備，在附加條件之下，予以一部分的合法化。萊茵河左岸爲什麼除外呢？因爲該處不僅與法國安全有關，且與英國安全有關（鮑爾溫老早說過，英國國防在萊茵河岸）。

就安全保障說，英、法兩國承認：（一）有關係各國間必須以自由談判的方式，訂立東歐公約；（二）法意協定所提出的中歐安全制度，即中歐公約，亦應加以實施；（三）邀請意、德、比共同訂立西歐天空公約。第一點——東歐公約是

舊話重提，未加什麼新的決定。第二點——中歐公約，比較講得具體些，無異給法意協定以有力的保證。這次特別補充的乃第三點——西歐天空公約，這對於法國，尤其對於空軍較弱的倫敦是非常必需的。

在這裏要加以說明的，軍備平等與安全保障，是兩個互相關聯的問題，這即是說英法協定具有不可分割性；或者更明白一點講，就是在英、法共謀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允許德國得到一部分的軍備平等。了解了這一點，便看出西門所謂「爲世界福利及和平而工作」的話，是百分之百的謊言。

現在且讓我把英法協定以反蘇聯爲基礎的真相談一談吧！首先應該指出：英法協定在表面上是從法意協定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骨子裏卻把法意協定包圍德國的意義取消了；尤其是在設法填平法、德之間的鴻溝，使凡爾賽系統上兩個正面的敵人言歸於好；換言之，即是把法蘭西小姐從紅色外交家李維諾夫的手裏拉出來，拖向褐色元首希特勒的懷中去。這簡直是離間法、蘇關係，使法國從蘇

聯的朋友變爲蘇聯的敵人。其次，英法協定不僅輕視東歐公約，而且提出西歐天空公約來與東歐公約對抗，拒蘇聯於天空公約之外，難道這還不是「範圍狹小之協定」嗎？假使真如西門所說：「倫敦談話絕無反對任何人之意」，爲什麼不擴大西歐天空公約而爲全歐天空公約邀請蘇聯參加呢？第三，英法協定對安全保障既有完密的戒備，使德國西進不能，南下不可，祇東向有路可走。這種網開一面的辦法，用意何在？不待智者而後知。同時，又承認德國軍備平等，解除一部分的凡爾賽鎖練，這無異告訴希特勒說：好朋友，趕快厲兵秣馬，東征蘇聯吧！我們根據這三點，便不難窺破英法協定的祕密了。

三 「歐洲合作」的關鍵

英法協定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歐洲合作」的方案，這種方案必須得到英、法以外有關係各國——特別是德國的同意，才能見諸實行，這就是說，英、法兩

國代表在倫敦所成立的協定，不過是共同對德談判的基礎而已。所以在二月三日以後，全世界政治家、外交家以至新聞記者的目光，都由倫敦轉移到柏林，如倫敦泰晤士報曾說到：「歐洲將牽入戰爭乎？抑向和平乎？當從希特勒對於英、法建議所表示之態度以覘之。」就是明顯的例子。希特勒於接到英、法兩國建議之後，宣布停止約會十日，以便從容討論，從這一點看去，亦可窺見柏林方面對於英法協定是非常重視的。根據這些事實，就說「歐洲合作」的關鍵在於柏林，也不爲過。

到二月十五日，德國的覆文公佈了。覆文的內容，非常普泛，使英、法當局爲之失望，甚至可說給英法協定以打擊。德國對於英、法各種建議，祇對西歐天空公約一項，表示歡迎；這是有理由的，過去德國在凡爾賽和約束縛之下，無所謂空軍，這次英、法邀請德國參加天空公約，無異承認德國空軍處在平等地位，當然爲柏林政府所贊同。此外，對於英、法建議中的重要部分，如重返國聯，如

東歐公約，如中歐公約，都無一字涉及；因爲這些建議，由德國去看，或許是新凡爾賽鎖練吧！最出人意外的是：在英、法建議中，對於德國祕密擴張軍備一節，爲慎重起見，曾撇開不提，而德國覆文，反責備各戰勝國不遵行凡爾賽和約規定的裁軍條款，未免有點使英、法難堪。這樣一來，簡直把英國外交家的理想計畫——「歐洲合作」——打得粉碎。波蘭快報說：『英法協定本是一種搖搖欲墜的建築物，德國的覆文復將其四壁拆穿。』語雖近諷，然而也算形容盡致了。

講到這裏，似乎可以引起一個有興趣的問題。前面曾一再肯定的說，英法協定以反蘇聯爲基礎，而事實又證明德國不同意英法協定，這是否是德國不高興反蘇聯呢？假使這樣想，那就錯了。

德國是西歐方面反蘇聯的健將，這是不用懷疑的；英國想利用德國爲出征蘇聯的前哨，所以設法填平德、法之間的鴻溝，這也是不用懷疑的。不過，德國爲自己打算，正要藉反蘇聯這筆「生意經」來與英、法講價錢。希特勒在目前不同

意英法協定，就是因爲這次協定給予德國的東西太少，夠不上反蘇聯的報酬。因此，德國在覆文中，表示願與各國政府作個別的談判，尤其願與英國先行單獨商量。如果英、法能夠滿足德國的要求，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德國在反蘇聯的戰爭中，自然是不怕死的先鋒隊。從這點觀察，似乎「歐洲合作」的關鍵，與其說在柏林，倒不如說在倫敦，在巴黎；申言之，就是看凡爾賽系統的主人——英、法，對於凡爾賽系統下的被壓迫者——德國，能否再讓一步？

是的，關於薩爾問題，已經讓一步了；關於軍備平等問題，又經讓一步了。雖說不能填平德國的慾壑，但在英、法眼中，却以爲是天大的人情。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現階段，誰都要生存，誰都要牢牢抓住自己的生命線，在孔夫子以「禮讓爲國」的教義未深入西歐之前，則英、法之對待德國，決不能如「咱們貴國」之對待日本。儘管希特勒有得隴望蜀的野心，我想英、法兩國——尤其是法國——不會持節節退讓的態度。

姑就英法協定、中德不同意的條款再加考察吧！萊茵河左岸軍備問題，與安全保障有密切的關係，英、法是不肯輕易放棄的。中歐公約問題，對英雖無多大痛癢，却是法意協定的核心之一，就是法國願意讓步，而意國亦必拼命力爭，看了墨索里尼近來一面調派軍隊馳赴非洲，一面對意、奧邊境嚴加戒備，即可明白。東歐公約呢？本是英國最冷淡的問題，法國以受小協約國的壓力（捷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熱望東歐公約成功以爲安全保障，在這一點上，小協約國與蘇聯是一致的。）也不能置之度外，如果法國放棄東歐公約的話，就等於放棄小協約國的領導權。至於重返國聯問題，從表面看來，似乎不大重要，但德國迭次聲明，非取得平等地位，決不重返，試問在英、法做凡爾賽系統主人的時候，德國能夠取得平等地位嗎？根據這些事實去考察，便知道德國想英、法再讓一步，的確不易辦到，假使說，英國爲貫徹「歐洲合作」的目標起見，可以對德國通融，但法國是「安全保障」的堅持者，大抵不會過於示弱，自撤藩籬吧！

總之：在反蘇聯的基礎上向「歐洲合作」的前途努力，是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英國）認為必須採取的統一戰線。可是各資本主義國家相互之間（尤其是法、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橫阻着，因此，便決定了反蘇聯戰線在統一過程中的困難；因此，便決定了英法協定前途上的盤根錯節。目前預言「搖搖欲墜」的英法協定，被德國「拆穿四壁」以後，馬上要塌臺，固然是武斷；但在縱橫捭闔的政局中，一口咬定為「各種矛盾之綜合」的英法協定，今後仍進行無阻，也過於樂觀。我們注視着歐洲各國矛盾的發展吧！我們抓住着矛盾發展的線索再來估計英法協定的前途吧！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

東歐互助公約

甲 近兩月來，歐洲各國關係似乎有改善的趨勢，如法意羅馬協定，英法倫敦協定，以及法奧巴黎協定，都很順利的成功。這樣發展下去，一定有更大的收穫在後頭。就說今年是「歐洲協定年」也未嘗不可。但是，我不明白，爲什麼東歐互助公約鬧了大半年，到現在還在擱淺中呢？

乙 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成功有成功的原因，擱淺也有擱淺的原因。

甲 那麼，東歐互助公約擱淺的原因在什麼地方呢？

乙 要說明東歐互助公約擱淺的原因，就必須從它的起源講起。想你總還記得：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初開軍縮會議的時候，西門與巴爾都是正面衝突的，衝突的內容很簡單，就是西門替德國賣力氣。正因為英德站在一起，所以法國的「安

全保障」愈成問題。在這種情形之下，法郎外交便提出東歐互助公約——一種東方羅迦諾公約——以為自衛之計。打開窗戶說亮話，東歐互助公約是法郎外交防止德國侵略的「錦囊妙計」，即使德國陷於孤立。

甲 在防止德國侵略這一點上，蘇聯也是需要的，怪不得蘇聯外交家——李維諾夫對於東歐互助公約深感興趣哩！

乙 對於東歐互助公約深感興趣的，不僅李維諾夫一人，不僅蘇聯一國；在法國領導下的捷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三小協約國）也是歡迎的；就是波羅的海三小國，如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立陶宛，亦非常贊成。因為它們都把德國當「老虎」看待，想用東歐互助公約做「老虎籠」，把這隻俄老虎關起來。

甲 既有這許多國家贊成，論理，東歐互助公約應該早日產生，何以如此「難產」呢？

乙 問題不是這樣簡單。老謀深算的英國，在歐洲政局中，常有決定一切的

作用。假使它不同意東歐互助公約，即有許多國家贊成，也是很麻煩的事。所以巴爾都在訪問小協約與波蘭以後，便於一九三四年七月初親往倫敦，與英國當局交換關於東歐互助公約的意見。據常情推測，西門既在軍縮會議上「爲虎作倀」，應該反對法郎外交包圍德國的計畫，然而經過巴爾都詳細解釋以後，英國却又回過頭來贊成東歐互助公約。

甲 是的，英國當時贊成東歐互助公約是事實，豈止贊成東歐互助公約，就是法國拉蘇聯參加國際聯盟，英國也表示同意。這種翻雲覆雨的政策，我是不大懂的。這要請你解釋解釋。

乙 說穿了也沒什麼難懂。從表面上看，由於巴爾都聲明：第一，東歐互助公約，不拒絕德國參加，並答應等德國參加後，承認德國軍備平等，即是說，東歐互助公約的本來面目已有相當改變。第二，英國贊成東歐互助公約，沒有在羅迦諾公約之外，增加新負擔。有這些理由，英法的意見就趨於一致了。假使我

們進一層看，却有更值得注意的事實。巴爾都赴倫敦，恰在德國「六卅事變」之後，當時國社黨的政權是飄搖不定的。聰明的英國人，深知再為希特勒撐腰，不大合算，所以不得不與法國敷衍。英國翻雲覆雨的政策，大抵以「六卅事變」為其關鍵。

甲 照這樣看，英國既放棄反對意見，回過頭來贊成，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乙 可不是嗎？在英國轉變態度以後，意大利也贊成東歐互助公約了。這時候的法郎外交，真是左宜右有，無往不利。

甲 然則東歐互助公約何以未如願相償呢？

乙 以後問題的重心，落到德國與波蘭身上。德國當「六卅事變」過去之後，希特勒又倔強起來了，明目張膽的反對東歐互助公約，波蘭似乎成了德國的應聲蟲。它倆反對之聲，到一九三四年九月國聯開會的前夜，達於最高點。德國在致各國牒文中，竟公開的說：『東歐互助公約特別規定法國受攻擊，則蘇聯擔保，

蘇聯受攻擊則法國擔保，德國以爲從政治上說，實際並無如此擔保之必要。總之：德國對於東歐互助公約的保障，不能希望有任何利益。德國比較贊成雙方條約，但對多方條約並不反對，不過訂立雙方條約時，當使各國以互不侵犯爲義務，且遇衝突時，應由各關係國互相諮詢以求解決，不應在條約內規定遇有戰爭時，須以兵力相援助。」照德國的意思，祇贊成「互不侵犯」與「互相諮詢」；認爲「互相援助」不必要，且對德國無任何利益。如果德國不存心挑戰，不甘爲戎首，我想：無論如何是沒有理由拒絕參加東歐互助公約的。

甲 德國蓄意破壞和平，在上述牒文中，簡直不打自招了，這是無待說明的。難道法蘇兩國就讓「功虧一簣」的東歐互助公約被德國一紙牒文斷送了麼？

乙 法蘇兩國是仍繼續進行談判的，且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締結一次協定，相約在進行談判期內，彼此不訂立任何妨害東歐互助公約成立的協定。可見法蘇關係並未疏懈。也許可以這樣說，在德國未放棄其侵略政策以前，法蘇關

係決不會疏懈。

甲 英國既贊成東歐互助公約，爲什麼不盡一臂之力，把德國拉攏一下呢？

乙 前面講過，英國轉變態度是在「六卅事變」以後與法國敷衍的，這就是說，英國贊成東歐互助公約是無誠意的。因爲英國對於東歐互助公約根本沒有興趣，當然不願「成人之美」，當然不願盡一臂之力，拉攏德國參加。爲什麼如此？

第一，英國有意縱容這隻俄老虎（德國）與盤據歐亞兩洲之間的大熊（蘇聯）角鬪；第二，英國要繼續做「扶德抑法」的老文章，不許法國藉蘇聯之助在歐洲大陸上壓倒一切。

甲 那麼，在倫敦協定上，英國何以又同意把東歐互助公約提出來呢？

乙 說到倫敦協定，話就更長了。倫敦協定的基本意義，可說是英國紳士想把法蘭西小姐從蘇聯外交家李維諾夫手中拉向德國元首希特勒懷抱裏去；這就是說，英國想打破法蘇的聯合，建立法德的聯合，使凡爾賽勢力與反凡爾賽勢力，

精誠團結，大家把鎗口對着蘇聯。這種「雄圖」是非常明白的。不過在目前環境之下，法蘭西小姐能不能離開李維諾夫？願不願愛上希特勒？那是另一問題。我們且撇開這些閒話不談，專就東歐互助公約講吧。不錯，東歐互助公約在倫敦協定上已提出來，這當然是法國的主張。倫敦協定對於東歐互助公約如何決定呢？據賴伐爾在倫敦的播音，只提到：「有關係各國間，必須以自由談判的方式，訂立在東歐方面相互協助的公約。」這種「橡皮式」的說法，對於東歐互助公約並無什麼幫助，至多只能證明倫敦協定未閉塞東歐互助公約談判之門而已。何況在倫敦協定的另一部分，却又提出與東歐互助公約對立的東西？英國紳士的「詭計」是不能掩盡天下耳目的啊！

甲 所謂與東歐互助公約對立的東西是什麼？

乙 那是指西歐天空公約而言。鮑爾溫老早講過：「英國國防在萊茵河岸」，從這句話裏可以想見英國害怕倫敦的天空受德國的襲擊。這次英國爲拉攏法德合

作起見，答應取消凡爾賽和約中限制德國軍備的條文，同時提出英法德意比五國締結西歐天空公約，以為安全保障，不邀蘇聯參加。把西歐安全與東歐安全分為兩起，本已說不過去；而又特別重視西歐安全，故意漠視東歐安全，這就無異告訴德國說，不許西進，只許東征。在這種意義上，指西歐天空公約與東歐互助公約對立，還是帶幾分客氣；如果老老實實的講，應該說英國提出西歐天空公約來打消東歐互助公約。

甲 英國為什麼要這樣幹？難道東歐不安全，西歐就安全嗎？

乙 你的話是對的。我們相信：和平事業是整個的不可分割的問題。如果戰爭在東歐爆發，則西歐亦必捲入炮火之中，本是人人共喻的真理。這一點，英國當局也未嘗不知道。不過，英國當局知道是一回事，行動又是一回事，知道這樣幹於和平無益，又偏偏要這樣幹，那就不是維持和平而是準備戰爭了。因為拉攏法德合作，一致進攻蘇聯，是英國一貫的外交政策。這次倫敦協定可以說是英國

外交政策得到初步的成功。報載：西門從英法倫敦談判以後，對於東歐互助公約顯見冷淡；近來倫敦方面有人提議將東歐互助公約改為東歐諮詢公約；甚至如倫敦每日郵報，認為：『英國若參加東歐互助公約，即代蘇聯保障疆界；此實荒謬之尤。』這些事實，把英國反對東歐互助公約的真面目揭破了。

甲 在英國反對之下，在西歐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法國會放棄東歐互助公約嗎？

乙 就目前情形說，還不能作這種結論。第一，西歐天空公約雖經德國同意，但倫敦協定的其他部分，德國在覆文中一字不提；這就是說，法德之間的矛盾是不易緩和的。豈僅法德之間如此，就是英德之間也不見得「水乳交融」。最近西門擬訪柏林，却因英國國防白皮書發表，被德國政府託詞擋駕。在這種僵局之前，法國的安全保障，仍無把握。第二，小協約國受德國的威脅，要求締結東歐互助公約的熱度，非常之高。如果法國漠視東歐互助公約，那就無以滿足小協約

約國的要求，不啻把小協約國推到蘇聯——始終爲東歐互助公約努力的蘇聯——方面去。法郎外交肯出此下策嗎？所以，在法國目前還少不了東歐互助公約。

甲 有這些複雜關係，怪不得東歐互助公約擱淺到現在啊！據你看：東歐互助公約今後不至流產麼？

乙 這倒很難說。不過，我們要卜東歐互助公約今後的休咎，須從歐洲政局的發展中去求答案，目前還不能隨便斷定哩！

一九三五年三月

中歐公約

甲 中歐公約這四個字，在報紙上常常見到，究竟內容怎樣？

乙 要明白中歐公約的內容，不可不先講中歐問題的嚴重性。簡單些說，中歐問題主要的是奧國問題。

甲 奧國成了歐洲的火藥庫之一，這是一般人的口頭禪。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小拿破崙陶爾斐斯在維也納被刺的一幕悲劇，震撼了全世界，當時有許多人說，歐洲快要開火了。可是這幕悲劇在排演的時候，雖說使看者提心弔膽，然而收場以後，奧國依然太平，歐洲也依然太平。

乙 這種太平是建立於火藥庫之上的，換言之，即是火藥庫未爆發前的太平。就拿陶爾斐斯被刺來說吧，這位小拿破崙名雖死於奧國國社黨人之手，實則

死於褐色英雄希特勒之手。希特勒爲實現其「第三帝國」的夢想起見，不得不進行「德奧合併」，不得不打倒反對「德奧合併」的陶爾斐斯。另一方面，「德奧合併」是聖日耳曼和約所禁止的，希特勒進行「德奧合併」無異撕破聖日耳曼和約，不獨凡爾賽系統的主人——英法不許可，就是與凡爾賽系統對立的意大利，也不讓其德國「法西同志」的勢力南下，妨害自己在中歐的霸權。因此，英法意便藉維持奧國獨立——當然是名義上的獨立——的大題目，來與希特勒對抗。這樣一來，奧國就成了歐洲列強矛盾集中的焦點。所謂中歐問題的嚴重性，即是指此而言。不過在陶爾斐斯被刺以後，希特勒似乎覺得「衆怒難犯」，尤其是自命爲奧國獨立的保護者之墨索里尼，居然陳師奧境，不辭一戰，使德國不敢冒險。在這種情形下面，希特勒也看風轉舵了。所以七月二十五日維也納的火花，未引起整個火藥庫的爆發。

甲 希特勒既已看風轉舵。那麼，中歐問題的嚴重性就減輕許多了。

乙 這祇是暫時如此。我們知道：在德國積極備戰的空氣中，中歐問題——特別是奧國問題——決不會長期無事。這一點，法意兩國當局是深深懂得的，所以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所簽訂的羅馬協定，對於中歐問題，已有詳密的佈置。

甲 怎樣佈置呢？

乙 這就是你所問的中歐公約的內容。中歐公約有兩個要點：一是法意兩國共同向舊奧匈帝國的鄰國及領土繼承國——即德奧匈捷克南斯拉夫波蘭羅馬尼亞七國，建議締結公約，彼此尊重現有疆界，並不干涉其他簽字國的內政。一是法意兩國約定，如遇奧國受到威脅的時候，應該相互諮詢，並邀請德匈捷克南斯拉夫波蘭羅馬尼亞參加這種諮詢公約。因為指出不干涉內政，所以又稱爲中歐不干涉公約，因爲上列各國大抵以多腦河流域爲限，所以又稱爲多腦河公約。

甲 在中歐公約上，法意兩國提議尊重現有疆界，提議不干涉其他簽字國的內政，提議奧國受到威脅應該相互諮詢，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阻止德國向中歐發展

嗎？

乙 自然是這樣。所以中歐公約乃至整個羅馬協定，應該說是一對拉丁姊妹（法意）共同攜手，建立反德的聯合戰線。奧國在中歐公約保障之下，不再是德國的俎上肉，當然喜得跳起來。就是法國領導下的小協約國——捷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也歡迎中歐公約。

甲 那麼，這一對拉丁姊妹，在歐洲大陸上，不是從此可以支配一切嗎？

乙 從某一方面看，你的話是不錯的。然而站在歐洲大陸以外的英國，向來有左右歐洲政局的力量。法意提出的中歐公約，儘管與英國無直接關係，可是沒有英國從中幫助，一定要枝節橫生。所以法國在簽訂羅馬協定以後，即與英國談判。談判的結果，倫敦協定又於二月三日正式成立了。倫敦協定的內容，在這裏無須列舉，但承認中歐公約應該加以實施，却是英法當局一致的意見。不過，英國依照自己傳統的維持均勢政策，硬要在法意攜手的基礎之上，把德國拉進去，

從法意的合作，擴大而為法意德的合作，或者說得好聽一點，就叫做「歐洲合作」。

甲 中歐公約本來是邀請德國參加的。英國把德國拉進去，不是與法意兩國原意相同嗎？

乙 在形式上相同，在內容上却不相同。因為法意邀請德國參加中歐公約，是藉中歐公約來限制德國，用我國的成語說，即是「請君入甕」。英國把德國拉進去，就中歐公約方面言，不過是「安全保障」的條件之一，而在另一方面，則承認廢除凡爾賽和約中的軍事條款，予德國以軍備平等權，使十餘年來受凡爾賽鎖練束縛的戰敗國，在不侵犯中歐的條件下（自然還有其他條件），得以重整武裝。這就不是「請君入甕」，而是「縱虎歸山」了。英國為什麼要這樣幹？一句話說完，即是：在「歐洲合作」的大旗之下，準備向蘇聯出征，至少是讓德國有重整武裝的自由，努力東進，執行其反蘇的任務。

甲 德國願意參加中歐公約嗎？

乙 當然不願意，我們只要看羅馬協定簽字後，柏林的外交界表示「驚異」與「猜忌」的態度就知道了。在法意向德國正式建議請其參加中歐公約的時候，柏林政府並未公開反對，祇提出兩點，要求詳細的答覆：第一，詢問羅馬協定中所謂「約定相互不干涉對方國家的內政」，作何解釋？第二，詢問除羅馬協定中所指出的各國外，他國是否可參加多腦河公約？法國怎樣答覆？我未留心。但意大利的覆文，在中國報紙上已見過；關於第一點的解釋是：「依照法意羅馬協定，簽約國不僅相約尊重他國——尤其是奧國——的獨立及領土完整，且相約不作任何行動，以威脅簽約國的政治社會制度。」關於第二點，則指出：「就原則論，多腦河公約應首先以領土直接相連的各國，即意奧南斯拉夫德捷克匈牙利等爲其簽字國；以後波蘭法羅馬尼亞亦可參加。」你看，這種覆文，果能使德國滿意嗎？到後來……

甲 後來怎樣呢？

乙 後來，倫敦協定把中歐公約與西歐天空公約東歐公約一道提出，以為「安全保障」的條件，同時又予德國以軍備平等權，論理，德國是應該接受的。然而二月半間德國對於倫敦協定的覆文，祇歡迎西歐天空公約一項，却沒有一個字提到中歐公約。從這些事實，便可窺見德國對於中歐公約的態度了。德國如此，在德國影響下的波蘭，自然也沒有兩樣。所以到現在，中歐公約還不過是法意兩個巨頭的提議及其附庸國的贊成，距簽字的時間尚遠哩。

甲 英國既在倫敦協定上同意中歐公約，為什麼不設法使德國就範呢？

乙 前面講過，倫敦協定予德國以軍備平等權，彷彿是「縱虎歸山」。真的，德國這隻俄老虎，在擺脫一部分凡爾賽銷練以後，的確已咆哮起來。你看，倫敦協定只邀請德國參加西歐天空公約，希特勒便宣布正式組織空軍。倫敦協定只有條件的廢除凡爾賽和約中的軍事條款，希特勒便宣布實行全國強迫軍役制。俄老虎正在咆哮的時候，當然不肯就範，誰也不容易使其就範。

甲 難道英國就袖手旁觀，讓這隻俄老虎咆哮下去麼？

乙 英國「縱虎歸山」，本有其遠大的目的，老實說，就是要這隻俄老虎去蹂躪蘇聯。說到這一點，我們應該知道：英國對於東歐公約與中歐公約的態度是不同的。英國對於前者，似乎含幾分敵意，至少是聽其自生自滅；而對於後者，在「歐洲合作」的意義上，未嘗不希望得到成功。西門與艾登在三月底前往柏林，大抵是勸德國重返日內瓦，也可說是勸德國就範。柏林談話的內幕，到現在還像一個悶葫蘆，令人猜不透。不過，就各種電訊透露出來的消息，似乎希特勒氣焰很高，提出許多駭人聽聞的要求，以為重返日內瓦的條件。專就與中歐有關係者而論：據說，已提出改訂捷克疆域，使捷克境內三百五十萬德國人居住的土地，併入德國；其次，關於奧國問題，希特勒一口咬定，奧國境內主張歸附德國者占絕對大多數，認為德奧合併，在事實上無可避免，凡一切保障奧國領土完整的公約，就應該規定意國勢力與德國相同，不至使其深入奧國；此外，奧國人民如表

示與德國合併的志願，則公約中亦應顧及。假使這些消息可靠的話，我們便看出希特勒對中歐方面仍是始終不忘情的。所以西門回國後，在下院報告英德談話經過情形，承認希特勒態度強硬，以致談話結果，雙方意見大相懸殊。這就是說，英國也無法使德國就範了。

甲 英國既無法使德國就範，難道法意兩個拉丁姊妹就讓中歐公約功敗垂成麼？

乙 就目前的情形說，德國這樣的不顧一切，不是中歐公約的成敗問題，而是整個歐洲的和平與戰爭問題。法意兩個拉丁姊妹，受到德國這隻俄老虎的威脅，當然要在羅馬協定的基礎上，再想方法來箝制這隻俄老虎。是的，法國已將德國撕破凡爾賽和約這重公案提出國聯了，但德國現非國聯會員，不受國聯任何決議的拘束。想箝制德國恐怕還要借重實力吧？法蘇捷締結互助公約同盟之說，雖然言之過早；可是賴伐爾擬訪莫斯科是事實，在未來的法蘇要人談話中，一定

比日前艾登的外交旅行，更有具體的收穫。在法意及其附庸國的聯合陣綫上，再加上蘇聯這支有力的援軍，當可使孤立的德國暫時不敢輕舉妄動。現在整個的歐洲，確已臨到腥風血雨的前夜了，關於局部的中歐公約，是否流產？倒不是當前的主要問題。



一九三五年三月

德國重整軍備與凡爾賽和約

甲 近來報紙上一提及德國重整軍備，常常牽涉到凡爾賽和約中的軍事條款。關於凡爾賽和約，曾聽見講過，大抵是各戰勝國加在德國身上的鎖練。但其中的軍事條款，內容怎樣，我不清楚，請你扼要說明一下！

乙 你說凡爾賽和約是加在德國身上的鎖練，一點也不錯。所謂軍事條款，就是那一大串鎖練中的幾個環子。據說，在和約的第五項，從一五九條至二一三條，把德國的軍事，限制得非常嚴密。陸軍最多十萬人，歸國防部指揮，不許設立參謀部，不許施行強迫軍役制，所有兵士都為自願的，軍役期限定為十二年。海軍祇能有戰艦與輕巡洋艦各六隻，驅逐艦與魚雷艇各十二隻，人員不得超過一萬五千人。潛水艇、坦克車、重砲、毒氣、以及軍用飛機，都一概廢止。萊茵河

東岸三十哩內，作爲解除軍備區域。這些限制是十分苛刻的，

甲 爲什麼要這樣苛刻呢？

乙 各戰勝國費了四年多工夫，才把德國打敗，在得意之餘，當然要防止德國報復，所以想出這樣苛刻的辦法，使其永遠不能翻身。可是各戰勝國的外交家，決不認爲是苛刻，反把這件事說得極其冠冕堂皇，彷彿限制德國軍事，即是普遍裁軍的第一步。在和約上曾經指出：「爲謀各國軍備有普遍限制的可能起見，德國承認遵守海、陸、空軍限制條款。」你看，這句話多麼漂亮。

甲 在德國承認遵守海、陸、空軍限制條款以後，各戰勝國是否進行普遍裁軍呢？

乙 沒有這回事！那些說漂亮話的外交家，向來沒有打算把漂亮話變成兌現的支票。他們在表面上有時嚷着什麼普遍裁軍，其實在骨子裏，是甲國想裁乙國的軍，乙國想裁甲國的軍，鬧了不少的笑話。一部軍縮會議的醜史，把各戰勝國

的騙局徹底揭穿了。

甲 那麼，德國不出來講話嗎？

乙 當然出來講話。起初，德國希望各戰勝國把軍備減低，這就是說，要各戰勝國在軍事上「降級」，降到與德國相等的程度。假使這種辦法能夠做到，只有德國最叨光，因為不化什麼腰包，即取得軍備平等。可是各戰勝國不肯答應。後來，德國又改變方式，希望允許自己擴充軍備，這就是說，德國要求在軍事上「升級」，升到與各戰勝國相等的程度。這種辦法由德國去看，本沒有前一種好，然而各戰勝國也不肯答應。

甲 這樣說來，德國在凡爾賽鎖練束縛之下，不是永遠不能取得軍備平等嗎？

乙 那是當然的。不過，德國自希特勒上台以來，為完成其「第三帝國」的好夢起見，在祕密中擴充軍備。陸軍方面，除正式的國防軍外，有挺進隊，有鋼

盜團，有勞動營，都是數量龐大的後備軍。空軍方面，如民用飛機的發達，是誰也知道的，這些民用飛機到必要時都可變為軍用飛機。同時，又設立航空部，訓練大批的駕駛人員。海軍方面雖較弱，然袖珍戰艦亦在加緊製造之中。總之一句話，德國不合法的軍備，早引起各戰勝國的注意與驚慌了。另一方面，希特勒又公開的要求軍備平等，這自然通不過；於是不客氣的向日內瓦投擲炸彈，聲明退出軍縮會議，退出國際聯盟，與各戰勝國決裂。

甲 以後各戰勝國怎麼辦呢？

乙 戰勝國以英法為主體，但英法對德的態度就不一致。法國是與德國正面衝突的，英國固然不願德國掙脫凡爾賽鎖練，可是也不願把德國壓抑太過，讓法國在歐洲大陸上獨占鰲頭。因此，英國寧可對德讓步，勸其重返日內瓦。在這一點小小的分歧上，英法兩國代表有時鬧得面紅耳赤，有時又談的很開心。外交家本有幾副面孔，沒有什麼奇怪。

甲 希特勒肯上英國的鈎，重返日內瓦麼？

乙 他未嘗不願意，不過特別聲明要在重返日內瓦之前，取得軍備平等吧了。這一點是英國不能單獨解決的，非商得法國同意不可。法國一聽到「軍備平等」的口號，即用「安全保障」的口號來回答。「軍備平等」與「安全保障」，成了法德兩國對立的中心問題。英國要拉德國回到日內瓦去，就必須設法把這兩個不調和的題目——軍備平等與安全保障——做出一篇天衣無縫面面俱到的文章。

甲 這篇文章似乎不大好着筆，恐怕比我國八股時代的搭題還難做。

乙 然而英國畢竟把這篇文章做成了。這篇文章是什麼？就是名噪一時的倫敦協定。倫敦協定的內容，你是知道的，用不着詳細說明。簡單些說，倫敦協定是以德國回到國聯商訂普遍裁軍公約為條件，而取消凡爾賽和約中的軍事條款，同時，又要德國參加西歐天空公約，參加中歐公約，參加東歐公約。更簡單些

說，倫敦協定是在共謀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承認德國得到一部分的軍備平等。

甲 倫敦協定固然是由英國草創由法國修飾而成的一篇好文章，可是到現在，德國並不接受。

乙 也不能說毫不接受，對於德國有利的部分，如西歐天空公約，不是在二月十四日的覆文中表示接受嗎？不過，希特勒非常狡猾，他所以接受西歐天空公約，不是爲增進安全保障，而是爲取得在空軍上的平等地位。人家做的是一氣呵成的文章，他只從整篇文章中割取適合自己口味的一節。豈止割取一節而已，並且在三月十二日宣布正式組織空軍，又在三月十六日宣布實行全國強迫軍役制，這就無異公開的把凡爾賽和約中的軍事條款撕成粉碎了。倫敦協定給予德國以某種讓步，是在讓步之中，鞏固凡爾賽和約。而希特勒却藉這一點讓步，大刀闊斧的向凡爾賽系統進攻。

甲 凡爾賽和約差不多與我國的不平等條約一樣，雖說被撕成粉碎者只是軍

事條款一部分，究竟大快人心！

乙 假使希特勒站在民族解放的立場上做這件事，那是值得同情的。可惜德國情形與我國不同，我國是被帝國主義者宰割的半殖民地，德國却不是半殖民地，而是帝國主義者，至少應該說是失意的帝國主義者。因為如此，所以希特勒正式組織空軍與實行全國強迫軍役制，不是要求民族解放，而是準備侵略戰爭。更明白一點說，希特勒向凡爾賽系統進攻，其目的不僅在打倒受法國操縱的舊凡爾賽系統，並且在建立以德國為主人翁的新凡爾賽系統。所謂「第三帝國」，所謂「德意志高於一切」，就是鐵的證明。

甲 既是這樣，那麼，倫敦協定允許取消凡爾賽和約中的軍事條款，不是有意「助桀為虐」嗎？

乙 倫敦協定在某種限度內也有「助桀為虐」的意思，這當然是英國的「錦囊妙計」。乾脆一句話，英國主張對德國解除一部分的凡爾賽鎖練，並非為日耳

曼民族的自由，而是要希特勒的德國做進攻蘇聯的先鋒。這一點，在目前流行的刊物上，已成了「老生常談」，用不着在此重複。不過，倫敦協定雖然允許取消凡爾賽和約中的軍事條款，却不是無條件的答應德國任意擴張軍備，像希特勒現時所幹的把戲一樣，馬上把常備軍擴張到五十萬人。希特勒的「得一寸進一丈」，也許出於英國意料之外吧！

甲 我們可否說英國上了希特勒的當呢？

乙 也不能這樣說。第一，希特勒所擴張的陸軍，是與英國無害的。第二，德國空軍本給倫敦以相當的威脅，但希特勒已表示接受西歐天空公約，可使英國放心。第三，英國所怕的德國海軍，未聽到希特勒提出什麼擴充計畫。因為有這些特殊情形，所以英國在希特勒氣餒高張之後，仍持鎮靜態度，仍望德國重返國聯，仍派西門到柏林去。法國報紙罵英國政府「懦弱」，「屈服」，其實英國政府何曾「懦弱」？何曾「屈服」？不過為貫徹更遠大的目標——進攻蘇聯——起見，

不得不於無可容忍之中，再加容忍。德國國防部長白隆培將軍在三月十七日演說：『吾人亦應牢記大戰所與吾人之教訓，避免二次大戰，以吾人必須拯救自身及未來之德國。萬一二次大戰爆發，則歐洲不足爲戰場。』是的，歐洲不足爲戰場，則戰場當在歐洲大陸以外。照白隆培將軍的意見，自然是指進攻蘇聯說的。英國始終遷就德國，其祕密就在這裏。

甲 那麼，法國怎麼辦呢？

乙 法國爲凡爾賽和約的守護者。像希特勒這樣大胆的撕破和約，是法國絕對不能容忍的事。所以法國政府對德國重整軍備，提出嚴重抗議，堅持德國有遵守國際義務之必要。同時，法國輿論又一致鼓噪起來，主張由列強組織鎮靜而堅決的集團以反對德國。在法國號召之下，當然有許多國家附和。小協約國是不待說的，巴爾幹公約簽字國是不待說的，就是意大利也向德國抗議，認爲由單方面決定取消國際條約所造成的事實，在未來的談話中，一概不能接受。至於蘇聯，

無疑的更與德國立於敵對的地位。賴伐爾現已接受蘇聯的邀請，於四月中抵莫斯科。據目前形勢估計，法蘇兩國或有進一步的結合。在法蘇結合的基礎上，小協約國，巴爾幹公約簽字國，甚至波羅的海三小國都可參加。意大利依照羅馬協定亦要替法國敲邊鼓，德帝國主義本是一隻俄老虎，在俄老虎快要出柙的時候，是你也叫打我也叫殺的。假使這種估計不錯的話，那麼，英國縱容德國進攻蘇聯的計畫，反而替蘇聯造成一道包圍德國的萬里長城了。到那時候，英國當局也許要說：『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吧！

甲 如果法德兩國關係繼續惡化，是不是倫敦協定的基礎，由動搖而瓦解呢？

乙 那是可能的。不過，英國還想努力使動搖了的倫敦協定趨於穩定。一方面派外相西門赴柏林向希特勒請安；另一方面，在西門赴柏林之前，派掌璽大臣艾登來巴黎對賴伐爾及蘇維區（意國代表）敷衍；而西門又有離柏林後訪問羅馬

之說。英國代表到處奔走，無非想運用縱橫捭闔的手腕，以彌縫法德的裂痕，拆散法蘇的結合而已。英國這種玄妙的理想，在我看來，是不易實現的，至少在目前是如此。

甲 希特勒這樣的硬幹，對遠東有無影響呢？

乙 當然有影響。在德國重整軍備的巨彈中，可以激起各帝國主義軍備再競爭的怒潮，這就是說世界大戰的爆發日益迫近了。假使大戰之火在歐洲燃燒着，誰也沒有方法阻止其不延燒到遠東來。何況日本帝國主義是與德國站在一條陣綫上的。日來東京報紙，都替德國張目。且說：「德國最近強迫人民服軍役，為數年來最重要的事件，日本對於德國的舉動，極表贊同。」日本何以贊同德國呢？自然是趁着德國在歐洲活躍的時候，自己好在遠東橫衝直撞，不待言，吃虧者自然又是「咱們貴國」。說到這裏，應該深深認識：世界上的一切是整個的。我們觀察歐洲的事變，決不可抱「隔岸觀火」的態度。

歐洲和平與戰爭的新陣線

——從英法協定說到德國撕破凡爾賽和約——

無論從那一方面觀察，醞釀多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確已逼近總爆發的前夜，這是無可懷疑的。

不過自一九三五年一月以來，在歐洲方面，有許多左右時局的國家，彼此關係已經改善。第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一月七日，法意協定簽字，使兩個「口和心不和」的拉丁姊妹，釋嫌修好。其次，薩爾問題是著名的歐洲火藥箱，幸於一月十三日，和平解決了。到二月三日，英法協定又在倫敦成立，從此以後，這兩個凡爾賽系統的主人，對某些重要問題，採取一致的步調，亦是歐洲大局好

轉的證明。及至二月下旬，奧國公局先後訪問巴黎與倫敦，更使中歐問題，多得一層保障。所有這些事實擺在面前，彷彿歐洲大陸上濃厚的戰雲，被和煦的春風吹散了不少。加以各國外交家，在公開演說中，你也滿口和平，我也滿口和平；這些偉大人物用盡「粉飾太平」的詞句，以致許多小百姓們，似乎都覺得戰爭之神已退避三舍，而整個歐洲又被和平之神統治了。

如果骨子裏的真相與表面相符，那是再好不過的事。不幸偉大人物的「口角生春」依然掩蔽不了徧地的火藥庫。在這裏，我無須說，黑衫宰相調兵出征非洲的雄圖，也無須說，愛琴海岸同胞殺同胞的慘劇，因為這些局部的火燄，尙不足以引起燎原之災。現在且從關係歐洲大局的英法協定去觀察吧！我在英法協定的透視一文中，曾說過：『英法協定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歐洲合作」的方案，這種方案必須得到英法以外有關係各國——特別是德國的同意，才能見之實行，這就是說，英法兩國代表在倫敦所成立的協定，不過是共同對德談判的基礎而

已。」不料二月十五日德國的覆文，把英國的夢想——「歐洲合作」打破。所以波蘭快報說：「英法協定本是一種搖搖欲墜的建築物，德國的覆文復將其四壁拆穿。」英法協定的效果既是這樣，我們能說歐洲大陸上濃厚的戰雲被和煦的春風吹散了不少麼？

然而局勢的嚴重並不止此。被一般改良主義者視為「和平的」英帝國主義，突然在三月四日發表所謂「國防政策白皮書」了。這可說是黑暗天空中的一聲霹靂。白皮書規定英國海陸空軍費又增一千萬鎊以上。據統計，英國軍費在一九一三年為七千七百二十萬鎊，至一九三四年已增到一萬一千四百九十萬鎊，即是說，二十年內增了百分之四八·八。在龐大的數字之上，今年再增一千萬鎊，本算不了什麼。可是在英法協定簽字以後，在所謂偉大人物「粉飾太平」之後，又玩這一套把戲，不啻自己打自己的耳光。鮑爾溫先生怎樣解釋呢？他在國會裏說：「白皮書中所陳說的政策，不獨無害於和平，並可使將來的和平，更為鞏

固。」這種「帝國主義的哲理」，害怕戰爭的小百姓們是不能了解的。我們只知道：過去高談「軍縮」的紳士，現在居然公開的「軍擴」起來，不能不說是帝國主義新軍備競爭的第一砲。第一砲既響了，第二，第三，……等砲，一定相繼而起。

果然，在英國國防政策白皮書發表的次日，就引起希特勒的「外交病」，要求西門展期赴柏林。「尊嚴的」紳士碰了這個「軟釘子」，自然有幾分不痛快。可是還有更不痛快的在後頭。紳士遇到流氓，無疑的是紳士上當。看啊！三月十二日，柏林不是宣布在四月一日正式組織空軍嗎？三月十七日，柏林不是又宣布重施全國強迫軍役制嗎？英國在軍備上向前走一步，德國則向前走兩步。鮑爾溫認為英國的國防政策是鞏固和平，希特勒也會說漂亮話，所以宣布：『德國政府欲在精神上實質上保有必要的兵力，藉以維持德國和平，即以維持歐洲和平。』棋逢敵手，誰也不讓誰占一點便宜。這樣一來，德國就將凡爾賽和約公開的撕破

了。

在凡爾賽系統上與德國正面對立的法國怎樣應付呢？當然要「以眼報眼，以齒對齒」。據三月十五日巴黎電，法國政府發表宣言，略謂：「當德國以片面行動大增其戰鬥實力之際，法國的戰鬥實力，未可須臾容其下落。法國政府對於德國的舉動，不能較英國更稍容忍。一九三五年四月中召集的新兵，其軍役期限已由一年增至十八個月。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召集者，及此後四年中召集者，均將增至二年。」這無異把現役軍人增加一倍。爲什麼如此？在宣言尾上，鄭重聲明：「僅爲保障和平與安全並使侵略者不敢逞其慾望」。大家都用「鞏固和平」，「維持和平」，「保障和平」以爲「軍擴」的口實，我們除了長嘆一聲：「和平和平！許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外，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根據這些驚人的消息，誰也看出歐洲戰爭的危機，正在不斷的增長。危機的基本原因是什麼呢？無疑的是帝國主義這個「魔鬼」作祟，如果帝國主義繼續存

在，如果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一天天緊張，則戰爭的危機，要不可避免的一天成熟。英國的國防政策白皮書，德國的組織空軍與重施全國強迫軍役制，法國的延長軍役年限，都是帝國主義本身迫切的要求。所有一切什麼「和平」的飾辭，祇是面目猙獰的「魔鬼」（帝國主義）用以騙人的「假幌子」而已。

倘把這些基本的原因撇開不談，專講帝國主義新軍備競爭在最近所以活躍的原因，那就不能不歸咎於英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不久以前，我在英國現階段的外交政策一文中，曾寫過下面一段話：

「就歐洲大陸言，英國向來採取「維持均勢」政策，不許某一國特別強大。近年來，法國本占優勢，英國則扶助德國。自希特勒掌握政權以後，英國變成了德國的靠山，一方面在技術上由維克公司供給德國的坦克車及其他武器，使其重整軍備；另一方面，又在外交上幫助德國獲得軍備平等權。一九三四年六月初間，西門與巴爾都在日內瓦軍縮會上鬧得面紅耳赤，問題就在這裏。西門爲什麼替德國大賣氣力呢？扶德即是抑

法，固然於英國有利；但英國主要的動機並不在此。推開窗戶說亮話，那就是因為希特勒的德國是反蘇聯的急先鋒。希特勒與波蘭攜手，共同東進，企圖奪取烏克蘭，本是英帝國主義者擊節贊賞的妙計哩。」

假使這種意見不錯，我們便知道英國的扶德政策，有兩面刀鋒：一面是抑制法國，另一面——主要的一面——是打擊蘇聯。正因為英國有這種更遠大的目標，所以對德國讓步，同時勸誘法國對德國讓步。薩爾問題是在英國調停之下和平解決的。英法協定承認取消凡爾賽和約第五部分限制德國軍備的條款，要求德國參加西歐天空公約……即是英國扶德政策進一步的成功。

德國是在凡爾賽鎖練之下受束縛的一隻老虎，偶然把鎖練放鬆一點，即刻就咆哮起來。薩爾問題解決的結果，勝利屬於德國。希特勒嘗了這點勝利之味，又引起「第三帝國」的野心，對奧國問題，對米美爾（Memel）問題，曾有一度的緊張，即是明證。英法協定具有不可分割性，可是德國不管「三七二十一」，祇

接受對自己有利的條件；因為允許其參加西歐天空公約就宣布正式組織空軍；因為允許取消限制軍備條款就宣布重施全國強迫軍役制。真的，德國一旦擺脫了凡爾賽鎖練，便「如虎生翼」了！這種險象，全由英國一手造成。申言之，英國扶德政策，即是把老虎在鎖練下解放出來，讓其擇肥而噬。英國要人口中的「和平」，在實質上恰是和平的反面——準備戰爭。

萬一戰爭爆發於歐洲，在火藥庫遍地皆是的情形之下，捲入某些國家，延長到什麼時候，誰也不能預計。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犧牲最大者自然是廣大羣衆。所以當戰爭危機一觸即發的今日，除了那些軍火工業家，軍火販賣商人，可以大發其財外，誰想生存，誰就應該舉起反對戰爭的旗幟。反對戰爭的澈底辦法，是完全的普遍的廢止軍備。不管是海軍也吧，陸軍也吧，空軍也吧，都是屠殺人類毀滅生產的武器，應該一律廢止。只有全世界海軍陸軍空軍通通消滅的時候，人類才可獲得真正的和平。

不過，廢止軍備的辦法，曾由蘇聯的外交代表再三提出過，結果，是此路不通。因為在帝國主義支配的世界，要想廢止軍備，無異「與虎謀皮」。帝國主義要維持殖民地或者要掠奪殖民地，都不能不靠龐大的海陸空軍。如果英帝國主義的軍備廢止，我想所謂「英旗無落日」的大不列顛帝國，恐怕不要三天就分崩離析了。至於那些後起的帝國主義，求達掠奪殖民地的目的，也不能不訴之戰爭，也不能不瘋狂的擴充軍備。所以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不僅廢止軍備辦不到，就是縮減軍備亦辦不到。要辦到，只有廣大羣衆起來推翻帝國主義——推翻製造戰爭的帝國主義。

難道在目前就束手無策麼？也不是如此。不得已而思其次，那就要靠向來主張和平的國家以及近年感覺戰爭於己不利轉而趨向和平的國家——前者以蘇聯爲代表，後者以法國爲代表——一致攜手，起來反對戰爭。蘇聯所揭櫫的和平政策——與社會主義原則分不開的和平政策，在兩三年來起了重要的作用，這是有許

多事實證明的。法國以前本是反蘇聯的領導者，但自希特勒在德國抬頭以後，受到戰爭的威脅，即掉過頭來與蘇聯拉攏，借助蘇聯的和平運動以延緩戰爭的爆發。法蘇結合可說是歐洲和平的保證，在過去是如此，在目前更是如此。

前面講過：英國扶德政策，即是把老虎在鎖練下解放出來，讓其擇肥而噬。

現在這隻老虎在英國縱容之下，快要在歐洲蹂躪一切。西進則法國與比利時首當其衝；（固然希特勒在薩爾問題解決以後，聲明對法不再要求領土，但這種聲明是靠不住的。）南下則奧國與捷克必蒙災難；東向則波羅的海三小國——尤其是立陶宛——成了虎口下犧牲者。如果波蘭爲虎作倀的話，則蘇聯境內的烏克蘭亦爲德國垂涎之物，無論向何方面侵略，戰爭之火，即當燒遍歐洲。如果歐洲發生積屍成山流血成河的災難，則遠東亦非安全地帶，中國更是帝國主義的戰場。當此千鈞一髮的關頭，法蘇兩國想制止德國這隻老虎出柙，自然要作更進一步的結合。在法蘇結合的基礎之上，小協約國（捷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與波羅的

海三小國是樂意參加的，更透過巴爾幹公約把希臘與土耳其吸收進來，更透過法意協定把意大利與奧國吸收進來（匈牙利或許不願參加），結成東歐，中歐，南歐反對戰爭的共同戰線，則德國這隻老虎就不敢越雷池一步了。只有這樣幹，才可使波蘭與德國分開（就是不分開也無能為力），才可使匈牙利不至走進德國的懷抱，把德國孤立起來，使其在孤立之中放棄「擇肥而噬」的政策。目前歐洲和平的關鍵，大抵握在法蘇兩國的手中。

對待縱容德國的英國應該怎樣呢？讓其在歐洲大陸外睜開眼睛看看。假使歐洲大陸上反對戰爭的戰線很牢固，英國也許在無計可施的窘境之下，放棄扶德政策吧！大家對德國施用高度的壓力，或可使英國轉變態度。不過截至現在為止，英國對德國還是極端容忍的。這也不用多找證據，只看在德國宣布重施全國強迫軍役制以後，英國輿論抱鎮靜態度便知道了。倫敦泰晤士報說：「如希特勒之舉動，僅為謀取平等之一種方法，則其為害尚非不可收拾，外相西門應照原定計畫

往游柏林。……惟有亟須問諸希特勒本人者，德國是否欲誠摯參加集體的安定制
度，而進行限制軍備之平等計畫乎？」（三月十八日倫敦路透電）英國這樣的容
忍，法國當然不滿意，所以巴黎迴聲報以英國踟躕顧無所決定，引為憾事。

英國何以對德國如此寬大呢？理由很簡單，就是前面說過的因為希特勒的德
國是反蘇聯的急先鋒啊！德國國防軍司令白隆培在三月十七日演說：「吾人應牢
記大戰所給與吾人之教訓，避免二次大戰，以吾人必須拯救自身及未來之德國。
萬一二次大戰爆發則歐洲不足為戰場。」這幾句話，似乎把「春光洩漏」了。歐
洲不足為戰場，則戰場一定在歐洲大陸以外。在白隆培的心中，也許認定只有蘇
聯境內是最好的戰場吧！聽了白隆培的演說，我們便明白英國對德國所以寬大之
故了。

儘管白隆培與英國心心相印，然而客觀事實的發展，並不如英國所預期。英
國要反對蘇聯，不能不拉攏德國；要拉攏德國，不能不放鬆德國身上的鎖練。不

料德國在鎖練放鬆之後，居然不受英國的控制。這就是說，英國拉攏德國反而碰到德國的釘子，此其一。德國在英國縱容之下，耀武揚威，許多國家——尤其是法國更如芒刺在背，愈不能與蘇聯分開。這就是說，英國反對蘇聯反而把許多國家推到蘇聯方面去，此其二。這些事實，一方面證明歐洲戰爭準備的積極；另一方面，證明歐洲和平運動的展開。目前的歐洲，仍處在戰爭與和平的十字路上，不過陣線略有變動吧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九日燈下

凡爾賽和約撕破後的歐洲與遠東

一 希特勒的炸彈

『德國的侵略政策，乃全歐心坎中的炸彈，這顆炸彈得向任何方面爆炸。』一月來的事實，似乎把這句警語證明了。

大家知道：戰後十餘年的歐洲政局，建立在凡爾賽和約的基礎之上。凡爾賽和約是什麼？從某一方面去看，『凡爾賽和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果』；從另一方面去看，『凡爾賽和約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因』。現在，我們要估計歐洲政局，當然要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果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因的凡爾賽和約拿來考察一下。

不待言，凡爾賽和約是箝制德國——失敗的帝國主義——再起的武器。在全文三百餘條之中，除規定賠款與劃定國界外，對於軍備復嚴加限制，空軍不許設立，陸軍與海軍減至最低限度。由戰勝國看來，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禍首——德國應受的懲罰，或者說得漂亮一點，箝制德國，即是保障歐洲的安全。

現在怎樣呢？自褐色英雄——希特勒跳上德國的政治舞臺以後，「撕破凡爾賽和約」的口號，不時聽見過；近來，這種口號已變成震動全世界的霹靂了！我不願意誇張這種事實，也不願意抹煞這種事實，特摘舉如下的材料，以為討論的根據。

德政府今日宣布德國空軍將於四月一日正式成立，此為德國第一次破壞凡爾賽和約限制德國軍備之規定；其尤重要者，此舉可表示德元首希特勒實行德國重整軍備之決心。新空軍將歸普魯士總理兼中央航空部長戈林將軍指揮，加飛行將軍之銜號。全國將分爲五空軍區，另設海軍航空司令一員。（三月十二日柏林路透電）

德國發表徵兵計畫，突如其來。昨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宣傳部長郭培爾臨時召集外國新聞界代表，赴宣傳部談話。郭氏親自宣讀元首希特勒之手諭，廢止凡爾賽和約，並立刻完全恢復德國軍備。內閣通過之法律計有三節：（一）立刻實行全國強迫軍役制度；（二）德國平時軍額分爲十二軍團，三十六師，約五十萬人；（三）授權國防部長白隆培依法執行。（三月十七日倫敦國民新聞電）

這兩段驚人的消息，的確是從全歐心坎中由希特勒親手拋出來的炸彈。從此戰爭的恐怖，瀰漫全歐，彷彿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悲劇，又要重行開幕。凡爾賽和約既撕破了，則以凡爾賽和約爲基礎而建立的歐洲政局，不可避免的要動盪起來。所以，有許多人嚷着：『德國已經宣戰了！』

固然，希特勒在告民衆書中，曾大鼓大擂的說：『此次重整軍備，僅視爲維持和平之防禦工具，決不用以攻擊他國。』這幾句話，似乎非常動聽，不料希特勒自己在三月杪與西門、艾登談話的時候，已忘得乾乾淨淨了。據英國每日電聞

報 (Daily Telegraph) 駐柏林特派員探悉，希特勒提出重返國聯的五項條件，除德國空軍應與英國對等，德國海軍應比法國增加一倍外，不是要求取消波蘭走廊並聲明德國東部邊界非一成不變麼？不是要求改訂捷克疆域麼？不是要求德、奧合併麼？如果這些消息不錯，我們便知道希特勒的告民衆書，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罷了。口頭上說重整軍備不用以攻擊他國，實則目前歐洲各國中，積極備戰，以攻擊他國爲目標者，要推德國坐第一把交椅。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禍首是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首也被歷史先生注定了由德國擔任，所不同者，從前是威廉第二執指揮刀，現在是希特勒執指揮刀。

二 誰是德國的靠山

有些人常說，德國自退出國聯以來，在外交上已陷於孤立的泥沼之中。加以國社黨在奧國的活動，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維也納的鎗聲，硬把意大

利的「黑衫同志」逼到法國方面去，以致兩個拉丁姊妹（法、意）一致攜手，締結了羅馬協定。這不僅是孤立，且又替敵人造成聯合戰線，簡直是故意向牛角尖裏走。現在，又瘋狂似的撕破凡爾賽和約以干犯衆怒。希特勒並沒有三頭六臂，究何所恃而不恐呢？

我們知道：希特勒雖說有幾分瘋狂，然而決不是傻子，他這樣一不做，二不休，大刀闊斧的幹，當然也有他的如意算盤。他相信「納粹」（Nazi）主義以反赤爲其歷史的任務，一定博得資本主義之王——英國的青眼，特別是保守黨在內閣占優勢的時候，更以傳統的反蘇聯運動爲一切外交政策的中心，則對於「納粹」主義予以提攜，乃是決無可疑之事。去年維也納某雜誌上，曾記載英國著名的保守黨員有下面一段談話：

「我們給日本對蘇聯以行動的自由，則日本現時所採用的輸出政策，將有根本的改變。我們給德國以武裝的權利；我們與法國締結同盟，英、法合作的結果，則德國西進。」

就不可能了。另一方面，我們替德國在東方留一條路，使其可以擴張。我們用這種方法去鼓勵日本與德國，且以制止蘇聯，使不得逞。[Imprecor, Vol. 15, No. 2, P. 43]

這段談話，可說是英國目前外交政策的注釋。真的，在倫敦協定中，英國允

許取消凡爾賽和約的軍事條款，給德國以武裝的權利了；且提議締結西歐天空公約，阻止德國西進了；而又故意輕視東歐公約，拒蘇聯於天空公約之外，更替德國在東方留一條路使其可以擴張了。希特勒在「這種方法鼓勵」之下，當然要「感涕零」；當然要遵照英國紳士的意旨，加倍努力；當然要秣馬厲兵，「制止蘇聯，使不得逞」。這樣看來，德國重整軍備，實由於英國的「教唆」。如果沒有英帝國主義做靠山，我想：希特勒儘管「渾身是膽」，恐怕不能不有所顧忌吧！

或許有人以為這是推測之詞，不能據為鐵案。那麼，我們不妨看看在德國撕破凡爾賽和約以後，英國的態度怎樣？大家知道：自三月半以來，法國輿論非常憤慨，而英國輿論則極為鎮靜；同時，巴黎政府向柏林提出嚴重抗議，堅持德國

有遵守國際義務的必要；羅馬政府亦聲明由單方面決定取消國際條約所造成的事實，在未來的談話中，一概不能接受；連遠隔重洋的華盛頓政府，也由赫爾發表宣言，主張現行條約應該嚴格遵守。倫敦政府呢？却出人意外的謙遜，在德牒文中，詢問是否準備重返國聯？是否決定在國聯統率下參加集體安全組織？是否仍願西門、艾登往遊柏林？這樣的客氣，真是十足的紳士風度。所以法國報紙斥責英國「懦弱」、「屈服」，甚至說「德國敲詐行爲，已由英國加以獎勵」。在這些事實之前，就認爲德國重整軍備這幕喜劇，是柏林與倫敦當局共同串演的「雙簧」，也未嘗不可。

不過，希特勒是得一寸進一丈的人，英國既助長了他的氣燄，似乎又控制不住他。西門、艾登不遠千里而赴柏林，「與此偉大民族親自款洽」（西門離柏林飛機場宣言中語），結局，遇到「不識相」的希特勒，提出許多狂妄的要求，索價太高，無從還價；甚至在皇家代表之前，希特勒公然自誇「德國空軍已與英國相

等」，使人有些難堪。以致西門於三月二十八日在下院報告的時候，不能不承認希特勒的態度強硬，不能不承認談話的結果，雙方意見大相懸殊。然而西門是未表示絕望的，且以爲能夠瞭解對方的見地，總算不虛此行。是的，「德國有精神上與政治上的理由，視蘇聯爲大敵」；希特勒聲明「一切互助公約，如有蘇聯在內，則德國決不參加」。這顆「定心丸」，或許是英國替德國撐腰所得的唯一的代價。究竟是德國利用英國呢？還是英國利用德國呢？似乎各有各的如意算盤吧！

三 英國外交家的活躍

當英國名義上的外交大臣——西門在柏林飛機場與其親自款洽的偉大民族告別的時候，而英國事實上的外交大臣——艾登則開始其「最有興趣的旅行」（艾登答真理報駐柏林記者語）而赴莫斯科。在短短的三日（從三月二十八至三十）內，有公開的宴會，有密室的對談，又於樽俎折衝之餘，參觀紅軍，參觀畫展，甚至

在英國國歌與國際歌合奏聲中參觀歌舞劇。一方面，我們聽到紅色外交家高舉香檳盃祝英皇壽；另一方面，我們又聽到皇家代表欽佩波爾雪維克首領史達林認識甚深。似乎十八年來互相疑忌的兩國，藉艾登的旅行，「在英、蘇邦交發展上開一新階段」。（李維諾夫語）

我們能否照倫敦某報的標題，認為「英、蘇之競爭已終止」呢？假使得出這種結論，當然是錯誤的。前面講過：英國傳統的反蘇聯的運動為一切外交政策的中心。從而知道英國的外交政策，決不會因艾登一次「最有興趣的旅行」，發生根本的改變。艾登不是屢次向報界聲明：「這次莫斯科談話，亦與柏林談話相等，係屬探訪性質」嗎？的確，艾登這種聲明，是非常坦白的。不過在這裏應該附加一句，就是：艾登在莫斯科探訪的結果，似乎與柏林的結果不同。在柏林所得的印象，是「雙方意見大相懸殊」；在莫斯科所得的印象，是「目前兩國政府在國際政策的主要事態上並無利害衝突」（四月一日莫斯科塔斯電）。話雖如此，

然而英國方面人士却又說：「艾登在莫斯科所計畫的一切，非經倫敦同意，仍不能發生效力。且英、蘇雙方意見接近，大半由「希特勒犯最嚴重的外交失策」（艾登左右語）所致。倘希特勒改變其強硬態度，則英國對蘇聯的妥協態度，未始不可改變。」（三月三十一日莫斯科哈瓦斯電）從這一段話中，我們不難看出：艾登所謂「最有興趣的旅行」，似乎別有涵義。「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間」，艾登之意不在與莫斯科拉攏，而在乎來莫斯科跑一趟以壓低希特勒的氣焰。這就是說，英國在表面上與蘇聯親善，並不是放棄反蘇聯運動，而是在迂迴曲折的形式上，促進德國這支反蘇聯的隊伍，聽英國的指揮。

艾登在莫斯科完成其所謂「良好的工作」以後，即過華沙與布拉格（捷京）而返倫敦。他在華沙，曾與波蘭當局作數次談話。依據電訊，談話結果，波蘭表示不願參加現在的東歐互助公約，如代以柔性方案或改爲東歐諮詢公約，似乎可以接受。布拉格當局的意見，則又與華沙相反，認爲東歐互助公約實與小協約

國的傳統政策相符。當然的，艾登訪問華沙與布拉格的使命，決不如訪問莫斯科的重要，或者用艾登自己的話，應該說不是最有興趣的旅行。我在這裏，也用不着多講。

英國外交家爲什麼這樣活躍呢？答案很簡單，英國是資本主義之王，目前雖說有幾分衰老，然而殖民地遍全世界，要維持資本主義的殘壘，不能不準備與社會主義的蘇聯一決雌雄。不幸在執行這種歷史任務的時候，適逢資本主義殘壘內的兄弟們，有閹牆之爭；這是英國外交家夢寐不安之事，因此，不能不自告奮勇，周旋於歐洲兄弟們之間。不幸向歐洲各國周旋的時候，遇到一個淘氣的兄弟不受約束，以致爲親者所痛，爲仇者所快，因此，又不能不繞些圈子，甚至於要與仇者敷衍一下，借助外力來威脅這個不受約束的兄弟，早日回頭。英國目前的外交政策，就是這樣。這位資本主義老大哥的「苦心孤詣」，是值得「佩服」的啊！

四 十字路口上的歐洲

不管英國怎樣在「歐洲合作」的目標上努力，而歐洲大陸上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的裂痕，一天天深刻化，却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看吧，在德國重整軍備的過程中，與德國正面對立的法國——凡爾賽系統的忠誠守護者——不是宣布延長軍役年限嗎？法國宣布延長軍役年限的理由是：德國不顧一切，以單方面的行動，大量增加軍額。德國呢？卻又藉口於法國延長軍役年限，故不能不採取最使德國安全的必要計畫。各把責任推卸到對方身上，究竟誰曲誰直？我們沒有興趣去審問這筆官司。總之一句話，是大家準備屠殺罷了。法國與德國如此，法、德以外的國家亦如此。就是以「和平使者」自命的英國，也發表所謂國防政策白皮書。怪不得英國工黨議員在國會中大呼：『吾人已出發作戰矣！』我們近日在報紙上常常見到法軍增防德邊與法軍續開德邊的消息，證明歐洲局勢的嚴重，不祇

是備戰，而且已動員。真如史提爾（F. Steel）所說：『假使戰爭今日在歐洲爆發，也許對任何人不會引起驚異吧！』

在整個歐洲局勢惡化的今日，尤其是在法、德兩國劍拔弩張的今日，法國利於維持現狀，似乎不願首先挑釁，所以問題的樞紐就落在德國身上。真的，德國這類全歐心坎中的炸彈，得向任何方面爆炸。向西爆炸嗎？就復仇主義說，這是可能的。但因英國調停的結果，歐洲的火藥箱（薩爾問題）已撤去了，希特勒到現在仍宣言對法無土地之爭。向南爆炸嗎？德、奧合併確是希特勒不忘情的事。但受羅馬協定的威脅，不能不稍待須臾。向東爆炸嗎？取消波蘭走廊改訂捷克疆域的要求，雖經德國官方否認過；但米美爾問題至今還在緊張中，瓜分烏克蘭更屬「一向情願」。不過沒有波蘭做助手，決不敢單獨冒險去幹。現在，波蘭當局似乎又有幾分猶豫了，最近邀請賴伐爾於訪問蘇聯時，順道過華沙，即對法國再送秋波她表示。德國在這樣四面碰壁的窘境中，一方面固然瘋狂的準備戰爭，

同時又不得不在戰爭開幕之前，有所瞻顧。不錯，英國本是它的靠山，對於希特勒向東發展，常不斷的加以鼓勵。然而經過艾登這次「最有興趣的旅行」，至少總覺得蘇聯有不可侮的力量。拉狄克在艾登初抵莫斯科之日，曾傲氣凌人的說：「蘇聯方面準備以鄭重親信的態度，與英國爲增進和平而努力。英國如欲採取其他政策，則其結果將召致軍事的災難。我們固不願此災難的到來，惟有各種理由，得令我們對此災難的畏懼心理，次人一等。」（三月廿八日莫斯科塔斯電）假使英國也估計到反蘇聯戰爭太無把握，在目前或許要警告希特勒懸崖勒馬吧！根據這些事實，我們應該認識：歐洲確臨到戰爭爆發的前夜，祇因挑戰者不敢輕於嘗試，以致和平運動之門尙在半掩半開之中。今日的歐洲正站在戰爭與和平的十字路口上。

因爲如此，四月十一日在斯德萊柴舉行的英、法、意三頭會議，便值得全世界的注意了。有些人認爲斯德萊柴會議可以決定歐洲的命運，至少可以決定歐

洲政局發展的前途，這種看法，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斯德萊柴會議的結果怎樣？到本文發表的時候，已有事實證明。在這裏，無須妄加推測，我祇想把英、法、意同床異夢的態度略講幾句。

一般說來，斯德萊柴會議是英、法、意的門法會議，麥唐納、佛蘭亭、墨索里尼都親自出馬，其重要可知。議事日程上的主題，自然是對德，申言之，即希特勒公開撕破凡爾賽和約，英、法、意能否採取同一的步調共謀對付？說到這一點，情形就複雜了。法國對德是非常氣憤的，除向國聯申訴請予嚴厲制裁外，傳在進一步的拉攏小協約國，進一步的借重蘇聯，鞏固反德的聯合戰線。日來盛正的法、蘇、捷軍事防守條約，當然不是無因。意大利為阻止德國南下起見，以對德抗議為滿足，主張英、法、意制定共同行動的方針以應付一切事變，這一點，是與法國一致的；同時，又替奧、匈、保張目，贊成這三國重整軍備，這一點，頗使小協約國驚慌，法國也不大願意。老謀深算的英國，則別有懷抱。據四

月九日倫敦國民新聞電訊，英國閣議決定採取「調和」政策，（一）贊成法、蘇、捷三國的軍事防守條約；（二）與意聯合勸法准許奧、匈、保重整軍備；（三）勸法、意對德審慎從事，應該注意將來事態的推進，不當斤斤力咎既往。照此看來，英國的葫蘆裏仍裝着舊藥；換句話說，英國還是在「歐洲合作」上用工夫。爲什麼要這樣？在同一電訊中，已說到：「英國以對德重整軍備一事不取激烈手段爲其參加斯德萊柴會議的政策，並將勸告法、意代表以此係新時代，當以前途有何危險爲前提，而不能以德國戰前的差誤爲根據。」所謂「新時代」，所謂「前途危險」，無疑的指蘇聯而言，「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我們是一見就明白的。

英、法、意的態度，既是同床異夢，要想一致對德就不容易辦到了。結局，或許另翻花樣，提出什麼可望而不可即的全歐公約來敷衍一下，以便各國在夜長夢多的談判中，積極準備未來的大屠殺。如果斯德萊柴會議能得到某種妥協的話，妥協的內幕就是如此。

五 遠東受何影響

說到遠東，與歐洲沒有兩樣。在歐洲的凡爾賽和約，固然撕成粉碎；在遠東的華盛頓海約，亦是片紙不存。太平洋的怒濤，自「一九一八」後，三年來未曾一日平靜過。假使說，全歐心坎中的炸彈是德國，那麼，遠東心坎中的炸彈就應該是日本了。拿德國與日本比較，則前者是失敗的帝國主義，後者是勝利的帝國主義；前者處在列強包圍之中，後者處在獨霸一方之境。從而知道遠東政局的嚴重性，並不減於歐洲。

這裏沒有篇幅讓我分析遠東一般的情形，祇能把凡爾賽和約撕破後在遠東所受的影響，敘述一二。

誰也知道：歐洲問題與遠東問題是分不開的。歐洲的風暴可以改變亞洲的天氣，大西洋的巨浪可以激起太平洋的波濤。同樣，歐洲大陸上發生了燎原的火

災，則或遲或早的要延燒到遠東來。現在就將希特勒撕破凡爾賽和約這件事來說吧，這無疑的是歐洲戰爭爆發的信號，尤其是反蘇聯戰爭爆發的信號。許多國家看見這個信號，都異常驚詫，只有日本成爲例外。記得三月十九日東京日日新聞的論文上有這樣的一段話：『德國最近重行強迫人民服軍役，爲數年來最重要的事件，……必獲得不謀私利的國家之同情。因此，日本雖是凡爾賽和約簽字國之一，但亦極贊同德國最近的決議案，並對於德國竭誠表示萬分熱烈的同情。』日本爲什麼這樣同情呢？決不會因爲日本是什麼不謀私利的國家，剛剛相反，正因爲日本是天字第一號謀私利的國家，想趁着希特勒在歐洲拋出炸彈的時候，自己在遠東的「混水中撈魚」，所以引德國爲志同道合的知己。這就是說，遠東在凡爾賽和約撕破後所受的影響，即日本帝國主義的魔手更有了自由行動的機會。

第一，假使德國在歐洲發動了反蘇聯的戰爭，則日本必在遠東方面進攻蘇聯。中東路問題雖告一段落，然日本進攻蘇聯的口實是隨時皆有的。何況日本進

攻蘇聯的範圍，非常廣闊，除傀儡國與蘇聯毗連的地帶外，如蒙古、如新疆都可
在進攻蘇聯的旗幟下，任意奪取。

第二，假使德國在歐洲發動了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則日本必在遠東方面獨
佔中國。三年來我們本一天天鑽進日本帝國主義毒爪之下了。如果歐洲戰爭一
起，則在各帝國主義捲入漩渦無暇東顧的時候，日本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
張開血口，企圖把整個中國囫圇吞下去。固然因此可引起帝國主義在遠東的戰
爭，但戰爭的犧牲當以中國為最大。

以上兩種影響，大抵是不可避免的。這並不是說，日本帝國主義的魔手有了
自由行動的機會，中國便是命定的失敗者；也不是說，中國再沒有抵禦侵略的方
法。戰爭是被壓迫者受難的時候，戰爭也是被壓迫者翻身的時候，問題的焦點，
在於我們有無計畫，有無勇氣，有無決心。假使我們不願受難而願翻身的話，那
麼，我們就應該迅速準備着，準備着握住民族自衛的武器，與侵略中國的帝國主

義作你死我活的鬥爭。

現在，凡爾賽和約已撕破了！世界大戰的序幕快揭開了！日本帝國主義又要進一步的活躍了！我們怎樣爲被壓迫的中華民族爭取出路呢？

一九三五，四，十，淡雲微雨之日。



法蘇互助公約

甲 近兩年來，法國與蘇聯一天親密一天，現在法蘇互助公約又簽字了，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這件事上。然前者是帝國主義國家，後者是社會主義國家，就政治經濟制度言，沒有一點相同之處，論理，應該如水投石，格格不入，何以居然這樣打得火熱呢？

乙 正因為政治經濟制度不同，所以它倆在過去是對立的，將來也許還要翻臉。但在目前祇能說是例外。

甲 我不明白爲什麼有這種例外？

乙 那當然應該感謝希特勒先生。

甲 難道法蘇「聯姻」是希特勒說媒嗎？

乙 也不是這樣說。你知道：德國自希特勒上台以來，是左右開刀的：一方面反對凡爾賽和約，使法國不安；另一方面又高舉反赤之旗，使蘇聯害怕；這即是說，希特勒成了法蘇兩國的敵人。它倆在這個敵人之前，釋嫌修好，本是思想得到的事。所以，在法蘇互不侵犯條約正式批准後，這「兩大共和國」漸漸變為好朋友。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八日，蘇聯加入國聯的喜劇，誰也明白是法國巴爾都設法串演的。在法蘇關係好轉之中，固然不是希特勒說媒，但由希特勒左右開刀的政策所促成，却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甲 希特勒左右開刀，促成法蘇接近，證之事實本係如此。法蘇接近以後，德國在外交上就越發孤立了，很明顯的這是希特勒的失策。我不明白他為什麼不改絃更張呢？

乙 在希特勒的腦筋中，似乎沒有想到改絃更張這回事，他只知道蠻幹。一九三四年六七月間，法蘇兩國提出東歐互助公約要求德國參加，這即是說，法蘇

當開始接近的時候，要求德國共同擔保東歐的安全。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說是法蘇伸出手來拉攏德國。不料希特勒仍舊蠻幹，很堅決的拒絕了東歐互助公約。拒絕的理由是：德國認為沒有這樣擔保的必要，且對德國無任何利益。這樣一來，東歐互助公約就擱淺了。

甲 有人說東歐互助公約是反對德國的，所以希特勒不贊成。這話對嗎？

乙 說不對也對，說對也不對。東歐互助公約的基本任務在擔保東歐的安全。假使德國是真正愛護和平的國家，誰也不能說東歐互助公約對德國有什麼不利。從這方面看，東歐互助公約就不是反對德國的。假使德國存心侵略，打算在東歐鬧亂子，那麼，東歐互助公約即無異箝制德國的武器了。從這方面看，東歐互助公約又是反對德國的。不過，希特勒在實際上拒絕了東歐互助公約，可說是自己揭破自己的陰謀。因此，法蘇兩國愈感覺到東歐時局益趨嚴重。

甲 那麼，法蘇兩國怎麼辦呢？

乙 它倆還是爲東歐互助公約繼續談判。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李維諾夫與賴伐爾相約不締結任何妨害東歐互助公約成立的協定；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日的倫敦協定，又把東歐互助公約舊話重提，這當然是法國的意見。結果，德國依然不理；希特勒甚至公開聲明：一切互助公約，如有蘇聯在內，德國決不參加。可見東歐互助公約談判之門也被希特勒關閉了。到了這個時候，法蘇兩國不能不別尋途徑，不能不另有計畫，以應付時局，所以在斯德萊柴會議的前夜，法蘇互助公約草案就披露了。根據這些事實，我們便知道：法蘇互助公約是德國拒絕東歐互助公約以後的產物。假使希特勒不瘋狂似的拒人於千里之外，我想：法蘇兩國是不會來這一套的。

甲 在法蘇互助公約談判的進行中，不是曾經有過一度波折嗎？何以發生波折？

乙 外交上的奧妙，是一言難盡的。你知道：法蘇互助公約草案，是在斯德

萊柴會議的前夜披露的，這顯然是法郎外交的把戲，因為法國想藉此威脅英國，使麥唐納西門之流，不要在斯德萊柴會議中再替德國撐腰。果然，英國在這種威脅之下，對法國的希望總算給了某種限度的滿足，這一點，在四月十七日國聯斥責德國破壞和約的議決案上已具體表現出來。法國在日內瓦不僅得到英國的幫助，並且得到波蘭的支持，這點小小的勝利，竟把法郎外交家的頭腦弄昏了，賴伐爾之流滿以為法國沒有蘇聯做靠山也可控制德國，這是法蘇互助公約以發生波折的原因。

甲 發生波折以後，何以又能談判成功呢？

乙 這還是外交上的奧妙啊！在法郎外交家頭腦清醒之後，覺得四月十七日的議決案等於一紙空文，在實際上沒有什麼效力，這即是說，英國所給的幫助是「口惠而實不至」的。就是波蘭偶然對法國送一次秋波，也不見得是與德國分手。法國終於彷徨起來了。另一方面，小協約國是渴望法蘇互助公約早日簽字

的，據巴黎迴聲報消息，如法蘇互助公約一日不成，小協約國即一日不允談判多腦河公約。這種外來的壓力，亦是法國不能脫離蘇聯的又一原因。所以，法蘇互助公約儘管有一度波折，到底還要「花好月圓」。祇有我國某晚報的記者，看見法蘇談判偶然停頓，即狂嚷起來，說法蘇聯合是李維諾夫的幻想。現在一切都明白了，究竟是李維諾夫的「幻想」呢？還是那位記者的「近視」呢？事實先生的「棍子」，打在身上是夠痛苦的，我不知道那位記者如何受得住？

甲 天下事大半不是一帆風順的，只要最後成功，就是經過一些波折也沒有什麼。現在我問你：依照法蘇互助公約的內容，是對法國比較有利，還是對蘇聯比較有利？

乙 我們先從內容說起吧！據法國外交部正式發表者，有公約五條，及議定書三條。在這裏，用不着把全文復述一次，祇就其中要點，摘舉如下：（一）法蘇兩國如受到歐洲國家威脅的時候，應該立刻互相諮詢（遠東問題除外）；（二）

法蘇兩國未經挑釁，而本國領土受到侵略的時候——不管從事侵略者是國聯會員國或非國聯會員國——都應該立刻互相援助；（三）公約內條款，如與簽約國一方所負擔的條約義務相抵觸者不適用（大抵指法國在羅迦諾條約所負擔的義務而言）；（四）經簽約國彼此同意，得自由參加性質類似的協定，參加該協定以後所產生的約束，可以代替本公約所產生的約束（這似乎是以法蘇互助公約為基礎，再謀東歐互助公約的完成）；（五）本公約批准後，有效期間五年。此外，應該指明者，這次公約大抵以國聯盟約第十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為根據，即是保證過去有名無實的國聯盟約在相當範圍內「兌現」；同時，又不受國聯機構的阻礙，因為在議定書中，已有明文規定：『如行政院未發表建議書，或建議書未一致通過，則簽約國互相援助的義務仍要實行。』有了這些面面俱到的辦法，可見法蘇互助公約的內容總算不錯。我們明白了內容之後，不能說它對法國比較有利，也不能說它對蘇聯比較有利，平情而論，應該說它對法蘇兩

國的利害是相等的。你認為對麼？

甲 經你這樣解釋，我也明白法蘇互助公約是對簽約國雙方利害一致的了。關於互助的範圍，在公約中未具體列舉，大約也包括軍事行動在內。假使這種推測不錯的話，我們可否說這次簽訂的法蘇互助公約是過去法俄軍事同盟的「再版」呢？

乙 一般說來，互助公約與軍事同盟絕對不同。第一，互助公約是公開的，軍事同盟是祕密的。例如這次法蘇互助公約在簽字後立即發表，甚至在開始談判的時候，已把草案披露出來，絲毫不用掩飾；而過去的法俄軍事同盟，則與此恰相反，兩國當局諱莫如深，一直到大戰結束，才將原文公佈。第二，互助公約中規定互相援助的義務，以被侵略的場合為限，且以未經挑釁而被侵略的場合為限，我們在這次法蘇互助公約內，看得非常清楚；而軍事同盟是與此有區別的，不問戰爭由何國挑釁，由何國發動，都要無條件的替同盟國幫忙。第三，互助

公約不排斥任何國家（存心侵略的國家自然是例外），誰願意，誰都可以加入。就這次法蘇互助公約說，目前簽字者雖只兩國，但法蘇以外的國家，如肯加入，是不拒絕的；這一點又與軍事同盟兩樣，因為軍事同盟有共同的被攻擊的對象，是誰也知道啊！

甲 既然如此，何以我國報紙上以及某些定期刊物上，有時說法蘇互助公約是法蘇軍事同盟呢？

乙 把互助公約與軍事同盟混爲一談的人，假使不是有意歪曲事實的話，那一定是缺乏常識。我國士大夫「不辨菽麥」，「不知烏之雌雄」，這種現象在過去本是流行的，到現在有些人依然這樣，不能不說是可惜的事！我們應該牢牢記着：軍事同盟是準備戰爭的，有了軍事同盟，則戰爭的空氣越發濃厚。互助公約却不是準備戰爭的而是反對戰爭的，有了互助公約，則和平的空氣就到處瀰漫。說到這一點，便知道：蘇聯這個國家在歐洲外交上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看吧！自

法蘇互助公約簽字以來，歐洲一般的輿論，以及華盛頓的輿論，都認為歐洲和平已進一步；就是英國薛西爾勳爵也對法蘇互助公約表示歡迎，以其為推進歐洲安全的重要因素。祇有我國缺乏常識的新聞記者，甚至某些「政論家」，才把法蘇互助公約看成軍事同盟，因此，斷定法蘇聯合，是說明「戰神的降臨已經更快」，這種見解很明顯的落到英國薛西爾勳爵之後了。

甲 德國是否贊成法蘇互助公約呢？

乙 假使德國放棄侵略政策，那是沒有理由不贊成的。不過，這一層在希特勒的德國決辦不到。所以，在法蘇互助公約簽字後，德國輿論頗與各國不同。不是用諷刺的語氣說法國在互助公約內沒有得到什麼利益；就是用憤懣的筆調斥責法蘇用意在準備世界戰爭。德國為什麼別具感想呢？問題很簡單，就是在法蘇互助公約阻止之下，德國再不能任意橫行了，至少是任意橫行再沒有把握了。

甲 德國怎麼辦呢？

乙 在目前，德國確陷在煩悶之中。然而這並不是說德國在外交上沒有辦法。怎麼辦呢？恐怕少不了要向英國求援吧！據柏林電訊，德國外交部現正設法謀與英國接近；希特勒曾於英皇喬治第五御極紀念日去電伸賀，對於英國企圖和平的志願，備加頌揚。從這些消息看來，似乎德國打算對英國客氣一點，希望得到英國的幫助來與法蘇對抗。今後的把戲正多着哩！在帝國主義鉤心鬥角的世界，火藥庫已經造成，決不因一紙法蘇互助公約而消滅；我們只能說，在戰爭危機一觸即發的今日，有了反對戰爭的法蘇互助公約，或者在這種互助公約之基礎上，吸引許多害怕戰爭的小國參加，則目前緊迫的戰爭危機，確可鬆一口氣。

甲 法蘇互助公約對遠東有影響麼？

乙 據說，法蘇互助公約本祇適用於歐洲，對遠東沒有直接關係。不過，我們相信：和平是不可分割的，這一點，華盛頓方面的政治觀察者及若干官廳人員已估計到了。他們以為法蘇互助公約有裨和平，並能影響到遠東，因為蘇聯在歐

洲方面既得到法國的幫助，則其對付日本的地位，當更爲穩固。又美國戰略家以爲祇要蘇聯應付歐洲的實力充足，則日蘇衝突的危險，即可減少。這些說法，在某種限度內，我是同意的。如果在遠東，能夠有一個國家，再與蘇聯互助以制止遠東的侵略者，則太平洋上的時局就清明得多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

多腦河問題

甲 記得在斯德萊柴鬧得熱烘烘的時候，英法意三個巨頭曾經決定到五月二十日召集多腦河九國會議。現在日期過了，會議還沒有開成，好像要冷落下去。我不明白他們何以害這種寒熱病？

乙 冷落下去是不會的。但在正式舉行會議之前，有許多意見不能一致，所以遷延到現在。假使認為這是寒熱病的話，那麼，這種寒熱病是很複雜的，

甲 試問複雜到什麼地步呢？

乙 要詳細解釋，須涉及整個多腦河問題。

甲 多腦河問題在報紙上常常提到，似乎頭緒繁多，像我這樣的門外漢去看，彷彿遇到諸葛先生的八陣圖，不易尋出門徑。你肯解釋整個多腦河問題，我

是一百二十分歡迎的！

乙 就地理關係言，所謂多腦河流域，大抵屬於奧匈帝國舊領土的範圍。你知道：奧匈帝國在戰後被聖日耳曼和約與特利安壩和約分割得東一塊西一塊，除奧匈兩國各保存狹隘而又狹隘的領土外，不僅成立了捷克，並且劃出一大部分領土併入南斯拉夫與波蘭，甚至羅馬尼亞與意大利也各搶得了肥美的地帶。因此，一般人講到多腦河各國，總以奧匈捷南羅為主體。此外，保加利亞雖與奧匈帝國舊領土無涉，然在地理上亦應該列在多腦河流域之內；不過它偏於巴爾幹南部，與中原大局很少關係吧了。

甲 多腦河各國能形成一個經濟單位麼？換句話說，它們相互間能自給自足麼？

乙 除奧捷兩國工業比較發展外，其餘概是農業國家，無論是誰都談不到什麼自給自足，或者更老實一點說，它們在經濟上是不能獨立的。就對外貿易言，

它們相互間固然有密切關係，——尤其是匈南這兩國的出產有百分之四十以上銷售於多腦河流域——可是仍少不了多腦河以外的市場，如奧匈捷羅的依賴德國，南斯拉夫的依賴意國，便是例子。不過多腦河各國與德國的貿易，總是進口多於出口，這即是說，利益落在德國方面。至於貿易之外的經濟關係，誰也擺脫不了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支配。戰後被分割的奧匈既是如此，就是戰後抬起頭來的捷南羅也是如此，所不同者，在奧匈有英國資本，有法國資本，有美國資本，有瑞士資本，而在捷南羅三國，則以法國資本占絕對的優勢。根據這些事實，我們應該說，多腦河各國都是半殖民地，其命運與咱們中國差不多。

甲 多腦河各國既然都是半殖民地，在政治上能團結一致嗎？

乙 說到政治方面，情形就更複雜了。你知道：在歐洲大陸上有所謂凡爾賽勢力，有所謂反凡爾賽勢力。多腦河各國雖說是兄弟之邦，然而在凡爾賽系統上，却是不可調和的活對頭。前面講過：奧匈帝國在戰後分割得東一塊西一塊，

這即是說，奧匈是凡爾賽系統下的犧牲者，因此，奧匈兩國不可避免的要與凡爾賽系統對立。另一方面，捷南羅三國是在奧匈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這即是說，它們托庇於凡爾賽系統下以生存，因此，它們變為法國的衛星羣，遇事唯法國馬首是瞻，即所謂三小協約國。波蘭情形與此相似，所以十餘年來，大半與三小協約國站在一起。保加利亞呢？雖然與中原大局很少關係，但它也是凡爾賽系統下的被壓迫者，常常唱出反凡爾賽的調兒。你看，有這些根本的衝突，我們還能希望多腦河各國團結一致麼？何況複雜的情形並不祇此。

甲 還有什麼其他情形呢？

乙 歐洲大陸上的巨頭，除法國外，尚有德意。德國係凡爾賽系統所懲罰的禍首，他一向與法國水火不相容。意國則因在凡爾賽分贓的時候，所得不多，亦對法國不滿意。所以德意兩國各以不同的立場，站到反凡爾賽營壘中去。這麼一來，多腦河的矛盾就愈不易解決了。一方面，凡爾賽系統的主人翁——法國既在

多腦河流域拉攏小協約與波蘭以壯聲援；另一方面，反凡爾賽的巨頭——德意也。不得不向多腦河流域來尋自己的夥伴。保加利亞始終與意國接近是大家知道的。奧匈呢？德國固然想設法勾引它們結成反凡爾賽陣線；意國更打算與它們攜手建立自己在中歐的霸權；以致奧匈帝國剩下來的兩個孤兒，大有事齊事楚無所適從之感。總之一句話，多腦河流域既有內在的矛盾，又加上外來的誘惑，於是波濤起伏，層出不窮。

甲 請你把層出不窮的波濤，略述一二。

乙 過久的陳賬，不必去算它。在這裏，祇想就記憶尙新的事實，隨便談談。你還記得一九三一年的德奧關稅同盟草約吧。德奧在這次草約中，規定兩國進口貿易，除專賣品外，一律免稅。這種經濟合作如果實現，則兩個日爾曼國家就抬了頭。當時意國是贊成的，而法國及其衛星羣却堅決反對，英國也不樂意這件事。後來，德奧兩國就知難而退，自動放棄了。這是四年前的一次波濤。

甲 以後又有什麼波濤呢？

乙 那就要算法國所發起的多腦河經濟聯盟了。依照法國的計畫想把多腦河流域五個國家——奧匈捷南羅結成經濟聯盟，放在自己操縱之下，更明白一點說，就是使奧匈加入小協約的集團。這自然是德意兩國「期期以爲不可」的。於是在倫敦四國會議中，受德意的攻擊便流產了。這是一九三二年的又一次波濤。

甲 以後還有波濤嗎？

乙 有的。自希特勒在德國執政後，所謂「德奧合併運動」就應時而起了。本來，禁止德奧合併，在聖日爾曼和約上已有明文規定，這一點，希特勒是知道的；所以他夢想中的德奧合併，不是在地圖上改變顏色，而是指揮奧國國社黨奪取政權。這一齣趣劇演了很久，到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陶爾斐斯在維也納被刺，算是達到高潮（Climax）了。

甲 那麼，法國不出來反對嗎？

乙 反對者不僅法國而已，英國也不高興希特勒這樣幹，這兩個凡爾賽系統的主人根據聖日爾曼和約來破壞德奧合併，本是大家想得到的事。而出人意料之外的却有意國，論理，意國在反凡爾賽這一點上向來是德國的盟友，墨索里尼又與希特勒都是「法西同志」，似乎應該替德國撐腰；不幸事實與此剛剛相反，意國反對德奧合併比法國更積極。爲什麼呢？因爲德奧合併成功，希特勒一定向南歐發展，墨索里尼熟讀本國歷史，知道數百年來，日爾曼軍隊翻山過嶺侵入意大利平原之事，是常見的。所以他反對德奧合併，即是阻止德國南下之路，即是保證意國得向中歐插足；到了利害衝突的尖端，什麼同志不同志，都值得不得注意了。在七月二十五日維也納事變發生的時候，墨索里尼不是調遣軍隊馳赴奧國邊境，準備與希特勒演一套「全武行」嗎？

甲 墨索里尼這樣反對德國，不是幫助了凡爾賽勢力麼？

乙 在客觀上確是如此。不過墨索里尼阻止德國南下，另有他的「雄圖」，乾

脆些說，就是想把奧匈抓到自己手裏，建立以意國爲盟主的多腦河新經濟聯盟。這種「雄圖」，在事實上得到相當的成果。從一九三三年秋季以後，奧匈與意國關係日密，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八日簽訂的意奧匈協定，即是具體的證據。

甲 意國從前既反對過法國所發起的多腦河經濟聯盟，難道法國不「以夫子之道還之夫子」嗎？這句話的意思，即是說，法國應該反對以意國爲盟主的多腦河新經濟聯盟。

乙 你的推測是不錯的，法國眼見奧匈投到意國懷中，當然要發生「醋意」。不過，奧匈爲自己打算，不能不在經濟危機的窘境中另謀出路。法國在過去，雖然給奧匈以財政上的調劑，却不能解決其經濟上的要求。何況法國財政近年亦有自救不遑之勢，更無餘力照顧他國呢？意國對奧匈的貿易關係，雖然不及德國，却遠在法國之上；加以意國海港的里雅斯德，爲奧匈進出口貿易必經的要道；意國許以減稅的利益，對於奧匈的吸引力是很大的。法國即不願意奧匈與意國接

近，然也無法阻止。這是第一。其次，我國古語說得好，「毒蛇在手，壯士斷腕」。希特勒的蠻幹，從法國去看，簡直無異毒蛇，當毒蛇快要咬及自己的時候，吃一點小虧，是沒有什麼的。這即是說，法國在奧匈方面向意國讓步，無非讓意國去與毒蛇周旋。有這兩種原因，所以法國對意國為盟主的多腦河新經濟聯盟，就於無可奈何之中予以默認了。這麼一來，法意兩個拉丁國家，便結成反德的聯合戰線。

甲 國際關係，真是翻雲覆雨，使人不易捉摸。向來反凡爾賽的意國，居然與凡爾賽系統的主人翁——法國親熱起來，與其過去的盟友怒目相向，與其現在的「同志」怒目相向，可說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

乙 這是一點也不足為奇的，意國向來就會這一套。在戰前，德意不都是同盟國嗎？到大戰爆發以後，意國反而跑到英法（協約國）方面去。什麼「國際信義」，什麼國際條約，原來都是騙人的。老實講，在帝國主義縱橫捭闔之中，祇

有利害可以決定一切，今日聯甲制乙，明日聯乙制甲，都是「利害」作怪。法意兩國結成反德的聯合戰線，其內幕也是如此。但在這裏，我要指明一點，就是：法國在奧匈方面向意國的讓步是有限度的。這即是說，法國對意國爲盟主的多腦河新經濟聯盟，雖然予以默認，可是並非把奧匈完全送給意國。這一點，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簽訂的羅馬協定中，已充分表現出來。

甲 這又是怎樣解釋呢？

乙 羅馬協定你是知道的。扼要的講，法國在非洲方面對意國作了許多讓步，這種讓步本以弱小民族爲犧牲品，目前意國壓迫阿比西尼亞，誰都知道與羅馬協定大有關係。從另一方面去看，法國在非洲的讓步，固然使意國嘗一點甜味，同時又在多腦河流域限制意國勢力的擴張。羅馬協定上不是規定：法意兩國共同向舊奧匈帝國的鄰國及領土繼承國建議締結公約，相互尊重現有疆界，並不干涉其他簽字國的內政嗎？其次，不是規定：法意兩國如遇奧國受到威脅時應互

相諮詢，並邀請德匈捷南波羅等國參加此項諮詢公約嗎？這些冗長的字句，只有一種意義，就是：意國答應維持凡爾賽和約，以後遇到奧國事變，非得法國與小協約國的同意，不能單獨行動。或者更明白一點說，法國不許意國在奧匈方面取得優勢。你看，法國對多腦河的利益是這樣「捏一尺不放一寸」的啊！

甲 羅馬協定簽字後，法意關係是否改善呢？

乙 那是當然的，尤其是在希特勒公開撕破凡爾賽和約以來，這兩個拉丁國家在反德這一點上已有某種限度的一致。在斯德萊柴會議上，在日內瓦「四一七」議決案上，都有事實證明。

甲 既然如此，話又應該說回來了，法意假使有某種限度的一致，何以在斯德萊柴所決定的多腦河九國會議，到現在還是一句空話呢？

乙 我認爲法意有某種限度的一致，是指反德這一點而言，這即是說，除反德這一點外，問題尙多着哩！在這裏，我不想把話頭扯得太遠，現在專就多腦河

九國會議來說吧。所謂九國，包括三個集團：（一）是法國及其領導下的捷南羅；（二）是意國及其領導下的奧匈（保加利亞尚未列入）；（三）是德國與波蘭。你看，要把這些冤家拉到一堆，是多麼困難的事。再就九國會議的目的說，大抵以商訂中歐公約爲主題，即謀取共同尊重奧國的獨立及其領土完整；其方法則分兩種：一是締結一般不干涉內政公約，一是商定上項公約被破壞時的制裁方法。目的雖然簡單，但想冤家們一堂和氣，也不容易。

甲 是否是德國與波蘭不願就範呢？

乙 德國與波蘭不好說話是事實。就算波蘭在畢蘇斯基死後，外交政策有相當改變，或對九國會議不致怎樣刁難；然而德國是決不肯退讓的，根據五月二十一日希特勒所宣布的外交政策，曾講到：『任何國際會議，如其議事程序未經德國參預擬訂者，德國不打算參加。』從這裏可見希特勒對九國會議的態度了。可是就目前論，九國會議未能召集的難關並不在此。

甲 難關在什麼地方呢？

乙 仍在法意集團。

甲 法意關係不是已經改善嗎？

乙 我國俗語說過：「閻王好見，小鬼難當」，法意兩個閻王固然比較接近，

但閻王領導下的小鬼們，不管是奧匈或是小協約國，仍舊意見紛歧。墨索里尼爲排除九國會議的障礙起見，曾於五月四日在威尼斯開意奧匈會議。又於五月十日在佛羅倫斯與許士尼格（奧總理）會議。據報紙披露的消息，奧國哈布斯堡皇室復辟問題，匈國要求變更疆界與重整軍備問題，都是非常棘手的事。另一方面，巴爾幹四協商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希臘，土耳其）也於五月十日在不加勒斯多（羅京）唱對台戲。聽說，一致反對哈布斯堡皇室復辟，反對奧匈保重整軍備。土耳其且提出達達尼爾海峽設防問題，枝節越弄越多。法國前外長彭古曾親往羅京參加會議，有何作用，頗費推測。至於變更疆界的話，自然更非小協約國

所能接受。這些電訊，就算不十分靠得住。可是有一件事是確實的，即南斯拉夫總理葉夫的區原定前往羅馬與墨索里尼面商籌備各國會議的行期已經展緩了。在小鬼們相持不下的時候，閻王也許窮於應付吧！從這些事實觀察，可見多腦河問題，真複雜透了，也許複雜的程度，更在尋常的寒熱病之上。

甲 我們能斷定多腦河九國會議從此流產麼？

乙 目前還不可下這種結論。雖說小鬼們相持不下，但法意兩個閻王爲鞏固其反德的聯合戰線計，仍要設法拉攏，對小鬼們紛歧的意見，有些或以不了了之，有些或盡可能的在九國會議席上不提，另採別種方式來敷衍。假使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辦到這一步，則預定召集的九國會議或可舉行。不過，我們要特別認識：就是九國會議的難關打破能夠召集，或者九國會議竟有若干意想不到的成績，然而多腦河流域的矛盾，終究是原封不動未曾解決的。也許可以這樣講：在聖日爾曼和約與特利安壠和約未推翻以前，多腦河流域的矛盾決不會解決吧！

幾個帝國主義的代表跳來跳去，有什麼相干呢？



一九三五年五月

英國的內閣與政黨

甲 英國內閣改組之聲，喧傳了許久，到現在已成事實。在麥唐納辭職後，繼任首相者爲鮑爾溫，這位出任艱鉅的新首相，本是英國政治舞台上風頭十足的老人物，一點也不奇怪。我所奇怪的是：據倫敦迭次電訊，說麥唐納體質不強，不能久任繁劇，因接受醫士與眼科專家的勸告，所以下野休養。你覺得這種消息可靠麼？

乙 「因病辭職」，本是一句「官話」，我國新舊官僚向來愛玩這一套，麥唐納也是如此。假使麥唐納真失去健康的話，我想：恐怕不是失去生理的健康而是失去政治的健康吧！

甲 所謂失去政治的健康是什麼一回事呢？

乙 要詳加解釋，不能不涉及英國的內閣與政黨。這樣講起來，你不覺得噁
噁嗎？

甲 關於英國的內閣與政黨，我雖然零零碎碎的知道一點，究竟說不上有系統的認識，你從這方面講起，我是很歡迎的。

乙 你知道：英國在戰前，是兩大政黨——保守黨與自由黨——更迭主政的國家，誰在國會裏占多數，誰就組織內閣。這在庸俗的政治學者看來，本是立憲國家的優點；其實，所謂優點，無非統治者巧妙的騙局而已。不管是保守黨主政，或是自由黨主政，統治的鞭子總打在小百姓們的頭上。可是，在兩黨更迭主政的情形之下，到了政府成爲「衆矢之的」的時候，祇要把內閣重新改組一次，被統治者的視線就轉移了，從而憤怒也平息了。英國的小百姓們向來在這種騙局中翻筋斗。然而筋斗翻得太多，騙局或被看破，聰明的統治者就不得不添上一套新戲法。

甲 誰來玩這套新戲法呢？

乙 這就輪到麥唐納先生出台了。麥唐納是社會主義者，不，他是變節的社會主義者，更明白一點說，他是披着社會主義的外衣，在工人隊伍裏跳來跳去的。在一九〇〇年成立的英國工黨，就是麥唐納玩新戲法的「政治資本」哩。不過，當舊騙局尙可應付的時候，新戲法自然不大流行，所以在戰前，英國工黨並不得勢。一直到戰後，英國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於是麥唐納所領導的工黨才漸漸抬頭，英國從此有由兩黨對峙變為三黨鼎立之勢。到一九二二年，路易喬治的聯合內閣倒塌了，純保守黨內閣起而代之，因自由黨內部破裂，工黨乃坐收漁人之利。到一九二四年，麥唐納便交上紅運了，工黨在國會選舉中既奪取一百九十一席（保守黨二五八席，自由黨一五七席），占大多數，以得到自由黨的支持，這位披着社會主義外衣的政治家，遂一躍而登政治舞台，組織第一次工黨內閣。

甲 麥唐納的新戲法，能夠使觀衆「喝采」麼？

乙 新戲法固然比舊戲法變得好，但都是假的，如果露出馬脚，就不爲觀衆所重視了。麥唐納第一次顯身手，成績不佳，不但一切設施沒有半點社會主義的色彩，就連增加工資縮減工時的改良主義也辦不到。這樣不爭氣，當然站不住脚，於是鮑爾溫便東山再起，又出來執政五年。

甲 誰繼鮑爾溫之後呢？

乙 那又輪到麥唐納先生了。到一九二九年國會選舉的時候，工黨奪取二百八十七席，保守黨只有二百六十席，自由黨更少，僅五十九席，麥唐納就因緣時會，重登政治舞台，組成第二次工黨內閣。

甲 第二次工黨內閣的成績，比第一次好些嗎？

乙 在麥唐納再爲馮婦以後，英國資本主義遇到空前的打擊，這即是說，大

不列顛帝國已沉沒於世界經濟危機的洪水之中了。北明翰與孟徹斯特是世界的工廠，倫敦薛台區（City）是世界的銀行，在全世界陷於窘境的時候，英國自然無

路可走。加以失業問題一天天嚴重，當時失業者近三百萬人。而國家財政又發生不易填補的「赤字」。麥唐納臨到內外交困的關頭，自己知難而退，第二次工黨內閣就這樣毫無建樹的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坍台。

甲 麥唐納兩次不討好，顯然要使原有的「政治資本」大受損失。前面所說失去政治的健康，或者是指此而言吧！

乙 是的，麥唐納兩次敗北，的確丟了不少的「政治資本」。這是對於政治的健康有害的。可是麥唐納吃虧的地方，並不止此。

甲 此外，他還吃了什麼虧呢？

乙 在第二次工黨政府坍台的時候，麥唐納跑到白京漢宮（Buckingham Palace）向英皇辭職，結果，他接受英皇的勸告，拋棄一九一一年以來的工黨首領資格，與過去的同志分手，出組所謂舉國一致的「國民內閣」。閣員人選，除麥唐納自己的黨羽（國民工黨）占四席及自由黨占二席外，其餘都是以鮑爾溫為首

領的保守黨員，可見「國民內閣」即是保守黨占優勢的內閣。麥唐納在國民內閣中雖任首相之職，實則無異向鮑爾溫賣身投靠。誰也料不到以「社會主義者」自命的麥唐納，居然墮落至此？這樣一來，保守黨的氣勢就因之復振。所以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國會選舉的時候，保守黨獲得壓倒一切的多數（四七〇席），工黨呢？不幸得很，只獲得五十席（國民工黨十二席獨立工黨五席除外）。

甲 保守黨既在國會內占大多數，何以還讓麥唐納任首相呢？

乙 這恐怕是鮑爾溫的妙計吧！國民內閣的前途擺着許多障礙，是誰也知道鮑爾溫或者覺得自己以頑固著名，沒有「社會主義者」的麥唐納來得漂亮，讓麥唐納身居揆席，總有某些地方容易應付。其次，鮑爾溫也許估計到，在內閣中自己既掌握實權，不妨暫時把麥唐納抬舉一下，以便失敗時有人受過。這種妙計，一方面是客氣，另一方面是陰謀，鮑爾溫的算盤是不會錯的。

甲 國民內閣的成績怎樣呢？

乙 從好的方面去看，自然做了幾件不尋常的事，像什麼放棄金本位啦，頒布緊急財政法啦，採取保護貿易政策啦，召集渥太華會議啦，在我們的腦膜上印象尙新。因為這樣大鼓大播的幹，所以對外貿易近來略有起色，僅就輸出數字而論，一九三二年每月平均爲三千萬鎊，一九三四年已升至三千三百萬鎊。工業生產情形更好，截至一九三四年底止，已超過一九二八年的水平（比一九二九年稍弱一點）。財政呢？張伯倫已提出所謂「樂觀的預算」，據說，下屆預算年度收支相抵可餘五百萬鎊。所有這些材料，證明英國經濟已趨順調。但我們要注意：各資本主義國家在一九三二年以後，跳出經濟危機的深坑，乃普遍的現象。可見英國經濟漸入佳境，並非國民內閣之力。假使麥唐納以此自傲，那就是「貪天之功」了。

甲 照此說來，英國經濟進步是事實。應否寫入國民內閣的成績表上，本係另一問題；但不先不後，見於國民內閣任內，總算差強人意。論理，麥唐納似乎

可以藉此恢復政治的健康，何以又不安於位呢？

乙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使從壞的方面去看……

甲 壞的方面怎樣呢？

乙 說到壞的方面，話就很長哩。事實告訴我們，英國經濟有相當的進步，是從犧牲廣大羣衆獲得的，不料資本家的難關打破了，小百姓的憤怒也增加了。

怎麼辦呢？唐甯街的要人們就拿出一件新法寶——懲治煽亂法——來鎮壓，這不

是消滅憤怒而是助長憤怒。因此，國民內閣就變爲「國民怨府」了。同時，使國

民內閣感受苦悶的還有失業問題。在經濟危機當中，英國失業者近三百萬人，這在前面已講過。國民內閣設盡了方法，終不能把失業者減至二百萬人以下，一九

三四年年底稍微減少一點，一九三五年一月又增加二十三萬九千人。不久以前實

施的新失業條例，更引起那些「不安分的」飢寒交迫者，羣起反對，常常結隊遊

行示威，不替國民內閣顧一點面子。你看，在這些事實之前，麥唐納又怎樣能恢

復政治的健康呢？到了幹不下去的時候，他只得辭職以謝國人，只得回到故鄉去養病，讓鮑爾溫高陞。麥唐納的新戲法，從此全部穿拆了，保守黨再用不到他裝飾門面了。

甲 鮑爾溫的國民內閣與麥唐納的國民內閣有什麼差別呢？

乙 似乎沒有什麼差別。據六月七日發表的新內閣名單，保守黨十五人，國民自由黨（西門一派）四人，國民工黨三人，一望而知是保守黨支配一切的內閣。儘管麥唐納調任樞密大臣，儘管麥唐納的兒子也分得一席（殖民大臣），彷彿是「父子同榜」，被一般庸俗人同聲稱羨。但由頭腦清醒者去看，這是兩父子同時出賣的證明，是醜史，不是佳話。如果一定要問新內閣與前內閣有什麼差別，那就應該說新內閣比前內閣更右傾。

甲 鮑爾溫親身出馬是否能打開難局呢？

乙 就國會議席說，保守黨內閣是可以得到信任的。不過邱吉爾一派近來為

印度問題常與政府派（鮑爾溫派）抬槓，證明保守黨內部已有裂痕。此外，工黨則爲鮮明的反對派。就是薩繆爾的自由黨與路易喬治的獨立自由黨，恐怕隨時要向鮑爾溫開火。國會議場上的論戰大抵是不會沉寂的。退一步言，假定國會議場上大家和氣，然而國會議場外的風波，終於無法平靜。過去麥唐納感受苦悶的問題，到現在還不曾解決。英國資本主義的衰老病，麥唐納既治不好，鮑爾溫如沒有「仙人點化」，也將同麥唐納一樣，徒喚奈何。

甲 保守黨在下屆選舉中，未必不能取得勝利。

乙 依照現勢推測，保守黨是要失敗的。去年十一月市參議會的選舉，工黨勢力已經壓倒保守黨就是先例。今年二月利物浦某區舉行補缺選舉，勝利屬於工黨，亦是有力的證明。假使我未把事實記錯的話，鮑爾溫似乎再沒有能力挽回失去了的黃金時代吧！這是後話，在這裏用不着多說。

甲 如果下屆選舉，工黨取得勝利，是否再來一次工黨政府呢？未來的工

黨政府是否比過去的工黨政府要高明些呢？

乙 以英國慣例論，工黨在選舉中取得勝利，當然要組織工黨政府。至於未來的工黨政府好壞如何？本不是目前所能判斷。不過英國工人大衆多受一次騙，就多學一次乖，現在的工黨領袖受工人大衆的壓迫，都承認要奠定「社會主義的基礎」，要使工業與重要銀行社會化，要取消上議院以掃除兩院之間的衝突。這些主張如能一一兌現，則未來的工黨政府可駕過去的工黨政府而上之。可是一般政黨領袖在競爭時的諾言往往與其登台後的行動大有區別。倘使這句話不錯，三次工黨政府恐怕仍不能救出英國吧！

甲 難道保守黨就一蹶不振麼？

乙 也不能這樣說，保守黨有豐富的經驗，假使機會湊巧，或許還可出奇制勝。但目前的英國正站在十字路口上——極左或極右？據某些人的推測，英國必就這兩條路中選擇一條去走。

現階段英法意的三角關係

甲 歐洲戰勝國的三個巨頭——英法意，一向是你一槍來我一槍去的。目前它們相互間更表現出非常緊張的樣子，可說是極縱橫捭闔之妙。但內容過於複雜，倒使我們這些門外漢，目迷五色，看不出頭緒來。希望你把現階段英法意的三角關係，很扼要的解釋一下！

乙 提到英法意的三角關係，真如「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說起」。即就現階段而論，亦有「朝暉夕陰氣象萬千」之致，就是研究國際問題的人，也苦於不易捉摸。我們為談話的方便起見，暫從斯德萊柴會議說起吧！

甲 斯德萊柴會議，本是一齣熱鬧戲。據說，在這次會議上，英法意三國建立了對德的聯合戰線，申言之，就是英法意成立妥協，一致斥責德國不應該單獨

廢約，不應該重整軍備。這種聯合戰線，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乙 你的話一點不錯。斯德萊柴會議的妥協，在四月十七日日內瓦反德廢約整軍的決議案上已具體的表現出來。不過，我們不能把這次妥協估價太高，因為日內瓦的決議案是空洞的，對於德國的廢約整軍，祇予以精神上的打擊，並未加以實際上的制裁。所以，到四月十七日以後，英法意在斯德萊柴會議所建立的聯合戰線就破裂了。

甲 請你把聯合戰線破裂的事實略講一講。

乙 第一件事實是五月二日簽訂的法蘇互助公約。法蘇接近有較長的歷史，你是知道的。自一九三五年三月間希特勒公開撕破凡爾賽和約後，法國就越發感覺到孤立了。當時法郎外交還對英國存着很多的幻想，還希望英國一致守護凡爾賽和約。不料斯德萊柴會議給與法國的僅一紙空文，這即是說，英國仍不放棄「扶德抑法」的老政策。在這種情形之下，法國就不能不毅然決然借蘇聯以自

重了。法蘇互助公約的成功，無疑的是帝國主義營壘內聯合戰線的破裂；或者更具體一點說，英法在反德的聯合戰線上已沒有攜手的希望了。

甲 法蘇互助公約簽訂以後，英法兩國各幹些什麼呢？

乙 應該說是「各行其是」吧！一方面，法國賴伐爾曾赴莫斯科，訪問蘇聯

當局，在國際歌與馬賽曲並奏聲中，法蘇邦交益加親密。至五月十六日，蘇捷互助公約又在布拉格簽訂，這自然是法蘇互助公約的擴大。另一方面，英國祖護德國的態度，更一天天明顯。五月二日英國下院辯論外交政策的時候，麥唐納極力主張與德合作。五月十六日艾登在下院答復質問的時候，公開承認英國不能因德國退出國聯而解除其本身在羅迦洛公約上對德國所負的義務。希特勒迭受麥唐納與艾登的「啓示」，當然要向倫敦政府乞援。這一點，從五月二十一日希特勒所宣佈的外交政策中，得到充分的證據。於是英德海軍談話，就在六月初開始了，至六月十八日所謂英德海軍協定就正式成立了。這是英法意聯合戰線破裂的第二

件事實。

甲 英德海軍協定似乎是英德「結婚的證書」，在這張證書公開宣佈以後，法意不會「醋海生波」嗎？

乙 英德海軍協定的內容，主要者有二：一是德國海軍永久等於英國海軍噸數百分之三十五，二是德國潛水艦可保有與英國相等的噸數，但平時不得超得英國噸數百分之四十五。問題的核心，不在這些數字的大小，而在英國單獨允許德國重整海軍，單獨允許德國修改凡爾賽和約。講到這裏，我們便知道法意兩國——尤其是法國——是一定要「醋海生波」的。所以，六月十九日法國衆議院外

交委員會認定：英德海軍協定不獨違反凡爾賽和約，並且違反倫敦協定；六月二十五日法國衆議院海軍委員會又一致通過：拒斥英德海軍協定，並聲請政府採取必要的計畫，保證法國在地中海與大西洋有維持其安全的軍力。可見法國對英國是怒目相向的。至於意國，雖說關於英國海軍協定，不像法國那樣感到切膚之

痛，但爲阿比西尼亞問題，早已與英國處在對立的地位；因此，意國對英德海軍協定的態度，也與法國一致。這即是說，英德「結婚」之後，硬把兩個拉丁姊妹——法意——得罪了。我在這裏，要特別指出一點，就是：墨索里尼看到英法的反目，便利用這千載一時的機會加緊向阿比西尼亞進攻，於是東非半獨立的黑人國家遂在意帝國主義鐵騎蹂躪之下了。

甲 英國得罪兩個拉丁姊妹，一定有許多方面走不通，這難道不是失算嗎？

乙 英國要進攻蘇聯，不能不拉攏德國；要拉攏德國，不能不簽訂英德海軍協定；這是目前英國主要的外交政策，說不上什麼失算不失算。至於英德海軍協定可以引起法意的反感，英國在事先當然估計到，也許認爲這是有方法補救的，所以，在六月二十日即派艾登赴巴黎，解釋誤會。不料與賴伐爾談話之後，仍不能打開僵局。至六月二十二日，艾登又由巴黎而赴羅馬，與墨索里尼談話，亦無結果。依照法意當局的意見，以爲英德海軍協定雖可與倫敦協定中所載各點（如

天空公約，東歐公約，多瑙河公約等）分別談判，但應該同時解決。這個軟釘子，把艾登外交旅行的幻想打得粉碎。然而艾登碰壁的問題，並不止此。

甲 還有什麼其他問題呢？

乙 那就是阿比西尼亞的糾紛了。前面講過：墨索里尼看到英法的反目，便利用這千載一時的機會，加緊向阿比西尼亞進攻。所以英國要調解阿比西尼亞的糾紛，不可不請法國幫忙。艾登巴黎之行，除解釋因英德海軍協定所發生誤會外，也負有要求法國出來共同阻止意阿戰爭的任務。但法國新受英德海軍協定的刺激，正謀鞏固法意的聯合，以應付歐洲的嚴重局勢，當然不肯上英國的鉤，開罪意國，於是艾登的第二種任務也落了空。艾登在巴黎既無所得，在羅馬更大觸其霉頭。起初對墨索里尼提到阿比西尼亞問題，曾被拒絕討論；以後各種很客氣的建議——如允許意國建築鐵路通過阿國領土，甚至允許改訂邊界，割讓阿國領土併入意國殖民地，——都為黑衫宰相所不歡迎，因為意國的目標是要把整個阿

比西尼亞變爲它的保護國啊！這位青年外交家受此挫折，祇好說「一切當憑天命」。根據這些消息，我們便看出；阿比西尼亞問題是英法意聯合戰線破裂的第三件事實。

甲 有了上述三件事實，英法意在斯德萊柴會議以後便各走各的路了，所謂聯合戰線便漸漸毀滅了。現在雖有信使往還，然已成僵持之局，却是有目共覩的。但不知道這三個巨頭的相互關係，是否從此永久僵持下去？

乙 永久僵持是不會的。在動盪不寧的空氣中，這三個巨頭的相互關係，仍將不可避免的要起變化。現在英國又在拼命的拉攏法國哩！

甲 英國拉攏法國，有事實爲證麼？

乙 有的。七月十一日霍爾在英國下院的外交演說，即是真憑實據。霍爾首先說明英德海軍協定有利於法國，即使法國海軍永遠超越德國百分之四十三。其次，又表示不單獨成立天空公約，希望東歐公約與多瑙河公約同時解決。最後則

指出英法唇齒相依，休戚與共，倫敦協定及斯德萊柴會議所確定的英法合作，必當予以保持。這些甜蜜的論調，一望而知是拉攏法國的釣餌。

甲 英法兩國還能走上合作的舊路嗎？

乙 在國際風雲瞬息萬變的今日，誰也不敢斷定英法這兩個老朋友不能言歸於好。依照管見，假使英國設法保障法國的安全，則法德間的緊張關係可以緩和，從而英法間的暗影，也馬上消逝了。

甲 英國爲什麼這樣汲汲的拉攏法國呢？

乙 就較遠的目的言，自然是要實現其「歐洲合作」的計畫，聯合凡爾賽與反凡爾賽的勢力，一致進攻蘇聯。就最近的目的言，無非想借助法國阻止意阿戰爭。

甲 法國在最近的將來，能夠與英國一致阻止意阿戰爭麼？

乙 這是可能的。假使法德關係趨於和緩的話，則法意間的紐帶也漸漸放

鬆。何況阿比西尼亞問題與法國本有利害關係，如果意國壓迫阿比西尼亞，超過某種限度，法國自然要鳴不平。現在國聯行政院不是決定在七月二十九日開非常會議討論阿爭執嗎？我們聽到這種消息，可以看出英法兩國已同意由國聯處理阿比西尼亞問題，無疑的這是國聯祕書長愛文諾奔走的結果。不過，在歐洲局勢依然嚴重的情形之下，英法似乎談不到對意國用什麼手段制裁。恐怕國聯行政院非常會議的結果，還是弱者（阿比西尼亞）吃虧。倘若這種推測不錯，則阿比西尼亞就成英法妥協下的犧牲品，或者是英法意三個巨頭妥協下的犧牲品。

一九三五年七月

從斯德萊柴會議到巴黎會議

——英法意三國縱橫捭闔的新陣容——

一 斯德萊柴的聯合戰線

所謂戰後第一百二十八次的國際會議——斯德萊柴會議，曾經引起全世界的注目。有些人在事先以為這次會議可以決定歐洲的命運，彷彿「斯德萊柴」將與「凡爾賽」或「羅迦諾」一樣，成爲歷史上的重要名詞。可是從事後去看——尤其是在英德海軍協定已經成立與英意爲東非問題鬧得劍拔弩張的今日去看，便知道斯德萊柴在人們的記憶中印象甚淺，決不如凡爾賽或羅迦諾一樣是歷史過程裏

劃時代的界碑 (Landmark)。

大家總還記得：斯德萊柴會議是在希特勒撕破凡爾賽和約以後召集的。是在西門艾登訪問巴黎、柏林、莫斯科、華沙、布拉格以後召集的。議事日程上的主題，就是英法意共同決定對德的態度；換句話說，就是英意兩國對德重整軍備這件公案是否贊助法國在國聯的控訴？法國在凡爾賽和約上係德國的死對頭，它當然要拉攏英意打擊德國，這是不待說的。意國雖屬於反凡爾賽系統，但因奧國問題與德國失和，也想使希特勒受一點挫折，這即是說，在某種限度內，法意對德的態度是一致的。祇有老奸巨猾的英國，情形有點不同，它在實際上是德國的支持者，而又不願與法意破裂（在斯德萊柴會議的時候確是如此），妨害反蘇聯的統一戰線；因此，它不得不採取「兩面光」的政策，即一面支持德國，另一面敷衍法意。英國在斯德萊柴會議上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是誰也承認的。所以，斯德萊柴會議的結果，以及四月十七日日內瓦所通過的反德廢約整軍的決議案，都照

英國的理想如法泡製了。這就是所謂斯德萊柴的聯合戰線。

然而過去的事實告訴我們，凡是所謂「兩面光」的政策，結果，總是「兩面不討好」，至多也祇做到「一面光」。英國在斯德萊柴會議上的努力亦復如此。

固然，三國會議閉幕後所發表的公報，除重申羅迦諾條約中的各項義務外，也提到與集體安全制度有關的天空公約、中歐公約、東歐公約，使法意吃一顆定心丸；可惜這些都是不着邊際的空話，等於「畫餅充飢」。而當前的具體問題，是如何制裁廢約整軍的德國。英國對這一點，又未提出有效的措置，僅在日內瓦的決議案上，斥責德國違背國際義務，斥責德國單方面的行動，是促成國際糾紛的新要素，是歐洲安全的威脅。這種決議，不過使德國在精神上稍受打擊而已。至於德國廢約整軍的事實，還是原封不動。難道法意——特別是法國——就從此心滿意足嗎？根據這種分析，可見斯德萊柴的聯合戰線，是脆弱的、空虛的，不能與凡爾賽或羅迦諾相提並論。

爲什麼如此？因爲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的結果，歐洲幾個巨頭已臨到重分世界的前夜。它們在矛盾尖銳化的環境中，要想建立廣泛的聯合戰線，也許比駱駝穿過針孔更難。到了一九三五年，誰也不能扭轉歷史的車輪，回到凡爾賽時代或羅迦諾時代。斯德萊柴的聯合戰線所以脆弱與空虛，原是時代注定的啊！

二 分道揚鑣的英法外交

英國既在斯德萊柴與日內瓦故意縱容德國，這從法國——凡爾賽和約的忠誠守護者——看來，不僅非常痛心，抑且夢不安枕。加以知進而不知退的希特勒，在英國扶掖之下，越發橫行無忌，一面在萊茵河左岸解除武裝的地帶，暗中佈置軍事，同時又宣布建造潛水艇，把已經撕破的凡爾賽和約投到北海的洪濤中。這樣一來，法國更手足無措了。怎麼辦呢？法郎外交家是老早就準備了一條後路的，這一條後路即是倚重蘇聯。大家知道：自希特勒掌握德國政權以來，法蘇關

係一天天好轉，到了斯德萊柴會議的前夜，又宣布了法蘇互助公約的草案，這無異警告英國，勸其不要再做「扶德抑法」的老文章，也可說是法郎外交對英國還保持着最後的希望。不料這種希望在四月十七日以後，完全幻滅了。於是遲疑不決的賴伐爾，在英德互相勾結的壓力之下，逼上梁山，而與蘇聯簽訂互助公約；又於簽約以後，親訪莫斯科，實現其「興緻益濃」的外交旅行。從此以後，凡爾賽系統的兩個主人（英法）就分手了；從此以後，斯德萊柴的聯合戰線就破裂了。法蘇聯合是反對侵略戰爭的，這對目前的歐洲頗有左右全局的意義；不久，蘇捷互助公約到五月十六日亦在布拉格簽訂，應該說是法蘇互助公約的「再版」。有這些反對侵略戰爭的條約先後成立，可使歐洲緊張的空氣略見緩和。

另一方面，自法蘇互助公約談判就緒的時候起，英國對德國的態度，便有急轉直下之勢。假使說，從前是暗送秋波，則現在就變為公開擁抱了。五月二日，麥唐納在下院發言，極力主張與德國合作。五月十六日，艾登也在下院聲明英國

不能因德國退出國聯而解除其本身在羅迦諾條約上對德國所負的義務。到五月二十一日，希特勒宣布其乞援英國的外交政策以後，倫敦各報一致表示歡迎，甚至有稱希特勒的外交演說爲歐洲歷史新紀元的起點者。在雙方熱戀的情形之下，一定要達到最高點——正式結婚。六月十八日成立的英德海軍協定，就是這一對情侶宣布結婚的證書啊！在英德海軍協定中，德國甘拜下風的承認自己的海軍噸數等於英國的百分之三十五，英國又紆尊降貴的承認德國的潛水艇可保有與自己相等的噸數（但平時不得超過英國噸數百分之四十五）。這樣一來，撕破凡爾賽和約的罪魁，就不是瘋狂的國社黨人而是「尊嚴的」英國紳士了。這是法國不能忍受的事，所以，六月十九日法國衆議院外交委員會認定：英德海軍協定不獨違反凡爾賽和約，且違反倫敦協定。同時，也是意國不大痛快的事，所以，意國在致英國的覆牒中，認爲：德國海軍的要求必須以華盛頓海軍條約後的國際條約爲談判基礎，不容撇開現有條約單獨進行。羅馬輿論也以爲英德海軍協定與斯德萊柴

會議所確定的英法意三國聯合的政策相背。這些消息，證明「英德結婚」後，兩個拉了姊妹（法意）都含着滿腔醋意哩！在這裏，要鄭重指出一點，就是英德攜手與法蘇聯合這兩件事，對於歐洲時局的影響不同。假使說，後者可使歐洲緊張的空氣略見緩和，那麼，前者就使歐洲黑暗的戰雲更加濃厚了。這兩件事的本質，是不可混爲一談的。

單就英國的外交政策說，特別見好德國，不免得罪法意，聰明的金鎊外交家大抵也預料到這種結果吧。明知結果如此，而又不能不走這條路，自然是別有理由。簡單言之，英國要進攻蘇聯以及要控制歐洲政局，都必須以德國爲「奇貨」。這次海軍協定不過是英國收買德國以供驅策的代價吧了。因爲英國想達到更遠大的目標，所以把法意方面的反響置之度外；到了責難紛起的時候，乃派青年外交家艾登奔走於巴黎與羅馬之間，從事解釋。這彷彿是主人打了人家幾個耳光之後，再吩咐家丁出去「賠禮」。難道家丁說些客氣話，就可以恢復其主人失去了的

感情嗎？

三 英意裂縫中的東非問題

如上所述，英德締結海軍協定，得罪了法意，尤其是得罪了法國；我們應該說，這次海軍協定是英法交惡的中心問題。至於意國，雖說對海軍協定不滿，然而並不十分重要。橫於英意之間，到現在仍無法解決的，恐怕要算東非問題，即阿比西尼亞問題。

阿比西尼亞是英法意三強角逐的半殖民地。意國因在戰後巴黎分贓會議上所得太少，十餘年來憤憤不平，久欲取償於非洲而苦無機會。最近在羅馬協定中換得法國在東非方面的讓步，又利用德法與英法關係的緊張，料法國不會與自己為難，就單刀直入的向阿比西尼亞進攻，想把這個「黑人帝國」一口吞下去，以延長其資本主義的壽命。截至現在為止，法國果如意國的預想，未出頭干涉。英國

呢？却至再至三的挺身而起與意國抗爭。這是有理由解釋的，乾脆些講，就是英國怕意國獨占阿比西尼亞以後，不僅控制查那湖的水源，影響埃及及蘇丹棉田的灌溉，並且增強意國在紅海方面的勢力，妨害英國到印度航路的安全。有這樣切身的利害關係，所以英國不像法國一樣的隔岸觀火。正因為英國的態度積極，所以羅馬報紙不斷的攻擊英國；而倫敦報紙自然有相當的回聲。甚至墨索里尼也與鮑爾溫對罵起來，墨索里尼指斥「外國公論爲癡人說夢，我們可以黑衫同志的熱忱燒毀之；」鮑爾溫則用譏諷的語調說：「祇有獨裁政府可作出人意外的舉動」。這證明英意邦交已經達到怒目相向之境。在五月二十日日內瓦開會的時候，英國曾授艾登以相機行事的特權，想用硬方法來解決，即是說，想藉國聯的壓力來解決；當時意國代表却反對援用國聯盟約處理阿比西尼亞問題。結果，只好依照一九二八年意阿友好條約組織仲裁委員會來敷衍。不料墨索里尼聲明仲裁委員會祇有權研究華爾華爾事件，連敷衍也敷衍不下去。英國看出意國這樣的倔強，於是

退而採用「以柔擢剛」的軟方法。在六月底艾登訪問羅馬的時候，提出一些有利於意國的建議，准由意國建築鐵路通過阿比西尼亞領土，使意屬索馬里蘭與以勒德里亞兩地相接；甚至表示可以阿比西尼亞與加登省沿海一帶併入意國殖民地，而以英屬索馬里蘭一隅割與阿比西尼亞以償其損失。又不料墨索里尼對英國這樣「十分克己」的條件，都拒絕接受。這是絲毫不足奇怪的，因為意國所要求的是整個阿比西尼亞，不是這些零零碎碎的利權。

在「硬」「軟」兩種方法失敗之後，金鎊外交家似乎有些茫然了。於是霍爾先生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知道要對付墨索里尼這個小子，非求得法蘭西姐姐之助是不濟事的。所以他於七月十一日發表其在「另覓新交」之外同時「顧及舊友」的外交演說，很乖巧的解釋英德海軍協定對法不但無損而且有益，指出這次協定保證法國海軍永遠超過德國百分之四十三。這樣「前倨後恭」，無非希望法蘭西姐姐與約翰牛訂「同心結」，在日內瓦一致打擊墨索里尼。就英國單方面說，這

種算盤是不錯的。不過，法國也有它的算盤，具體些講，就是法國感受英德聯合的威脅，決不願對意國翻臉。無論英國以甘言誘惑也好，或以退出歐洲集體安全制度來恐嚇也好，法國只願做英意之間的調人（凡是調人大抵有所偏袒，法國願做調人當然對意國有利。），最近七月杪八月初的日內瓦會議，賴伐爾是以調人的態度登場的。因為法國的步調不能與英國一致，而意國又堅決反對國聯行政院討論意阿邊境爭端以外的事件，在這種情形之下，日內瓦的成績就不多了。以致八月三日所通過的決議案，僅僅確定仲裁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指派第五中立仲裁委員會協助工作，以及在九月四日再開行政院會議就意阿關係加以全盤的考慮。至於英法意三國關於東非問題的談判，則不列入決議案，由三國代表在巴黎舉行。我們從這些事實裏面，可以窺見英意衝突之不可調和，可以窺見英法友誼之不易恢復，而法意兩國，彼此心心相印，又盡在不言中了。

四 不歡而散的巴黎會議

在日內瓦不能解決的阿比西尼亞問題，移交英法意三國代表在巴黎會議談判，似乎歷史的車輪又走向斯德萊柴的舊路上去了。不過列席巴黎會議的代表，除法國由賴伐爾親身出馬外，英國為艾登，意國為阿洛錫，就形式上觀察，顯然沒有斯德萊柴來得隆重（列席斯德萊柴會議者，在英為麥唐納，在意為墨索里尼）。其次，再看巴黎會議的內容吧，這次會議的根據，是一九〇六年英法意簽訂的阿比西尼亞條約，據說，那次條約重在分割英法意在阿比西尼亞的勢力範圍，而為「黑人帝國」所不承認者；從這一點而論，與其說巴黎會議的任務在息事甯人，倒不如說是想以和平方式把阿比西尼亞再分割一次。論理，在巴黎會議上處分一個半殖民地的阿比西尼亞，應該比斯德萊柴的工作輕鬆得多。可是事實上困難，竟出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有那些困難呢？誰也知道：在巴黎會議上正而對立的是英意兩國。意國想把這「黑人帝國」一口吞去，以延長資本主義的壽命，在前面已講過。依照阿洛錫的談話，以為：「意國因人口增多，在本國不能容納，故必在阿比西尼亞獲得政治的優惠；且為防衛意屬索馬里蘭與以勒德里亞起見，亦有獲得政治的優惠之必要。如僅獲得經濟的優惠，實未能滿足。」墨索里尼野心，在阿洛錫的口頭中，已和盤托出了。英國的意見，剛剛與意國相反，祇贊成阿比西尼亞在經濟上讓步，不能在政治上讓步。這當然不是有愛於阿比西尼亞，而是想把它束縛在自已的鎖鍊之下。法國賴伐爾則介居兩者之間，想覺得一種使雙方滿意的方案，（也可說是比較有利於法國的方案），他擬在不妨害阿比西尼亞主權（？）及國聯盟約的條件下，讓意國占幾分政治上的便宜（如由阿比西尼亞政府聘用意國顧問之類）。一望而知巴黎會議是同床異夢的。要打開這種僵局，賴伐爾就覺得左右做人難。從八月十六日起，連日會商口結果，由英法兩國提出三項建議：（一）給予

意國在阿比西尼亞以發展經濟的廣大機會；(二)保障東非意國屬地的邊境安全；(三)保護阿比西尼亞境內的意國移民。據說，在這些建議之後，附有三個條件：(一)維持阿比西尼亞的政治獨立與土地完整；(二)須得阿比西尼亞政府的同意；(三)須得國聯的同意。阿洛錫把英法建議向墨索里尼報告，發了戰爭狂的黑衫宰相，當然一笑置之；甚至在覆文中關於艾登詢問意國對東非屬地與僑民的安全究想取得何種最低限度的保證，亦一字不提。至十九日，會議就停頓了。三國代表乃發表公報，說明『談判的基礎無從獲得，檢閱各國所提建議，困難正多，不得不暫行休會。各種問題將由外交途徑繼續研究。』無論措詞怎樣有含蓄，畢竟是巴黎會議壽終正寢的「訃告」啊！

巴黎會議是這樣費力不討好的，就連脆弱而又空虛的斯德萊柴聯合戰線也恢復不過來，簡直把英法意三個巨頭的醜都丟光了。這證明斯德萊柴的時代已經過去，同時又證明帝國主義再分割半殖民地的把戲，不是幾個穿大禮服的外交家用

和平方式所能解決。

五 巴黎會議以後

巴黎會議縱鬧得不歡而散，可是牽一髮動全身的意阿爭端，仍擺在議事日程之上。以後的發展怎樣？成了我們注意的中心問題。

是的，幾乎被人們忘掉的仲裁委員會，現時還在繼續工作，最近又加入波列迪斯（希臘駐法公使）為第五中立仲裁委員。但因它的職權範圍受了限制，不能有什麼成績，是可以斷言的。

其次，三國代表在巴黎會議的「訃告」中，聲明「各種問題將由外交途徑繼續研究」，這本是一句「掩耳盜鈴」的鬼話。目前，法意政府雖在進行談判，如果沒有媾皇補天之石，則英意兩國的裂口，也不會從談判中填平。

此外，凡是關心意阿爭端的人，都把目光轉移到九月四日的日內瓦會議了。

依照八月四日的決議案，下次日內瓦會議應就意阿關係加以全盤的考慮。但日內瓦的「和平殿堂」仍以英法兩國為最大的支柱，如果英法態度不一致，則日內瓦就不能夠做什麼。退一步講，就算英法一致了，然也無奈不肯就範的墨索里尼何，唯一的可能，恐怕是意國步日德的後塵與日內瓦告別。

我們且看英國吧，自巴黎會議失敗後，鮑爾溫內閣即提前開緊急會議，引起唐寧街四週的民衆聚集，等待消息，可見倫敦空氣十分緊張。據說，閣議結果，關於意阿問題，採取兩種辦法：第一、英國決計再度藉外交談判的途徑，挽回意阿戰爭。這自然是「官話」。第二、假使意國甘為戎首的話，英內閣已考慮到下列各問題，以謀應付：（一）地中海與紅海艦隊的調動；（二）埃及蘇丹防軍的增加；（三）對阿軍火的解禁；（四）從新分配巴力斯坦的英軍以便準備意外變故；（五）加速擴充空軍；（六）增加造艦。我們根據這些消息，很容易看出英國應付時局的步驟。近來關於英國艦隊出動的電訊，層出不窮，不就是最有力的

證明嗎？

意國怎樣呢？近來正從三方面積極行動：一是繼續派遣軍隊赴東非，截至現在止，兵額已達二十萬人以上；二是在九月四日以前，揭發阿比西尼亞的野蠻習俗與其盛行的奴隸制度，彷彿墨索里尼是「爲解放黑奴而戰」；三是在意國北境集五十萬大軍作大規模的操演，墨索里尼親自指揮，以杜絕那些高唱意國對阿用兵則將無力保護北陲者之口。這樣大幹特幹，確有幾分氣燄逼人。墨索里尼且告訴英國每日郵報訪員說：「無論何方對意實施制裁，意國將以武裝敵對行爲來答復。」意國的態度是非常明白的。

至於法國，在英意對峙的形勢中，本有助英則英勝，助意則意勝的作用，時局的關鍵似乎握在法郎外交家的手裏。自然，巴黎政府內部也有若干閣員主張制裁意國者；不過，賴伐爾在八月二十八日閣議席上，已聲明法國的立場是反對制裁意國維持英意雙方的友誼。照這樣看，法國似乎不願捲入禍漩。萬一意阿戰爭

爆發，法國祇願努力限制戰爭的範圍，特別是阻止戰爭延至歐洲。

如果上面的分析不錯，恐怕在空中翱翔倦了的戰神是快要降臨的。在經濟破產失業恐慌中翻筋斗的意國，當然要首先發難。羅馬參謀部的某官員說得對：「我們既不能給人民以麵包，就要給人民以光榮」。那不勒斯向東非出發的兵士，雖不很高興，但一般的情緒，都覺得戰爭總比失業強些。黑衫宰相有這難言之隱，所以不得不把意國的命運向東非拼一下。可是塞拉西——阿比西尼亞的皇帝——也是一個頑強的傢伙，決定要奮其螳臂當車之力來與墨索里尼賭一次雌雄。就東非的「天時」地利而言，都是對意國不利的。近來聽到意屬索馬里蘭的土兵一萬二千名有攜帶機關鎗背意投阿的消息，似乎「人和」也屬於塞拉西，可見「給麵包」固然困難，「給光榮」亦不容易啊！

在意阿正式開火以後，關於墨索里尼的成敗，目前雖不敢預言；但有一件事是確實的，即戰爭一經爆發，很難限於東非一隅。遍地火藥庫的歐洲，將不可避

免的引起燎原之厄，就是密雲不雨的東亞，也無疑的有大風暴襲來。意阿戰爭一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英意在東非的鬥爭

甲 近來東非問題，每日在報紙上填滿了很大的篇幅，目前已由意阿糾紛擴大而為英意交惡了。我們在巴黎會議上與日內瓦會議上，都看到英意兩國代表站在正面衝突的尖端。而主要的當事人——塞拉西（阿國皇帝）反成了不重要的角色。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難道果如艾登所說，英意兩國間毫無政治上或經濟上相衝突的問題，英國所關心者祇是國聯會員國與凱洛格公約簽字國的責任嗎？

乙 艾登的說法是百分之百的外交詞令。如果我們相信這些「鬼話」，則墨索里尼大鼓大播的「為解放黑奴而戰」，也成為「真理」了。

甲 然則英意交惡的中心問題是什麼呢？

乙 一句話說完，就是兩個帝國主義者在分割殖民地的過程中有了不可調和

的衝突。

甲 請你把它倆衝突的內容告訴我！

乙 說起來話長哩！意帝國主義覬覦東非有很久的歷史。在十九世紀末期已從阿比西尼亞身上割下了兩塊肉：一是以勒德里亞，另一是索馬利蘭。根據一八八九年的烏齊阿里條約，阿皇曼尼里克承認以後與其他列強進行一切談判，須於事前與意國有所接洽，彷彿意國已在阿比西尼亞獲得了特殊地位。不料在一八九六年意阿戰爭的時候，意國吃了一次敗仗，這種特殊地位又隨烏齊阿里條約的廢棄而失去了。從此時起，英法在阿比西尼亞的勢力漸漸進步，最明顯的事實，就是英國獲得了查那湖方面的權利，而法國也獲得了從阿京（阿狄斯阿比巴）到吉波、蒂建築鐵路的權利。這樣一來，意國想恢復它的特殊地位就不可能了。在三強角逐的局面下，於是成立了一九〇六年的三國公約，保證阿比西尼亞的完整（？），規定英法意三國任何一方，未得其他二國的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阿比西

尼亞。這即是說，阿比西尼亞的命運已在三國共管之中。

甲 意國甘心這樣下去嗎？

乙 自然是不甘心。正因為不甘心，所以意國在一九一五年與協約國簽訂倫敦秘約，出賣自己的盟友（德國），取得英法允許的若干讓步，東非問題亦包括在這些讓步之中。到了大戰結束，英法兩國便「食言而肥」了，意國從巴黎和會上沒有分得多少贓，氣憤是不待言的。到一九二四年，在英意條約中，英國為獲得意國的援助在查那湖上建築水閘以及完成從蘇丹至查那湖的汽車路起見，決贊同意國建築一條從以勒德里亞至索馬利蘭的鐵路，並承認意國在阿國西部與上述鐵路所通過的地帶有唯一的經濟特權。這從意國看來，本是再愜意不過的事，不料這種愜意又因阿比西尼亞頑強抗議而打破了。一直到現在，一九〇六年三國公約的基礎，並未推翻。

甲 這樣說來，意國想向阿比西尼亞多嘗一樹的機會就沒有了。

乙 然而且慢，自去年華爾華爾事件發生後，不，自今年一月羅馬協定成立後，法意兩國在東非問題上有相當的默契，是誰也知道的。墨索里尼利用這千載一時的機會，加緊向阿比西尼亞進攻，截至目前止，陸續派赴東非的軍隊已超過二十萬人，似乎想張開血口把這個黑人國家獨吞下去。意帝國主義的野心，並不止想「多嘗一嚙」哩！

甲 意國爲什麼要獨吞阿比西尼亞呢？

乙 第一，帝國主義以殖民地爲「生命線」，沒有殖民地就不成其爲帝國主義，這差不多成了一種鐵則。意國雖說因緣時會一躍而爲帝國主義，却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國家，尤其是缺乏煤鐵，現有的幾塊殖民地，都不能滿足其原料的要求。據說，阿比西尼亞有豐富的資源，如煤、鐵、硫磺、銅、黃金、白金之類，大率貨棄於地，未曾開採，特別是著名的石油礦，更使墨索里尼垂涎三尺。意帝國主義出征東非的主要動機，就在這裏。第二，意國近年爲經濟危機所困，在飢餓線

上掙扎的失業者一天多一天，使法西統治受到很大的威脅。「既不能給人民以麵包，就應該給人民以光榮」，把千百萬的失業者驅向東非，一洗一八九六年阿多瓦的恥辱，又是無上光榮的事。這一點，也是墨索里尼不辭一戰的苦衷吧！

甲 意國想獨吞阿比西尼亞，不僅可以引起黑人國家的抵抗，就是英法兩國也是要打不平的。不過，就現在說，法國倒很鎮靜，而英國紳士却已鬧得面紅耳赤了。英法兩國何以態度不同？

乙 前面已講過，自今年一月羅馬協定成立後，法意兩國在東非問題上有相當的默契。爲什麼默契呢？就法國方面說，自然是借重意國去應付歐洲問題。固然，法國在東非也有不少權利，可是這些權利與歐洲問題比起來，就值不得計較了。這是法國堅持鎮靜的解釋。至於英國所以鬧得面紅耳赤，當然有不能忍受的理由。

甲 英國何以不能忍受呢？

乙 首先要指出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查那湖。查那湖在藍尼羅河的上游，爲尼羅河重要水源之一。（尼羅河另一水源爲白尼羅河，據說，藍尼羅河的水量約當白尼羅河的十五倍。）尼羅河爲埃及與英埃蘇丹的生命線，埃及與英埃蘇丹的廣大棉田，又爲英帝國主義的生命線，都是大家知道的。如果意國獨吞了阿比西尼亞——儘管意國在口頭上承認英國的利益——則英國的生命線就受到莫大的打擊。僅就這一點而論，英國決不容許墨索里尼蠻幹。何況意國征服阿比西尼亞之後，在東非方面有了不可侮的勢力，不僅使英國在非洲的殖民地大受威脅，並且影響到英國到遠東航路的安全。意國在葉門的活動早使英國放心不下，豈肯再讓紅海西岸又整個的落到意國控制之下嗎？英國不能忍受的理由，主要者有這兩點。所以，意國大舉出征東非，英國也厲兵秣馬，準備應付。

甲 英意是否真要演一齣「全武行」呢？

乙 兩個帝國主義爲分割殖民地而引起戰爭，不是什麼意外之事。不過，在

目前，英國總想避免衝突。甚至對意國表示讓步，如艾登前赴羅馬提出一些有利於意國的建議，就是例子。在艾登碰了釘子之後，英國還繼續在外交途徑上努力，設法拉攏法國共同對意，在巴黎會議上是如此，在日內瓦會議上也是如此。日前曾一度喧騰阿比西尼亞出讓石油礦與非洲拓殖公司開採的消息，似乎也是英國勾結美國對意的把戲，這種消息雖祇曇花一現，可見英國的錦囊妙計正多着哩！假使英國用外交途徑不能解決，或是英意得到某種妥協而被宰割的黑人國家不肯接受，則東非前途依然凶多吉少。

一九三五年九月

國聯盟約與對意制裁

甲 意阿衝突，現在的確越鬧越糟。不久以前的巴黎會議既無結果；最近在日內瓦，無論是國聯行政院會議也吧，或是國聯大會也吧，關於意阿問題的一切努力完全失敗，五人特委會的建議已被墨索里尼拒絕了，這樣下去，一定要「圖窮七見」，換句話說即是爆發戰爭。不過，在萊芒湖畔呼吸新鮮空氣的外交家，都抱着息事寧人的熱心，從另一方面去看，也可說是帶幾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傻氣。目前聽說已決定採用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的調解程序，又聽說在意國實行進攻阿比西尼亞之前，不打算採用國聯盟約第十六條的辦法。這些條文的內容怎樣，我不明白，請你解釋解釋！

乙 這些條文，非常嘈囂，十五、十六兩條又與十二、十三兩條有聯繫，如

果要解釋清楚，似乎不能不從十二、十三兩條說起。

甲 那就請你依照次序對這幾條逐一加以解釋。

乙 我不想把這些枯燥的條文全部搬出來，使你看了討厭，祇就其中要點略述一二。拿國聯盟約第十二條來說吧，明白規定：『倘聯合會會員間發生爭議勢將決裂者，當將此事提交公斷，或依法律手續解決，或交行政院審查；並約定無論如何，非俟公斷員裁決或法庭判決或行政院報告後三個月屆滿以前，不得從事戰爭。』現在意阿問題已於九月四日提交行政院討論，并由行政院組織五人特委會草擬建議，可見第十二條已採用過了。

甲 第十三條呢？

乙 這一條大半是關於裁決或判決的一般規定，指出某些問題適於公斷或法律解決，并談到國際審判法庭，僅與第十二條有聯帶關係，無須詳細解釋。

甲 最重要的恐怕要算第十五條吧！

乙 是的，第十五條所規定的程序，比較複雜，如「兩造將爭議通知秘書長」啦，如「行政院將關於爭議的事實與解釋酌量公佈」啦，如「爭議不能解決，行政院應繕發報告書」啦，都是技術上的問題。目前已決定採用第十五條，似乎國聯行政院可在短時間內完成其報告書。這一步工作完成以後，意阿問題還說不到解決。所以第十五條第五節規定：『如行院報告書，除相爭之一造或一造以上之代表外，該院會員一致贊成，則聯合會會員約定，彼此不得向尊崇報告書建議之任何一造從事戰爭。』這即是說，在「一致贊成」的條件之下，一切會員國都應該袒護尊崇報告書建議的國家。

甲 假使國聯行政院關於意阿問題的報告書，將來得不到「一致贊成」，那又怎麼辦呢？

乙 這一點，第十五條第六節又講到了，『如行政院除相爭之一造或一造以上之代表外，不能使該院會員一致贊成其報告書，則聯合會會員保留權利，施行

認爲維持正義與公道所必需之舉動。』就眼前的事實爲例，即是說，英國得不到法國的贊助，還是可以單鎗匹馬的幹。不過，這種幹法與霍爾所謂「集體行動以制止戰爭的義務」（見九月十一日霍爾在國聯大會的演詞）是不同的。

甲 近日報紙上，常有準備對意制裁的消息，這在國聯盟約上有無根據？

乙 那就是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一節說：『聯合會會員如有不顧本約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五條所定之規約而從事戰爭者，則據此事實，應即視爲對於所有聯合會其他會員有戰爭行爲，其他各會員擔任立即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上之關係，禁止其境內居民與破壞盟約國境內居民之各種往來，並阻止破壞盟約國境內居民與其他任何一國爲聯合會會員或非聯合會會員境內居民一切財政上商業上或個人之往來。』顯而易見的，這些辦法即是所謂經濟制裁，換句話說，便是經濟封鎖。假使日內瓦這次能夠對意國實行經濟封鎖，則意國所受的打擊就不小了。

甲 還有比經濟制裁更進一步的辦法嗎？

乙 第十六條第二節說：『遇此情形，行政院應負向各關係政府建議之責，俾聯合會各會員各出海陸空之實力，組成軍隊，以維護聯合會盟約之實行。』這即是所謂軍事制裁，自然此經濟制裁更進一步。

甲 這些辦法，從前對滿洲問題沒有實行過，你認為今後可以對意國實行嗎？

乙 在英法一致的條件下是可以實行的，現在英國為維持盟約的尊嚴，不為維持大英帝國的利益，似乎要痛快的幹一下。法國呢？當然也願意維持盟約（盟約是法國統治歐洲的法寶），不過不想開罪意國，使自己失掉一個反德的朋友，所以它總想在決定實行制裁之前，要用最後的努力覓得和解的機會。法國這種態度，無非利用緊急關頭，與英國討價還價。日前，法國駐英大使已向倫敦政府詢問：「英國對意阿問題在日內瓦採取強硬的態度；倘中歐方面一旦有事，尤其

是奧國受人侵略，英國是否也採取同樣強硬的態度。」這就是討價還價的內容。明白些講，法國一定要英國答應負責制止德國在中歐的活動，才肯放棄對意國的友誼。說到這一點，我們便知道英國外交政策是矛盾的，它既特別見好於德國，簽訂了英德海軍協定，使法國感受威脅；現時在英意交惡的情形下面，又想拉攏法國共同對付意國，當然不易辦到。要辦到，英國必須在法德之間，重新決定態度，就是在外交上放棄親德政策採取親法政策。

甲 假使英法一致，所謂經濟制裁大抵可以實行。試問意國感受經濟制裁的壓迫，是否停止東非的軍事活動？

乙 這倒很難說。以常情論，英法聯合出來干涉，在反對侵略者這一點上一定博得若干國家的贊成，這種集體制裁的力量，意國當然「吃不消」。墨索里尼如果顧慮及此，也許可以懸崖勒馬。但是這並不是說意國不能蠻幹。假使英國放棄親德政策，則意國還可與德國勾結，不久以前，墨索里尼不是派新任駐德大使

與希特勒送過一度秋波嗎？在德意攜手的基础上，至少在歐洲是可以搗亂的。何況美國是一個非會員國，願否受國聯的拘束本是疑問，就算羅斯福根據中立法案禁止軍火出口，然以棉花、石油……等等原料，接濟意國，也是可能的。遠東的日本，如果英國在中國問題上不給以滿意的讓步，更無疑的要支持意國。在各帝國主義利益複雜的今日，總有許多黑幕是我們想像不到的啊！

甲 現在日內瓦已通過採用國聯盟約第十五條，是否一定要繼續採用第十六條？

乙 這是不一定的。通過採用第十五條，只能說是有採用第十六條的希望。至於到底怎樣？仍視今後的環境如何而定。我們不能以為法國同意採用第十五條，即斷定法國無條件的同意採用第十六條，其中仍有許多討價還價的生意可做。就算第十六條通過了，是否馬上通告各會員國一體遵行？也是待決定的。第十六條第四節又明白規定：「行政院倘以為為某某會員起見，將此項辦法中之任

何辦法，在一指定時期內，延緩實行，當能便於達到前節所述辦法之目的；又或以爲此項延緩乃爲減少此項會員所受損失或不便所必要，則行政院有權可以決定此項延緩。』從這裏，我們看出國聯盟約有百分之百的彈性，各帝國主義的代表是可以任意操縱的。我們應該瞧着，瞧着冠冕堂皇的國聯盟約究竟是帝國主義的工具，還是弱小國家的護符？

一九三五年九月

意阿問題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 兩軍對壘的東非

現在確已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了！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閉幕以來，雖說還不到十七個年頭，然而國際帝國主義却在世界各處佈置了更龐大的火藥庫，祇要臨時投入一星之火，即可引起地折天崩似的總爆發。在大半年前，觀察國際政局的人，都把中歐與遠東看成最危險的地帶，以為毀滅世界的大戰，必從這兩處開端。可是到現在，中歐問題仍在一張一弛之中；遠東問題則因我國做了馴伏的羔羊，就是失地等於半個歐洲，依然「和平解決」。這是否說，大戰危機從此緩和下去呢？不是！決不是！

近半年來的事實，證明了「黑暗大陸」的東部——阿比西尼亞——也變成最危險的地帶。粗看起來，似乎有些出人意外；其實，在火藥庫遍全世界的今日，任何地帶都是危險的。所謂「黑暗大陸」，雖在十九世紀之末，被歐洲的「文明人」分割過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德國在非洲的殖民地，雖被戰勝國再分割過一次；但意帝國主義始終沒有得到什麼，劃入「新羅馬帝國」統治之下者，至今祇有以勒德里亞 (Eritrea)、索馬里蘭 (Somaliland) 與利比亞 (Libya) 三塊不毛之地。野心勃勃的墨索里尼，看見「九一八」後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的活躍，自然食指大動，要向地中海對岸的「黑暗大陸」問津，尤其是要向尙待分割的阿比西尼亞問津。數月來，意國出征的軍隊超過二十萬人，重砲、坦克、飛機以及各種各樣的新武器，都被「黑衫同志」帶到東非去，甚至世界馳名的無線電發明家——馬可尼 (Marconi) 也有請纓征阿的壯舉。

無論墨索里尼怎樣仿效遠東霸主想在東非奏一曲不戰而勝的凱歌，可惜他沒

有遠東霸主的幸運。遠東霸主所逢的對手是不抵抗的中國，而墨索里尼則遇到桀傲不馴的黑炭頭。阿比西尼亞皇帝塞拉西在大軍壓境之下，絲毫不示弱，不是說：『在最後一分鐘，如不能覓得和平解決之道，阿比西尼亞將奮鬥至最後一人；』就是說：『如和平解決的種種努力都失敗後，則阿軍起而防衛國家，我將親自統率，至赤血流盡而後已。』誰也想不到黑炭頭的抱負遠在我們黃帝子孫之上哩！

現在，意、阿衝突不僅在僵持中，而且在繼續惡化中。日內瓦的輿論也承認目前是大戰以後最嚴重的時局。阿京消息，則相信戰爭爆發，不過是數日內或數星期內的問題。在意國方面：墨索里尼曾對倫敦晨郵報訪員說過：『我們在東非的準備，已耗費二十萬萬里拉（合英金三千三百五十萬鎊），你以為我們乃為兒戲而出此嗎？我們必向前進，今日要我們停止，時已晚了。』在阿國方面：塞拉西準備下動員命。各地會長忙於組織一百五十萬的強悍戰士，分五路抵抗意軍。

阿皇現靜待意國拒絕國聯調解案或意軍越境的消息到來，即將下令抗戰。如果這些消息不錯，我們便知道：東非形勢，正是兩軍對壘萬弩待發的時期。

二 日內瓦的又一歷史試驗

在世界上任何一角鬧得焦頭爛額的時候，日內瓦的「和平殿堂」裏面也因之紛擾不寧。四年前的滿洲事變，使日內瓦的外交家，駭汗奔走，窮於應付；結果，繞了一些圈子，讓日本帝國主義從容布置，在完成軍事佔領之後，建立「滿洲國」，不替國聯留一點面子。後來，雖說國聯通過了什麼不承認「滿洲國」的決議，然在實際上却是一錢不值的空文。我們應該說，國聯在那次歷史試驗中完全失敗了。

四年後的今日，日內瓦又逢着歷史試驗的難關，這就是意、阿問題。自八月間英、法、意三國巴黎會議不歡而散後，日內瓦已成爲吸引全世界視綫的中心。

不錯，九月四日的國聯行政院會議已如期舉行了，除鬧過一齣意國代表退出會場的趣劇外，唯一的結果，就是由英、法、波、西、土五國代表成立特別委員會，遵照盟約第十五條，處理意、阿爭端，這不過是延宕時日的一種手段吧了。從九月九日起，國聯大會重開，我們聽過霍爾、賴伐爾、李維諾夫的演說。霍爾以英國外相的資格登台，說明倫敦政府對意、阿爭端的態度，鄭重指出：如會員國有不願盟約而訴於戰爭者，則最後有集體行動以制止戰爭的義務。這句話含有兩面刀鋒：即一面向意國示威，另一面向法國警告（要法國參加集體行動共同對付意國）。賴伐爾的立場，則與英國稍有不同，他首先表示法國對於盟約所規定的義務不願有所規避，同時又聲明要維持各國的友誼，換言之，就是不願得罪意國。李維諾夫呢？他是口直心快的說明蘇聯在原則上反對殖民地制度，反對勢力範圍政策，反對委任統治及其他藉以達到帝國主義目的之事件；如意、阿爭端調解失敗，則蘇聯代表將毅然判斷其曲直，決不因報紙濫施攻擊或其他恫嚇手段而動搖

其勇敢。這種說法，似乎比提議均分殖民地經濟利益的霍爾與主張滿足意國願望的賴伐爾，更能獲得弱小國家的同情。

在國聯大會進行中，五人特別委員會亦積極工作，據說，所擬解決意、阿爭端的報告書，大抵以巴黎會議的建議為根據，而擴大其中若干點；即修正阿國與意國殖民地的邊界，改組阿國警察與由阿國聘用技術顧問等事，同時對於阿國所享有的主權仍加以尊重（？），至阿國在國聯領導下應該進行的改革計畫，則由意國加以襄助。所有這些內容，祇有一種意義，就是在共管形式之下，讓意國多占一點便宜，老實講：就是犧牲阿比西尼亞。帝國主義陣營裏的「公道」，總是弱者吃虧，這是毫不奇怪的。

不料五人特別委員會的建議，與意國的要求，兩者相差似乎有十萬八千里。墨索里尼毫無隱諱的對倫敦晨郵報訪員說：「這些建議渺小不足道，可謂兒戲之至。以兩處不毛之地給予意國，一處盡屬荒沙，一處則係鹵地，該特別委員會或

者以我爲不毛之地的收藏家嗎？」羅馬內閣已於九月二十一日正式集議後發表公報，認爲：五人特別委員會的報告書，未顧及意國的權利與需要，拒絕接受；但對該特別委員會努力調解的精神，則深爲「嘉許」。正因爲羅馬公報於「拒絕」之外，「嘉許」特別委員會的勞績，所以瑪達里加（Madariaga）——西班牙代表任特別委員會主席）以爲門戶仍未關閉，尙有迴旋餘地。也許五人特別委員會在羅馬「嘉許」之下，還要再向阿比西尼亞身上多割幾塊肉，以答墨索里尼的「殊不知」吧！

不管五人特別委員會今後工作的結果如何？但國聯逢着歷史試驗的難關，則爲千真萬確之事。如果鬧僵了，使意國與日內瓦告別，固然可以促成國聯的危機；就算在犧牲阿比西尼亞的基礎上，勉強把意國拉住，也證明這座「和平殿堂」祇剩一個空殼。從而所謂國聯盟約，在日本進攻中國的礮彈穿過以後，又被意國宰割阿比西尼亞的屠刀砍成細片了。

三 欲罷不能的墨索里尼

想展望着意、阿衝突的前景，就必須先說明墨索里尼何以要出征東非？

是的，墨索里尼是一個大野心家，他想一口氣把阿比西尼亞吞下去。但這與其認為出於墨索里尼個人的貪心，毋寧看做意國整個金融資本的渴望。前面不是講過：在非洲一再分割的時候，意帝國主義始終沒有得到什麼嗎？帝國主義缺乏殖民地，與老虎缺乏食物有同樣的煩燥。一旦遇到機會是要擇肥而噬的。墨索里尼在一九二七年即已聲明過：『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在鞏固自己的武裝勢力，要在一定時期內動員五百萬人，……使飛機馬達的響聲壓倒一切，使飛機兩翼的陰影遮蔽日光。這樣，我們才能夠在一九三五——四〇年，趁着歐洲歷史的決定時期，強迫他國唯命是聽，並承認我們的權利。』這位黑衫宰相為金融資本的利益着想，一刻沒有忘記「古羅馬以地中海為內湖的盛世」，一刻沒有忘記「一個新帝

國要由戰爭勝利中才能夠建立起來」。加以自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後，意國工業衰落，貿易減退，財政短絀，國債增加，尤其是一般人民貧困化，失業問題，麵包問題，無法解決，不得不瘋狂似的走向戰爭之路，走向重分世界之路。

剛巧，阿比西尼亞是一個半獨立的國家，而又介居以勒德里亞與索馬里蘭之間；其天然的富源，如煤礦、鐵礦、石油礦之類，都是意國欲得的寶藏；再使查那湖（Lake Tana）水，改道東流，引入以勒德里亞的乾燥區域，則不毛之地可變為肥美的棉田；而意國重工業與輕工業的原料問題就不憂缺乏了。墨索里尼親眼看見這塊肥肉放在東非角上，自然要調兵遣將前往奪取。

論理，以意國雄厚的新式軍隊，出征半開化的黑人國家，似乎易操勝算。不過，東非的地理條件非常困難，無論從以勒德里亞方面進攻——如西北路的公達爾（Gondar），北路的阿斯馬拉（Asmara），東路的阿薩布（Assab）——，或從索

馬里蘭方面進攻——如東南路的華爾華爾 (ValVal)，南路的希伯里河 (Shibeli river)——，都須經過最炎熱的荒原；雨季既不便行軍，在雨季終了以後，流行病蔓延，又無水源可飲。這些情形，當非意國兵士所能忍受。就算用飛機吧，沒有什麼工業中心，到處是分散的土人村落，決非轟炸的對象。重砲與坦克，在崇山峻嶺中也不能施其技。據英國陸軍少將格文 (Charles Gwynn) 的估計，意軍想截斷阿狄斯阿比已 (Addis Ababa) 到吉波蒂 (Jibuti) 的鐵道，阻止阿京與海道的交通，非經過一年不可。假使阿比西尼亞堅決抵抗，那麼，它有基本軍隊十萬，可動員的兵士有二百萬，以地理上的優點，抵償技術上的缺點，隨時隨地作神出鬼沒的襲擊，意軍至少是要疲於奔命的。也許一八九六年意軍在阿多瓦 (Adowa) 的失敗，還要重見一次。如果再估計到意軍迭次逃亡的事實，再估計到意屬索馬里蘭士兵大批倒戈的事實，則墨索里尼的「雄圖」就更難樂觀了。

然而就目前說，墨索里尼最感不快的事，還不是阿比西尼亞的抵抗，而是英

國的打不平。英國果有所愛於阿比西尼亞嗎？不是的。「尊嚴的」紳士在「仗義執言」的招牌之下，爲保證查那湖的水利起見，爲保證非洲殖民地的統治起見，爲保證紅海航路的安全起見，挺身而起，與意國抗爭；一方面是霍爾、艾登之流在日內瓦大賣外交手腕；另一方面又調動大批艦隊（計一百四十四艘）在地中海一帶佈防；想以「文武兼施」的辦法，強迫墨索里尼就範。這確是意國在正式進攻阿比西尼亞以前所受的打擊。意、阿衝突轉化爲英、意衝突，問題就複雜得多。假使英國再慫恿希特勒向奧國挑釁，則意國更要手足無措了。墨索里尼儘管渾身是膽，也不能不有所躊躇吧！

怎麼辦呢？也許有人說，與其將來吃敗仗，倒不如「班師回朝」，這本是「懸岩勒馬」的措置？可是，就事實講，在失業的狂潮鼓盪之下，派二十萬人出征易；在出征後，化了二十萬萬里拉的鉅款，祇作一度東非旅行，又想把他們同重砲、坦克、飛機一起，一船一船的運回祖國，恐怕是一件再困難不過的事。就算

憑藉黑衫宰相的「聲威」，可以這樣「如法泡製」；然而「新羅馬帝國」的光榮幻滅了，從華爾華爾事件發生後在意國所造成的「戰時景氣」也馬上戳穿，墨索里尼今後拿什麼「法寶」來維持統治呢？前進既逢着坎坷，後退又遇到荆棘，墨索里尼內心的苦悶，不是我們這些局外人所能測度的。

四 意阿問題今後的發展

截至現在為止，意、阿問題的危險性，尙在一天天擴大之中。最後的結果如何？誰也不敢輕下斷語。在這裏，祇能根據日來所得的電訊，推測幾種可能的前途。

第一，五人特別委員會的建議，雖被意國拒絕了，可是彼此都很「客氣」。照瑪達里加的觀察，以為門戶仍未關閉，尙有迴旋餘地。這一點，我在前面已提到。就是羅馬方面的意見，也相信還有直接談判的可能，認為調解的門戶雖已關

閉，但未下鍵。據說，墨索里尼在回答五人特別委員會的牒文中，提出四項要求：（一）由阿國割一地帶，使意屬以勒德里亞與索馬里蘭聯絡，同時，更割阿京以東若干土地與意；（二）爲酬償阿國的割地起見，由意國在意屬殖民地中給以海口；（三）阿國完全解除武裝；（四）阿國維持治安所必需的警察，應受意國支配。這證明墨索里尼的慾壑甚深。據常情推測，在未來的討價還價中，自然還可大打折扣。假定意國願慮到破裂以後，戰事沒有把握，願意適可而止；假定英國在不妨害自己利益的條件之下，讓阿比西尼亞多割一刀，藉此填平資本主義營壘內的裂痕，以便一致向蘇聯購準；（九月二十三日英國駐意大使德魯蒙——Drummond——訪墨索里尼密談甚久，當然有重要的「生意經」。）彼此再遷就一點，也未嘗不可得到某種妥協，暫時把問題拖延下去。這是第一種前途。

其次，如果妥協真正絕望，則意國無疑的要實現其預定計畫向阿比西尼亞進攻，證以日來意軍仍不斷的開赴東非與意皇下令加撥東非軍費二十五萬萬里拉，

可見意、阿開火祇是時間問題。國聯怎麼辦呢？似乎可走的路只有兩條：一是放棄國聯的原則，聽意國爲所欲爲；一是擁護國聯盟約，由各會員國履行制裁意國的義務。假使走前一條路（國聯處理滿洲問題的時候就是如此），則戰爭或可限於東非一隅，這是墨索里尼夢寐以求的。墨索里尼迭次聲明在東非的活動不妨害英國的利益，最近又有認定不視經濟制裁爲戰爭行爲的意嚮；（從前曾聲明：凡一切對意國的制裁手段，都應該視爲戰爭行爲。）同時，又派新任駐德大使向希特勒拉攏，要求德國瞭解其正當合法的利益；所有這些表示，無非想使戰爭局部化，換句話說，就是希望歐洲各國不加干涉，讓其魔手在東非自由活動，正像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自由活動一樣。黑衫宰相這種如意算盤，頗與賴伐爾阻止戰爭延至歐洲的理想相合，只要英國在更大的目標（反蘇聯）之下忍耐着，只要德國在準備東向的過程中不乘機窺奧，並不是不可能。這是第二種前途。

可是，東非環境畢竟與遠東大有差別，這就是說，歐洲列強可縱容本展兒在

遠東咆哮，決不肯坐視黑衫黨在東非猖獗。所以，意、阿構釁以後，歐洲空氣即異常緊張，特別是英國竟不惜秣馬厲兵，起而與新「羅馬帝國」周旋。在這種局勢之下，假使英法的生意講好了，這就是說英國在中歐方面給法國以安全保證，我想：日內瓦大抵要走後一條路，即擁護國聯盟約，由各會員國履行制裁意國的義務。無論經濟制裁也好，武力制裁也好，「凡一切對意國的制裁手段，都應該視為戰爭行爲。」制裁就是戰爭，實行制裁的時候，就是開始戰爭的時候。現在集中利比亞的意國軍隊已使埃及大受威脅了，平靜多年的地中海已被各國艦隊鬧得白浪滔天了。德國又把米美爾問題提出來了，歐洲的黃金與白銀又一批一批的逃到美國避亂了，日本帝國主義更在亞洲大陸上張牙舞爪了。重分世界是帝國主義時代歷史發展的必然。誰相信東非戰爭之火，不會延燒到歐洲，延燒到遠東呢？依照以上分析，我們應該說，意、阿衝突或許演成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是第三種前途。

在目前萬分動盪的局勢之下，以上三種前途雖都有若干可能，然而各帝國主義已到短兵相接時期，妥協的希望當然很少；同時處在牽一髮動全身的世界，戰爭局部化亦不易成爲事實；未來的前途，恐怕要正式開演全人類的悲劇吧！恕我重複說一句，現在確已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意國侵阿戰爭與歐洲形勢

甲 東非的火藥庫，現在已正式炸裂了，這自然不是短時間內所能撲滅。墨索里尼想征服阿比西尼亞，多捏幾把汗是不夠的，恐怕至少要累瘦一身肉。假使意阿戰爭——就算英國不捲入漩渦的話——延長下去，誰也不能保證中歐方面不發生問題。躍躍欲試的希特勒，老早預備向奧國下手，難道他不趁着墨索里尼勞師襲遠的時候，實行進攻奧國嗎？

乙 以常情論，德奧合併，本是「第三帝國」的預定計畫之一，希特勒沒有一刻忘掉。這一點，墨索里尼是深深懂得的，所以當他出征東非的時候，在意國北部一帶舉行五十萬人以上的演習戰，表示意國仍有力量應付歐洲的時局；不久，又派駐德新大使阿陀里柯謁見希特勒，要求德國瞭解其「正當合法的利益」；

這種「軟硬兼施」的辦法，無非希望德國不要乘機窺奧。證以意國向德國購買郵船的事實，證以阿陀里柯參加紐倫堡國社黨大會的事實，證以哈塞爾（德駐羅馬大使）迭次與墨索里尼會談的事實，可見哈瓦斯社所傳：德國外交當局現正急謀與意國攜手之說，也不是無因的。假使德意這一對老情侶真能「破鏡重圓」，我想：奧國問題或許暫時要鬆一口氣。

甲 意國願與德國攜手，使中歐方面不發生問題，好用全力對付阿比西尼亞，這是誰都明白的事。你說德國也願與意國攜手，這確是一個意外的消息。

乙 初聽起來，似乎是「意外」；然而仔細一想，也可說是「意中」。我們知道：自東非問題緊張後，歐洲時局的關鍵，握在英法兩國之手。英國要打擊意國，不能不向法國求援，所以，英國用盡各種方法，以拆散法意的聯合，想使法國從意國離開，站到自己這方面來。不料法國討價很高，一定要英國答應負責制止德國在中歐的活動，才肯放棄對意國的友誼；這即是說，英國要法意分手，法

國却要英德分手。可見金鎊外交與法郎外交，一是「半斤」，一是「八兩」，誰也不肯讓一絲一毫。截至十月十日爲止，賴伐爾在吃了霍爾一顆定心丸（即表示對於一切未經挑釁的侵略行動，都應加以堅決的集體的抵抗）之後，雖說贊同對意逐步實施經濟制裁，然與英國主張由經濟制裁（整個實施）進到軍事制裁者顯然大有差別；可見英法兩國的「生意」還未講好。不過，英國曲意拉攏法國是事實，法國受英國的拉攏，從袒護意國的態度轉變爲有條件的附和英國的態度也是事實。在這種轉變的過程中，墨索里尼與希特勒都不得不「未雨綢繆」；因此，墨索里尼就必須向其老情侶——德國送秋波，而希特勒估計到英法一致以後，自己陷於孤立，也應該報意國以青眼。歐洲四強（英法德意）之間的縱橫捭闔，在過去鬧的花樣太多，假使今後英德的關係與法意的關係都漸漸疏遠，則意德「破鏡重圓」，自然不是什麼「意外」了。

甲 照你的意見，在意德攜手之後，奧國問題可以鬆一口氣，這似乎是說德

國願意拋棄吞併奧國的計畫；希特勒能夠這樣「客氣」嗎？

乙 拋棄吞併奧國的計畫，德國是不會的。我所說的鬆一口氣，也只是「暫時」的性質。路透社不是傳出消息說，希特勒曾經訓令巴本向奧政府提議縮結五年互不侵犯條約嗎（十月二日維也納電）？據說：在德國的提議中，要求奧國參加加德波甸間的聯盟是其條件之一。假使奧國接受（依照同一電訊，說許士尼格已同意，但史太漢堡反對頗烈），則德國所得就不少了。何況希特勒暫時對奧國鬆一口氣，更可集中主力向別一方面問津？

甲 向那一方面問津呢？

乙 這就是舊話重提的米美爾問題。依照一九二四年英法意日簽訂的米美爾公約，米美爾屬於立陶宛，可是希特勒對於這塊領土是不忘情的。一九三五年三月間，因立陶宛懲辦國社黨員事件，引起德立關係一度緊張。最近九月十五日希特勒在紐倫堡國社黨大會上，大聲疾呼：「米美爾被人盜竊而去」，言外之意，

自然是要利用機會收回。到九月二十九日米美爾自治會議舉行改選的時候，德國亦有用武力干涉之說。現在投票結果尙未宣布，是否平安過去？仍成問題。有些人認爲米美爾也是一個「火藥箱」，不久會要爆炸的。

甲 米美爾在經濟上的價值，較薩爾差得多，更不能與奧國相比。德國爲這塊彈丸之地，興起干戈，似乎是小題大做。

乙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希特勒要奪取米美爾，並非專爲這塊彈丸之地，而是藉此與立陶宛開釁，——不，而是藉此與蘇聯開釁。「德國有精神上與政治上的理由，視蘇聯爲大敵」。這句話，我們早聽得爛熟了。最近郭培爾在國社黨大會上又發表其攻擊波爾雪維克主義的演說。希特勒的東進政策，無疑的是以奪取烏克蘭爲目標。

甲 歐亞兩洲之間的大熊，也不是好惹的，希特勒想奪取烏克蘭，不見得有把握。

乙 有無把握？那是另外一回事。不過，希特勒總有興趣這樣幹。波蘭成爲德國的幫手，是大家知道的。日前九月底，正當東非問題劍拔弩張的時候，波蘭衆議院外委會主席拉齊維爾親王與陸軍次長法白里將軍訪問德國，當然不是無事忙。同時，匈牙利總理貢波斯博士在東普魯士與戈林將軍會獵後，又赴柏林與希特勒晤談兩小時之久，其中料有許多秘密；儘管貢波斯聲明：『此行純屬友誼訪問，並無政治性質。』儘管貢波斯的隨員聲明：『貢波斯總理來德國行獵，麋鹿在前，無暇計及其他。』可是這些都是騙小孩子的鬼話。另一方面，不先不後，德國航空次長米爾區將軍也到布達佩斯（匈京）觀光。而希特勒的專使李本德洛浦亦有十月初報聘波蘭之說。綜合這些消息，可見德國外交正在積極活動。所以哈瓦斯社便老實不客氣的講，德國企圖建立中歐新政治集團，聯合匈牙利，甚至包括波蘭，以與小協約國及巴爾幹協商國對抗。貢波斯一向以親德著名，這次游歷柏林，又公開說：『對於德國新政府兩年來的政績，極感興趣。』他進一步的

與德國合作，一點也不奇怪。或許在德波匈沆瀣一氣之下，經過貢波斯的拉攏，可使德奧互不侵犯條約迅速完成；同樣，經過貢波斯的牽線，可使德意兩塊破鏡，重圓更易。聽說匈奧代表已在日內瓦公開拒絕對意制裁，似乎已把「春光」洩漏了一半。假使德波匈奧意（甚至連保加利亞在內）都結成一條戰線，那麼，希特勒在歐洲大陸上就變成生翼的老虎了。

甲 生翼的老虎（德國）要與大熊（蘇聯）角鬥是必然的，但它與大熊角鬥的過程中，不會擾動其他國家嗎？

乙 蘇聯一旦被襲擊，則法國因互助公約的關係，大半要捲入漩渦。我們固然知道法國不一定是蘇聯的忠實同盟者，但在德國外交勝利的時候，這即是說，在匈奧等反凡爾賽的國家被德國抓住的時候，則小協約國大受威脅，法國即想隔岸觀火已不可能。假使法國捲入漩渦，則捷克與羅馬尼亞各受條約的拘束，也不便置身事外；從而南斯拉夫，或遲或早又非參加不可。依照這種估計，我們看出

不久將來的歐洲可劃分兩個壁壘：一是德波匈奧意，另一是蘇法與小協約國。前者是挑撥戰爭的，後者是反對戰爭的。

甲 那麼，英國將站在那一方面呢？

乙 這個「老狐狸精」實在有些不易捉摸。就目前說，它是意國的敵人，在反意這一點上，誠然拉攏法國，誠然在國聯的機構下願與法國攜手，制止意國在東非的戰爭；但不可馬上得出結論，說英國將由反意而至反德（假使意德破鏡重圓的話）；同時，更不可馬上得出結論，說英國將由聯法而至聯蘇。因為在英國的眼中，反意是一事，反德又是一事；聯法是一事，聯蘇又是一事；其中的差別是很大的。我們只要記起英國近年支持德國的事實以及英國一貫反對蘇聯的事實，便知道這個「老狐狸精」，在現階段，不會反德，更不會聯蘇。根據整個的金鎊外交政策去觀察，英國或許祇想藉法國助一臂之力，使東非戰爭迅速終了，而對於法國的討價（即要英國制止德國在中歐的活動），却祇能在緩和法德矛盾

上做工夫；希望在法德矛盾緩和之後，法蘇關係從此鬆懈，逐步實現其「歐洲合作」一致進攻蘇聯的「好夢」。英國的「妙算」，的確是無懈可擊，但在各帝國主義利害複雜的今日，事實的發展一定要超出英國的預期之外，所謂英國的「妙算」，終究不過是英國的「幻想」而已。

一九三五年十月



英蘇關係論

英國與蘇聯是現世界兩個不同的國家，前者應該說是資本主義的老大哥，後者似乎又是社會主義的寧馨兒。

老頭子與青年人，本來也可以做朋友，這在我國便叫做「忘年交」。試問英國與蘇聯是否可結成「忘年交」呢？戰後十餘年的歷史告訴我們，沒有這回事。

因為它倆是兩個體系不同的國家，所以一向就站在利害衝突的頂點，有時摩拳擦掌，有時斷絕往來，自見面到現在，從來未親熱過。它倆不僅夠不上結成「忘年交」，並且是一對「活冤孽」。

爲什麼如此？前面講過：這兩個國家，一是資本主義的老大哥，一是社會主義的寧馨兒。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乃是不能「共存共榮」的制度，有了你就用不着

我，有了我就用不着你，彷彿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概。

然而「上帝」却不湊趣，既生瑜，偏偏又生亮，既生英國，偏偏又生蘇聯，硬把兩個不相容的制度——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放在一個世界內面，這不能不說是「惡作劇」。於是守護資本主義殘壘的英國，感覺到自己前途的危險，就倚老賣老的來與乳臭未乾的蘇聯角力，想以一拳一脚把社會主義的寧馨兒打死。不料這個寧馨兒畢竟不平凡，無論老江湖的英國用什麼槍花，它總有手腕對付；這即是說，英國一次、二次、三次……反蘇聯的陰謀，結果總逃不出「失敗」的陷阱。

在屢次失敗之後，資本主義的老大哥也茫然了，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面，不得不暫時放下拳頭，裝出滿臉笑容，與這個青年冤家握手。在握手的時候，儘管這位老大哥笑容可掬，但明眼人一看，知道笑裏正藏着刀哩！

這一段「閒話」，可說是英蘇關係的寫真。

我們再談事實吧！時間過久的陳賬，在這裏沒有篇幅去算它，姑且從英國青

年外交家艾登訪問莫斯科講起。

一九三五年三月杪，艾登訪問莫斯科，的確在英蘇關係上開了一個新紀元。平素擺着尊嚴面孔的英國紳士，居然派遣代表訪問「野蠻的」波爾雪維克的首都，不能不說是一幕卑躬屈節的趣劇。這次訪問的結果，曾經發表公報，聲明「現時英蘇兩國在國際政治的任何問題上都無利益的衝突」，且指出「英蘇雙方在巴爾幹，在東南歐，在近東及中東印度與遠東的親善」。

這是我們記憶尚新的事實，同時也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不過，英國名記者紐曼(P. Newman)先生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份的現代評論(Contemporary Review)上論及英蘇關係，則認為兩國關係改善的由來，在西方，因希特勒的彗星出現於德國的天空，以致莫斯科與柏林之間產生積極的衝突；在東方，因日本的侵略企圖，威脅蘇聯的切身利益；所以蘇聯在東西兩方面，須造成一種具有實效性的安全，而完成其廣闊領土內的建設任務，這種要求與英國政策的和平目的是適合

的。依照紐曼先生的意見，並非英國接受蘇聯的和平運動，乃是蘇聯同意英國的和平運動。

「不是六郎似蓮花，而是蓮花似六郎。」本為我國歷史上的佳話，不料這種佳話，到二十世紀又成為紐曼先生論斷的公式。無論這位名記者怎樣替英國辯護，可是公平的客觀事實，到底祇證明英國在某種環境下不能不跟着蘇聯走；這即是說，不是蓮花似六郎，而是六郎似蓮花。

如果紐曼先生不服，要我「拿證據來」。那就應該把大家熟知的事實，略舉一二，看看「和平的旗幟」是 *Made in England* 呢，還是 *Made in U.S.S.R.* 呢？

我們知道：和平政策與社會主義不能分開，正如侵略政策與帝國主義不能分開一樣。祇要蘇聯不放棄社會主義的原則，那麼，在建設任務未完成以前固然需要和平，就在建設任務完成以後，還是需要和平。英國呢？正與蘇聯相反，它過去對滿洲問題，一貫的支持日本，無疑的是藉此獎勵日本去挑起反蘇聯的戰爭。

它在西方，自羅迦諾條約成立以來，始而是勸德國西去，繼而是勸德國東征。自希特勒的彗星出現於德國的天空以後，英國祖德的事實，更是不勝枚舉。這種情形，就是英國保守黨政論家斯迪德（Missid）先生也不諱言。在現代評論的同一期裏，斯迪德先生曾說過：「德國擴充軍備，差不多得到英國報界的公開贊助」。並且更露骨的說：「倫敦會繼續用一切方法——有時甚至超乎常情，乖於智慮——以「贊助」德國。」英國何以要這樣幹呢？斯迪德先生很明白的指出：「他們錯誤的設想，將法西主義作為反對共產主義危機的救星。」如果斯迪德先生的話不錯，我們便看出英國「贊助」德國的內幕，仍與在東方支持日本相同，換言之，也是獎勵德國去挑起反蘇聯的戰爭。

講到這裏，一定有人要發生疑問：既然如此，艾登為什麼訪問莫斯科呢？就算訪問是虛應故事，為什麼又發表公報，聲明「現時英蘇兩國在國際政治的任何問題上都無利益的衝突」呢？

話應該這樣說：英蘇兩國在政治經濟制度上是對立的，從這方面看，它倆是不共戴天的仇敵。所以英國外交政策的基調是反蘇聯。不過，英國反蘇聯的路線，不是直進的；在特殊情形之下，不得不採取迂迴曲折的形式。大家總還記得：艾登訪問莫斯科的前夕，英德關係正在僵化之中，尤其是在西門與艾登訪問柏林的時候，更碰了希特勒不少的釘子。因此，艾登不能不到蘇聯跑一趟，不能不向蘇聯招手來壓迫德國就範。果然，這一着是有效力的，我們只要把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希特勒的外交演說覆按一下就明白了。到了英德海軍協定成立後，英國外交家似乎可說是如願相償。不料「扶得東來西又倒」，英法間的隔膜從此愈深，特別是東非問題，更使英意關係惡化。歐洲資本主義營壘內既迭起風波，於是英國對蘇聯就不能不暫時敷衍，甚至竟與蘇聯手拉手的制裁意國，而集體安全原則居然為霍爾艾登之流所接受。說到東方，情形也大致相類。英國支持日本，前面已講到。但日本在英國支持之下，一步步加緊向中國進攻，以致英

國的既得權利，有被日本囊括而去之勢。英日衝突如此白熱化，則英蘇爲維持遠東時局計，亦有共同的利害。有這樣東西兩方面的事實，就替英蘇關係奠定了暫時諒解的基礎。但是，這種諒解，是蘇聯和平政策的勝利；是英國在和平空氣瀰漫的時候，跟着蘇聯走，把反蘇聯的錦囊妙計，暫時擱置；甚至英國對蘇聯允許商業借款的消息，也在電訊中見到了。老奸巨猾的紳士，在急時抱佛脚的當兒，向來就會這一套。

倘若有人抓住這些暫時的現象，從而得出結論，以爲英國今後不會再反蘇聯，那就犯了不可救藥的錯誤。蘇聯是資本主義制度最大的對頭，這種真理，英國資產階級永遠不會忘記，豈祇不會忘記而已，即在目前，一方面對蘇聯表示好感，另一方面却又擺布新的陰謀。什麼陰謀呢？最明顯的事實有兩起：一是與法國協商海陸空軍合作的計畫，并設法填平法德之間的裂痕；一是曲意拉攏美國共同阻止日本向華中華南發展，使其侵略的鋒銳北進西進。前者實現，則法國在

歐洲大陸上可以高枕無憂；用不着倚重蘇聯。這即是說，使法國從蘇聯之友變爲蘇聯之敵；同時，又使德國不受法國的牽制，得以無顧慮的擔任侵犯烏克蘭的先鋒。後者實現，則日本就在英美壓迫之下，以滿洲與華北爲根據地，更沿蒙古新疆一帶擴大進攻蘇聯的堡壘。這不是新的陰謀是什麼？

現在，德日商訂軍事密約之說，又甚囂塵上，祇要這種密約不損及大不列顛的利益，當然是英國最高興的事。可是這種軍事密約一旦具體化，無疑的是法西主義國家反蘇聯戰線的完成，同時也要給殖民地遍全世界的英國以很大的威脅，到那時候，英國是否做反蘇聯戰線的支持者，須看將來的具體形勢來決定，不是目前應該討論的問題。

法郎外交的新姿態

一九三五年年關前三天，在法國衆議院的舞台上，演了一齣熱鬧戲，戲名很難譯，如果套中國的成語說，就叫做「賴伐爾舌戰羣賢」吧！首先登場者自然是這位主角賴伐爾，他嚕嚕嚕的說了一大堆，但最緊要的只有兩句，即「英法合作，始終爲歐洲安全的柱石。」試問英法怎樣合作呢？賴伐爾的解釋是：「法國早已允許英國，如意國因制裁實施而攻擊英國，則法國願在海陸空三方面爲英國後援，以禦意國的侵犯。」這些話出自旁人口中，本值不得大驚小怪，然而由法國的雙料閣人（內閣總理兼外交部長）賴伐爾說出來，那就應該看爲法國當前的外交方針了。

正因爲賴伐爾的話，可以代表法國當前的外交方針，所以馬上引起激烈的舌

戰。站在左派立場上反對賴伐爾的，則有社會黨的萊翁伯倫，他抨擊政府未能早日向墨索里尼表示法國反對意國征非的野心，即對國聯盟約不忠實，已使法國的同盟國，尤其是中歐諸小國爲之灰心。今後要保障法國的安全，應該取得英蘇兩國的完全援助。同時，站在右派立場上起來反對的，則有愛國青年團的戴廷瑞，他相信歐戰時法國與英意攜手，價值很大；主張現內閣對於意阿事件，應該嚴守中立，不作左右袒。如果政府將來採取軍事制裁手段對付意國，他是決不贊同的。站在左右兩派之間的，則有中央共和黨的勒諾出頭講話，他認爲意國乃侵略者，而英國則爲國聯盟約的擁護者，法國在此兩國之中，何去何從？必擇其一。這三派的立場非常明白，即左派主張在聯英之外，同時要聯蘇；右派主張在聯英之外，同時要聯意；而中派則主張加強英法的聯鎖。不得因法意的友誼而放棄國聯盟約上的義務。

在三角對峙的大波濤中，賴伐爾畢竟勝利了！到辯論終結的時候，賴伐爾的

外交方針，以三〇四對二六一票通過。雖祇四十三票的多數，然而總算已經獲得衆議院的信任，曾經一度動搖的賴伐爾內閣，又暫時趨於穩定了。

在英法合作的前提之下，不僅法郎外交走上新途徑，就是整個歐洲局面也展開新陣容。這一點，確值得我們注意，在某種限度內，或可用爲觀察歐洲形勢推移的關鍵。去年（一九三五）今日羅馬協定所建立的法意友誼，到現在，已毀滅十之七八了。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縱橫捭闔，是這樣翻雲覆雨的。

我們再看半月來的事實吧。一月四日日內瓦哈瓦斯電，關於英法兩國互助問題，法國已允在英國海軍受意國海軍襲擊的時候，加以援助。法國若在意國邊境毗連地方充實防務之際，而受第三國的攻擊，則當由英國依據國聯盟約第十六條第三項的規定，加以援助。一月八日倫敦哈瓦斯電，法國海軍艦隊近在大西洋及地中海北部非洲沿岸移動。此間以爲英法兩國關於海軍合作的談話，雖未締結任何協定，但法國海軍的移動，即所以適應英法合作的需要。據海軍界人士說，法

國海軍艦隊將駐泊直布羅陀海峽附近，則遇英國海軍需要法國援助的時候，即可與法國地中海艦隊取得聯絡，又同日倫敦路透電，英國海軍艦隊將由地中海撤退，同時駐於大西洋的法國軍艦九十二艘將駛抵地中海。此間消息靈通的觀察家，視此為集體安全政策的第一結果。這些消息，從英法兩國的通訊社宣布，自然是可靠的。而一月七日巴黎國民電，更露骨的指出：英法兩國參謀部人員，經過六星期的會商，今日已完成兩國海陸空軍立刻合作的計畫，如兩國中任何一國被他國攻擊，其他一國即當以全力合作。不論英國艦隊在地中海受海軍攻擊，或法國鄰近德意奧三國的邊境受陸軍攻擊，現在英法的軍力已準備應付任何意外。：法國已指定兵工廠、港口、飛機場等，供給英軍在法國使用。同時，英國亦已準備擔任保護法國沿海主要城市的責任；據說，英國陸軍並將協助法軍防守邊境的砲台線。這段話，雖不十分可靠，却非無根之談。

依照上述事實，我們便看出：兩個凡爾賽系統的主人——英法帝國主義——

在十七年前分過一次贓物以後，總是貌合神離，甚至有時怒目相向，一九三五年前幾個月因對德態度的不同，幾幾乎要拆夥；不料繞了許多圈子，又回頭來攜手合作。固然合作的限度與凡爾賽會議時代比起來相差很遠，固然今後因某些問題不能解決，也有翻臉的可能，但就目前說，到底已「破鏡重圓」了。

無論從何方面去看，賴伐爾採取英法合作爲當前的外交方針，則法國今後的外交活動，在這一決定的因素之下，不能不受很大的影響。倫敦彷彿是一個無可比擬的磁鐵，歐洲大陸上若干問題都在它的吸引圈內。法郎外交既與這塊磁鐵發生關係，——儘管有相當的抗拒力——自然在某些方面要跟着這塊磁鐵走。

第一、就法意關係言：前面曾講到羅馬協定所建立的法意友誼已毀滅十之七八，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何以有這種事實？唯一的答案是：從前面向羅馬的法國現在已掉過來面向倫敦了。我們也知道：法國對意國的態度仍與英國不十分一致；也知道：賴伐爾曾聲明他的職責，在用種種方法使英意兩國關係趨於緩和；

然而這與英國的對意政策並無根本上的差異。據一月十日倫敦電訊，英國現擬設法使東非戰事儘速結束，其用意不僅在謀國聯政策的成功，而實爲顧全意國，因爲在不久的將來，意國或將成爲維持歐洲均勢的重要因素，不宜再任其爲殖民地事件，耗損經濟與軍事的實力。我們能說法意關係與英意關係相去很遠嗎？

第二、就法德關係言：這兩國本是一對活冤家，自英法軍事合作的消息傳出以後，柏林方面飽含「醋意」，認爲英國未與德國簽訂協定，而逕與法國成立互助辦法，實違反羅迦諾公約簽字國所應盡的義務；除非英國向德國確實保證法兩國的共同行動絕無反對德國之意，則希特勒或將不允在萊茵河岸維持非武裝區，藉此抵禦法國北部的砲台線。這種反響是應該有的。不過，倫敦的消息靈通者，已說明英法合作，僅與地中海現局有關，並不涉及其他方面，當可使德國安心了。加以近數月來，英國調和法德的工夫，做得很不錯。就是賴伐爾論及法德關係，也說過：『法德兩國一日不能互相提攜，則歐洲和平卽一日無保障。……』

法德兩國當在歐洲集體組織中成立協定。『照現勢推測，或許在將來英德談判天空公約的時候，法國是要參加的。如果這種推測不錯，我們應該說，法德關係一定定會隨英法合作而好轉。』

講到這裏，一定有人要問：在英法合作之後，法蘇關係是否將起變化呢？這確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在過去，法國受德國的威脅，尤其是受英國支持德國的威脅，故向蘇聯乞援，是大家牢記着的事。英國所以努力調和法德的衝突，其目的在使法蘇關係鬆懈，也是大家一望而知的事。現在英國既取軍事合作的形式給法國以安全保證了，而又積極圖謀歐洲大陸上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團結（不僅拉攏法德，甚至要犧牲阿比西尼亞來顧全意大利）。假使實現了這一步，則到現在還未經法國國會批准的法蘇互助公約，未嘗沒有撕破的可能。可是從另一方面去看，法蘇互助公約在法國國內既有左派政黨的擁護；在法國國外又有小協約國的支持，恐怕不容易推翻吧！就算可以推翻的話，當然不是根基不固的賴伐爾內

關所能辦到。

總之，法郎外交已在英法合作之後走上新途徑了，新途徑的前面，不是康莊大道，而是滿佈着坎珂，滿佈着荆棘。

一九三六年一月



英法合作與歐洲局勢的動向

一個不平凡的時代，隨時有些不平凡的新聞發生，特別是新年。記得去年（一九三五）今日，法國賴伐爾到羅馬跑了一趟，與黑衫宰相談過幾次話，當時所簽訂的法意協定，是傳遍全世界的。今年（一九三六）呢？據說：英法兩國已完成海、陸、空軍合作的計畫，這件事的重要性，與去年的法意協定比起來，當然祇有過之而無不及了。現在打算從

報紙上披露的電訊

談起：

「英，法兩國參謀部人員，經過六星期之會商，今日已完成兩國海、陸、空軍立刻

合作之計畫。如兩國中任何一國被他國攻擊，其他一國即將以全力合作。不論英國艦隊在地中海受海軍攻擊，或法國鄰近德、奧、意三國之邊境受陸軍攻擊，現在英、法兩國之軍力，已準備應付任何意外。兩國皆非常審慎，說明此項合作，並非爲祕密的軍事同盟，而僅爲技術上之準備，根據國聯盟約所定互助之義務以應付一切。茲法國已指定兵工廠、港口、飛機場等，供英軍在法國使用。同時，英國亦已準備擔任保護法國沿海主要城市之責任；據悉，英國陸軍並將協助法國，防守邊境之礮台線。」——一月七日巴黎國民電。

如果認爲德國的國民電有些誇張，那麼，我們再看看法國的哈瓦斯電與英國的路透電是怎樣說的？

「關於英法兩國互助問題，法國業允在英國海軍遭遇意國海軍襲擊時，加以援助；若法國在意國邊境毗連地方充實防務之際，而遭受第三國之攻擊，則當由英國依據國聯盟約第十六條第三項之規定，加以援助。外傳法國曾向其他國聯會員國分別接洽，要求予以同樣援助，此說頃由負責方面加以否認。」——一月四日日內瓦哈瓦斯電。

「英國海軍艦隊將由地中海撤退，同時駐於大西洋之法國軍艦九十二艘將駛抵地中海。此間消息靈通之觀察家，視此為集體安全政策之第一結果。法國當局派艦至地中海之說，傳之已久。惟英國軍艦四艘，由直布羅陀駛回本國之消息，實突如其來。……衆信法意邦交近殊親善，法艦出臨地中海，在墨索里尼之目光中，其憎惡尙不如英艦之甚。」——一月八日倫敦路透電。

以上三種電訊，其內容雖略有出入，但都證明英、法合作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我們不僅要認清這種事實，並且要解釋這種事實。

誰也知道：英、法合作是與「戀愛至上主義」不同的，這即是說，它們不是以合作爲目的而是以合作爲手段；或者更老實一點說，它們合作是在對付旁的國家。要明白

英法合作是對付誰的

似乎應該把英、法兩國關於合作的談判，回顧一下。

大家總還記得吧，在意、阿戰爭爆發的前夕，英國想拉攏法國在國聯機構內共同打擊意國。當時法國不願輕易放棄對意的友誼，所以向英國詢問：將來歐洲方面如有破壞國聯盟約並訴於武力的情事，英國是否採用有效的手段加以制裁？這是法國第一次討價。到九月二十六日，霍爾在覆文內，肯定的聲明：對於一切未經挑畔的侵略行動，都加以堅決的集體的抵抗。同時，英國更對法國反問：將來對意國實行經濟封鎖時，地中海的英國艦隊或遇到未經挑畔的侵襲，法國海軍是否能為英國後援？這是英國於還價之外，又向法國討價。法國怎樣答覆呢？在十月間，巴黎當局對於英國的討價表示贊成，但附以下列四個條件：（一）軍事援助必須為相互的，如法國保證援助英國，英國也要作同樣的保證；（二）無論海、陸、空方面，如受到攻擊，應該一律相互援助；（三）侵略國不論係國聯會員國，或非會員國，都要採同樣辦法；（四）英國依照國聯建議實施制裁時，事先須與法

國政府磋商。這又是法國於還價時作第二次討價。這麼一來，硬逼得英國把「狐狸尾巴」露出來了。據說，後來英國與法國繼續談話，涉及海、陸、空三方面合作的推廣，以及歐洲大陸與北海方面合作的保證；英國表示不願把東歐、中歐包括在內，所以希望法國拋棄在東歐、中歐所負的義務，不批准法蘇互助公約，並不再堅持反對德、奧合併的態度。

我們從上述討價還價的過程中，看出英、法兩國各打各的算盤。英國拉攏法國合作，理由很簡單，就是借法國的海軍力量來對付意國。但法國也不是傻子，不肯盡片面的義務，你要我幫忙，你就必須在歐洲大陸與北海方面替我防禦德國這隻餓老虎。英國在法國要挾之下，不能不給法國以相當保證，同時又不願使這隻餓老虎悶死，於是勸法國網開一面，不妨害德國在東歐與中歐方面的出路。

現在英、法合作已到瓜熟蒂落時期；關於合作的具體條件，英、法兩國諒莫如深，在目前，無法作詳細的估計。可是依照前述簡略的電訊，我們可以斷言：

英、法合作的範圍決不限於地中海，這即是說，英、法合作有兩面刀鋒，一面落在意國身上，另一面則落在德國身上。

意國聽到英、法合作的消息，感受不快，是不待說的。至於德國，也在大發牢騷，下列兩起消息，即是有力的證明：

「德國人士深信英、法兩國參謀部人員所商訂之協定，其時效必非短促，英國未與德國簽訂協定，而逕與法國成立互助辦法，實已違犯羅迦諾公約簽字國應盡之義務。」

——一月九日巴黎哈瓦斯電。

「德國對於英、法兩國新成立之軍事協定，認為非常嚴重。柏林方面或將發生極有力之反響。除非英國能向德國確切保證英、法兩國之共同行動，絕無反對德國之意，希特勒或將不允繼續於萊茵河岸維持非武裝區，以抵禦法國北部之礮台線。」——一月九日巴黎國民電。

德國這樣躁急，當然「事出有因」。講到這裏，我想：英、法合作是對付誰的問題，似乎不用再加解釋了。

如果解釋事實，祇到這裏爲止，那是不夠的。我們應該進一步觀察，這即是說，要注意到：英、法、德、意都是帝國主義營壘內的夥伴，它們在進行搶劫的時候，或在分贓不勻的時候，「拉乙制甲」「拉丙制乙」的把戲是常有的。然而從另一視角去看，「梁山泊」上的朋友，越打越親熱，亦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因爲帝國主義相互之間，有矛盾性，也有一致性，如果祇觀察一面，那便是見其偏而不見其全。我們倘若抓住了帝國主義的「一致性」，就不妨說，英法合作是帝國主義

「一致團結鎗口對外」

的初步。我們再談事實吧，就英、法合作與意國的影響說，的確是給墨索里尼以當頭一棒的。可是這一棒的用意，並非想把他打得頭破血流，而是迫他「適可而止」。始終站在英、意之間的賴伐爾固然如此；就是與黑衫宰相怒目相向的英國紳士亦何嘗不如此。不久以前，英、法所擬犧牲阿國的「和平方案」，即是給意

國以「適可而止」的辦法。近據電訊，英國政府擬設法使東非戰事儘速結束，其用意非僅謀國聯政策的成功，而實為顧全意國，因在不久的將來，意國或將成為維持歐洲均勢的重要因素，不宜再任其為殖民地事件而耗損經濟與軍事的實力。

(一月十日倫敦哈瓦斯電) 所以阿爾那特(R. Page Arnot)說：「英帝國主義既不需要意國勝利，亦不需要阿國勝利，更不需要意國革命。它祇需要使墨索里尼領受一次教訓。」這些事實，很清楚的說明英、法合作不過壓迫意國就範而已，不過促成英、意妥協而已。

關於英、法合作與德國的影響，也是大體相同的。在過去，英國一貫的支持德國的事實，不用說了；即以這次英、法合作的內容而論，一方面是英國受法國的要挾，必須替法國保障安全，使德國在歐洲大陸上的活動大受限制，而另一方面，則又替德國在東歐與中歐預留用武之地，這更說不上是打擊德國。再拿法國的態度看，賴伐爾在衆議院辯論外交政策時說得很明白，他說：「法、德兩國

一日不能互相提攜，則歐洲和平即一日無保障；余意法、德兩國未可單獨成立協定，而當在歐洲集體組織中成立協定。」可見法、德關係在英、法合作以後，不惟未加惡化，而且更能在歐洲集體組織中「互相提攜」。

依照上述論據，則英、法合作的結果有二：即促成英、意妥協與推進法、德提攜，換句話說，就是把英、法合作擴大而為英、法、德、意合作。倘若辦到這一步，則歐洲資本主義就「一致團結」了！這不是「梁山泊上的朋友，越打越親熱」麼？賴伐爾所說：『英、法合作始終為歐洲安全的柱石』，大抵是指帝國主義相互間的安全而言。

試問「一致團結」以後，將幹些什麼呢？那無疑的是「鎗口對外」。帝國主義的「鎗口對外」，當然不出兩途：一是向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痛肉加刀，前述犧牲阿國的「和平方案」就是例子。頃聞英國政界的有勢力者，擬請英國政府召集和平會議，修改若干現行條約，藉以滿足德、意兩國在領土、經濟及殖民方面所懷的願

望（一月九日倫敦哈瓦斯電），可見帝國主義的策士，正在這樣打算。另一是帝國主義共同攜手出征蘇聯，變帝國主義相互間的戰爭爲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這本是倫敦唐寧街十號的傳統政策，乃大家所知道的。

然而，犧牲弱小民族以調和帝國主義衝突的把戲，不是幾個外交代表在會議席上所能解決，歷史告訴我們，「和平分贓」在帝國主義時代是不會有的。至於反蘇聯戰線的建立，要有一個不可缺少的前提，即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必須解消，至少也必須使這些矛盾降到不重要的地位；這一點，在帝國主義短兵相接的今日，也難辦到。

不管帝國主義的「鎗口對外」指着何種方向，但我們這些帝國主義鎗口下的犧牲者，總應該抓住帝國主義的各種弱點，起來與帝國主義抗爭，一直到推翻帝國主義在全世界的統治爲止。

假使這個結論不錯，則我們討論國際時事的目的，那就不僅在解釋事實，而

最重要的是在變更事實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四日

從倫敦談話到巴黎談話

甲 近半月來，歐洲各國的要人，特別是外交家，始而藉參加英皇奉安典禮之便雲集倫敦，繼而又離倫敦雲集巴黎。雪片似的電信傳說不一，究竟他們是忙些什麼？

乙 當然不是無事忙。簡單點說，大半因為時局過於緊張，彼此趁着見面的機會拉攏拉攏，用時髦的話說，就是共謀「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

甲 「集體安全」這幾個字，的確聽得太熟了，這似乎是蘇聯所主張的。以社會主義國家的立場，不需要殖民地，不需要重分世界，當然主張用「集體安全」的方法來制止戰爭。可是帝國主義國家，正準備以戰爭解決一切，決不相信「集體安全」，就是偶然說幾句，也是「口是心非」的，不會有什麼成果。

乙 是的，帝國主義與戰爭結不解緣，本是無可懷疑的真理。不過，在某一期時，有些帝國主義以維持現狀爲有利，也可贊同「集體安全」，法國與英國，在目前，就是屬於這一類的帝國主義。

甲 法國曾與蘇聯簽訂互助公約，自然是贊同「集體安全」的。英國向來以「光榮的孤立」著名，難道也肯來這一套嗎？

乙 這不是理論問題而是事實問題，自東非戰爭爆發後，英國即有幾分慌張，如主張對意制裁，如主張與法合作，即是接受「集體安全」的表現。在英法攜手後，不料把德國的「醋瓶子」打翻了，希特勒便在萊茵非武裝區祕密設防。據說，該處最新式的飛機場，有不怕炸彈的地下停機室，且每星期作防空演習。固然可使法國震駭，同時又使英國吃驚。鮑爾溫不是老早說過英國國防在萊茵河岸嗎？儘管扶德抑法是英國慣做的老文章，可是德國氣燄太高，也能夠予英國以威脅。同時，遠東方面，更有一隻瘋狗危害英國的安全。在這種情形之下，唐甯街

十號的主人或許要在英法合作之外，再拉一個暫時的幫手吧。這次李維諾夫在倫敦，除與艾登周旋外，曾會過英皇愛德華第八，曾會過鮑爾溫，且有英國借四千萬鎊給蘇聯之訊，這些消息，似乎如莫斯科新聞報所說：『英國各界對蘇聯的態度已有深刻的變化了。』

甲 一經你道破，我也覺得英蘇關係近來有些蹊蹺。真的，跟着李維諾夫同往倫敦的杜嘉契斯夫基（蘇聯陸軍參謀長）參觀英國軍事機關與軍火製造廠歷兩星期之久，這也是英蘇邦交發展中的新話題。根據這些事實，我們能否說在不遠的將來，英蘇兩國可以簽訂互助公約呢？

乙 我以為不能作這樣樂觀的估計。儘管日本在遠東橫行使英國受到空前未有的威脅，甚至如日本海軍中佐石松主張日本當與英國戰，逼迫英國不能不向蘇聯招手；儘管日德同盟一天天證實，使德國野心日熾要求恢復殖民地來與英國麻煩；儘管英國正在草擬中的擴大軍備計畫，從德國看來，有幾分刺目；然而還不

能斷定英國將步法國的後塵變爲蘇聯的好朋友，更不能斷定英國要與德國翻臉變爲「第三帝國」的敵人。就算李維諾夫繼德國外交部長牛賴特之後進白金漢宮一次，這祇能證明愛德華第八對蘇聯與德國的代表是一視同仁，至多也不過是英國故意向蘇聯表示好感，使希特勒看看眼色而已。但就目前這一瞬間而論，英蘇關係既經好轉，總是德國所不樂意的事。

甲 德國在重整軍備以後，實力頗有可觀，它不會向抵抗力薄弱的地方脫穎而出嗎？或者更具體些說，它不會向奧國施展其魔手嗎？

乙 這本是歐洲各國憂慮之事，尤其是奧國憂慮之事，所以這次倫敦談話與巴黎談話的主題，側重於保障奧國的獨立。你知道：在過去，奧國曾靠意國的力量以對抗德國。可是自東非戰爭發生以來，引起英意交惡，墨索里尼已無餘力再爲奧國的屏蔽，以致向來親意的史太漢堡（奧副總理）不得不趁着執紼倫敦之際，以奧國復辟問題求得英國的諒解，并切望英國當局代向一貫反對復辟的小協約國

斡旋，與國外交上這種轉變是值得重視的。固然，英國很願從中幫忙，藉此減弱奧意的聯絡，但小協約國仍不放棄其反對奧國的態度；在巴黎談話之後，史太漢堡已聲明：如未得小協約國的同意，奧國決不復辟，這即是中歐各國關係改善的明證。近聞多腦河公約締結問題經各國外交家會談以後，大有進展；捷克總理霍德柴又親訪問佛蘭亭（法國外長）希望促進奧匈與小協約國在經濟政治兩方面的合作，擬將意與匈的羅馬協定與小協約國的現行公約融會貫通，合成一個多腦河流域系統；這即是說：要建立中歐的集體安全制度。照這些事實去看，德國即想插足奧國也恐怕不容易吧！

甲 集體安全制度就算建立起來，我們也不能過於誇張它的作用。柏林政界對這一點，議論很多。有的說，互助公約日益增加，適足以惹起歐洲不安的心理，將使一般人誤信危險業已迫切。這種抨擊是無理由的。但半官式發言人則懷疑這種公約的價值，認為一旦事變發生，國聯將沒有機會依據各項公約而有所行

動。這幾句話，似乎也有幾分真理。

乙 狐狸望着架上的葡萄，垂涎三尺，結果，沒有法子吃到嘴，祇好說葡萄是酸的。德國官方批評集體安全制度，情形與此相同。不過，你說我們不能過於誇張集體安全制度的作用，當然是對的！我們贊成互助公約，並不把它看成張天師的靈符一樣，以為互助公約一經簽字，即使戰神退避三舍。正相反，要互助公約發生實效，還須有民衆的力量去擁護它，還須有民衆的力量去與破壞和平者爭鬥。我們就事論事，應該承認互助公約日益增加，即是和平因素的增加。

甲 那麼，在硫磺氣充滿了的歐洲，到現在還未見火花迸發，是否與法蘇互助公約有關係呢？

乙 當然有關係。法蘇互助公約可說是集體安全制度的起點；不久，蘇捷互助公約又告完成；現在，蘇羅互助公約也是巴黎談話的重要成果之一。有這一大串的互助公約擺在面前，的確可使一切侵略者都有戒心。同時，我們更要認識；

蘇捷蘇羅兩互助公約本是跟着法蘇互助公約而來的嬰兒，有了這對嬰兒以後，又使法蘇互助公約的基礎愈加鞏固。你看，未經法國衆議院批准的法蘇互助公約，目前不是已經提交衆議院討論嗎？

甲 法國衆議院會不會否決法蘇互助公約？

乙 在歐洲的侵略者是設法破壞這種互助公約的，就是亞洲的侵略者也故意向蘇聯挑釁，想以遠東一觸即發的戰禍來動搖法國衆議院議員。可是，在倫敦巴黎兩次談話使歐洲和平因素加強的時候，特別是法國左派勢力在衆議院仍占優勢的時候，法蘇互助公約是不會否決的。

甲 照你的意思，倫敦巴黎兩次談話。對「集體安全」是有相當貢獻的了。

乙 當然！特別是蘇聯代表風頭十足。第一，改善了英蘇關係；第二，促進

了蘇羅互助公約的談判；第三，又促成了法蘇互助公約的提前批准。這些豐富的收穫，真使存心侵略的國家又羨慕，又妬忌。從倫敦談話到巴黎談話，似乎預告

一九三六年又是蘇聯的外交年。



一九三六年二月

德國廢止羅迦諾公約後的歐洲

希特勒的又一炸彈

德國的獨裁者希特勒是慣會拋炸彈的。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他宣布重整軍備，廢止凡爾賽和約，把整個歐洲鬧得紛擾不寧。當時已有人說過：『德國的侵略政策：乃全歐心坎中的炸彈，這顆炸彈得向任何方面爆炸。』一年來的事實，證明這幾句話是正確的。到現在，希特勒又決心拋出另一顆炸彈，於是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有德國軍隊開入萊茵非武裝區，宣布廢止羅迦諾公約這件大事。

從表面去看，似乎這一次的炸彈是法蘇互助公約批准的反響。希特勒在國會特別會議上說：『法蘇互助公約違反羅迦諾精神，較之法國所締結的任何其他條

約，更屬嚴重。波爾雪維克主義不將蔓延於法國嗎？法國不將成爲第二莫斯科嗎？』把自己撕破羅迦諾公約的罪名，輕輕的卸到對方身上，希特勒的詞令是相當巧妙的。

然而進一步觀察，就知道內容不是這麼一回事。法蘇互助公約乃歐洲集體安全制度之一環，祇要德國肯放棄侵略政策，隨時可以參加，用不着這樣大驚小怪，更用不着拋炸彈來炸毀。何況歐洲集體安全制度也不是侵略者的炸彈所炸毀得了的。目前法蘇兩國的關係，在希特勒的炸彈拋出以後，反而益發鞏固，就是鐵的證明。

那麼，希特勒何以要多此一舉呢？這自然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第一、在國社黨統治的德國，「事情只有一天比一天壞」，近來糧食也缺乏了，人民不滿意的情緒正在增加，不能不借外交問題再變一次「戲法」。第二、挑撥戰爭是國社黨的預定計畫。一九三五年德國撕破凡爾賽和約未受到大的阻撓，意國出征東非

亦未深嘗制裁的痛苦，這些事實頗足使侵略者精神興奮。加以日本在遠東方面遙爲德國奧援，而英國又向來採取扶德政策，這些環境都對德國有利。善於利用機會的希特勒，當然要把萊茵區域的軍備恢復起來。

可是，羅迦諾公約爲歐洲安全的柱石，與單獨拘束德國的凡爾賽和約不同，要公開撕破它，很不容易自圓其說。這一點，希特勒是懂得的。所以德國外交部在通知各國的備忘錄中，裝出愛好和平的姿勢，聲明：願締結德法比三國互不侵犯公約，以二十五年爲期（荷蘭亦可加入），願與西歐各國締結天空公約，甚至願與東方毗鄰各國（包括立陶宛在內），照德波成例，締結互不侵犯公約。不待言，蘇聯是除外的。希特勒裝出這樣愛好和平的姿勢，無非藉此掩飾其挑撥戰爭的罪惡，無非掩飾其恢復萊茵區域的軍備不是破壞和平。

希特勒果能以隻手遮盡天下耳目麼？據巴黎軍事專家的觀察，『以爲萊茵河一帶，夙稱天險，一經佈置防務之後，祇須留駐少數部隊，不啻金湯之固。果

爾，則德國自可抽調大軍，向東歐中歐方面活動。故萊茵河重設防務一舉，不僅法國感受危險，抑亦全歐之隱患也。』可見事實總是事實，無論如何是掩飾不了的。

斯德萊柴時代已過去了

記得在德國廢止凡爾賽和約的時候，英法意三國曾一度建立斯德萊柴聯合戰線。以這種聯合戰線為根據，到四月十七日，就在日內瓦的決議案上，斥責德國違背國際義務，斥責德國單方面的行動，是促成國際糾紛的新因素，是歐洲安全的威脅。雖說這種決議祇能使德國在精神上稍受打擊，然而畢竟是英法意三國一致表現。

可惜斯德萊柴聯合戰綫，在四月十七日以後即行破裂了。法國認為英國不可靠，乃與蘇聯簽訂互助公約。英國與德國亦達到熱戀的高潮，成立海軍協定。英

意在東非問題緊張之際，彼此已擦掌摩拳。而法意兩國的友誼也因日內瓦通過對意制裁案而漸漸冷淡了。在國際關係複雜的今日，要想維持斯德萊柴聯合戰綫，是辦不到的。

不錯，就羅迦諾公約講，英法比意德都是簽字的國家，並且各負有保證安全的責任。這次德國軍隊開入萊茵非武裝區，使法比兩國邊境大受威脅，論理，英意兩國應該一致奮起，履行羅迦諾公約所規定的義務。不料一月來的事實，是出人意外的。

首先，要指出：希特勒這次的炸彈，從法國聽來，好像是晴天霹靂（比國也是一樣）。所以薩勞內閣除採取相當的軍事措置外，即邀請英意比三國代表舉行巴黎會議，討論羅加諾公約簽字國在國聯行政院中應持的態度。法國最初主張要求德國撤退萊茵區域的軍隊，否則予以嚴厲制裁；接着，又退一步表示，祇要德國肯先撤去萊茵區域的軍隊，國聯也可與德國談判；都未得到與會各國的贊成。

而英國所建議的，祇要德國接受：（一）不在萊茵區域設防禦工事，（二）立刻無條件的重返國聯，（三）締結附有限制軍備條款的天空公約，就可與其談判；又未獲得法國同意。以致巴黎會議毫無結果，改在倫敦繼續開會。英國因法國得到三小協約國與巴爾幹協商國的聲援，態度強硬，遂提出開入萊茵區域的德國軍隊，須爲「表徵的」撤退。但這種辦法，卻爲德國所不歡迎。在這樣局勢之下，經過多次講價還價，一直到三月十九日才成立英意法比四國協定，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下列幾點：（一）德國片面廢止國際義務的行爲鄭重加以譴責；（二）羅加諾公約所載互助辦法，由關係各國參謀部締結協定，以便實施；（三）關於法蘇互助公約是否與羅加諾公約抵觸問題則提交國際法庭裁判；（四）德國在萊茵區域的軍隊，當以該國政府所通告的員額爲限；（五）法比兩國邊界以東二十公里以內地帶，由國際軍隊駐守。這幾種辦法，不是一句空話，就是延宕政策，而對於萊茵區域的武裝，反完全承認，僅限制其再加軍隊而已。國聯行政院在這時候幹了一些什麼呢？是

間調停，始同意授權艾登與希特勒進行談判；但法國再次聲明：如德國在萊茵區域建設防禦工事，則法國保留自由行動之權。這樣一來，還有聯合戰綫的氣味麼？至於英法比三國參謀部談話，固然在四月十五日開始，但政治的見解既不一致，我想：參謀部談話也是徒勞無功的。

兩個「和平方案」

希特勒在拒絕四國協定的時候，並提出歐洲和平的新方案，共計十九點，粗看起來，似乎這位獨裁者愛好和平的志願並不後人。但詳察其內容，不過是三月七日備忘錄的補充，大別之爲五項：（一）在談判各項互不侵犯公約的四個月內，萊茵區域的現駐軍額不予擴充，但以法比不增加邊界軍額爲條件；（二）建議組織委員會擔保德法比三國前項保證的實行；（三）在英政府的領導下商訂德法比三國間二十五年互不侵犯公約；（四）準備與捷克奧大利立陶宛三國商訂互不侵犯公

約，(五)在承認殖民地平等權利與國聯盟約由凡爾賽和約劃出的條件下，德國準備重返國聯。照希特勒的如意算盤去做，是德國在恢復萊茵區域武裝與恢復殖民地平等權利以後，即推翻現行條約以後，打算與蘇聯以外的國家，商訂個別的互不侵犯條約。這確是一個打破歐洲現狀的新方案。

法國是與德國對立的，德國既提出所謂和平的新方案以攝取全世界的注意，則法國當然也不讓德國獨着先鞭，於是在四月八日就宣布另一「和平方案」了。法國的和平方案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駁斥德國廢約的理由，第二部分詳述法國提供的計畫。前者共計十點，首先指出：德國所有提議以廢約爲前提，則今後所簽訂的條約能有多少價值呢？其次，指出一切談判如以「既成事實」爲基礎，決非羅迦諾公約簽字國所願爲。而德國拒絕撤退萊茵區域的駐軍，拒絕不在該區域建築防禦工事，則談判之門已閉。其次，指出德國所提議的互不侵犯公約，未插入集體安全制度，且與東歐互助公約的計畫格格不入，就算各種互不侵犯公約簽

訂成功，也不見得比凱洛非戰公約更爲有益，並說明一切提議僅爲西歐安全着想者，法國均拒絕參加。最後，則指出維護和平必以互相尊重權利爲起點，各國間遇有爭端發生，未便單獨與其鄰國自求解決，而置集體安全原則於不顧。應該怎樣才對呢？法國在第二部分中，主張在集體安全制度的基礎上，締結普通的互助公約，如以歐洲全部過於遼闊，則不妨成立若干區域公約，在國聯範圍內，組織全歐委員會辦理，最近二十五年之內，各國不得要求變更現行疆界。各簽約國指定海陸空軍部隊撥歸國聯與全歐委員會指揮，以監視各項條款義務的履行。此外，還有關於改造歐洲經濟組織的意見五點。我們從這裏，就看出法國的理想，類似過去白里安的「全歐聯盟」。它與德國的方案不同之點有二：一是遵守現行條約，一是擁護集體安全。

這兩個「和平方案」把法德兩國的利害關係和盤托出了，如果說，德國的方案是打破歐洲現狀的，則法國的方案就是維持歐洲現狀的了。我們在目前萬分嚴

重的時局中，就事論事，應該承認打破歐洲現狀，即是推翻現行條約，即是變更現行疆界；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說即是戰爭，即是侵略。而維持歐洲現狀的則與此相反。所以在現階段上，我們不得不承認與德國對立的法國，是站在反對戰爭與反對侵略方面，換言之，即是站在和平方面。

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

很明顯的，自希特勒破羅迦諾公約之日起，歐洲的局勢在法德對立的基點上，重新動盪起來了。加以東非問題，意國在軍事方面又獲得新的勝利，益促成英意間的對立，使動盪了的歐洲大有僥焉不能終日之勢。於是意奧匈三國的新議定書發表了，於是奧國宣布「聯邦強迫服務制」了，於是匈牙利要求軍備平等了，於是比利時通過軍役改革法了。於是瑞典提出革新國防計畫了，於是土耳其要求廢止海峽地帶不設防條文了……所有這些事實，證明歐洲遍地是火藥庫，祇要再

加上一星之火，即能引起燎原之災，不，恐怕要把整個歐洲化為灰燼啊！

不過，我們在動盪而又動盪的歐洲中，可以看出兩個不同的陣綫，一是侵略陣綫，另一是和平陣綫。前者以德意爲主角，波蘭與匈牙利乃其附庸。後者以法蘇互助公約爲骨幹，三小協約國與巴爾幹協商國以及比利時、瑞士、荷蘭都爲其搖旗吶喊。英國呢？它是凡爾賽的主人之一，同時又反對意國進攻東非，自然站在和平陣綫方面。不幸這個老奸巨猾的紳士國，以本身的利害過於複雜，雖說站在和平陣綫方面，可是態度非常游移。同時，法國又以英國的態度游移之故，不能一致攜手打擊德國，因此，爲防止意國與德國結合起見，所以法國對意國常常藕斷絲連。在這種情形之下，歐洲四個巨頭——英法德意——相互間的離合變化，其微妙關係已超過戰後任何時期。

大家知道：在從前東非問題緊張的時候（現在依然如此），英國本想給墨索里尼以當頭一棒，但法國始終周旋於英意之間，以致日內瓦的制裁，未得多大結

果，這一點，頗使英國感受困難。到了目前法德關係緊張的時候，法國又想給希特勒以當頭一棒，但英國截至現在為止，仍周旋於法德之間，以致四國協定未得多大結果，「以夫子之道還之夫子」，在英國未嘗不快意，在法國卻啼笑皆非了。所以歐洲局勢的關鍵，大半握在英法的手中，而法德惡化以後的歐洲局勢，則以英國爲其操縱者。固然，艾登也知道：『必須維持法比領土之安全，必不許他國軍隊之越其疆界，此乃與英國極有關係之事。』可是英國的外交政策，總希望法德雙方讓步以促進新談判的成功，而圓其資本主義國家大團結的好夢。現在依照四月十日的妥協案，由艾登循外交途徑與德國繼續折衝，且有艾登本人親赴柏林之說。結果怎樣？可讓事實先生證明。不過，在目前應該指出一點，就是新談判的基礎，以德國是否讓步爲中心，如果德國不再在萊茵區域設防，則緊張的空氣或可暫時緩和一下，但問題是依然原封不動的。因爲法德之間的矛盾，既由戰爭所造成，必須由戰爭來解決。外交談判不過是延宕戰爭的一種爭段吧了。

另一方面，英意的矛盾是與法德的矛盾交錯的。在目前意國軍事勝利之中，地中海上的波濤又在澎湃，英意決裂並不是不可能。一方面意國可向法國賣好，贊成打擊德國，使法國在東非問題上不與英國唱同調。同時，英國也可以壓迫德國爲釣餌，拉攏法國合作，使東非的侵略者吃一點苦頭。照這樣講來，法國似乎有陷入左右做人難之境。如法郎外交走前一條路，則英國可以偏袒德國；如走後一條路，則意國又必與德國狼狽相依，這是法國當前的苦悶！

歐洲局勢複雜到十二萬分的時候，祇有兩個前途：一是彌縫補苴，在不死不活中暫時混下去。另一則是以偶然的因素，引起戰爭，使某些國家，在無可奈何之中，走上一條不願走而又不得不走的路。

這是目前歐洲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的動態。

歐洲兩大陣線的檢閱

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歐洲現勢中，我們不僅看出兩大陣線的對立，並且看出這對立的兩大陣線越分越清楚。有些人抓住這一點，認為「歷史又復回到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狀態」。彷彿目前仍是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分庭抗禮的時代，這是形式主義者的觀察。

現在是一九三六年，並不是一九一四年。歷史的車輪，向來不走舊路。儘管表面上的事實，有些與過去相同；可是骨子裏的問題，却非過去的「重演」，至少應該說是在「重演」的形式下，起了本質的變化。因此，目前的歐洲兩大陣線，決不是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的復活，決不是單純的由帝國主義營壘分裂而成；而是某幾個法西國家與其他反法西國家的對抗。法西國家是厲行侵略的，所以叫做

侵略陣線；反法西斯國家是愛好和平的，所以叫做和平陣線。

歐洲侵略陣線的中堅，是希特勒的德國與墨索里尼的意大利。這兩個國家是公開號召戰爭的。它倆常常發出「不平之鳴」，要求打破現狀，要求擴大「日光之下的地盤」(a place in the sun)，甚至藉口恢復民族的光榮以掩飾其貪慾；所有這一切，當然不是由於褐色元首與黑衫宰相兩個人的「特癖」，而是德意金融資本在絕望中發出來的呼聲。近幾年來，這些可怕的呼聲已把全歐洲震動了，不，簡直把全世界都震動了。

代表德意金融資本而粉墨登場的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儘管相互間有很大的矛盾；但這兩個角色，有時各唱各的「獨腳戲」，有時却又拚起來演「雙簧」，你一唱，我一和，造成彼此有利的局面；比方，希特勒撕破凡爾賽條約，重整軍備，把歐洲鬧得不寧，而墨索里尼便利用這種不寧，取得法國的諒解，大胆的向東非進攻。另一方面，在墨索里尼進攻東非的勝利中，國聯的制裁失效（不是不應該

制裁，而是未辦到澈底制裁），於是希特勒就趁此機會撕破羅迦諾公約，實行恢復萊茵區的武裝。這些有目共觀的事實，證明歐洲兩個侵略者的「雙簧」演得不錯。

在這裏，要特別指出的，歐洲兩個侵略者的抬頭，與其說是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廣大神通，倒不如說是英國紳士故意縱容的結果。這句話怎樣解釋呢？記得杜特(R. P. Dutt)說過：『英國支持「納粹」德國，是國際形勢的關鍵。』真的，英國紳士根據一貫的維持均勢政策，在物質上與精神上扶助德國，使希特勒一天天氣餒高張。同時，在這一點上，又使法國感受威脅，不能不向意大利周旋。因為英法的態度不同，所以德意就投間抵隙而售其伎倆。到了東非烽火漫天的時候，到了地中海白浪翻騰的時候，英國紳士才手慌腳亂起來，提出制裁意大利的辦法。假使英國有決心透過國聯的機構，實施澈底制裁，使東非的侵略者大受打擊，則其他的侵略者也一定不敢效顰了。可是英國又不願這樣幹，對於制

裁意大利始終網開一面，甚至公開表示：意大利在歐洲未來的政局上有相當作用，不可聽其把實力消耗於東非戰爭之中。這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在東非放鬆了墨索里尼，即是在歐洲鼓勵了希特勒，於是納粹統治下的德國，就成了脫韁之馬，在歐洲大陸上橫行無忌了。我們窮原竟委，當然要把縱容侵略者的責任，加在英國的身上。

德意在歐洲抬頭，即是侵略陣線的建立，一定要影響到旁的國家。早在一九三四年，德國便以十年不侵犯條約爲釣餌，把波蘭吸引到自己的懷中。同年三月，意大利也揮其外交手腕，用經濟協定的名義，把奧匈拉近自己的身旁。德波既有某種限度的協調，而意奧匈又沆瀣一氣，可見中歐一帶已成爲侵略者的巢穴。但當時因希特勒進行德奧合併運動，爲墨索里尼所不歡迎，以致兩個「法西同志」互相猜忌，從而中歐的侵略陣線也分成兩股，中間有奧國這道長城橫阻着。從侵略者看來，是多麼不如意的事啊！到最近（七月十一日），由墨索里尼

牽線，德奧兩國已成立協定，這即是說，德奧意已共同攜手了。在中間橫阻着的長城既經撤毀，則兩股侵略陣線已合爲一，德奧意匈波都結成「打家劫案」的夥伴（被意大利抓住的保加利亞也屬於這一陣線）。這樣一來，侵略陣線的勢力就不可忽視了。所以一月來，歐洲的空氣比從前要緊張若干倍。

試問侵略陣線內部是否有矛盾呢？不僅有，並且很多。第一，不久以前，德波在但澤問題上已鬧得彼此眼紅；第二，德意這兩個主角，在中南歐方面仍有潛伏的衝突存在；第三，就拿新結合的德奧來說，固然有許多事實證明兩國邦交的進展，但許士尼格對國社黨員的活動，却聲明決採嚴峻手段制裁。可見侵略陣線也不見得怎麼強固呢！

與侵略陣線正面對立的，則有和平陣線。法蘇兩國是歐洲和平陣線的中堅。粗看起來，這兩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大不相同，何以能夠結成和平陣線呢？問題應該這樣了解：蘇聯對外以和平政策爲骨幹，這是與社會主義國家最高原則不可分

離的政策，因為社會主義國家不需要爭奪市場，不需要剝削殖民地，不需要擴張領土，所以不需要戰爭，所以始終站在反侵略的前線，而貫徹其保護世界和平的任務，這種和平政策，一方面固然與蘇聯自己的經濟建設有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却與全世界一切被壓迫者（包括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階級）有利，甚至對某些主張維持現狀的帝國主義國家也有利。因此，蘇聯和平政策，近數年來，在遠東，特別在西歐，得到廣大的同情者。

法國本是帝國主義之一，自希特勒抬頭以後，即感覺到自己非常孤單；加以英國暗中替希特勒撐腰，助長侵略者的氣燄，逼迫法郎外交與主張和平的蘇聯釋嫌修好，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締結法蘇互助公約，為歐洲不安的時局奠定和平的基礎。這兩大共和國的互助公約，彷彿一塊偉大的磁鐵，把全歐洲擁護和平的力量都吸引攏來；於是法國的衛星羣——小協約國就圍繞着法蘇互助公約，而締結同類的公約了，於是巴爾幹協商國（除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外，還有希臘土耳其

其）也與法蘇兩國氣味相投了。再添上波羅的海東岸各小國，受到德國東進政策的威脅，亦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這樣一來，從波羅的海到黑海，從西歐到巴爾幹，都是和平陣線的地盤。而在德意領導下的侵略陣線，便陷於包圍之中了。到了最近法國人民陣線政府成立，更是維護集體安全的柱石。假使沒有這些愛好和平的國度，緊密的聯合起來，準備與侵略者決鬥，恐怕第二次毀滅人類的大戰，早已爆發了。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對立，是歐洲現勢的特徵，也是一九三六年與一九一四年根本不同之處。

歐洲兩大陣線已清晰的展開在我們之前了。遲早是要拼一下的。到了拼的時候，究竟「誰勝誰」呢？或者更明白些說：在未來的決鬥中，是和平陣線壓倒侵略陣線呢？抑是侵略陣線壓倒和平陣線呢？

要回答這問題，第一我們不能把眼光限在歐洲範圍內，因為這兩大陣線的決鬥，是遍全世界的。其次，我們也不能把眼光祇看到現階段而止，因為這兩大陣

線在實行決鬥之前，是繼續發展的。

不過，就歐洲範圍內而論，且就現階段的歐洲範圍內而論，不管從那一方面說，和平陣綫都占着優勢。因為如此，所以侵略陣綫不敢立刻發動戰爭。又因為如此，所以侵略陣綫正在努力拉攏夥伴。不久以前沙赫特博士旅行東南歐，不僅到過奧國，到過匈牙利，到過保加利亞，並且到過希臘與南斯拉夫。除向各國兜售軍火外，當然有尋覓新夥伴的企圖。近來，德國向捷克又賣弄其威脅利誘的手段，想把蘇捷互助公約撕破，這顯然是在削弱和平陣綫，加強自己的聲援。在目前，西班牙人民陣綫與法西勢力的殘酷鬥爭中，德意兩國更不惜明目張胆的支持弗朗哥將軍，無非想趁此伸長拳頭一舉而打倒西班牙的左傾政府，使侵略陣綫展開到意卑里亞半島之上。所有這一切，都是德意這兩個侵略國家想突破和平陣綫的包圍，想用最大的努力爭得勝利的條件。

可是，在歐洲（或者不止在歐洲）決定全局的中心力量是老奸巨猾的英國。

它的態度怎樣？無疑的可以決定和平與侵略兩大陣線的前途。不幸到現在，唐寧街十號的「錦囊妙計」，簡直像一個「謎」。不錯，英國是贊成德意抬頭的（對德扶助在前面已講過，就對意言，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二日霍爾在下院演說，也承認意大利有擴張的必要）。倘德意抬頭影響到大不列顛的利益，它便不能忍受了。同時，英國是憎惡法蘇合作的，然在某些場合，它又不能不倚仗法國，甚至不能不倚仗蘇聯。過去英國高喊制裁意大利的時候，與法蘇站在一起，是不用說的。在蒙德婁會議上，英國終於對蘇聯妥協；最近它又與蘇聯成立海軍協定，成立商務貸款協定（當然與遠東有關係）。就這次西班牙內戰說，英國起初本對叛軍同情，到現在，看破德意的陰謀，又掉過頭來與法國不干涉西班牙內亂了。這些顯著的事實，似乎證明英國紳士仍騎着兩頭馬，可以跑進和平陣線，可以跑進侵略陣線。

如果從此得出結論說，英國沒有確定的外交政策，也是錯誤的，保守黨支配

下的英國，始終有確定的路線，我們從鮑爾溫、艾登、霍爾、聶維爾、張伯倫的演說中以及羅狄安爵士 (Lord Lothian)、稜涅爾爵士 (Lord Rennell) 與泰晤士報等半官式的言論中都可以看出來，他們認為：第一、國聯失敗了，盟約必須修改；第二、經濟制裁無效，只有乞援於軍事制裁；第三、包括在盟約內的一般集體安全制度不能實行，必須代以各區域的集體安全制度；第四、英國祇能擔任與自己利益有直接關係的義務，即限於西歐與地中海方面（中歐與東歐除外）；第五、英國必須與法國協商，經過英法德三國會議，保證西歐和平。所有這些見解，概括起來，只有一個意義，就是：對德國封鎖西歐，而讓東歐門戶洞開，當做「安全瓣」(Safety valve)。在這種確定的路線之下，英國是贊成和平的，但希望把和平的範圍縮小到西歐一隅之內；同時，英國是反對侵略的，但祇願意制裁危害大不列顛的侵略。所以，唐寧街十號雖然有時對蘇聯「虛與委蛇」，而肚子裏却一時一刻未放棄反蘇聯的計畫。現在的議事日程上，正打算在九月間的國聯

大會上如何修改盟約，削弱集體安全的機構，正打算從倫敦開過的三國會談如何拉攏德意加入變為五國會談，使法國與蘇聯分手。假使照保守黨的「如意算盤」去做，無論鮑爾溫艾登之流，在嘴裏講得怎樣漂亮，歸根結局，都是妨礙和平陣線，幫助侵略陣綫。

然而事實告訴我們，會打「如意算盤」的人，每每遇到不如意者十有八九。一九三五年英國有一千一百萬人參加的「和平投票」(Peace Ballot)，曾予保守黨外交政策以有力的打擊。倘若英國日益擴大的人民陣綫，獲得相當勝利，就算不推翻保守黨政府，至少也可逼迫保守黨政府在「兩頭馬」上放棄一條危險之路（侵略陣綫），走到另一條康莊之路（和平陣綫）。

話不妨說回頭來，前面講過：在歐洲決定全局的中心力量是老奸巨猾的英國。這裏應該補充一句，決定英國外交政策的中心力量，在目前雖是坐在唐寧街十號的官僚，而最近的將來却一定是在海德公園示威遊行的大眾。祇有英國人民

陣綫的勝利，才是歐洲和平陣綫的勝利，才是世界和平陣綫的勝利。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



動盪中的東歐新形勢

歐洲是現世界各種主要矛盾的集中點，戰後十餘年來，沒有一天平靜過，沒有一點鐘一分鐘平靜過。

在目前，整個歐洲更動盪得特別厲害，可說是超過戰後任何時期。祇要稍微留心這幾天報紙的消息，誰也能夠從五花八門的現象中，看出兩種顯著的事實。

第一種事實，是火藥氣味比以前更濃厚了。意卑里亞半島上的內戰，延長了一個多月，且有德意兩國法西斯蒂的魔手，支持叛軍，那是大家知道的。到八月二十四日，慣會在歐洲大陸上拋擲炸彈的德意志，又宣布德國義務兵役從一年增至兩年；這麼一來，德國的軍隊便超過一百萬人以上，正如法國軍事專家歇爾旭將軍所說，以後德國可隨時開始軍事行動，無需下令動員。匈牙利也要步德國的

後塵，恢復義務兵役。八月底，歐洲有十一個國家的陸空軍，同時舉行大規模的戰爭演習，使整個歐洲都變成了大兵營。墨索里尼更在大演習完畢的時候，大鼓大播的說，意國可在數小時內，以一紙命令，動員八百萬人，出發作戰。根據這些事實，我們應該說：歐洲確已臨到大戰的前夜了！

第二種事實，是歐洲各國的要人，跑來跑去，比以前更忙碌了。匈牙利攝政霍爾第藉「行獵」為名，第一次訪問德奧。德國宣傳部長郭培爾又藉參加「國際電影大會」的題目訪問威尼斯。法國參謀長甘茂林半月前曾訪問過華沙，而波蘭的最高權力者里資米格里將軍現在又來法國報聘。更引人注意的，沙赫特博士（德國經濟部長）也在法德關係緊張的時候，居然光臨巴黎了。聽說不久，黑衫宰相還要到柏林「晉謁」褐色元首哩！這些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首腦，大家這樣忙碌，一定不是無事奔走，一定不是尋常的應酬。我們敢說：在他們的行篋內，總有許多祕密文件，與目前積極準備的戰爭有關。

關於兩種顯著的事實，引了一大堆，是否會使我們的眼光混亂呢？一點也不會！大家都知道：整個歐洲已劃分爲兩大陣線，即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前者以德意爲骨幹，後者以法蘇爲中堅。在戰爭危機早已成熟的今日，上述幾個國家的活動，都反映出兩大陣線爭鬥的內容。舉例來說，德國延長義務兵役是以蘇聯減低新兵入伍年齡爲藉口的；霍爾第在「行獵」之餘（？），曾與希特勒談及共產主義的危險，並提議召集德奧匈三國會談；沙赫特在巴黎除討論經濟問題外，據說，也曾向法國當局陳述法蘇互助公約所可發生的危機；至於墨索里尼的「耀武觀兵」，以及兩個法西巨頭在未來的會晤，不待言，當然以進攻和平陣線爲總目標。

不過，這兩大陣線內的小嘍囉，有些是動盪不定的。根據這幾天的事實，我們看出波蘭與羅馬尼亞兩國都有惹人注意的變化。

波蘭一向站在法國方面，但自與德國簽訂十年互不侵犯條約後，頗有濃厚的

親德色彩，因此，有些人把波蘭放在侵略陣線之內。最近，跟着但澤問題的尖銳化，德波之間已有很大的裂痕。這次里資米格里將軍訪問法國，談判新借款，很見順利，似乎一九二一年的法波同盟條約還可繼續實施。順着這種趨勢向前發展，波蘭恐怕要脫離侵略陣線加入和平陣線吧！

說到羅馬尼亞，誰也知道它是法國的衛星之一。近來與德國的經濟關係漸形好轉（現在，德國向羅馬尼亞購買煤油比一九三三年增加六倍，即是例子）。這次羅馬尼亞內閣改組，倫敦電訊，認為是德國的勢力所促成，而達泰萊斯哥新閣，竟把連任十五年之久的老外交部長蒂杜樓斯哥，目為「波爾雪維克黨之友」，擠出關外，即是證據。所以倫敦自由黨的星報，斷定羅馬尼亞將從此加入法西斯集團，歐洲和平又多受一種威脅。如果這種估計不錯，則羅馬尼亞的動向或許與波蘭相反，這即是說，它要脫離和平陣線，加入侵略陣線。

總之：歐洲的一切，都在動盪之中。在兩大陣線正式決鬥以前，幾個巨頭各

以縱橫捭闔的外交，拉攏伴侶；而動搖不定的小國，有些還在考慮本身的利害關係，重新決定自己的前途。波蘭與羅馬尼亞當局的態度，就是如此。可是歐洲各國的民衆——不管屬於侵略陣線或和平陣線——都是不願在戰爭中當砲灰的，他們的代表正在布魯塞爾開世界和平大會（從九月三日到六日）。在這次大會結束以後，歐洲的和平運動，要繼續高漲，是可以斷言的。

一九三六年九月

第十七屆國聯大會的透視

一年一度的國聯大會，於九月二十一日又在日內瓦開幕了。五十多國的代表齊到這「和平殿堂」集議，其中有十幾個國家的外交部長是親自出馬的，特別是英國代表團陣容的嚴整，更爲歷年以來所僅見。各國外交家的忙碌，已把國際局勢的緊張反映出來。遠東「海盜」對綏遠以及全中國的進攻，一天天加緊。近東的巴力斯坦，隨着阿拉伯民族反英運動的展開，也染上了血腥的氣味。在歐洲，自從西班牙法西軍人叛亂以來，和平陣綫與侵略陣綫的對立，已達到高度的尖銳化。希特勒郭培爾之流在紐綸堡吐出一陣強烈的火藥氣，更籠罩住了整個歐洲的局面，在這樣一個緊張的時期，「和平殿堂」裏舉行的會議，自然是容易惹人注意的。何況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本質上已與歷屆的會議有了極顯著的差別呢？

從前國聯這個機關所討論的問題，是怎樣維護戰勝國在歐戰中所掠得的贓物，怎樣反對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抬頭，與怎樣壓平殖民地大眾對其新舊主人的反抗。三年前日德相繼退盟以後，蘇聯又加入國聯機構，促使國聯本身起了質的變化。從此國聯所討論的問題漸漸着重到防止侵略戰爭與鞏固集體安全，比以前確已兩樣。這次會議更加不同了，它的中心節目是決定這個已有了十六年歷史的國聯本身的生死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在七月間非常大會撤銷對意制裁的時候，通過了一個議決案，通知各會員國於九月一日以前，分別擬具對於修改盟約問題的意見，提交這次大會解決。所謂修改盟約，照原提案人英國紳士的意見，是根本取消各會員國有尊重並保障一切會員國領土主權的規定，刪去對侵略國施用制裁的條文。雖然外交家的辭令裏，不會明白說出這樣修改盟約就是根本取消國聯的和平作用，可是如果我們將英國修改盟約的提議與它區域協定的主張聯系起來觀察，就不難知道這個老狐狸精的用意是在以「區域公約」來代替國聯

盟約，以區域的和平來代替國聯機構下的集體安全。假如這一企圖實現，那麼由「忠義堂」改建的「和平殿堂」就要被拆毀掉，成爲歷史上的廢墟。「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將和平保障化爲區域問題，則國聯在本質上就成爲泡影！

英國提出改組國聯的主張，是在對意經濟制裁失敗以後。英帝國主義不把對意制裁的失敗歸咎於它自己外交政策的舉棋不定，對於集體安全沒有擁護與保障的決心，反而將這一筆賬輕輕寫到國聯的頭上去，認爲國聯盟約不好，需要一番修改。這不但像英國工黨領袖格林武所說：「可算英國歷史上最大的政治背信行爲」，而且十足表現出一種滑頭的無賴態度。我們要說，英國這種態度，是由於它反蘇聯政策所決定的。英國主張撤銷對意制裁的動機之一，是見到法國人民陣線內閣成立，法蘇聯繫愈趨堅定；如果繼續對意制裁，集體安全制度一定更加鞏固，蘇聯和平外交政策一定更加成功。這樣一來，自然妨害到以反蘇聯爲基調的英國保守黨的外交政策。同樣的，英國主張修改盟約，改組國聯，也是反蘇聯的

主張從中作怪。在法蘇攜手之後，國聯的和平作用得到進一步的發揮。蘇聯與法國所主張的和平是廣泛的，不可分割的。然而英國却只需要西歐與地中海上的和平，在東歐一帶，剛剛相反，它所需要的是德國燃起反蘇戰爭的烽火。所以，英國所需要的不是一般的集體安全的護符——法蘇支持下的國聯盟約，而是各地方的「區域公約」，不，它所需要的只是「西歐公約」或「地中海公約」。國聯盟約和平效用極度發揮的結果，英國不但不能如意的指揮着德日這兩個「反蘇先鋒」，向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進攻，反而加重了將來對德制裁的負擔，客觀上盡了助蘇抗德的任務。英國雖然有時裝出一個接近蘇聯的姿勢，對日德略施壓力，然而它那基本的反蘇政策則是不易改變的，這次在修改盟約的主張裏面，又露出了它的狐狸尾巴了。

在保守黨策畫之下的英國外交戰術，是極盡神出鬼沒之能事的。它提議修改盟約，取消國聯保障集體安全的效能，博取侵略國家的歡心。左手可以拉住將要

退盟的意大利，右手可以拉轉業已退盟的日德兩國重回日內瓦，使國聯內部的侵略力量與和平力量平衡，英國可以從中操縱。即令這一企圖橫遭失敗，侵略國家不肯與國聯破鏡重圓，英國也可使修改盟約以後的國聯變成一個空頭機關，使法蘇兩國不能透過國聯，運用其和平政策。這種「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的戰術。在保守黨官僚自己想來，自然是算無遺策的。

可是殘酷的現實，畢竟把英帝國主義的迷夢打破了。儘管英國主張解決德國與國聯的關係以修改盟約爲先決條件，德國却始終沒有明白表示願意重返國聯，甚至希特勒對英國所提交的問題表，到現在，隻字不答，這却使英國紳士有點掃興。另一方面，向來親意的霍爾往意大利跑了一趟以後，「已信意國空軍及活動艦隊的發展，對於英國在地中海的地位，危險日增，」因而對意相墨索里尼的態度冷淡起來，不惜支持阿比西尼亞爭得出席資格，弄得意大利與國聯的距離離開更遠。至於遠東的日本，雖則放出了「英日協調」的空氣，然而它對於中國日益

加緊的進攻，以及南進政策的活躍，又使英帝國主義慄慄危懼，要日本重返國聯，更談不到。這樣，英國拉攏侵略國回到國聯的計畫，已經受到悲慘的打擊了。

那麼，英帝國主義是否可以退一步着想，取消國聯的和平作用，使它變成一個空頭機關呢？事實告訴我們，英國這個退一步的企圖也不易實現。

第一，以法蘇爲骨幹的和平陣線，反對修改盟約，主張積極充實國聯的力量，是與英國的企圖正面對立的。法國外長台爾博斯在大會主張國聯盟約第十一條實施辦法，不必經由行政院一致通過，使國聯和平力量的運用減少一些無謂的牽掣。不錯，法國也是主張締結「區域公約」的，然而法國主張的「區域公約」，並不與國聯盟約相違背，而且可以保證國聯盟約的實施，與英國以「區域公約」代替國聯盟約的計畫完全相反。蘇聯方面，對於充實國聯這一點，提出了更重要的具體辦法：（一）會員國如被武力侵略，國聯行政院開會日期，應行明確規定，以

便迅速決定制裁侵略者；（二）施用盟約第十六條。對侵略者行經濟制裁時，不必要行政院全體通過，只須四分之三的理事贊成，即可實施；（三）規定確認侵略事實與應用第十六條的機關爲國聯行政院，避免麻煩手續；（四）在經濟制裁之外，對侵略者還要實行軍事制裁。……這些辦法，誠然是針對着國聯盟約的缺點，同時也是針對着英帝國主義修改盟約取消其和平作用的提議。

其次，許多小國也和法蘇站在同一陣線上，反對英國的主張。瑞典、挪威、愛沙尼亞、波蘭、伊拉克、祕魯諸國，一致主張充實國聯力量，新西蘭更主張創立一種國際軍隊，專以擁護國聯盟約爲目的，或將各會員國軍隊撥一部給國聯，受其調遣。小協約國與法蘇一致，更是沒有問題。這些小國家都要求充實國聯的和平力量，也是英國主張不易實現的暗礁。

再次，英國民衆間和平運動的開展，也給一部分保守黨官僚以當頭棒。在英國薛西爾爵士及其他許多和平愛好者領導之下的世界和平大會，就主張：（一）

固國聯以加強反抗侵略的力量，樹立真正集體安全與互助制度；（二）在國聯機構以內創設永久委員會，排除一切足以引起戰事的緊張局面。英國政府想盡方法來摧毀國聯，然而在它國內民衆狂熱擁護集體安全的時候，保守黨官僚是不能不再作一番考慮的。

還有一層，英國修改國聯盟約的主張，本來就包含着若干矛盾。集體安全制度固然加重了英國對國際和平所負的任務，阻礙了德日反蘇聯十字軍的進行，同時對於英國，在某些地方，却也不無裨益。假如對於德意日這幾隻「出柙之虎」沒有一點限制，誰保證德國在佔領了萊茵以後，在意國併吞了阿比西尼亞以後，日本在威脅了英國在華「權益」以後，不復進一步的侵入大不列顛帝國的範圍呢？的確，過去的事實一一證明了英國的「養虎貽患」。保守黨官僚縱然非常頑固，但受了歷次的教訓，又在法蘇攜手，許多小國家以及英國國內民衆的反對之下，也許要把修改國聯盟約這一具體方案延擱起來，這種「見風轉舵」的本領，是英國外交

家所最擅長的。

不過，修改盟約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到國聯大會已開十天的現在止，支持與反對者雙方的衝突，並沒有表面化。只在前兩日的開台戲中，借着阿比西尼亞代表出席資格問題而一度接火。最初，英國是想向意大利賣好，不惜犧牲阿國去博得意大利的歡心。後來李維諾夫聲明，如果國聯拒絕阿比西尼亞代表出席，蘇聯即將放棄其在大會中的表決權，以表示反對的決心。許多小國感到「兔死狐悲」，也主張承認阿國代表的出席資格。而在英國民衆方面，由擁護國聯聯合會通過了決議，要求英國政府「對於凡欲取消阿比西尼亞出席國聯大會權利的各項建議，應一概加以反對。」同時，意大利索價過高，頗使英國難於接受；加以法西勢力在西班牙的活躍，更使英國不能不有一點戒心。在這「四面楚歌」的情形之下，英國代表不得不放棄些，掉轉頭來投票承認阿國代表出席的資格。主張改組國聯與主張充實國聯的雙方，經過這一度「遊擊戰」，似乎把勢力的高低分別出

來了。

如果改組國聯問題，在這次大會裏以「不了了之」，則其餘的經濟整頓或軍備縮減等問題，也不會有什麼結果。尤其是法國所提出的軍備縮減問題，在這硫磺氣瀰漫全球的時候提出來，除了對於目前各國的擴軍運動，可以作為一個現實的冷嘲外，再也找不出其他的意義。

講到這裏，也許有人要問：國聯的命運將有怎樣的遠景呢？據一般的觀察，國聯有四種可能的前途：第一、如果國際和平陣線能夠迅速的擴大，各國民衆反戰運動可以迅速的高漲，迫使英國積極擁護集體安全，則在廣大人羣擁護之下，國聯將變成一較有力的集體安全的機構。第二、如果英國改組國聯的主張勝利，在增進「普遍性」的美名之下，將德意日三個侵略國家拉進國聯，使蘇聯的和平力量比重減輕，則國聯將回到帝國主義的分贓機關的時代。第三、如果英國退一步的企圖得以實現，削弱國聯的力量，解消其在和平運動中的作用，則國聯將變得

非常空虛，名存實亡。第四、如果英國依然徘徊於和平與侵略兩大陣綫之間，既不愿推進和平運動，也不敢公然與侵略者攜手，則國聯將維持其現狀。在這幾種前途中間，英國的態度是可以決定全局的。不過，英國態度的本身，却是被世界和平運動特別是英國國內的民衆運動所決定的。所以真正能夠決定國聯的前途的，不是幾個外交家而是全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民衆。

中國人對於國聯向來沒有正確的認識，從前把它當做「有求必應」的菩薩，後來又把它看做一錢不值的贅瘤，始終不曉得把國聯當做一個「工具」，好好運用它來幫助中華民族的解放，至多也只一再爭什麼非常任理事，滿足表面上的虛榮。但是，這次中國在國聯大會裏所提出的修改盟約的意見，還算得「大致不差」。其要點爲：第一，盟約第十一條防止戰爭的辦法，盡量加以充實；對於侵略國定義，切實予以規定；防止戰爭辦法，無須一致通過，即可見諸實行。第二，設立專家常任委員會，將盟約第十六條的制裁辦法，製成長久有效的條文。

第三，設立特種委員會，預先決定緊急時所應採取的軍事制裁辦法。然而進一步觀察，中國對於國聯如果就止於此，那是絕對不夠的。最要緊的是：中國應該確定對國聯的政策，堅決的站在和平陣線方面，與法蘇土耳其諸國合作，積極支持國聯，並擁護國聯盟約中關於集體安全的條款，使國聯變成有力的和平機構。同時，中國對國聯的政策，應該是救亡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或者更明白說，救亡外交政策又只是整個抗敵計畫的一部分。所以中國對國聯的政策，要與抗敵救亡運動配合起來，才有其積極的意義與豐富的內容。

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晨

英意的外交戰

英國的殖民地遍於全世界，英國的敵人也遍於全世界。

在兩年前或在一年半前，唐寧街十號的主人屈指計算英國的敵人有多少？第一是蘇聯；第二是美國；第三，就遠東說，自然是日本；第四，就歐洲大陸說，無疑的是在表面親熱在暗裏猜忌的法國；第五，提到希特勒的德國，就把眉頭皺說：「這個傢伙很討厭，但在目前還不至於……」此外，就沒有什麼了。假使有人問：「墨索里尼是否對英國不利？」鮑爾溫（麥唐納也是一樣）一定要扳起面孔，鼓起眼睛來答以兩個字：「他敢」！

不料事實的發展却超出鮑爾溫的理想之外。十一月一日墨索里尼在米蘭的演說，指出：「地中海從英國人看，是一條道路；從意大利人看，實與生命相等；

倘若有人想在地中海塞意大利人的生命，使古時的「羅馬海」，不許意大利人站腳，那麼，意大利人將以全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堅決態度，準備戰鬥。」這種傲氣凌人的演說，由「尊嚴的紳士」聽來，簡直是失態——不，簡直是侮辱！

一點不奇怪，墨索里尼所以胆敢這樣，自然是在侵略東非的過程中，看破英國是一隻「紙老虎」。的確，英國在東非問題上，對意大利從頭到尾是妥協的，甚至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宣布撤銷制裁，在侵略者的面前降服。另一方面，墨索里尼在東非唱了「凱歌」之後，近來又與他的「同志」希特勒合演干涉西班牙的醜劇，威脅英國在地中海西部的霸權。一直到現在，倫敦政府還是站在旁邊，讓法西的火燄燒逼意卑里亞半島。像這樣始終採取「以肉飼虎」的政策，當然不免要被咬一口。墨索里尼的咆哮，顯然是英國縱容所致。

怎麼辦呢？艾登在十一月五日向國會演說的時候，曾發揮一段與墨索里尼針鋒相對的意見。他說：「地中海的交通自由，與英帝國全部有生死關係」。這種

態度似乎是強硬的。然而在強硬之中，却又向墨索里尼招手，表示『兩國在地中海的利益，很和諧而少牴觸，英國仍願在將來維持這種關係。』到第二日（十一月五日），英意商約也在羅馬簽字了。最狡猾而又會試探的黑衫宰相，當然要進一步試探艾登的錦囊裏藏着什麼，所以隔兩天，他對每日郵報記者談話，便表示願與英國成立「君子協定」。這樣一來，艾登就不自覺的上了墨索里尼的鈎。最近這位青年外交家已向葛蘭第表示：英國準備接受意相所建議的英意君子協定，且願在最短時期內，開始談判。這是艾登支配墨索里尼呢？還是墨索里尼支配艾登呢？我們局外人是不能判斷的。

在這裏，無須說英國整個外交政策的軟弱，更無需解釋英國整個外交政策所以軟弱的理由，我祇想鄭重指出兩點：第一、將來英意談判的結果（倘若有什麼結果的話），無論在地中海上怎樣劃分勢力範圍，無論怎樣宣言尊重雙方利益，但在「既成事實」之前（意國繼續扶助西班牙的叛軍，正在製造「既成事實」），

討便宜的總是侵略者的意大利。第二，將來所締結的英意君子協定，有效期間是不長的。假使環境有新的變化，不管是『君子協定』也好，或是『小人協定』也好，在墨索里尼的眼中，都是一錢不值的。

爲什麼這樣？答覆很簡單，就是英國放棄集體安全制度，而單獨與侵略者謀妥協，當然祇有上當。英國對日本妥協的結果是如此，對德國妥協的結果是如此，對意大利呢？過去是如此，現在也是如此。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歐洲四強關係的新動向

甲 歐洲幾個巨頭之間的變化，真有點出人意外，英意爲東非問題，不久以前鬧得摩拳擦掌，現在居然簽訂什麼「紳士協定」了。法德本是兩個活冤家，過去爲重整軍備問題，特別是爲萊茵設防問題，幾乎要鬧出大亂子，現在又居然聽到什麼經濟合作的呼聲了。「白雲蒼狗，變幻無端」，我看了簡直「莫名其妙」。

乙 記得有人說過：「思想是灰色的，現實是綠油油的樹」。這即是說，現實的發展，比思想所想像的要複雜得多，乍看起來，的確是「莫名其妙」。不過，肯留心仔細觀察，也不見得是「無端」。所有一切變化都有它的原因，假使能夠從萬分複雜的變化之中，尋出它的原因來，那就不是「莫名其妙」，而是「妙不可言」了。

甲 請你就英意法德的相互關係爲例，略加解釋吧。

乙 英意法德是歐洲的四強。戰後十餘年來，這四個傢伙變了不少的把戲，整個歐洲簡直是它們的天下。俗語說：「一個山頭容不得兩個叫鷄公」，何況是四個？所以它們相互間，總是鈎心鬥角，爾詐我虞，英意在東非問題上鬧得摩拳擦掌，爲什麼？是帝國主義的利害衝突。法德在重整軍備與萊茵設防問題上要鬧出大亂子，爲什麼？一句話，還是帝國主義的利害衝突。正因爲利害衝突太多，像亂絲一樣，理不清楚，所以不得不根據「兩利相權取其重者」「兩害相權取其輕者」的原則，有時拉乙制丙，有時拉丙制丁，展開縱橫捭闔的局面。拿英國說吧，它向來在維持均勢的基本政策之下，愛做「扶德抑法」的文章，可是在英意衝突尖銳化的關頭，要維護地中海上的安全，不能不要求法國海軍合作，這是一九三六年初間的事。在英法合作以後，本可把墨索里尼這個小子打死，可是果真一拳兩腳打死了，歐洲的四強祇剩三個，問題就更大了。不僅法國不願意這樣，就

是英國也不願意這樣。霍爾賴伐爾的和平方案便把這種關係說明了。

甲 既然如此，英法合作不是無意義嗎？

乙 當然有意義，意義就在維護地中海上的安全。因此，墨索里尼在不妨害地中海安全的情形之下，奏了一曲戰勝黑人帝國的凱歌。在「既成事實」之前，英國也看風轉舵，自己厚着臉皮把不徹底的經濟制裁撤銷了。這樣一來，墨索里尼就越發氣燄高張，同時更深認識英法是所謂「有的」(Haves)帝國主義，與「無所有的」(Have-nots)德意，總有幾分氣味不投；於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就決定同希特勒釋嫌修好。真的，從七月十一日德奧協定成立以後，這兩個「法西同志」，就「熱戀」起來了。到這時候，歐洲四強很明白的分爲兩起，英法是一起，它倆主張維持現狀；而德意又是一起，它倆主張打破現狀。

甲 德意互相勾結以後，越發使英法不快，那麼，倫敦紳士與巴黎小姐，也未嘗不可以「結婚」。

乙 事實正是這樣，你看，在德意伸出魔手到西班牙扶助佛朗哥反對瑪德里共和政府的時候，倫敦紳士與巴黎小姐不是越發分不開嗎？

甲 是的，在西班牙內戰的過程中，德意兩國什麼事都幹了。英法雖然與德意對立，但始終是站在「不干涉的圈外」，或者說是「不干涉他國的干涉」。這種態度，並不能阻止德意的魔手。

乙 你的話一點不錯，英法固然討厭德意兩國干涉西班牙內戰，但不願為人家的事打破自己的鑼，所以始終是旁觀，講得好聽一點，也祇能說是「忍耐」。因此，英法政府常受國內民衆的攻擊，尤其是萊翁伯倫為西班牙問題挨了很多的罵。不過有一件事是德意當局料不到的，那就是佛朗哥的好夢，到現在還未做成，瑪德里居然被共和政府守住了，豈僅守住而已，事實證明西班牙人民陣線的團結力是不可抗禦的。另一方面，根據德國代表的報告，承認佛朗哥很失民心，承認要攻下瑪德里必須由德國派遣遠征隊六萬人參加作戰。在這種情形之下，從

德意看來，西班牙問題彷彿成了猴子手中一塊薑，丟了太可惜，吃也「吃不消」。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對西班牙的熱度就無形降低了；就算希特勒爲應付國內困難，不能不冒着險去幹，而墨索里尼的情形，却又有些差別，他在出征東非的時候，耗了不少的元氣，現在干涉西班牙經過半年之久，前途依然很渺茫，似乎沒有勇氣去冒險，至少總有幾分猶豫。這樣，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之間便發生紛歧了。墨索里尼在米蘭演說之後，不過幾日，表示願與英國締結「紳士協定」，即是證明。

甲 這樣說，英意關係好轉，還是墨索里尼先伸出手的啊！

乙 自然是這樣。不過，墨索里尼把手伸出來，英國也不讓機會錯過，馬上答墨索里尼以微笑，於是英意地中海協定（紳士協定）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簽字了。而且在這次協定簽字之前十日，英法兩國改阿京公使館爲總領事館，這無異在事實上承認意國吞併阿比西尼亞。英法對意國這樣客氣是有理由的。第一，東非問題已經把「生米煮成熟飯」，繼續與意國抬槓子沒有益處（這自然是英法當

局的看法)，祇好做一次順風人情。第二，在西班牙問題上，德意已經發生紛歧，趁此把墨索里尼拉一下，更可使德國孤立，這即是說，想拆散德意聯合。富有外交經驗的「約翰牛」(John Bull)，無論怎樣幹，總有幾分道理。

甲 在英法合作的基礎上，再拉攏意國，不是再建立斯德萊柴陣線嗎？

乙 斯德萊柴陣線是反德的。在目前，意國雖對英法送秋波，但也不肯妨害對德國的友誼，所以英法意的關係並未回到斯德萊柴的時代。不過，希特勒看見自己的「同志」居然單獨與英法勾搭，很不放心，却是事實。

甲 怎樣見得希特勒不放心呢？

乙 這是有事實證明的。第一，希特勒對西班牙問題的態度稍微軟化，他在一月十一日向法國大使保證西班牙本國及其屬地的領土完整；近來，對禁止志願兵赴西班牙問題也表示讓步。第二，希特勒的左右臂戈林將軍，親訪羅馬向墨索里尼請安，一方面是設法鞏固德意協定，至少要使德意協定不受英意協定的影

響；另一方面是想透過墨索里尼拉攏英國，促進英德協調。當然啊！希特勒這樣「前踞後恭」，除受「外感」外，還有內因，內因是什麼？就是德國國防軍總司令佛里志將軍與高級軍官都反對積極干涉西班牙。有些人祇看見外部的影響與壓力而忽視內部的矛盾，這種觀察法是錯誤的，甚至某些新聞記者——如大公報——以為提到德國內部的矛盾，即是把握不住「領袖政治」的核心，這簡直是「胡說」。難道德國的「領袖政治」，可以使內部的矛盾解消嗎？果真如此，我不知道「六卅事變」應該怎樣解釋？

甲 希特勒想促進英德協調，事實上能否辦到？

乙 據我看來，可能性是很大的。向來「扶德抑法」的英國，對希特勒並沒有什麼深仇，就算目前疏遠一點，也不像英意過去的劍拔弩張。英意既可言歸于好，則英德亦可漸漸協調。不過，艾登一月十九日的外交演說，似乎對德國還不大高興，他抨擊德國的種族主義與國家主義，非常露骨。艾登何以這樣？這自然

是德國在重整軍備與萊茵設防之後，除威脅法國外，英國也惴惴不安，這可說是英國自食「扶德」的惡果吧。加之，德日同盟正式公布，在這兩個侵略者聯合起來要求殖民地的時候，天字第一號的殖民帝國，具有戒心，也是人情之常。假使希特勒今後對英國低首柔聲，我想英德協調並非什麼難事。

甲 那麼，法德關係呢？

乙 啊，這是你一開口就提出的問題，是的，法德經濟合作的呼聲，近來的確常聽到，這在希特勒是渴望實現的，因為貧困飢荒的「第三帝國」，已經不能「自力更生」。可是從法國方面看，經濟合作必須有政治條件，萊翁伯倫最近（一月廿四日）公開的說：『法國本可與德國在經濟上相互合作，但一國在經濟上援助他國之後，自己反蒙不利的影響，又誰願加以援助呢？這幾句話的意思，就是要德國停止軍備擴充，要德國接受集體安全制度，這就是經濟合作的政治條件。

甲 這種政治條件，並不苛刻。

乙 由我們看，這種政治條件，不惟不苛刻，並且千該萬該。不過，希特勒四年來已把整個德國造成一架戰爭的機器，如停止軍備擴充，恐怕這架戰爭的機器要出毛病；同時，他在貧困飢荒的狀態下，不得不時常向外投擲炸彈來轉移視線。要求殖民地問題，已不斷的提出了。如接受集體安全制度，他就應規規矩矩起來，關起門來餓肚子，——不，關起門來鬧革命，這是金融資本統治下的德國決不願做的。所以萊翁伯倫的政治條件，不會同意。倘若真正同意（不是口頭的），那就把戰爭的法西主義變為和平的法西主義了，現世界有這種「奇蹟」嗎？

甲 假使英德協調之後，唐寧街十號的主人，大賣氣力，意國也從中敲邊鼓，勸法德雙方都讓一點步，使歐洲四強精誠團結，誰要向外發展，大家就幫助誰去進攻與資本主義世界對立的蘇聯，那不也是一條出路嗎？

乙 這條出路，本是英國外交文庫中老早計畫好的，但在資本主義矛盾百出

的歐洲，幾年來都辦不到。這證明四強公約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何況人民陣線的法國政府，更不願結交一個反覆無常的德國，而拋棄一個忠誠可靠的蘇聯呢？李維諾夫所說的「不是蘇聯孤立而是歐洲孤立」，這種真理，法國人民陣線是深深懂得的。

甲 照你的意思，墨索里尼所說：「德意聯合造成歐洲的軸心」簡直沒有這回事。

乙 假使歐洲真有什麼軸心的話，那與其說是德意，倒不如說是法蘇。前者雖有奧匈依附，但奧國問題內面藏有不能醫治的致命傷，可以使德意這個軸心毀滅。後者有小協約與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圍繞着，英國也有時跟着這個軸心旋轉。如果英國與法蘇聯合，（在外受德意日威脅，內受民衆壓迫的條件下，是可能的）。那麼，這個軸心在歐洲，就有決定一切的力量了。

英意妥協後的歐洲新形勢

一 翻雲覆雨的歐洲舞台

歐洲舞台上的名角特別多，所以每年總要演幾齣有聲有色的悲喜劇。

二三等名角，姑且撇開不談，專就頭等名角說，就有了不得的四個。倫敦紳士，巴黎小姐，是向來受人稱贊的。另外兩個，一是古羅馬的黑衫武士，一是「第三帝國」的卍字英雄，這兩個傢伙，在多數人的眼光中，總有幾分討厭，然而舞台上沒有他兩個做「反角」，場面也不大熱鬧。

這四個名角——倫敦紳士，巴黎小姐，黑衫武士，卍字英雄——在歐洲舞台上，跳來跳去，不知道鬧了多少花樣？倫敦紳士本是與巴黎小姐手牽手的，但這

位紳士似乎不甘心拜倒在「石榴裙下」，有時伸出另一隻手去拉攏卍字英雄。這樣一來，就巴黎小姐方面說，不僅與卍字英雄之間的嫌隙日深，就對倫敦紳士也表示冷淡了。另一方面，巴黎小姐爲抵制卍字英雄起見，也可說是爲報復倫敦紳士起見，除尋得一個斯拉夫的戀人外，又對黑衫武士送一點秋波。黑衫武士怎樣呢？他與卍字英雄在維也納鬧過一次，正樂得與巴黎小姐周旋。豈止周旋而已，他在得到巴黎小姐諒解之後，居然向東非去獵取「黑獅子」哩！到這時候，倫敦紳士便放棄了寬容的態度，要與黑衫武士比比拳頭；同時又回過來向巴黎小姐求愛。巴黎小姐是沒有理由拒絕的。於是這兩個一度冷淡的老伴侶又「破鏡重圓」了。這種情形，逼得黑衫武士在打死了「黑獅子」以後，再來與卍字英雄聯歡；這兩個「好漢」，一經聯歡，天下就更不太平，因此，「鬥牛之國」的亂子就越鬧越大了。倫敦紳士與巴黎小姐儘管站在「鬥牛之國」的圈外作壁上觀，然而，內心的焦急是無法掩蓋的。到現在，倫敦紳士繞了一個大圈之後，依然與背後有斯拉夫

男子支持着的巴黎小姐攜手，而那兩個「反角」——褐衫武士與卍字英雄——也在繞了一個大圈之後，依然像從前一樣的親密起來。

上面一段「閒話」，說明了歐洲舞台上的分野，同時又說明了歐洲舞台上四個名角相互間的變化。

我們且把這段「閒話」，當做分析歐洲新形勢的「楔子」吧！

二 從英意關係說到英德關係

誰都承認：英國雖帶幾分衰老，却還有力量左右歐洲的政局以及全世界的政局。它是天字第一號的殖民帝國，它的利益遍於全世界，它的勢力也遍於全世界。假使它在日內瓦處理滿洲問題的時候，不故意縱容日本，則它在遠東，特別在中國，決不會感受被人排斥的悲哀。假使它對歐洲問題以及對東非問題，不故意縱容德國與意國，則它在目前也決不會碰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釘子。艾登預料

一九三七年將是國際問題棘手的一年，這是不錯的。但我們要問問這位青年外交家，造成棘手的原因是什麼？英國在過去所執行的外交政策，對這些棘手的問題，是否應該負責任？

是的，英國是富於外交經驗的國家，它到現在，已嘗到由自己外交政策所造成的惡果。在遠東，在中國不必說了；在東非以及紅海一帶，也不必說了。因為希特勒的全副武裝，英國的國防前線（萊茵河岸）喪失了，在英法卵翼之下的比利時動搖了。年來，「第三帝國」的經濟勢力，深入中歐，深入巴爾幹，深入近東，在在排擠英國。最近德意共同干涉西班牙的一幕，更危害了地中海西部的安全。所有這些殘酷的事實，由唐寧街的主人看來，恐怕如芒刺在背吧。假使鮑爾溫內閣照舊裝聾帶啞，那麼，斷送了帝國的利益。是倫敦薛台區（City）所反對的，而縱容侵略者製造戰爭，破壞世界和平，也是海德公園的大眾所不許可的。

怎麼好呢！是的，鮑爾溫內閣看見德國在它的扶掖之下居然跋扈起來了，看

見日本意圖與德國勾結在一堆了，看見大英帝國的霸權一天天沒落了，看見戰爭的火災燒遍意卑里亞半島了。同時，看見瑪德里被伐倫西亞政府守住了。看見德意在干涉西班牙的過程中露出破綻了，看見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在中歐一帶潛伏着的矛盾已經激化了，……它根據這些事實，就決定了金鎊外交的新方針。更具體些說，就決定了拉攏墨索里尼以拆散德意在歐洲大陸上的聯合。

英意地中海協定是在這種環境下成立的。從一方面看，英國在黑衫隊從東非凱旋以後，創議撤銷對意制裁，調回駐地中海的艦隊，改阿狄斯阿比巴的公使館為總領事館，都是對意讓步的表現。現在更進一步，簽訂一個地中海協定承認雙方的利益，在形式上是平等，在實質上是英國放棄了傳統的霸權，可見吃虧者還是英國。然而鮑爾溫內閣想到意國侵略東非已告一段落，生米既煮成「熟飯」，否認是沒有益處的；又想到德國來勢洶洶，比意國更加可怕，與其被德國再咬一口，何如與意國打交道，避免德國這一口呢？

就一月來的事實觀察，證明金鎊外交拉攏意國的政策，是收了相當效果的。儘管墨索里尼聲明英意地中海協定不會影響德意的友誼，儘管兩個法西「同志」仍在繼續干涉西班牙。可是，有這次協定放在德意中間，總是一層隔膜，至少已使墨索里尼對西班牙問題，不像從前那麼起勁。在墨索里尼怠工的情形之下，硬逼得希特勒看風轉舵，對法國保證西班牙本國及其屬地的領土完整了。固然，希特勒的保證，是值得多少的，但肯這樣保證，也不是偶然的事。

從德意矛盾依然存在這一點來說，英國來這一套，可以促成德意關係的瓦解是無疑的。就是希特勒也看到這一點，所以派戈林將軍往羅馬獻殷勤設法鞏固德意的友誼。也許戈林將軍的任務，不止這麼單簡，除協商德意合作外，並要求透過意國，改善英德關係罷。改善英德關係，自然是鞏固德意友誼的又一保證。究竟戈林將軍這一趟旅行，帶回多少成績，到現在還封在閩葫蘆中，無從窺見。不過，把一月十九日艾登在下院的演說推敲一下，似乎英德之間，距離仍遠。

大家知道：艾登是以善於詞令著名的，而他的演說，向以「模稜兩可」「不着邊際」見長。這一次却是例外。他對德國的合作，提出四個條件：（一）放棄種族主義與國家主義，（二）承認歐洲問題由歐洲各國參與解決；（三）減低軍備到國防所必需的程度；（四）承認國聯為解決一切爭執的國際機關。這四個條件，從我們看來，都是應該接受的，可是在希特勒的德國決辦不到。這是否是英國故意刁難德國呢？據我看，不是如此。這四個條件，是英國在上「當」之後所學的「乖」，覺得不這樣，合作是一句空話。

這是英意親善以後，英國向德國提出的問題。

三 法德關係的焦點

要判斷未來的英德關係怎樣？不可不把法國的態度作一個簡要的說明。

首先要指出：英法是合作的，這種合作的程度似乎要超過戰後任何時期。在

英意地中海協定簽字後，英法的友誼只會增加不會變壞；同時法意的友誼也因英意親善而漸漸恢復。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實，不必多費解釋。比較複雜的是法德關係。法德在凡爾賽系統上對立，是大家知道的。自希特勒執政以來，尤其是自凡爾賽和約與羅迦諾公約先後被撕破以來，法德兩國大有正式搏鬥之勢。誰也想不到，近來這兩個活冤家居然談起「生意經」來。

事實是這樣：自法蘇互助公約批准以後，法國好像有了一個靠山，到去年十一月底，艾登兩次三番的保證法比安全，更使法國有恃無恐。萊翁伯倫政府是愛好和平的，它深知道：德國要挑撥戰爭，主要的是由於經濟的苦悶。所以萊翁伯倫表示意見：只要德國先履行政治條件，法國是願給以經濟援助的。這一點很引起德國的興趣。所謂政治條件是什麼呢？根據萊翁伯倫一月二十四日在里昂的演說，經濟合作與組織和平不能分開，而組織和平的辦法，又以停止軍備競爭為主要點。這是當然的，法國決不會從自己的荷包中拿出錢來，替德國增加飛機大

炮啊！

萊翁伯倫所提出的政治條件，儘管很平常，可是在「大炮代牛油論」風行的德國，也是不容易接受的。爲什麼？理由很簡單，就是在國社黨執政的四年中，已把整個德國造成一架戰爭的機器，假使停止軍備的話，那麼，這一架戰爭的機器，不是成爲廢物嗎？

依照上面分析，我們應該把法德關係的焦點，歸結爲和平與戰爭問題，而歐洲和平的關鍵，正如萊翁伯倫所說，握在德國的手中。所以希特勒是轉向和平還是堅持戰爭？可以決定法德關係的發展，而今後的法德關係怎樣？雖不是決定英德關係的唯一因素，至少可以影響到英德關係的前途。

四 希特勒的答覆

凡是關心歐洲政局的人，先聽到艾登一月十九日的演說，又聽到萊翁伯倫一

月二十四日的演說，都把目光移到柏林，注意希特勒在國社黨執政四週紀念中，答覆些什麼？

到了一月三十日，希特勒在衆議院演說兩小時，在內政上的「丑表功」總是那一套製定的留聲機片，在這裏，沒有篇幅讓我批評。他講到外交問題，比紐倫堡大會的氣燄要低得多，照他自己的解釋是：「使人震驚的時代現在已告一段落了」。正因為他認為現在不是「使人震驚的時代」，所以很客氣的聲明保障比荷兩國中立（對於另一個永久中立國的瑞士沒有一個字提到），承認法德兩國間不再引起爭執的對象，對萊翁伯倫所說的經濟合作問題，未具體答覆，這些話，總算溫和。而在他的演說中，最引起注意的一點，便是對英國的態度。他對艾登所提出的四個條件完全拒絕，特別是第二第三兩條，艾登主張解決歐洲問題，要蘇聯參加，希特勒則仍舊攻擊波爾雪維克主義，認為與蘇聯訂約，毫無價值可言；艾登主張軍備應該減到國防所必需的程度，希特勒說明一國軍備應否縮減，非他人

所能越俎代庖，且指出德國在國防上需要若干軍額，只有柏林政府才有資格決定。這些針鋒相對的言論，似乎使唐寧街的主人不堪入耳罷。可是使英國更頭痛的一點，還有殖民地問題，希特勒提出殖民地的要求，已經不祇一次兩次，他在這次演說中，公然向英國挑戰，大呼：「德國要求殖民地，出於自然，但各國之中，凡未奪取德國殖民地的，德國並不向它要求殖民地」。這樣富於刺激性的詞句，在尋常外交演說裏面，是不多見的啊。

在從前，希特勒抨擊的對象，總是把蘇聯放在第一；現在，他雖然未忘掉這個敵人，但罵波爾雪維克的詞句，在全部演說中，已不占重要的地位。在從前希特勒提出的要求，總是向法國打主意；現在，他宣布對法國沒有什麼爭執，單刀直入的向英國麻煩。這些顯著的變化，無異明白告訴我們說，在歐洲範圍內（或者不祇在歐洲範圍內），在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英德矛盾已漸取法德矛盾而代之了，這自然不是說法德矛盾已經消滅，而是在英德矛盾尖銳化的情形之下，法

德矛盾已由第一位降到第二位。

我們也知道：希特勒的「作風」有時是「聲東擊西」，表裏不一致的。這次公然向英國挑戰，或許還有別種陰謀罷。不過，就事實論，「第三帝國」已經從要求擴充軍備的階段，進到要求分割殖民地的階段了；它又在遠東方面，找到一個同盟者，它的侵略計畫，已經不限於歐洲一隅了。在這種新環境之下，希特勒與英國的衝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五 英國怎麼辦

前面講過；英國雖帶幾分衰老，却還有力量左右歐洲的政局以及全世界的政局。又講過：英國是富於外交經驗的國家，它到現在，已嘗到由自己外交政策所造成的惡果。如果它不甘心等待大英帝國的沒落，如果它的外交政策不採取「以妥協始以退讓終」的公式，那麼，它總應該有一個積極的轉變罷！

是的，從前英國對法國是有些隔膜的，甚至有時打擊法國。但自東非問題發生後，它即要求與法國合作；半年來，受德意干涉西班牙的威脅，更與法國緊緊的握着手。的確，英法合作的程度，現在已超過戰後任何時期了。這是英國在外交政策上一個轉變。

其次，從前英國對蘇聯是不相容的，曾幹過組織進攻蘇聯的工作。但它從事實的教訓裏認識蘇聯是和平之友，不是和平之敵。遠在蒙德婁會議的時候，英國對蘇聯的態度已開始改變，最近受德日同盟的威脅，倫敦半官式報紙不時發出左祖蘇聯的言論來，艾登對歐洲問題更堅持不排斥蘇聯的原則。這是英國在外交政策上又一個轉變。

這兩個轉變，證明英國已開始放棄過去「養虎貽患」的政策，證明英國外交已經從多次受打擊的苦悶中尋出一條康莊大道。

英國在英法合作的基礎上，經過法蘇互助公約的橋梁，進而與蘇聯攜手，即

是說，由英法合作，擴大而為英法蘇合作，這種前途是有的。（如把遠東政局聯繫起來看，英國更有這種前途）假使走向這一步，則歐洲和平就更有把握，而大英帝國的利益也在和平的空氣中安全無恙。我們固然不能對鮑爾溫內閣存多大的奢望，但在英國國內愛好和平的民衆督促之下，在人類和平與大英帝國利益一致的條件之下，鮑爾溫內閣也沒有拒絕走向這一步的理由。

或許有人以為英法蘇合作，那不是戰前三國協約復活麼？我敢鄭重指出三國協約與英法蘇合作沒有相同之處。因為三國協約與三國同盟一樣，是侵略者的集團；而英法蘇合作，則是和平的堡壘。第一，蘇聯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如戰前的俄羅斯）；第二，萊翁伯倫內閣在人民陣線支持之下，也與克雷孟梭內閣不同；第三，英國在衰老的過程中，祇想保泰持盈，已沒有挑撥侵略戰爭的必要。如果抹煞這些特點，疑心英法蘇合作是三國協約復活，那就把時代看錯了。

不過，在目前，希特勒向英國挑戰以後，或者仍想經過若干迂迴曲折之路，

與英國講價還價。而英國鮑爾溫內閣或者要站在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之間，再度徘徊，想尋出第三條道路走。

歷史告訴我們：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英國如不肯把自己的殖民地分割一些給侵略者，那它遲早必與法蘇結合起來，建立集體安全制度，與侵略者對抗。

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



戰神翼下的歐洲問題

每冊實價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發行者

生活書店

第三八四號

上海福州路

著

者錢

亦

石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日本的大陸政策

柳乃夫著 實價二角

大陸政策爲日本侵略之骨幹，自田中奏摺而天羽宣言，而廣田三，則而經外交，實爲大陸政策在不問方式下之運用。本書最大特點在著者能用舊小說之章回體裁與筆調，敘述大陸政策之來踪去脈。對其經濟背景，國際條件及其隨時代之演變詳加闡明。文筆優美，意義暢達。



中國國防經濟建設

錢俊瑞著 實價二角

國民經濟爲目前中國切要之圖，本書說明目前國民經濟建設的任務，進行經濟建設的政治的前提，以及各部門經濟建設的具體計劃。

國難與文化

柳湜著 一角五分

中國文化往何處去？這是當前救亡運動中文化界最關切的問題。本書對過去中國文化運動的成績和缺點，當前文化運動中的實際問題，均給予了正確的解答。不僅對當前文化運動提出了正確的方向和深遠的理論的指示，且對實際的文化運動也給子了批判。

從廣田內閣到林內閣

李凡夫著 實價一角五分

日本內閣從廣田換到林銑十郎，有極嚴重之國防意義，所受影響最大者當推我們中國。本書著者爲有名之日本研究專家，對日本政局掌故，尤爲熟悉。描寫日本軍財兩閣之心理與衝突，真所謂有聲有色，而於林內閣政策與前途之估計，尤屬精當確實。國人固無論已，即鄰邦人士亦宜人手一編，作爲借鏡也。

中日經濟提攜

駱耕漢著 一角五分

本書以輕鬆流暢的筆法，敘述中日經濟提攜的淵源，經過，和我國國民經濟所受的損失。并以犀利的觀察方法，臚列各項動人的「提攜」事實。誠爲有心國事者必讀之書。

生 活 書 店 總 經 售





327

8301

钱亦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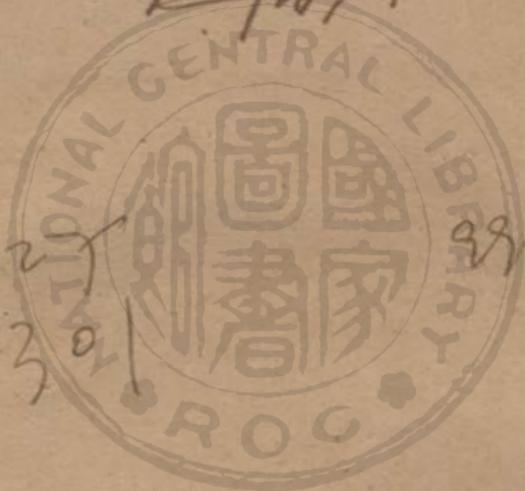
神翼下的欧洲问题

9964

~~327/8301~~

327
8301

9964





中華民國 捌拾 玖年 拾月 卅日





國家圖書館



001712767



